

大時代

文藝叢書

鄭振鐸
王任叔
孔另境

編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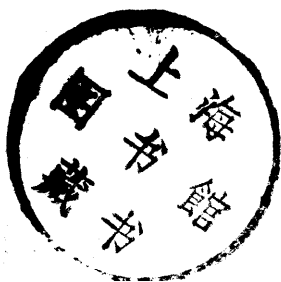
和

平



德國格萊塞著
屈軼譯

世界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9468B

大時代文藝叢書序

文藝工作者在這個大時代裏必須更勇敢，更強毅的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如椽的筆，作爲刀，作爲矛，作爲炮彈，爲祖國的生存而奮鬥。在這個大時代裏，文藝工作者成爲無量數的羣衆中的一份子；而不是孤高自賞的自己禁閉於象牙塔裏的人物了。他要應用着他的特殊的技能與工具爲無量數的羣衆寫作，詠歌，演奏，呼號。他要貢獻他的一切給祖國；沒有例外，沒有躲避，沒有退息與閑暇。山林的清音告退，個人的牢愁靠後；不再歌頌愛情，不再讚美自然，沒有例外，他活在這個苦難艱危的時代，他必須負擔一切羣衆所負擔的責任與苦難。他是一個先知先覺者；因之，他必須『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要爲祖國與無量數的羣衆在最黑暗的漫漫長夜裏擎起火炬，

照耀到天明。

在過去的無數世紀裏，偉大的文藝家們，沒有一個不是在苦難中生長的；沒有一個不是爲祖國而貢獻了他的一切的。孔子爲周與魯而殫其一生的力量；其道不行，則退而講學。Aeschylus生在希臘與強大的波斯帝國作着生死鬥的時代；他是一個偉大的悲劇家，同時也是一個出現於波斯戰役裏的勇士。西班牙的 Cervantes 也是一個戰士；他在被俘囚的時間裏寫作着不朽的『Don Quixote』。屈原寫離騷，不是爲自己的不幸而寫，他所反復叮嚀者只是『恐皇與之敗績。』沒有一個偉大的作家不是『憂天下』的。『自了漢』與禁閉在象牙塔裏的人物永遠不會成爲一個偉大的作家。所以，當我們的祖國在作着生死鬥的大時代，一切文藝工作者們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貢獻一切給我們的祖國；沒有躊躇，沒有彷徨，沒有躲藏，沒有例外。

這是一個開始。當天色明亮了的時候，當光明的時代到來的時候，Aeschylus 般的偉大作家們必定就會在苦鬥的一羣裏產生出來的。

『冬天來了，春天也就不在遠處了。』

耐得住冬天的寒冷與風雪的，就會見得到繁花如錦的春天。

不要在苦難前面退縮，不要在風雪交加的冬夜裏躲藏起來，不要在黑暗之前低首。當全民族在經歷着空前的火的洗煉的時候，個人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藏身的安穩處所的。挺着胸，擎着火炬，在漫漫長夜裏，照耀到天明！

而天明已不在遠。東邊的天空已隱隱的顯出曙光了。Aurora 已經在飛翔，在向我們走來了。我們這一羣文藝工作者們，力量雖然薄弱，但沒有一個敢放棄了我們的應盡的任務。這部『大時代文藝叢書』的編著，便是我們的工作之一。

是東方將曙以前的一羣叫曉的鷄鳴聲。

然而衆籟皆將響應。天色就要明亮。一個光明的大時代，就將到來。

以此自勵，並以勵人。

是爲序。

大時代文藝叢書

書名	內容	作者	定價
實證美學的基礎	理論	蘇聯盧那卡爾 斯基 齊明虞人譯	四角
繁辭集	小說感品	容廬	四角
橫眉集	雜感	孔另境等 王任叔等	八角
捫蝨談	論文	巴人	六角
松瀾集	與散文	石白 靈曙等	九角
十人集	創作	郭一源 鳳新等	六角
掠影集	創作	柯靈	四角
突圍	長篇	王行嚴	四角
孤獨	長篇	蘇聯微爾塔 馮夷譯	六角
和平	長篇	德國格萊塞 屈軼譯	八角
當他們夢醒的時候	五幕劇	石靈	四角
法國革命三部曲	三劇種本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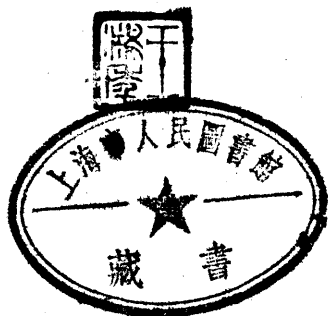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印行

編主 境另孔 叔任王 鐸振鄭

書叢藝文時代大

平 和

譯 軼 屈 著 塞 萊 格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056779

譯者序

格萊塞的和平最初由我譯出在文學上登載的時候，我爲它寫了一篇簡略的小引，說明和平產生時德國文學的一般趨向。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戰爭文學就像洪水般泛濫了全世界。即就德國的文學界說，當時就出了三部極其偉大的戰爭小說：雷馬克 (Erich Remarque) 底西線無戰事，路易·稜 (Ludwig Renn) 底戰，格萊塞 (Ernst Glaser) 底一九〇二級。這三部小說，不僅在本國哄動了幾十萬讀者，即各國也全都有了譯本。且也得到各國讀者底歡迎。貧乏的中國翻譯界，居然在幾年前，也有這三部小說的譯本。

「一九〇二級可說是格萊塞底出世作，但在和平裏我們看到他底長成。一九〇二級跟和平的關係，恰像路易·稜底戰爭和戰後底關係一樣。一九〇二級是無情地描寫了並抉剔出孕育戰爭底危機的德國，跟那起了戰爭後的社會的各方面情形。而和平則是暴露那應該用括號括起來的所謂和平底真實姿態。他是以德意志李卜克納西所組織的斯巴達底革命事件爲中心，描出當時德國社會之動態，由此而給予今日苦惱着的德國大眾以決定的「批判」。

「格萊塞描出這些事件的場合，用着跟路易·稜全然不同的手法。在路易·稜總以一根粗線，貫穿作品全體，縱橫疾驅。而格萊塞却以纖細的，然而如磨過的鐵一般發着光芒與鋒利的筆觸，來檢點並解剖他所觸到的一切事象。這一點，在這作品全體上益發表現得明白；它是用一個插話，一個插話的積疊起來的。一經格萊塞底手，就成爲燦爛的絲織品。」

「原來德國的現代小說，是已經從那逆轉印象主義之從外向內的路而取了從內向外的路底表現主義轉到新寫實主義，反抗那表現主義底從自己內心創生新的自然，描寫幻影世界的態度。而新寫實主義底式樣，一般總是以報告的形式，代替敘述。即所謂報告小說(Roman-Reportage)所謂報告(Bericht, Reportage)在其終極上是取端的地述說事實的態度。然而不是像自然主義一般，光把自然人生之外面的事實複製一下就行，還必得把潛伏其中的神祕也給報告出來。報告不是故事(Erzählen)甯可說是表現(Darstellung)。這方法在動搖的社會裏有其存在的基礎。而格萊塞優越之處，却又能在其作品的實踐中，很巧妙地應用這方法：這就是把報告者混入在一極其混亂的場面裏不見了，而報告者又能走出這場面而指出其混亂中的機構，予以正確的批判。因之，作品的感人力量，十分強大。文學史家而又是評論家凱爾達曼，他是不理解報告文學的。但他對於格萊塞的批評，却說：「格萊塞……總是毫無客氣地把我趕入這窮迫的一切的場面中。」這也可見格萊塞作品之一貫地流溢着的真實的熱情之逼人。」

「這小說是在一九三〇年開始在 A · I · Z · 雜誌上第四〇號起陸續發表的。初名「和平與麵包」

(Frieden und Brot) 其後印行單行本改題爲『和平』(Frieden)。我所依據的譯本，是兩種日譯本：一是清野季吉譯的，一是大野英敏譯。主要還是依據後者，因爲它是從單行本譯出來的。」

「格萊塞現在也是個被放逐的作家了。但在這世界上，一切有正義感的作家底運命，是中外同然的。這也並不爲奇。在一九三三年格萊塞又做了一冊『阿爾塞斯的土地』也還是第一人稱的寫法。在其手法上，已經有些改變。在這裏，我們也不想多說了。」

關於格萊塞的生平和他的創作生涯，這裏說及的很少，而我所能找到的參攷材料，祇有是日文的。現在把這一譯述印成單行本，我想爲他寫一篇比較詳細的介紹文字，爲了日文關於德國文學的書之不易得到，是更不能了。所以祇能說一說對於這一作品的我的感想和翻譯的經過吧。

我最初讀到的和平日譯本，是清野季吉譯的，等到我動手翻譯時，才得到大野英敏的譯本。我要把這小說翻譯的動機，完全是爲了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的英勇的鬪爭精神所陶醉。雖然他那略近於機械的經濟史觀，據我看，未必是完全正確的。但我不能不對於一個爲主義的信仰而犧牲一切的革命者表示我的敬仰。得到大野英敏譯本以後，我才知道作者把這小說大大地修改過了。明顯的例，他在這裏加了一個最重要的人物，便是馬茲克思·夫拉，一個小資產階級性的人物。由於這人物的轉變，使我們深深地知道德國大戰後一部分國民心理的轉向。格萊塞的企圖，據我看來，是把辯護士霍爾曼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意識形態，把凱尼希代表德國康敏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在推翻凱塞的政權之後，這兩種意識尖銳的對立起來。前者所要求的，是和平與秩序，而後者所要

求的是革命與麵包——也就是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爲革命戰爭的鬪爭。然也爲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布爾喬亞意識的生長，這鬪爭終於失敗了。馬茲克思·夫拉在這鬪爭的劇烈展開中，時時表現出他的不堅定性，忽而興起，忽而沒落，終於在他極左的觀念下，暴露了他虛無主義的實質。也就是表現出他那小資產階級革命性的發揮，轉變爲小資產階級反動性的開始的過程。譯完了這一小說以後，我恍然明白：希特拉今天的「成功」（？）並不偶然的了。

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批評家席萊爾，在他那德國法西斯主義文藝學裏，指出在戈培爾宣傳部長指導下，德國文藝思想的本質，一是復古精神的貫徹，二是人種學說的高揚；而這些法西斯主義的文藝學者，大半是從社會民主主義者轉變過來的，在文藝上，他們崇拜席拉和歌德的日爾曼精神；在思想上，他們發展了黑格爾哲學的觀念論的實質，和尼采的強權主義，使德國國民在德國經濟恐慌下提高其民族的優越感，追隨於金融巨頭之後，轉向世界侵略，殖民地略奪這一路上去。夫拉的沒落，却成德國黑格爾觀念論的發展的基礎。

德國的資產階級，是較之英法爲更無恥更卑鄙的。在他沒有完成資產階級革命任務之際，老早就和封建貴族妥洽了。接着，在世界大戰以後，它更向反動的法西斯主義轉變，實行武裝彈壓。而德國的無產階級，又由於社會民主黨的出賣，削弱了他武裝鬪爭的力量。雖然，在今天，德國的無產階級依然沒有失却他的戰鬥力，但還不能團結全國人民大眾的力量，來推翻法西斯政權，總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劇。和平的結局，是這一悲劇的開始。我個人是從沒有比讀和平時那樣感動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和平與秩序的要求，是將德國毀了。格萊塞給我們的指示，是

並不小的。

像這樣的小說，我以為當作歷史看，也無不可。文藝作品與歷史不同的地方：它是形象化的，將歷史的真實的本質予以暴露。它無需如歷史一般作繁瑣的事象的記述，它要求有歷史發展中人物典型性格的描出。過去的作家，主要是歐洲資本主義發達起來時候的作家，他們專從小事件上暴露社會個別的真實相；人物的性格，或與社會環境相隔離，或與歷史的發展無涉。佛勞貝爾與莫泊桑，是屬於這一類。但寫人間喜劇的巴爾扎克，却闊大地將法國十八世紀末葉十九世紀初葉的整個社會實相寫出了。到了輓近，世界的偉大作家，不論蕭伯納，不論巴比塞，羅曼羅蘭，不論辛克萊，高爾特，全和高爾基以下的蘇聯作家一樣，是把文藝的政治性的傾向，特別提高了。而且把這傾向組織在實生活的鬭爭中。也祇有展開一切的偉大的鬭爭的場面，文藝作品才有它真實的價值。希臘自然哲學家赫拉克里特，說鬭爭是一切的君王，一切的父親。這對於我們文藝工作者將是偉大的提示。沒有鬭爭，也就沒有生活，更談不到文藝作品。和平從其究極意義上不過是倦於人生者怯於鬭爭者的幻想。結束了人與人的鬭爭，我們將更進一步開始人與自然的鬭爭。在抗戰十八個月後的今天，我把這和平的譯本送到世上，在強調文藝的政治性和鬭爭性上，我想，給予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多少有點用處的吧。

但由於德國與中國的歷史底社會底條件不同，格萊塞所暗示的革命的路，不一定是中國反抗侵略戰爭結束以後的路。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民族資本家沒有像德國資產階級那樣的可能發展的前途。「長

期的戰爭，決定長期的建設，「戰爭勝利以後的中國，將通過與自然的鬭爭——建設的路，而求得完全的自由，獨立與解放；在某種限度下完成資本主義性的建設過程中，中國將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緊接於國外戰爭之後的像這小說中所提示的革命戰爭，在中國是可不必要發生的。這全決定在戰爭的本質上。因為前一戰爭，是帝國主義戰爭，而我們的抗戰，則是反侵略戰爭。我很盼望讀這一小說的人，不要把眼光離開產生這一小說的土地。

我非常感謝振鐸兄和劍三兄，給我翻譯這篇小說的機會。不是文學上允許我登載這一翻譯，我想，現在也還是存在我記憶裏的東西吧。在翻譯中間，幫助我解決疑難的，是楊騷兄和章雨萍，蘇光耀兩兄。「人生如朝露，又若參與商，」現在雨萍兄已去世了，楊騷兄也不知到哪裏去，對於這譯本的出版，我確有無限感慨。在八一三戰爭未發生之前，我是想弄一本德文原本，托人來對勘一下的。曾經托在東京的金學誠兄設法購買，但回答是絕版了，向日譯者借，又不曾成功。從虹口逃出來的時候，什麼書籍都沒有帶出。祇有一箱別人的作譯的稿子，和自己的一部分舊稿，幾本文學是帶出來了。而那所根據的譯本，卻不曾帶出，這使我想重新校勘一遍都不可能。輾轉托朋友往內山書店去購買，最初的回答，要往日本去配，最後的回答，也是「絕版了。」爲了法西國家對於文藝作家和作品的壓迫的毫無理性，這使我更有勇氣把這即使有錯譯誤譯的作品出版作爲猛烈的抗議！我不羞怯地敢於說，我將以這來說明法西侵略者的無恥與殘暴，正也是我抗戰工作之一。

二月十日

「回家去吧！」

站在車站入口禁止進裏去的兵士說着。

他穿着統從前是黑灰色的但現在變做褐色了的外套，戴着沒徽章的軍帽，拿着枝槍，架着鐐克爾邊的眼鏡。他底旁邊，有隻鐵絲做的小籠，其中燃着焦煤。焦煤底氣焰，蒼然與霧相染，因此，霧氣不管怎麼濕重，總像發着抖。兵士在右肩上倒掛着槍枝。——槍上背帶不是真正的牛皮，而是不燃性的紙皮做的。——還啃着麵包。他時時把麵包放到燒着火的鐵絲籠上去烘。他底身邊這時混着霧與冷氣。

我走近入口時，兵士並不看我，祇說：「回家去！回家去！」他說着，又在煤爐旁邊走了一轉，從鐵絲籠下，取出塞着木栓子的鉛筒，抹了抹筒口，湊着嘴，全像對着那天上的星星——那雖然隱沒在霧裏不見却一定在我們頭上輝煌着的星星，用喇叭吹它出來一般。——他就那樣引頸而飲。而且，他還踏起兩足，恰如要把筒中東西，急速倒下去。這就把鉛筒屁股隱沒霧中，顯出他的龐大。他底槍枝正如大鐘底擺，規則整然地搖擺着。這是上午七時五分，是十一月。

霧成爲柔毛一般的蒸氣，覆蓋了廣場。霧又如污穢的綿絮，懸掛在車站前面。圍成廣大的半圓形，連籠於廣場上的每進屋子，給霧直沒到屋頂。爲污色所包圍。從上街流來的霧，越來越濃，常常結成巨柱一般上昇，吞沒樹木，越過車站屋頂，又如灰色毛蟲，落於月台之上，於是在那處紛散了。

我朝着兵士，站在貨棧堆積場上。堆積場前右手，要運到法蘭西戰壕去的坑木高高地堆積着。材木之間，有霧流出，與長在樹皮上的樹菌底乾屑相混。樹已乾燥起裂，泌着最後一滴樹液。因此樹就發出像誰在不絕地伸屈兩脚似的聲音。

我瞧着那兵士。黏在煤爐前面烘着手的他，浮出於吊燈斜射出來的圓錐形的光輪裏，這是褐色霧海中惟一的對象。

他年約五十左右，似乎屬於一年前駐屯我們鎮上的那個看護隊的，他已不很遵守出勤規則，這從他胡亂地背着槍枝，已可明白；還有小煤爐，也可證明。他一定是一過勤務時間，即在酒店裏胡說八道，憲兵隊目爲壞蛋，穿着軍服的人們裏的一個。一個月前他們中有兩人，因爲唱了唱被禁的歌曲，拘禁兩個禮拜；之後，送到戰線去，又在衛戍司令部前，示威來。結果，不再輸送到前線去，罰減伙食。一到禮拜天，他們就成羣結隊到森林裏去，跟那在前線作戰的兵士底老婆幽會。

他們中又有許多人，則不揀選森林，却揀選阿斯巴拉加斯田隴。我與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晚上回家時，就看到他們在沒遮蔭的草叢後面，大膽地躺在女人身邊，喘息而且歌唱。

這些人大都身材適中，有一付食慾旺盛的胃，圓漲的眼，發紅的手，看去跟年齡倒還相仿。大概是手工業者階級出身。對誰都頗親切；有點小好處，也就歡天喜地。他們中許多還把軍需品倉庫領來的食糧與衣服，做着祕密另賣，在街上不向長官行禮，頂叫他們高興。他們碰到長官時，就趕快躲進人家屋裏，要不然，也馬上轉入橫街。然後，捧着肚子大笑出來，走上原來的路。他們如此欺弄長官，到晚聚在酒店裏說起這事，博得一座喝采，因而洋洋得意。這一座人，因反對戰爭的鬪爭，那時已成爲小市民的反對派。他們一談及和平時，他們就想到一九一四年以前的時代，想到他們底家，他們底食事，他們底收入，他們底休息；還想到他們底禮拜日之 *Geniercot* 的紅花，想到他們底祝祭與工會。直到一天中底最後一分鐘，他們還想着種種要求，絕不掛齒國事，他們想取回爲一九一四年的奮昂所捨却的平安與秩序。他們就想回到故鄉去，坐在熟習的椅子上。他們不是革命者，他們是膽怯的不平之徒。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他們是革命的危險物。他是從其可能性上對我說的。因爲，革命是着目於新的秩序，而這些人却着目於舊秩序底回復。他在散步的途上對我說明戰爭是革命的第一階段，戰爭崩壞後必須開始第二階段，即社會之根本的改造，例如俄國一般。

關於這一點，他底意見與工會尖銳對立。工會裏人，祇要戰爭完結，但不欲如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所說，爲制度之改革。

我不能與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爭論。因爲我不能對抗他底辯證法，不僅爲他是個哲學與經濟科的學生，且因受穿肺重傷免除軍役，即就他底風采，亦有叫我不能抗辯般的威權。他對我打開他底思想；他在散步途中教我

冒險的革命底恐怖，這些事對我已成爲名譽的事。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跟關員底寡婦，他底娘一起住着。他在F鎮研究着，有暇還教我希臘語。我知道他在這面前彈藥工廠底罷工組織中，活潑地參加着。我還知道他常於星期三出席於某種祕密會議，還隸屬於某中央部，屢屢接收暗號文件。在我們散步的途上，他對我誦着資本論。我因爲自己不能想象在資本主義下的苦痛，也不明白資本主義是什麼，不能理解資本論。但在這樣的散步時間裏，却爲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之狂熱的演說，明瞭地說明着被禁的事的他底能力，說起無階級社會時他底熱烈的純真，與夫唱馬賽曲時他底魅力，弄得潑刺起來了。每當黃昏蒼然下垂於血樞林上，不見蹤影的小鳥，搏羽而飛過荳莢樹叢的時候，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就靜靜地說着種種：爲正義而戰呀，爲新階層之使命與遂行其使命而必當流血呀……他還從別希奈底且東中，引用聖猶斯特底演說，那時，他底聲音發得極大，變成兇惡的嘲笑。他底身姿屹然不動。他以象徵的語言，預言着這叫做布爾喬社會的社會底崩壞。

我不理解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話，但我爲了那使他臉子發光聲音充滿力量的他底奮昂，我愛上了他。一九一四年八月以來，我早已沒有經驗到那樣的感激過。祇經驗着飢餓與死與不滿。——人們已如遺忘的生菜一般，餓了色了。

兵士又從新巡邏起來。霧漸漸結成濃塊，擴大到廣場上去。我看了看鐘！距火車出發，還有五分鐘。棧房左手有條非常闊大的通路，那通廣場的上手的路上，傳來搭客們底腳聲。我能明白地聽辨出這是馬茲

克思·夫拉。他有種習慣，愛走路中間，他那時底步聲比走人行道來得更遲鈍。我也能聽得出李斯貝特·蘭格。她與某飛行將校頗有交情，故走路時腳跟着地，威勢十足。接着，年過六十，一等主計官克朗底脚音，也在貼近響出。克朗先生他在D軍團司令部檢查壯丁名簿裏無用人員，正如以前在自己工場中從雇工名簿中揀去其成績惡劣者一般，非常熱中地幹着去。還有如貫穿濃霧，猛烈而尖銳地響着的，那是青年S底足音。他底哥哥兩三禮拜前因當突擊隊隊長有功，得有勳章。在這些聲音中，還可聽到那在中央通路上鉛鐵的碰擊聲。這是彈藥女工，從那路上循規蹈矩，結成縱隊，手拿飯盒，走着來了。道路狹小，女工人數又多，因之飯盒就相互碰擊作響。

在這時，鐘該鳴了，然而鐘偏不響。在這時附近郵政局那個老頭子該是推着黃色手車來了。然而老人偏不來。在這時月台上頭三隻弧燈該是唧唧發響，炭素棒成輪發光了，然而弧燈老吊在霧中，炭素棒默不作聲。在這時大路前面，該是那阻止通行的柵木，伴着小鐘親切之音一齊放下了，然而柵木凝然不動，無心地突立於充滿霧氣的天空中。

兵士側耳聽着漸漸近來的足音，不覺笑了起來。他理正刺刀帶的位置，姆指當着左腰。他用右手抓住槍帶，左足向前伸出，吹着口哨。

「啊喲！啊喲！」我想着——這恐怕是兵士屬意的所在吧。他看着我這邊，觀察着我，以為我是知道他底秘密——他那如何期待着叫別人吃驚的那種秘密——的一人。

坑木中間，跳出兩匹老鼠。棧房門半開着，發着鉛白色的蟲那般的腐爛的馬鈴薯底臭氣。我從堆積台跳下，向

煤爐那邊走去。

第一是李斯貝特·蘭格站在入口的面前。飛行將校從比利士帶來的長統絲襪，通過燒煤的光，恰如薔薇色的奶油麵包一般地光耀着。有着男子風的腰帶，獵裝似的明黃色的大衣，給她恰好的身體，畫出魅惑的曲線。那魅惑的力更因初看像蓬鬆的伸出在右額青色帽邊下的她底明朗的金髮，而益發加強了。所以她也有一切金髮碧眼女郎所特有的半開着的微微濕潤的嘴子。

兵士搖着頭。他以親和的樣子，把手放在李斯貝特·蘭格底肩上。且故意用深沉而低小的聲音說道：

「姑娘，不行啊！火車不開了啊！」

李斯貝特·蘭格就此茫然站住。詢問下回火車什麼時候開。

「不知道啊。」——兵士聳着肩膀，再把鉛筒拿了過來。

「但是，火車必得開出去呀！」李斯貝特·蘭格叫着。左足踏在煤籬裏落下來的煤爐底小山上。兵士搖着上身，喝着。右手，彈藥女工們也走來了。她們停止於李斯貝特·蘭格底背後。在她們骯髒的工作服中間，極注目的浮出了年輕李斯斐特底獵裝式的大衣的艷麗。主計官走到煤爐前面，僅僅隔了一條火焰，向飲酒的兵士，問時間表變更了沒有。

兵士放下鉛筒，故意緩緩地抹着嘴，栓上鉛筒木栓子，放回小籠下面去，然後他再等這主計官克朗底質問。穿着統淺柳色布質的，樣式新奇的制服，掛着黃金色的肩章，帶着把小刀的主計官克朗叫了起來。

「喂！畜生……！」

「時間表確然變更過了呀！」兵士露着齒發笑。

「多麼可怪呀！這真是出乎法定以外。報紙上也沒有登載過。你這傢伙……！」

這時，兵士馬上就向他做「傢伙」的主計官克朗飛撲過來。大家跟着後退一步，叫道：

「法定是什麼呀！老伯伯，時間表完全是張白紙了啊！」

「時間表完全是——？」克朗吃着舌。

「對啦！確實是呀！」兵士露出牙齒發笑。然後緩緩轉過身體，把背脊靠近火旁，約莫分把鐘工夫。

李斯貝特·蘭格轉向後來，跟青年S說話。據S底意見，以為那也許有重要的部隊要輸送。馬茲克思·夫拉則以為鐵路線上全塞滿了病院列車，西部戰線上，人們全像老鼠那般的死攤着。但這個不久就會完了吧，自己在斯韋斯報紙上讀到過，所以知道這事。

這瞬間，一等主計官恐怖地直跳起來。威嚇一般的揚起了用他那肉色的為指頭抓住着的皮包，抖擻着肩頭與拳頭，訥訥不吐的叫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嚟到處。倒底……？」

「完了！」兵士笑着。

「但是，我還有職務上的事呀！」

「一樣完了。」兵士重復了一句，用手水平地切斷着霧。霧給分割開來。

主計官克朗像座腳崩壞了的紀念塔一般地踉蹌着。接着，突然把他帽子推到右額角，兩手緊握成拳頭，在空中揮打着。

「那麼，對於這裏起來的一切事件，我都要叫你負責！」

「啊！」兵士微笑着。「隨你的便……」

「你自由着好啞！明天我要把你底事報告到軍團司令部去……」

正在這時，那場所放了白。一等主計官克朗以奇異的布質的陸軍式大衣的姿態，照映在兵士面前。他左手放在小刀底法郎質的柄上。他有白色的口髭，底上唇，向前突出。那唇下顯示赤色的皮膚而下垂着的下巴，在打着抖。他右手拿着褐色的皮包，以一種峻嚴的，表示實行義務的傳家的肖像似的形狀，那麼地站着。這樣子就像斥責兒子借用了錢或者與女人犯了姦的父親似的。這叫那兵士彷彿想見他一生的節操的堅強，以六十的高齡，尙能在戰爭底第四年頭，這麼地屹立不動。

他當兵士逼向他而來的時候，也不退後一步。他當兵士像關心他嘔吐似地打着他底背脊的時候，也不震動一下。他仍以不變的聲音叫着：

「馬上跟我到衛兵所去！」

連兵士也聳起肩來。接着，他笑了。抓住克朗老老的肩膀，把他拉着繞了兩轉，以可驚的速度，摘下一等主計官

克朗底帽子，扯下帽章。帽子就呼地畫個大輪，消滅在霧中了。接着漂亮的小刀，也飛了出去；刀柄扎上地面，碎了。

「哈咄！」兵士叫着。「這有什麼事發生了，你總可明白了吧！」

他這麼說着，就向克朗兜胸一拳。這時，克朗底下巴也洞然開張。兵士抓着這無力地用皮包遮着眼睛作爲防禦而搖動着的男子，嘻嘻哈哈的發着笑；接着又用他那從前把麵包切做小片的小刀割下那男子左肩上的肩章。肩章拋入煤焰中，黃金色的繒子，發了一會脹，熔掉了。

克朗先生倚靠在一株樹上，他底肩膀自暴地哆嗦着，他底灰白的鬍子上，沾着水滴。他哭泣着。我們正如眺望傷馬的牛一般，站在他底周圍。青年S在地上拾來小刀，正要返還給克朗時，兵士一手搶了過來；也把它放進煤爐裏去了。

「好的！好的！」他在那時叫道，「這回可玩了一套奇異的把戲哪！」

他對那簇成黑壓壓的一羣圍在他周圍的女工們裏底一個，笑了起來，且還抓住了她底手臂。他對那些女工叫「孩子們。」但大概的女工，全和他年齡相彷彿的。

但無論那兵士如何陽氣地擺動，且還努力裝作萬事無妨的樣子，可是連那兵士從袋裏取出臘腸給那年輕女工吃時，却誰也沒跟他笑，誰也沒像他那樣輕身跳躍。站在他周圍的人，臉色驚惶而凝固，在霧塊之中。連年輕的S，也不動一動。他抱住克朗先生底腰肢，像一對木頭。

兵士點上了烟袋，在霧中吹出兩條烟頭。接着，他故意緩緩地從袋裏取出一片布頭，抖了抖，抖下些麵包屑，微

笑着，給包在他底臂上。這是一個臂章。是紅的。

「知道嗎？」兵士問着，向馬茲克思·夫拉伸出手臂去。這因為馬茲克思·夫拉靠他更近一點。

「不知道呢……」馬茲克思·夫拉吃舌的說。

「你知道字嗎？」

兵士指着那臂章上用墨水印着的記號。馬茲克思·夫拉屈身於兵士底頑強的臂上，頭跟那記號上的圓形轉動，讀了起來。

「D勞兵委員會。」

四圍馬上變做寂靜。像剪取燈火底心時的屋子裏一般。馬茲克思·夫拉儘那樣地屈着身子，靜靜回到原來地方。那時，他也就一動不動了。女工們以逡巡的眼光，望着紅布與青的標識，她們全像禮拜日一早醒來想想今天要不要去上工的人一般，顯着猜疑的微笑。克朗先生到此還依然閉着眼睛，青年S底眼，可像碗一般的睜着。李斯貝特·蘭格嘴裏儘喘着氣。

「這回大家全可明白了咯！騙局是完了。光剩飢餓和一切髒事啦！再過三禮拜，就可回老家去啦！」

兵士底話變得柔和了。他用那懷着好意的態度，走近克朗先生那邊去。他拍一拍克朗先生底肩膀，拾起落在地上的皮包，給挾在他腋下，說道：

「啊！老伯伯，這回得穿起家常衣服來，別像以前那般裝威作勢啦。魔術已經完全拆穿了。總之，不用說，回家去

算了，要到衛兵所去啊，什麼呀，無論你怎麼嘮叨，我可不歡喜割下你的頭來。」

他親切地用肩膀支着這老頭兒。大家都看着他。這時，一等主計官克朗底全身，愈激而抖擻地動着。接着，他把身子稍爲向左一轉，霍地裏脫下他底長大衣，呼的拋了出來，以嘎啞而絕望的聲音，不絕地叫道：

「我不明白——我不明白！」

他就全像跳舞一般的樣子。

接着他又突然跳向兵士去。抓住那兵士底頭頸，把自己叫着的嘴，衝向兵士胸口去。

這跳躍的力非常厲害，兵士踉蹌了一下。也許他爲克朗底銳利的叫聲嚇了一跳而踉蹌起來。但也許他底領頭給克朗底露骨的手所抓住，失却了平衡。兩人就此倒在地面上了。

「怎麼一回事呀！你們幹什麼呀！」

「壞蛋賣國奴！背信者！」

克朗全像吸住似地扳着兵士。

「你撒謊！你撒謊！」

克朗想向兵士兜臉一拳，却不料打中在兵士底肩上。兵士終於抱起了克朗，而且把那不絕地向空中揮打着的，那嘴裏飛着泡沫的克朗高舉到空中。克朗用腳踢着兵士的皮帶，但兵士却這麼地高叫起來。

「凱塞——凱塞逃走了！」

克朗已經停手不打。克朗也已經停腳不踢。克朗軟吊着手臂，吊在兵士手邊。兵士擎着克朗。但一等克朗伸起臂來時，兵士又復高叫了一遍。

「凱塞——凱塞逃走了——逃到荷蘭去了！」

接着，他轉過身來，對着環繞在他們倆底周圍，悄悄地站着的我們說。

「就是昨天，那傢伙逃到那邊去的。——今天正午，看誰是背信者，就可以在報上看到了。」

他還這樣的把克朗轉了三下，然後放下地來。

「就是這麼，你可明白了嗎？」他向跳下來的克朗問道。

「凱塞嗎？」主計官吃着舌，他到地上去找外套時，兩腳突然跛起來了。

「是哪。是凱塞呀。」兵士靜靜地說：「他說聲，再會，就這麼逃走了——逃到那食物富庶的荷蘭去了。」

「啊啊！」主計官克朗說着，「可是，真的完了！」

「那可謝天謝地哪！」兵士說着。

「完了……」克朗咕嚕着。他靜靜地從地上拾起他那出奇的大衣，穿上了身，把皮包夾在右脇下。他有兩三分鐘不動一動，儘看着地面，尖着嘴唇，吃吃地說：「奧根呀？」（他戰死的兒子的名字）於是笑了出來，向兵士輕輕地屈了屈腰說：

「那麼，我該回家去了咯。」

「請穿起你家常衣服來啊！」直到霧氣吞沒了主計官克朗時，兵士從他背後叫着送他「掃興呢！」我聽到馬茲克思·夫拉這麼說着。

一個女工笑了起來。

兵士把熄了的烟袋，從新點上了火。我看到李斯貝特·蘭格和青年S回身向鎮上走去。

女工們聚攏在兵士周圍。他們跟他單名小姓的說着話。兵士講了這樣的話。昨天正午D處補充大隊，一到練兵場上，就拒絕出發。他們捕縛了將校，宣言響應凱爾底水兵。他們整着隊伍，走到會場上去。在那裏開了會，選舉了兵士委員會。這兵士委員會要求工廠工人，罷下工來，選出代表，跟守備隊一起來組織個勞兵委員會，工人就此罷下了工，走到街上去。軍團司令部叫一個中隊的狙擊兵，向工人彈壓。可是狙擊兵說：咱們不自己兄弟。跟工人一起行動起來了。一點鐘後宣布了總同盟罷工。到晚上，守備隊代表在會場和工人會合，設立了勞兵委員會，一切權力掌握在這委員會手中，政府在半夜裏辭職。公爵逃到別莊去。接着，鄰近全部守備隊，來了電報，聲明共同行動。軍團司令部和兵工廠給占領了。祇有在皇帝底馬房那裏，五十個飛行士和飛行生還作着最後的反抗。也許在那裏還交着炮火吧。可是除此以外，D市全在兵士與人民底手裏了。連糧食庫與銀行也是。半夜裏凱塞退位的電報到了。人們皆知得到了勝利。誰也不用動手打仗。戰爭就完了。現在是和平了。

「要是和平來了呢，」兵士結束着說，「那麼一切也有秩序了。」

他底聲音是虔敬的，充滿了平安的氣分。

女工們靜靜地聽着他底報告。年老的，像在教會裏一般的低着頭，祇有一個頭上包着布，布下露出黑油油一束黑髮的年輕女工，用脚跟跳躍起來，稍稍仰過身體去，用手撇霧，叫道：

「啊！開始了！」

「和平來了啊！」年老的女工說了這一句，哭了起來。因為他想起一九一七年在伏爾墩戰死的丈夫。

「大家都回來了啊。」在女工中間，哄哄然動了起來。

「什麼時候呢？」一個女人問着兵士。

「不久就可以回來了。老媽媽。」

「在復活節以前嗎？」

「確實的。」

那女人手裏提着飯盒，到煤爐籠子那邊去，把飯盒放在火上。

「啊！吃飯了哪！」她說着。

「是的，是的，是的！」馬上就有三四個婦人，照着她樣子做去，她們底飯盒成排地擺在煤爐上。

她們相互談着。詳細地重說着兵士的話。同時器皿中底湯沸滾起來，於是她們從袋子裏取出錫的和鉛的匙子，當做把手，從火上收出飯盒，向右走過兩三米突，坐在貨物堆積處，不說什麼話，像真的中上休息時一般吃起剛做好的東西來。

我跟馬茲克思·夫拉一起回到鎮上去。大路上瀰漫着霧，每間屋子底輪廓都隱沒了。地面是濕的，陽光下落處，光頭成爲蠟黃的了。時時有腳踏車的吊燈，發着抖，通過空中。吊燈畫不出一個光暈。光頭就像落在紙上底油漬一般的昏黃。電線上停着幾隻麻雀。報紙底碎片跟那送木料的馬車從森林裏帶來的樹葉，在大路上發出吵吵吵的聲響。耳朵給蠅子叮壞了的污穢而褐色的獵狗，在牠底潰爛的嘴上，咬着些什麼骨頭，從橫路走向我們這邊來。狗底尾巴那裏，一塊塊禿了毛，長着疥癬。那狗因爲嘴裏有骨頭，一看到我們就飛快地搶步過去。

馬茲克思停下在某條廣告板下。最後戰時公債的布告，在不很猛烈的風中，嘩啦嘩啦的響着。彷彿貼那布告的糊剝落了一般。老將軍底臉子中央，露出了褐色的裂縫。因此看來，將軍就像在微笑着。這紙頭大概是用膠水貼上的。

馬茲克思問我有沒有烟。我給他一支香烟。他點上了火，就靠在布告板上。在他背後覆着一座大建築。他巧妙地讓肺部吸足了空氣，說道：

「噯，慢慢兒開始了。」

我跟他並排地站着。同樣地把香烟點上了火。

「是哪。和平來了呀。」我回答着。

於是我們沈默起來。因為我們不能輕易地想出和平是什麼樣子的。但無論如何，這總是什麼新的東西吧。

突然馬茲克問起我來：那個主計官是不是掃了興，當兵士通知他凱塞逃亡了的時候，見不到他那頹喪的神氣。

「就因為呀！」馬茲克補足的說。「克朗先生是愛凱塞的。」

「克朗先生一說起他兒子時，他總常常說：兒子是爲了凱塞而死的。他真實地相信這。他沒有吃得比應該給自己的更多一點。他沒有不正直的地方。一發見自己女人手邊有不合理的食糧，他就要強迫女人，返還給市政府去。連公所裏的事務員都把他當作傻子。」

「然而，現在他底凱塞逃亡了。」

馬茲克笑了起來。

「這也許像我底老話一般吧——人必得絕無顧慮地委身於某種事理。因爲一切偉大的事理，由我們小人之見看來，是不同的。我曾經對此間的宗教教師說過。祇有神知道神底事。我則祇能預期着人類能做的一切驚天動地的事。這時，先生稜着眼看住我，說我是個瀆神者。極口罵我不能算是個人。一等我引用了費爾巴哈和斯替爾奈時，先生開初臉上發着紅，接着又變得可討厭的親切起來。說我要是一走進到實生活裏，一定在什麼時候會變

做一個敬神的人，所謂實生活，據先生底打算，是進級到大學去。蠢東西，全以為我這話是還不到十七歲的小孩子說的。用那看不起我，以為我沒有讀過那些有明快的思想的書籍的那種口氣。還用那十七歲的人不必去理會生話的那種口氣。可是你要是不在適當時期開始思考，那麼你也一定會碰到克朗那般的際遇——一切的神終於越過國境逃亡了……」

馬茲克思歡喜這樣的談話，非常快活似地。他不避有危險性的話語，不他却反而熱心地探求有危險性的話語。他反對平凡，說起什麼時，他那黃色的聳立着的耳朵，常常閃閃發光。我們繼續走起來，馬茲克思拖着「雙在二禮拜前做助手時給弄歪了筋脈的腳。我回避着回答馬茲克思。有誰一說起什麼純正的問題時，馬茲克思就常會陷在沒有完盡的議論中。他就向那人說上半個鐘頭，證明人生決不是禮物，而是責罰，世上的事，沒有比較國家本身及相信國家的一切人更為危險等等……」

「人類底不幸」他常常說着。「是從沒有獨立存在的能力而來的。集團本能是最惡的本能。」他自己十七歲時，就從這理論出發。在有使集團本能有可能性的場合，他就退身出來。以嚴密的狂熱，抽出那思考不平凡事的有力的方式。他底父親是衛生局參事夫拉，夫拉底圖書館裏，在自己死後就一任他底兒子自由閱覽。他底母親在戰爭第二年就在某將校病後養院裏有了工作，孩子底照管和家事，就交給了年老的管家婦去監理。這樣一來，馬茲克思益發得在圖書館裏自由閱讀了，馬茲克思·夫拉利用娘不在家，作出了自由的見解，培養對於一切現存事物的嘲笑的本領。一有機會他就用出這嘲笑來。這在他說起關於戰爭或者關於壓迫我們的事理的時候，更

來的肆無忌憚。所謂愛、祖國、勝利或敗北、失墜、飢餓或人類解放，這些話頭，他祇有陰險地露着牙齒作答的。他把這些事稱爲表面的，稱爲祇有勞於小小的頭腦底平凡的摩擦的，稱爲愚衆底問題。他總說：我們窮迫的根源，是比較我們所能辨認的種種狀態更爲深奧的；這是橫在我們底存在之中的；因爲這存在根本已在腐爛了。他要證明這意思，就引用他書中的文句；但有時却明白地想出獨特的見解。他跟誰都不交際，在學校裏誰都跟他分離。他被教師們看作發育不完全的。這因爲他有奇怪的想頭。

我們繼續走去。霧變成鉛白色了。晨光展開開來。

「爲什麼你不很高興呢？」突然馬茲克思問了起來。他站下。他那細小而瘦削的腦袋，突向我臉孔面前。

「總之是和平來了哪……」

「是的。」我回答着。「照兵士說，是和平來了。」

「兵士底話固然對的——凱塞逃走了，軍隊與勞動者聯合了。明天也許小布爾喬亞也跟勞動者結起同盟來了。戰爭完了，同時你們底窮乏，焦心，也全都完了，我以爲，爲什麼你不高興呢？」

我默着，因爲我不高興。

「可憐凱塞嗎？還是爲了我們沒有勝利而有遺憾呢？」

「不，不，凱塞什麼，我全沒有這回事。」

「那麼爲什麼你不高興呢，那可明白了。你底父親這回馬上就可以回來了。食物增多了，已經不用就心凍

壞了，在回鄉慶祝中，你家人也增加了——我正爲你而大笑呀！你在不久之間就能全部拿到你們以前所有的東西了呀。」

我默着，馬茲克思·夫拉還繼續說下去。

「這回已經停止了飛機底襲擊，你父親底身體，也不必就憂啦。將軍們打倒了；特務軍曹免了職，從事於市民底工作了；牧師們今後要再爲戰爭而祈禱，就要塞住嘴巴了；憲兵胸上剝去了防彈馬夾，隨你的歡喜，要吃馬鈴薯就吃馬鈴薯，要吃肉就吃肉了。人民，你們底人民，你底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所囑望的人民，也許會建設個新社會的你們底新興階層，不反叛你們，也不像將軍一般的窮迫地打落你們的，你們底黨指導者們，不像一九一四年般被欺騙的你們底大眾，決不像舊國家——那已經在荷蘭做了寓公，作了所謂世界歷史的附屬物的像這樣徒叫白髮延長的昔日元首的舊國家——那般剝奪你們自由的你們底新國家；在掌握大權的今日，人類就得解放了……」

苦重的咳嗽，震動着馬茲克思。在他兩頰上現出兩塊羞紅的斑點。從稍爲有點破的左邊外套袋裏，他拿出放着食鹽的小試驗管，他把那東西吃了一分，於是不規則的咳嗽，漸次停息下來。我們默默地繼續着走去。我想扶着

他時，他就無言地推開了我，連皮包也不叫我拿。

走到距市政府尚有百米突那地方，我們爲走着的軍隊所追過。從兵營底方角上，勞動者跟那混着女人的看護隊兵士們走了出來。他們在跑着。不一會兒，我們看到沿街屋子門前，全都站滿了人。他們以低抑的聲音談着話。

大都沒把衣服穿整齊，在那開放着窗子的酒館裏，我們看到市政府底兩個少女，靠着圓桌坐着。她們熱心地抬着打字機。酒館前面，有輛汽車。其旁站着帶槍的三個男子。他們是水兵。一個水兵抓住我們老市長底手臂，搖打着，向他叫着些聽不清的話，右手舊街道上，走來帶着實彈的槍枝的兵士，護送着推事格羅卜。他們把推事帶到酒館裏來，帶進那少女在着的屋子，叫他坐在椅上，自己就站在那旁邊。推事叫女堂倌拿些白蘭地來時，兵士禁止着。路上散亂着足音，此外什麼聲音也沒聽到。水兵也把市長帶到這間屋子底推事那裏，叫他面壁地坐着。

市政府石階上，站着六個兵士。擺着機關槍。機關槍護鐵板之旁，旗悄然地在霧中飄着。

我跟馬茲克思站在那家酒館開着的窗子下面，我們旁邊走過整然成羣的勞動者和婦人們。他們全都靜默着。暗合着步伐前進。沒有命令，沒有指揮者，祇在隊列先頭，高揚着一管旗。旗隱在霧中不很看得分明，但指示着他們前進的方向。

但看到旗幟的人，都在向後來者，告訴着，應往何處而去。

勞動者們集合在市政府前面，馬上靜了下來。市政府中全都輝煌地張着燈火。在毛玻璃門裏面，閃着歪歪斜斜的人影。武裝的兵士，時不時騎着腳踏車而來，接着匆忙地沒入在有鐵環的門後不見了。在上等兵指揮之下，三十多個兵士取道街路而來。扼守着廣場的入口。他們纏着紅的臂章，像斥候一般，把槍枝挾在脇下。酒館裏，那推事格羅卜和市長就着的屋子，寂然無聲。一個水兵向圓桌坐着，校正着少女們交給他的一疊文件。

突然，市政府底門，豁然打開。帶着實彈槍枝的六個兵士，結成了牆圍。雜亂的小市民，混在其中的勞動者們，都

出現了。——戶外石階上，站着四個男子，這是看護隊的一位軍曹、衛戍司令官、著軍服的霍夫曼辯護士、跟那穿平常衣服的阿特爾巴特·凱尼希。

衛戍司令官，沒有武器，沒有帽章，也沒有肩章。

辯護士霍夫曼走前一步，他連手也不舉一舉，廣場就兀自靜默下來了。

不管空中有霧，他用手巾抹着尙能辨認的犢肉色的額角，接着深深地叫人聽得到一般的呼吸一下，於是開口來了。

「勞動者、市民、並農民諸君！我今天，以我們本市昨夜組成的勞兵委員會的議長底資格，有向諸君報告世界歷史事件的義務。皇帝陛下——霍夫曼改了口號——威爾漢姆到荷蘭去了。凱塞政府辭了職。在柏林是人民代表委員會繼承了政務。國內，幾乎全部都市，都組織起工會跟守備隊聯合一起的委員會。在這目下那樣重大而且動搖的時期裏，首先第一，要維持極瀕危險的秩序。現在，還有，我們和陸軍武官，結了協定，掌握着權力，這權力是在神聖的人民底主權下，行使着的。現在，在本市底執行權，是屬於我們底衛戍司令官閣下，很痛快地，承認這時局底重大，決意不再對我們惹起任何阻礙。郵政和電報，已爲人民底軍隊所佔領。我們斷然跟工會和守備隊所選出的代表結合起來，共同維持安寧與秩序。在目下極其動搖的時期裏，對於威脅我們親愛的人民的一切不幸——那絕滅解放一切的希望底無政府的幽靈，努力使牠不出現。經過了極其苦痛的四個年頭的現在，雖然襲擊我們，抑壓我們的苦惱爲如何重大，但我們從沒有低下過頭，到底還是不倦地努力着從一切艱險苦難中救出我們祖國，叫

勞動者、市民、農民意底唯一的自由的德意志穿上共和國的服裝，復活了新的光榮……」

「萬歲！」霍夫曼叫着，舉着手。羣集狂風暴，雨般應和着。兵士們用槍敲着鋪石。勞動者們用很好的調子，合唱着國際歌，那時，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跳出來了。他沒戴帽子。他那鷲色的頭髮，結成散亂的塊，搖着。他穿着青色的衣服。

「同志們！」他高聲絕叫着。他底手橫切空間。劃了個大弧形，羣衆底高叫和合唱，馬上給他底手打得粉碎。

「勞動者呀！」他高聲絕叫着。他底手橫切空間，劃了個大弧形，羣衆底高叫和合唱，馬上給他底手打得粉碎。

「勞動者，兵士，兄弟們呀！將軍們給打倒了！貴族和他的黨徒逃亡了！凱塞帝國崩壞了！——這是什麼意味？你們知道嗎？」

「這是和平呵！」

有雜亂的叫聲回答着，人們向市政府石階前推進，高高地舉着兩手。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向羣衆突進。一等他那瘦長的身軀，描着熱狂的輪廓，高高地突出時，他就以三年來積鬱着的強頑的力量，咆哮起來。

「婦人諸君呀！革命帶還你們底丈夫了！」

像雲峯崩倒一般，在羣集底內部無聲地傳遞着這感動。

靠近我底身邊，有誰叫着——「卡爾呀！」

這是陰慘的、乏力的、幾乎近於歎息的叫聲，發出這叫聲的女人，正是個棉布的襯衣上掛着張鼠色的前圍布的中年婦人。那棉布的襯衣下，胸部萎縮着。我看見那婦人時，她正用前圍布掩着臉子。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緩緩地向後回到石階上去。他站在機關槍旁邊，上身給包在旗裏，他底臉色，在灰色的晨光中，變成蒼白。我看到他在發着抖。他喘着氣。他底旁邊站着霍夫曼，向他伸出手來。

「對啦！霍夫曼說。『和平來了。』」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不理霍夫曼，儘讓紅旗卷拍着身體。走到機關槍後面去。他從一個兵士手裏拿來馬槍。他把槍抱在手臂裏。他像站在演壇上，把胸頭靠在桌上一般，靠在機關槍的護鐵板上。他冷臉的發射着馬槍。碰的響出着的槍聲，馬上貫穿了霧的天空。

「同志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叫着。『這就是我們革命的狼火窮追我們到戰線上去的戰爭，告了完結。革命的英勇的鬪爭要開始了。我們顛覆了戰爭——但光是這樣，還是不行啊！我們必得絕滅戰爭的爲首者——這資本主義社會！在德意志，所有的市鎮上，都燃上了革命的火燄。新興階層全都武裝起來了，我們要樹立無產階級獨裁政權，撲滅舊日的布爾喬亞，纔有安寧與秩序。我們要像露西亞的兄弟一般，開始掃除。長年間，民衆們在資本家的戰線上流着血來——直到最後，我們可還有以錯誤的同情，去妨礙流血鬼底血的理由？革命能以力去掃盪「吸血者們」，那麼才能到達勝利。剛才那位辯護士所要求般的法律規定，是不能遂行革命的。在諸君耳邊已經響着和平的聲音，且高揚着從勞動者、農民意協同的意志裏發出來的，以和平的恢復，即那戰爭終結，看做了

革命目標底聲音。但我把這些人看作革命底奸細！我把這些人看做新階層利益底掠奪者，看做社會主義進程上底叛徒！

「諸君，戰爭終結了；但誰也不想到終結這資本主義的社會吧。這樣的人，可不是我們的一夥！我們決不是爲了中止戰爭，同時却讓那發生戰爭的制度永久繼續下去，在壟壘裏流血，在鄉里遭餓的。不，我們曝身於槍林彈雨之中，我們相信着：這戰爭是最後的！而且我們一有機會，要推翻那生出這戰爭的一切制度。但這機會是來了！新階層握住了權力，得永久地打敗他底敵人了。新興階層正目指着社會主義，直面着最後的決戰哪！新興階層正在這瞬間，要在手中握住人類的歷史哪！諸君武裝起來呵！」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向後仆了過去。馬上有個兵士支持了他，叫聲從底下哄出。

「新興階層獨裁萬歲！」

勞動者們衝到兵士們那邊去，借來馬槍。一隊人衝入市政府裏，從鄉土展覽室，拿出自由戰役時代的舊槍枝。右手街路上，獵槍商店底玻璃窗給扎碎了。歡聲裏，防空守備隊把五挺機關槍讓給了勞動者們。

看護隊底兵隊從兵營裏拿出所有彈藥，分配給每個拿槍的人，每人二十發彈子。大部分人則祇有把刀，也就十分滿足。

市中，各到各處，在街路上，護門都拍拉拍拉的放下了。街市就像倒壞一般的發着騷鬧。

霍夫曼博士和衛戍司令官和工會代表者們，已經沒了影蹤。在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身旁，却站着水兵們。

水兵們默着。革帶裏提着手榴彈。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站在機關槍底護鐵板底遮蔭下，跟勞動者和兵士談着話。爲防備布爾喬亞方面反抗，他們將武裝者編成兩隊，一百人一隊。接着凱尼希又命令佔領工廠，尤其是電氣工廠跟自來水廠。

一個水兵要求逮捕全部將校，拘留有財產者，作爲人質。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指定那些名氏。其中有許多是我們家裏的熟人。

接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由水兵護衛着，橫穿過廣場，到酒館裏來，走進市長與地方法院推事格羅卜坐着的客廳裏。跟凱尼希一起的四個兵士，是以兵士委員的代表者底資格進去的。其中還加上個軍曹。數分鐘後，霍夫曼博士也走進客室裏來，跟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握着手。

「年青朋友呀！霍夫曼說着，「親愛的熱烈的年青朋友呀！」

「請坐。」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回答說。「勞兵委員會開過會了。這兩位艦隊裏同志，以武裝權力的代表者資格，也加入委員會。」

霍夫曼笑了起來。

「偉大哪，這也是軍國的精神吧？我們不是說過征服軍國主義嗎？」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道：

「武裝的新階層還有遂行革命的義務呢，光打斷戰爭就算，那是不行的。」

關於這一點，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要求那很有情趣的嘩啦啦沒些兒關心的坐在桌子上首位的霍夫曼發表意見。

他流暢地述着意見。聲音抑揚有致。我們貼身在半開着的窗邊。

從市街那頭，行進中底部隊底騷擾聲迫着而來，還時時可聽到玻璃扎碎的聲音。其後，除規則整然間隔地走向廣場而去的勞動者的步哨以外，便什麼都寂然無聲了。

我們聽到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說話聲音。

「同志諸君，現在不用多說話，是更要多多行動的時候。占領生活上重要的事業：電氣、自來水、鐵道、郵政局、電報，等等。交通要道，應由步哨守護。委員會今天決議把如下的傳單，向所有廣告板上貼去。

「勞動者、農民、市民諸君，凱塞政府顛覆了。新興階層與兵士以合同的權力，制止民衆底屠殺。革命前進着去！資本主義，今後屬於『被征服期』。武裝的新興階層以自己底血，保證一切榨取者底徹底的打倒。一切勤勞者皆可得正當的報酬。生活必需品底價格馬上減低。開始全部社會化。奸商及高利貸者決予槍殺。在社會主義共和國裏，已經不允許腐敗的政治。要一掃官僚政治。勤勞者呵，各到各處組織起勞兵委員會，武裝起來！」

「還有——」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繼續着說：「我們特別考慮到地方上事情，有如次的規定：

「1. 一切官吏從屬於勞兵委員會。

2. 勞兵委員會以飢餓民衆之名義，查封貯藏着的全部生活資料。

3. 勞兵委員會宣言，凡劫奪一般公眾所需的重要材料者，得不依法律手續予以革命的裁判。
4. 勞兵委員會指令一切工廠、企業、銀行之社會化。
5. 勞兵委員會為遂行革命，宣言新興階層底獨裁。

6. 勞兵委員會為保護革命的權利，將左列市民作為懲罰而予以逮捕。

工場經理契爾、銀行家隨凱爾、地方法院推事格羅卜、市長卡格、商人台爾、麵粉廠廠主希夫、縣會議員朗格斯得爾、夫、牧師斯利巴、報館裏社長法來隨尼斯。

以上懲罰者應留置兵營，與勞動者受同等給養。懲罰者，以生命作為穩靜布爾喬亞汜的人質。布爾喬亞汜如能安守穩靜，懲罰者底生命，得由革命的新興階層底約束予以保證。

7. 勞兵委員會應向萬國的「新興階層」與革命的兵士致送敬禮。勞兵會議要求他們，也揭起革命的旗幟，打倒「資本主義」制度。勞兵會議應向露西亞兄弟致送敬禮，同時表明贊同無階級的自由社會，祇有賴革命而能確立的見解。

8. 勞兵委員會於革命完成後，對於一切人誓言：決建立一不為利潤所污的正當的社會秩序。

9. 勞兵會議為此目的武裝所有勞動階級！

阿特爾巴特·凱尼默默地站在桌前。

他底頭寶石一般的屹然高聳。

他那青色的服裝上，掛着茶色的皮帶。皮帶上吊着支手槍。

最初，一個水兵發言了。

「我們全部贊成。」他說着，就大度地靠坐在椅上。

看護隊的兩個兵士說道：

「其中媾和的事怎麼沒提到呢。但這是頂頂重要的事呵！你要是不添上一句『三禮拜內，解散全部隊伍，』那是不行的。此外，也無異議。」

長着狐一般的絡繹鬚子的工會書記長張着對露西亞國致送敬意這項應該刪除。在露西亞到今日還是內亂着。有看它底變遷的必要。其他，他全部贊成。但武器不應交給不正當的人，各個武裝勞動者必須有身分證明書。軍曹說。新興階層做些什麼事，這在他怎麼都可以，但最要緊的事，却是「復員」跟那毫無阻礙地放還憧憬着家園的兵士。全兵站部非常混亂，要一一收拾有序，那不是容易的。軍曹還提議軍隊要掌握鐵道、郵政、電報的管理。——要不然，新興階層就不能完成革命。

於是霍夫曼站了起來。他說。

「在我是，完全贊成我們年青的革命的朋友底話。祇是，對不起，我想以我多年的勞績跟我在黨裏底經驗為基礎，稍為補足幾句。第一必得明白地說出我們有了個共和國——凱塞逃走了。那點我以為是重要的。因為在這有了共和國的一點上，我們可說是大半成功了。為什麼呢，因為祇有為民衆而存在的這件事，正是共和國底特質。在此，已有許多事可作證明。例如，我們有新的社會秩序。但在過去私有財產使人類破滅，由於競爭而終於叫人類捲入戰爭，這件事十分明白。而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防止私有財產底跳梁的國家形態，為什麼還要廢止私有財產

呢。所以我提議私有財產有貢獻給一般公衆的義務。暴利呢，則處罰。還有我們着目於工廠之社會化——我一聽到我們朋友底明確的成案時，作爲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我，禁不住心臟高鳴了。但是，親愛的諸位，我們，現在，不能驀地進行的。——這裏是個小市鎮呀——我們不是要等到柏林有了決議，才可以快樂地遂行社會化嗎？

「我也贊成作爲懲罰逮捕那些人。但把他們留在各自家裏，每天有向本會議任何一員處出面的義務：這樣辦就行。至於勞動階級的武裝，與無產者階級的獨裁，同樣是舊式革命的目標。叫成萬人知道武器的使用法，那是不應該的；尤其是一有武器，便胡攪起來的年輕人是這樣的。所以我贊成年老的有經驗的勞動者，永年盡力於社會主義的勞動者，以及爲了戰爭營養不良，失却一切傳統精神的年青世代的勞動者，可以有那傢伙。今日背負廣大的責任的社會主義的政黨，有形成個新的國家，從廢墟中救出應救的一切的任務。我確信着要是能集注諸君之全個理性，那麼，那任務是可以成功的。所以，我以一個有經驗者底身分，願爲之補足，願採用我提出來的如次的提案：

1. 勞兵委員會因舊來權力底掌握者底逃亡，繼起掌握國家權力。本委員會誓爲全民衆底福利而行使權力。
2. 勞兵委員會宣言神聖的人民之主權。
3. 勞兵委員會斷然處分一切暴利之徒。本委員會爲飢餓民衆沒收一切生活資料。
4. 勞兵委員會宣言和平。
5. 新興階層站在民族和解的先頭，以他們底聲音打破妨礙偉大的人類底和平底一切企圖。

6. 勞兵委員會努力於遂行生產手段之社會化。

7. 勞兵委員會警戒此後再有無事流血。本委員會為秩序之安寧，歡迎新興階層之武裝。

8. 勞兵委員會為一切國民底自由而奮鬥。本委員會議為新時代底建設而竭盡全力。」

在這當兒，我們站着的那窗子拍啦的關上了。客廳裏底窗帘，就隨風吹了出來，如同白旗一般地披靡着。我們縮進了頭。穿過廣場走來的一個偵探員，站了下來，擡開了槍上底安全器。馬茲克思和我吃了一驚，把身子靠在板壁上——我們穿着灰色的衣服，板壁也是灰色的，好叫他不怎麼注意。

偵探走過去了。

我們悄悄地離開那裏，走上街頭。馬茲克思非常厲害的咳嗽着。霧漸漸散開去了。「聽到沒有。」他突然說了起來。站下在某雜貨店突出的有玻璃的一角之前。「大家都在說着國家底事啊。一個人要有個新國家，其他的人却止於把舊國家塗改一下。——我很知道，他們大家都恐怖着，但還混在一起。但誰也沒有注意到：所謂人類，是一種卑污的東西。因為，假使你徹頭徹尾的孤獨地來看，那麼，你將會相信人類不是可憐相的，而創造人類者才是可憐相的！這話在任何方面都可得到證明。」

馬茲克思咳嗽着。接着，他又笑了起來。

「請看他們呵！」他叫着，抓住我底衣袖。「他們以前相信他們底革命，現在他們又相信他們底和平！你說呀！人可多麼不同呀！」

他已經不再笑了。他靜靜地向我屈着身。「可憐相哪！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還相信人類和他自己是同樣的呢。」

我默着。馬茲克思去了。

他向我伸過手來一握，稍爲有點跛足的，走向街上去。

「爲什麼你不高興，那可明白了呀！」——他回了轉來，非常靜和地說。「我跟你一樣，不相信絕對。在革命中間，我們忘了革命，所以戰爭也還可感謝的……」

他歇斯的里地唱着不入調的歌，他向他目的路上走去，不見了。

我並不怎麼老是目送着他。我爲通知新時代開始了，決心回到娘那裏去。

在途中，有四個偵察員追過了我。

三

走進娘底屋裏時，娘沒注意到我。娘坐在一張小小的帝政時代式的桌子旁，在寫什麼。娘的前面，乳色的花瓶裏插着一束紫色的翠菊。娘底頭上，那靠壁的暗處，掛着父親底肖像。這個好容易才看得出來。早上微弱的光把娘手臂底皮膚染成鳩色，支着頭的她那纖細而嬌嫩的手，看來像膨脹成無感覺的玻璃一樣。

淺黃色的窗帘雜亂地放下一半，通過那窗帘的隙間，可以看到院子裏胡桃樹在搖動着。胡桃樹底綠色的厚重的葉子，像低垂着的驢耳一般，落在砂礫之中，且在那裏打旋。風從鄰家用石灰塗着的風火壁上吹來，吹開了野生着的葡萄的藤。藤和那相連的枯了的果子，一同在動盪的空氣中，像大的沒走形的蜥蜴底骨骼一般的搖擺着。此外什麼都很寂靜，祇有筆在紙上輕輕漫步的聲音。

我曇着眼瞧着娘。

娘穿着通記着單純的襟飾的綠色的衣服。娘在微笑着。笑的時候，嘴巴稍稍開了開，嘴唇是濕潤的；因之，娘底臉色顯得非常和善。像柔軟的獸皮一般的發光的她那褐色的頭髮，給她那微白的兩頰增了份軟和；給予了豐熱了的麥田上所有的那種神祕的顏色。小小的十九世紀式的簡單的紀念塔（Medallion）般的靜靜地低下着的她底頭，把兩肩間什麼斑點，不絕地白叢叢地浮了上來。肩頭隨着整個的呼吸在一上一下着。在她底靜默的紅唇底周圍，微微地生着柔毛。這像調劑了她臉上底單純的顏色。嘴唇彷彿軟和得受了傷一般。恰和這相反的。那是褐髮底卷結，如同慘戀陽光的平野上孕育着的雲塊一般，橫在頸上。戶外樹木裏，過時的黃雀啾啾地鳴着。落葉掉在屋子門前，沙沙發響。

我站在入門底帷幔底綠色的天鵝絨底護翼之間。我沒有動。因急走的緣故，血球頻頻轉動，但我底呼吸却漸次靜下來了。最後的一時間底狂氣還旋迴着的我底耳朵，漸漸變得自由起來，變得靜和了，彷彿能聽出屋子裏有規律的呼吸。為霧與尖銳的空氣所刺激的眼，一見娘底靜謐的美，也就止住了痛了。

門帷靜靜地從我臂上滑下。我靜靜地通過微明的茶室底地毯，走出門去。我沒注意地穿過了門，悄然踏下石階走上院子。我隱身於牆壁下，走到大門那裏。我打開了門。我在開門時緊緊地靠住身體，不叫它發出聲音。這樣，我到了街上。我走上市場底廣場，在第八株的栗樹下面開始站住。我在此大大地吐了口氣，其間紛紛地吹散了樹皮上底青黴。我在臂間挾着皮包。

廣場絕無人影，祇有堆積灰色的茶葉的馱物馬車，以疲憊的步調拖過街道。右手邊麵包店裏，發出烘燒麵包的氣味。此外什麼都靜悄悄的。連懸在禿樹枝上底圓圓的露滴，也要落不落地凝着。鉛一般的光，漂在每一家底正門上。

我又回到市鎮上去。我知道的，在九點鐘以前，娘總在屋子裏，騰出一個鐘頭，溫習日課。一年裏都是如此。在此時間裏，她唸着書本，從書本中吸收合意的思想，美化那思想。我爲什麼要打攪這謔美呢？

快到九點鐘的時候，娘就按着鈴叫來卡清加，吩咐她煮燕麥粥。這時，卡清加就從二樓下來。在廚房裏用劈得小小的柴片點上了火，在放下粥的牛乳中攪上些水。其間娘就巡視家中，分派那一天的工作。於是也到廚房來，跟卡清加一道吃粥。吃完了粥，兩人又到院子裏喂雞去。雞是住在我和卡清加一道用放 Macaroni 的箱子造的籠子裏的。這是在威廷堡年老的農夫，卡清加底爸爸爲了交換一架舊鋼琴——以前已經送來兩匹燻豬和一些豬油——而帶着雞來作爲最後的償付的那時候。喂好了雞，娘又跟卡清加到藏庫裏去，把腐爛的蘋果和梨子，擺在播箕上，揀選起來。她把腐的拿到廚房裏來切去，留下好的部分，做晝飯時的果醬吃。同時娘還計算着怎麼把威廷

堡帶來的密封的燻肉，切了多少下來，留作今天使用——娘還拿着把有浮雕的柄子的闊刀，切着一日份的麵包。她把每人一份的放在盤子上，再加上些許牛油，人造牛油，和蜜糖。卡清加削着馬鈴薯底皮——這可說不是削皮，不過用把鈍刀把外面髒的地方鏟去一點就算。這以後卡清加就到二樓去，打掃寢室裏塵埃，洗刷洗面器具之類。（她在這時是時常唱歌的）這時候，娘就在樓下屋子裏開始打掃了。在那有父親雕刻着的美麗的貴人與戰士底雕像的茶室裏，總特別有收拾的必要。因為灰塵頂歡喜落在貴人與戰士底雕像上。其際，娘又拂拭爸爸底肖像畫上底灰塵。且給它擺得平平正正。是幅青色的有自信的眼，穿着騎馬褲，左手按在指揮刀柄上，描出一個軍裝的爸爸底油畫肖像畫。這是某小學教師畫的。那人在爸爸部下當着一名預備軍官。是一九一五年那時的小學教員。畫可不很像，但軍裝倒畫得挺有精神。因之畫也有點像了。

娘總不許我拿掉這幅畫。她說——這畫要放在這屋子裏。

娘將從放畫子這裏，走到那大的明朗的陳列壁櫥那裏去了吧。在那裏，她整整齊齊地整頓着：有陶器模樣的鼻煙壺，有王朝時代編織的錢袋，有十九世式的小紀念塔，有陶器上描着青年士官與虔敬的少女底上等肖像畫。有小型的鋼琴底模型。那面前，在金色的小椅子上，還掛着羅柯柯式的小傀儡。

我常常看到娘站在陳列壁櫥前面，望着高貴的士官與虔敬的少女底臉。

陳列壁櫥上段放着一冊綠色的用摩洛哥皮做包面紙的「魯廷台」。記得娘在那一天曾經把這本寫着普魯士底攻擊的開始的條文讀給我聽過，其際她就看着描寫南大將的陶器製的肖像畫。

「我們底時代是何等野蠻呵！」她那時這麼叫着。我不得不改正她。我把肖像畫中人物底某種臉子跟那對我們着目於戰爭勝利的人們底臉子，比較着來看。她每天非常注意地來拂拭這陳列壁櫥。尤其是小型的鋼琴前的傀儡。

她從此處走到坐起間。理平那覆在桌上與沙發上的布罩。她一到中上就在裁縫機旁坐下，縫補洗淨的東西，縫紉我底衣服。她或者編織東西，或者在我短褲上打補釘。其間，她還吃着暖爐上燒過的蘋果。那時候，卡清加爲了掃掉給風吹得紛紛散飛着的枯葉，到天井裏去。這樣，冉冉而至正午，娘爲了餵向日葵子給雞子吃，又站起來了……這時，我從學校回家，跟大家一起吃飯。

我決計不紊亂這秩序，到市鎮上去。我們住着的市外的道路，十分明亮，但像僧院一般的死靜。打開門戶的沒有一家。任何鋪子，全都下了護門。這些護門，像生鱗的活獸皮一般，在早晨的太陽中發光。暖爐上上升着雪白的煙。是在燒着柴枝吧。

在銀行、郵政局和電報局面前，站着步哨。是三個勞動者和兩個兵士。他們都抽着煙，倒掛着槍枝。其中一個在餵餅乾給狗吃。別的人，就這麼走來走去的踱着。

我走近那個玩着狗子的勞動者去。他那粗魯的手上少了兩枚指頭。他就在留下的三枚指頭上夾着餅乾。那狗子貪饞地舐起餅乾來。

我問他碰到過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沒有。

那個勞動者抬起頭來。

「同志凱尼希嗎？——凱尼希在市政府呀。」

接着，他端詳地觀察我一會，說道：

「你怕看不到他吧，他可忙得不可開交，看你也沒有去的必要呢……」

「布爾喬亞的少爺。」他又加上了這一句，笑了起來。又用那槍傷的手去餵狗子。

狗子向我叫着，我離開那裏。別的步哨，像叫我立停般地站着。

街路上全是馬糞。兩個女工屈身在那前面，掃集着馬糞。在那用舊而廢掉的孩子底臥車上底兩個車輪上，她們放上一個本來是盛馬卡羅尼 (Macaroni) 的箱子。她們用鏟子把污物鏟到箱子裏去。從革命家斷指的手裏啣了餅乾而來的狗，把餅乾嚼出美術形的小塊時，她們中一個就走到那裏去，拾取這小塊。「怎麼全弄髒啦！我走過時，一個年老的女人這麼說着。她那嘴子左邊，有個漲着青色的血筋的疣。還有那種行葬式時見花圈而哭泣見牧師之腹而忽然發笑的女人們身上常可看到的輕佻的前髮。

「啊啲！她當我走過時說着。」一匹多麼年青的野獸呀！

「少爺哪！」她底同伴回答着。在發鏽的鏟子上鏟起了黃色的馬糞底山。「少爺哪。怎麼能跟咱一道來剖馬糞。一抹乾屁股，倒底還是個少爺哪。」

她笑了起來。她底牙齒，像釘子一般的。她底嘴巴就像咻咻而鳴的洞窟。她把一堆傾倒的馬糞給裝在剗子上。

搬了去。她底胸衣翻了過來圍在頭上。但她底胸部可沒瞧到，臉子倒還露着。

在此，飄揚着凡是能想得到的一切街道上所有的色彩：每間屋子前面的灰色，建築物底褐色的邊緣，天空中底青色，以及馬糞神經質的黃色……

「噯，少爺！」她用手拍着我肩頭。「咱們知道醜陋的東西呀……呢……」

我正想避開身子，她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推進到那放在以前是孩子臥車底車輪上底盛「馬卡羅尼」的箱子那邊去。「在這裏，是一切自然的堆積呀！」她叫着，把我推到車子旁邊。「少爺，有什麼用處？連糞也可賣錢呀！」我捧開了她。這時，她向一個鐵絲格子那裏飛奔着去。但她馬上站下來，用手支持着車輪。她底聲音，像笛子一般地叫了出來。「怎麼怕起臭來了！動物呵！同志呵！少爺呵！」

我脫了身，向市中心走去。那裏人聲鼎沸着。

市政府前面，成了興奮的一羣，激烈地裝着手勢表示些什麼事的人們，站着，擁着，這是小市民們。一大半人沒戴帽子。一手手的傳遞着普通的新聞紙的號外。是登載凱塞退位共和國宣言的號外。經營乾酪店的小市民福爾克，介紹着威爾遜十四條的條文。他論述着：我們國民當時並沒有要這戰爭，祇有凱塞政府應負這責任，在無知的民衆，什麼責任也沒有。——他用力說明這點。無知的民衆不過盡一點自己底義務，而那義務，實際上又是爲政府當局與普魯士人所強制的一種犧牲。然而在騙局全部揭穿的現在，民衆必得來默默地算一算總賬了。

那小市民福爾克一說到責任不歸這邊的時候，就博得一陣大喝采。我記起來了。這個乾酪商人福爾克現在在說着凱塞和將軍們底事，却用同樣的口吻，在一九一四年，說過法蘭西人和俄國沙皇的事。

我們市鎮裏自由主義協會底會長也是贊成火葬的郵政局長郁哈特，他以為重要的事是王國底崩壞——祇要成爲共和國，便萬事亨通；所以那偉大的民主主義者威爾遜，就是爲了要把德意志變做共和國，才參加那戰爭的。亞美利加，總常是自由的國家，威爾遜要是把兩個兒子供凱塞的犧牲；那犧牲對他是不很大的。因爲他知道他的兒子爲什麼流血——知道爲了共和國，爲了從專制國家解放出來而流血的。

「一定呀！」郵政局長高聲叫喊起來。「那樣急速的革命是想不到的。我也決沒想到我們底思想，竟得到那般壓倒的勝利。我們想，把我們底運命，由衷地交給寬大的亞美利加國民底手中，過去的賬還是一筆勾消了吧。」這叫我頓時想起，那個郵政局長在一九一四年八月裏也說過跟這同樣得體的話，但所說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關於凱塞的；那時他也說，把我們底運命交給凱塞底手吧，到那時爲止的過去的賬，一筆勾消了吧。

於是偷運食料品的在這市鎮是個有名的男子，那家具商人克羅特，拍了拍郵政局長的肩膀，叫道：——

「到底是和平來了哪。騙局完了蛋了。社會民主黨黨員放了這第一炮，完全是對的！我們締結不割讓土地的和約，得和各國國民共過安穩的日子了。騙局底結果，弄得全個實業界都斷了生氣。你知道皇太子在兵站部是怎麼個神氣；這不用我說，是誰也能說的。現在終於「平安」到來了，可詛咒的強制經濟，也可一掃而光了。作爲實業家的我們，也知道我們爲什麼而做事的意義了。革命是好的。威爾漢姆二世，跟他底一黨要是趕出去了，這樣，纔可

說萬事復元，和平也回來了。所謂爲名譽而死等等的話頭，全都是一種騙局呀！

克羅特先生咕嚕嚕的轉着眼睛瞧，等待別人喝采。可是大家都嘲笑着他。一隊勞動者走過時，小市民們揮着帽子。恰像一九一四年，他們對出征的部隊，揮着帽子一般。

「還沒有陷入像露西亞底狀態哪！」——患中風病的高級中學教師敏士，在我耳朵邊，響出低弱的聲音。——「在露西亞連莎皇政府還沒有顛覆，布爾喬亞財產早給沒收，布爾喬亞早給撲滅了。諸位呀！一旦，局勢雪崩似的轉落以後，什麼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祖國之念，都沒有了……」

敏士底話，給家具商像從葡萄酒樽裏出來一般的哄笑聲打斷了。

「不，你，這是不知道咱們國裏底勞動者們呀。我們底勞動者們全是些責任感很堅強的一羣。你忘却一九一四年底八月了嗎？啊！德意志底勞動者是多麼知道在自己國度裏受到的恩惠哪！——我們很知道這點，革命是對付威爾漢姆二世的，你知道愛貝爾特嗎？你知道謝特曼嗎？我聽過他們兩次演說。他們是有理性的人哪。對啦，他們是主張改造的，可是不主張光是破壞顛覆的。固然，他們企圖的不是革命。他們是爲了停止戰爭，讓和平可以到來，所以企圖革命呀！諸位，我確實不受什麼主義者的嫌疑，但惟一的，得允許弄出個秩序來——露西亞狀態，在什麼地方呢？德意志底狀態，就是爲了和平與秩序，各自守各自的財產……」

家具商人拿着一張傳單——「和平與麵包」他讀了出來——「這是露西亞底狀態嗎？不是可笑的事，德意志底新階層常常是毫無缺點的行動着來的。若是做出野蠻狀態來，那麼這也不是有責任感的德意志勞動者

之故，而是威爾漢姆二世。他們跟我們同樣也希望着和平，也希望着舊日一般的，回復了工作。他們要求八小時的勞動制與平等選舉權，這是當然的。我昨天跟霍夫曼談過話，他就猛烈地反對波爾塞維克，他說那是露西亞式的。所以，先生，這樣的社會主義者祇要有共和國和平等選舉權，就滿足了。總之，祇要看做一個市民——而不是看作爲新階層的——而被待遇着，也就滿足了。我在布爾綏爾軍團司令部的時候，老跟那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們哇啦哇啦吹牛皮——決不說什麼沒收布爾喬亞財產啦或是什麼殺戮呀——我們總說着：合理的和平和努力於國政上事情底革新。恐怕有兩三個空想家那麼想着吧，要是比之於這個，那麼有深切的責任感的人，究竟佔多數哪，喂，你……」

「固然！」郵政局長笑了起來。「我們以社會民主黨黨員底幼稚病爲標準而下判斷，那是不行的。新注下的酒，總容易滾出泡來。照今日形勢看來，我完全贊成從前那個辯護士底觀點。專制國家要是給顛覆了，德意志勞動者們就有助於國家。現在的過程，恐怕就是不幸的戰爭之偉大的歷史底成果吧。這麼說來，我們也不應該袖手旁觀，我們必需與有理性的幹部同心協力，努力排除以少數人爲支持的急進派。那個時候一開始，那麼新國家底建設也能開始了。再說一句，諸位，重要的事，是王國的崩壞！在共和國之下，就萬事有頭緒了。這樣，民衆才開始是切切實實的支配者。」

我傾耳聽着這小市民們底演說，這叫我想起爸爸一年前光景從戰線上寄到家來的信。

在那信裏，相彷彿地這樣的論說着。他也要求新興階層對於國家，須負共同的責任。在這場合新興階層要是還想在連莊家身上都沒有一文錢的德意志底賭場裏，趁機一賭勝負，那麼，恰好讓別人伸手進來。

我，在有一時候，會把這信裏底話，跟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起。那時，他就非常怒憤地主張着：要是這樣革命早就滅亡了。在這樣的自由主義的，小市民的意德奧羅基之中，社會主義早已死滅了。無論怎麼，要是必得妥協，那麼在他，阿特爾巴特，與其和這種鄙吝的貪得無厭的傢伙講妥協，甯可跟純粹的保守黨或者戰線上的兵士講妥協的。

「應該改革制度呀。」當時，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就那麼說：「問題不在於專制政治。是在多數者底犧牲中，人類的質與量的犧牲中，由於利潤而生存下去的資本主義制度底破壞。問題不僅止於絕滅這戰爭，甯在於最初就有發生戰爭的可能，却永久沒有回復這和平的可能。這個關鍵上。我們要是不推翻資本社會制度，接受西半球的國家制度，中途廢止革命；那麼，在這場合，這個國家就陷在商人手中，將更其鞏固了最腐敗的階層——即鞏固了不事生產僅幹一手買賣的人們的支配。掌握生產手段，一掃個人底利潤，這是新興階層歷史的任務。各人底天稟的賦能，不為經濟的障礙，而被壓殺。而且決不是要走到光為製造生活上的原始條件，而浪費生命，人類是爲了死才活着的那種思想上去的。不，恰恰相反，因經濟的基礎得到了平等，那麼也就產生了使各人所秉有的人類底全部能力，得有完全發達的可能性。爲了這樣的目的，形成一個各人經濟條件平等的人類社會。這正是勞動者們底倫理的使命。呃，你想，就是這樣人類性才發達了。——可是這裏怎麼樣。生活的意義可說是利潤，無法無天的

抬高物價，藉生產機關的分配之不平而追償着利潤。不僅如此，一到把國家陷入那批以利潤崇奉爲道德的品性底商人底手裏時，那麼文化老早就沒有了，自由也老早就沒有了。相反地，戰爭，對人類的最樸素的感情底壓迫，階級的憎惡，尤其是生活原則底顛覆，全都發生了。但是我是一個極端的憎惡者，不是用那愛呀同胞愛呀這種不可理解的話頭來說明生活的原則的。這種詐欺哄騙的成語，叫風吹到無論哪裏去都行。你是知道基督教底歷史的——基督教知道生活底原則，但基督教底代表者們祇要勢力，就此把生活底原則出賣給商人底國家。這麼着，就誰也可以不勞動，以一禮拜的利潤，來填補這安息的禮拜天，商人底國家，所以不許用人類的語言來觸犯基督教的國家祇是說些什麼什麼，可沒實行的勇氣。然而我們跳進勞動日裏。我們要打破這勞動日的體制。但這不是把勞動日變做禮拜，是要把禮拜天不用。我們要以強力改革制度。因爲惡性病症，說教是不中用的，手術才是必要。」

這是三禮拜前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回答我爲什你那麼憎惡人類的質問而寫來的一封信裏的話。因爲當時正是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對於凡和他說話的人祇露嘲笑的時候，正是看到報紙上紀載着的，說着最後的勝利的人就臉上露出笑來的時候，正是他一說起連在畫片上及遊戲唱歌上也要把著名人物底影響擴大到十一二歲的孩子間去的場合，話聲中帶上諷刺的色彩的時候。

他常常跟我那逃避於文學底偉大的人類的思想中底娘，議論以下這些問題。這就是關於各個人底信念，在他移行爲革命活動的場合，就得變化爲社會的機構；或者，洞察這社會相互關係的人，不得已斷念個人的事——諸如此類的問題，他熱情地議論着，他底主題是這樣的。「我們所思考着的一切，我們不把它改變爲行爲，還是無

效果的。」

因此，他否認那種沒有變化或物的企圖而存在着的文學活動。他憎恨那不能從經濟的情勢說明人物底性格的作家們。因為他站在這樣的特異觀點上：人類底性格無論今日與將來，將更爲其職業所決定，決不是爲其個性所形成的。「請看軍人吧，確實的，其中大多數，本來是善良的人類。他們若由自己發意，也許不會去干犯惡事，但宣傳戰爭，是強制他們做的職業。請看商人們——從別人手中去搶一片麵包的，確實沒有這種人，也許幾乎一人也沒有。——但通過一條迂曲的路，把生產物交給需要者，因而抬高生產物底價格，這却是他們底職業。他們就以這樣走一條迂曲的路，叫做勞動；抬高物價叫做經營。他們底性格，就從走彎路上形成的。利潤在他們是看作正當的。詐欺底手帖，變做社會底寶典。他們還相信着：我們應該爲國民底名譽與自由而從事戰爭。——但他們沒有一回想到過，隱在這名譽與自由底背後的是什麼。這是貿易底競爭與利潤底分割。商人底國民的性格，常常是依存於國民給他的經濟的機會上。」

德國底狀態既然軍事上已屬無望，那麼在今日，商人們自然要叫出不賠償不割土的媾和了。因爲他們看到了他們底利潤受了威脅。這回他們宣言媾和底勝利，正同數年前，他們相信以軍隊底活動，擊破外國底商業上的敵人一般。這樣的人類底性格，是跟着他底經濟的目的而形成的。我們還看到昨天那些要求打敗敵人自以爲是個愛國主義者而喝采的人，現在他却自以爲是個和平論者而行動起來了。在人類底名義下，要求戰爭戡止，那是不能欺騙我們的。與其說在人類底名義下，還不如說在他們商賣底名義下，更爲正確吧——性格就是這樣與經

濟情況而一起變化的。」

我底娘對於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這些話，關於其精確之點，沒有什麼反對。她跟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同樣憎恨商人。我在讀柏拉圖時，也早就看出這商人底面目。但娘主張經濟不是決定的。優良的人從貧困中出來的例很多呢。人類是有其根本的東西的。狀態不是問題。人類不管他們底經濟的狀態如何，常常有內面的自由底可能性。「噯，」娘微笑着說。「我一年前住在地中海旁邊，在優閒中，我悼惜希貝李昂和台奧台馬底愛。實際我沒有一次想到這海岸去過。因為用和肉體的體驗不同的某種方法住在那裏。我住在一種零圍氣中——旅行時，我眞的到過海萊斯龐特，但海萊斯龐特不過是鄉下。你以為人類底狀態，將會因社會的平和而改良，要是希貝李昂跟他底愛人底債主猶太人同樣有財產，你將相信希貝李昂更有幸福了吧？你也許有以算盤代替運命的思想吧？人類底各種關係，決不是由於經濟的正義而開始有秩序來。我們內心之聲，反抗平等與平凡。我們爲要探求人生所能到達的高處，有走入社會底深淵的必要。社會的不平等，却反而得到了使我們想象力燃燒起來，使我們心臟發起抖來的那種生命底曲線，做了我們的補償。除去不幸，而代之以貧乏的安樂，那是不成問題的。成爲問題的，愚鈍的人們，困窮却是煨煉他們有了偉大的思想。爲人人而戰的正義，倒並不是正義，是犧牲創造的光彩的生活底標準化。——真實的正義，是跟從各人自己底運命，各人僅爲自己要活而活下去。一個運命沒有跟別的運命相同的。但那些人們相信着各種運命底公分母。那些人們也相信着能幫助一切人就幫一切人……」

某禮拜天午後，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在院中胡桃樹下所談的話，是把我許多論議做對象的。

——在補習希臘語完了的時候，他常常引用叫人不快的例子，把資本主義社會之機構，展開在我面前。隱約地指示出我底娘所有的思想，在自己極處窮境的人是不會有的。——還指示一般的人類底個性化，祇有安定的經濟生活基礎獲得時，才會開始。一切運命是跟經濟的諸關係底基礎一起開始的；把時間費在思考上，可不減少自己物質的基礎，這種思想家，是屬於有產階層的。而這有產階層，却又全賴一費時間於思索即須遭餓，因而無暇思索的人類大眾，而生存下去。

他因此而欲爭取的社會，是無階級的社會。這是各取所需的社會。——固然各人所需之間，大有差異；但像資本主義社會一般，少所有者所得少，多所有者所得多，那樣差別是不存在的。資本主義沒有人類底「質的」根本觀念，祇有個人底「誇大的」觀念。因此是欺騙而且榨取大多數人的。

「我們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常常高聲叫了起來。「終於要對於全人類予以生活平等的機會。——那時候一開始，就能知道何處有真實的「質」。——各人從同一出發點跑去的時候，才能明白誰是最善跑的。因此改革制度是必要的。以正當的平等，代替利潤；以一般的生產代替資本主義，這才是必要。我們所要求的，是讓一切人得到作為個人底發展的經濟基礎。在此場合，人們將發生如何光彩呢——祇要各人有同一的前提，怎麼樣色彩都可以。我們所要求的，是人類為擴大人類之諸機能的數千年間作下來的補助手段，要人人共通一樣。那時候一開始，有價值的與無價值的就得區別了。真的和假的也得區別了。無階級的社會，不是麥粒與麥粒合炊的雜食——無階級的社會是一切人皆得通過那裏的淨水池。我們不干涉個人底勞動與功績——我們不造作各人藉

勞動而支配並榨取他人的手段。祇希望依照他底功績給予他應得的一份。

「請相信我底話，人類——所謂資本主義社會，在今日已變成非常頑固的東西，用心造作許多遁詞，因之我們以力量打破他們共有的主義，打破他們共有的堡壘，達到我們底目的。他們企圖戰爭，不是因為名譽，而是因為分割生產源泉。——我們使這戰爭終止，不是像今日一般商人們爲了他們基本的資本底不安而相信和平主義，是因為地球上必得產出人類必要的事物。是認識了要使生產源泉社會化，戰爭便沒有必要。是認識了兩三人若應於他們生活底需要而取得更多的時候，那麼一切人便不能得到充分的需要了。」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常常這般議論着。娘就叫他理想主義者。她說，對於人類的他底信仰，是一種幻影。因爲她很相信：人類是不存在的；存在的，祇是重要的個人。要在這世上去掉不正當與壓迫，今日以前尙未曾有，將來也決不會有。祇有個人遠離全體本能，才是自由的，幸福的。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想以偉力來改革事物底舊軌道，那時正是這些事物打败了他。因爲大衆底平凡與污俗，比較堅信着人類狀態一改良人類即成爲善良的個人底高做的意志，更來的有力。

我站在這些談話底中間，——這些談話是在白魯利加戰線敗北那時期中起來的——我自己底觀念不偏向誰。我既不附和娘底個人的絕望的觀念，我也不附和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百分之百的信念。——他們底話全都是絕對的。他們所描寫的世界，全都過於單純。在他所計算着的人類，全都是數學公式的，我以為。尤其是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浸沈於統計的陶醉。據我看來，他們是用計算表來構思的。他們底計算又幾乎全是「紙上談兵。」

一打消他們底計算，把他們底科學的思考底根本缺陷——即把他們常常用以證明主張的前提底缺陷——一提示給他們，他們又趕快去想出新的計算來了。這計算表與舊的計算表是不一致的，但方法上則與舊的無何等差異。

思考——即把生活無理地纏上個體系的辦法，是他英雄的無恥之處。這叫我想起數學上某個命題——平行線在無限裏是交錯的兩直線。

我在一九一八年七月裏一個可怕的暑熱的禮拜天，在馬茲克思·夫拉底屋子裏，很好地想起過這樣的想頭：爲什麼大人們總都紛紛地計算着他感到要起來的事件，爲什麼他們要在一種錯綜體裏加上一個形式，一種事件裏加上些意義，在一種行爲上，給些深切的意味。還有他們預算戰爭將來會到怎樣怎樣，但實際上却爲種種事件所左右，因而他們又不絕地訂正這計算。關於人生問題的他們底機械的解釋，一天天開了裂縫。而這地上支配者們，事件底賢明的計算家們，爲了不能依照自己所預定的規則，祇能依照自己所不知的規則而相互獵取，已經成爲像陷於絕望的動物一般的瘋狂的一羣了……

據馬茲克思·夫拉底意見，他們實在是沒有深入於他們底計算中底或物，即他們沒有深入於那種爲他們底理性所不能把握的力，沒有深入於超越他們認識的或物。他們不知道它，誰也不知道它，因爲它是誰也不能知道的，所以也無所謂不對。但他們否定它，以爲人生總可用數學來計算，以俗人底無恥，來安排人生；但它每每叫他覺到對於加減乘除的非常的憎惡；他祇要把頭子一伸出窗外，看到兩脚動物百分之百的蠢笨，胸頭成算，也就

全變烏煙瘴氣了。

現在他們以戰爭作爲手段而預算着的計算表是遭了挫折了，他們弄不到手他們底炭坑，他們向海的通路，他們向南的正確地豫定着的場所。他們也弄不到手裝飾在那些東西上的道德的玩具。他們弄不到手他們底名譽，他們底聲望，他們百分之百的凡庸的陽光。但他們早已作了個新的體系，早已在今日可能範圍內，依照新的機械學計量着。我們將看到他們馬上會陷於舊的蠢笨行動後面的新的蠢笨行動之中。因爲他們不能理解「事件」比他們更有推動力量，他們也不理解自然是無意義的，他們自己祇爲了消費物質而消費的。想用那樣機械學者底頭腦，在一切事物中見出意義，在自然中設立如心匠意的住家，是多麼不遜呵。完全是自然僅爲了他們而存在，永遠不回頭看看人類以外的還有別種生物的那般的態度。完全是——多麼可恨哪！——祇把人類看成爲問題的……他就這麼說。

馬茲克思·夫拉底論證，可合我意啦。因爲，我覺得這話，比之老說着的那種決不能來的新時代的夢話，更來的正直。但我一問起，要遠離這種錯誤的方法，我們應該做些什麼時，他竟說，「什麼事都不要相信……」這可叫我吃驚了。他又附加一句說，「但是要思想那能得到的。認識底決算是各人底自由……」

但我所採的這種態度，倒把我從幽暗的絕望中救起。——那種絕望是常在當時愛國主義者與不平之徒底臉上表現出來的。他們底計算受了挫折，那於我有什麼關係呢？而他們現在爲另一個專門家所計算出來的對於新的生活形態底孩子似的憧憬，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相信凱塞——而凱塞逃亡了。

我們相信正當的事——而正當事底背後，商人們却在露齒發笑。

我們相信勇氣——而勇氣無力了。

我們相信國家——而國家破壞得支離滅裂了。

我們相信善性——而善性死滅了。

我們相信國家底興隆——而國家變成一塊死體了。

我們相信神——但神是沉默着。

八月裏那一天，在那樣光明的事物中，那一種事上不停着陰影呢。

屋子底前面一崩壞，其後悲慘的飢餓就露了臉。

爲什麼我一定要追隨於在新屋面前以感激的努力而從事建設的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之後呢？

爲什麼一定要革命呢？

人類底邪惡，是資本主義底屬性嗎？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這人，有多麼單純的想頭呵！要是使人類變壞的是制度，爲什麼人類不馬上發現正確的制度呢？爲什麼要走彎路呢？

做善事，那麼困難；做惡事那麼容易，又是爲了什麼呢？

四

市政府前面，小市民之羣像毛隸散了線一般的走着。他們全都十分滿足似的。許多人隔街與熟人招呼着。猶太裁縫早在鈕扣上插了花，且向勞動者遞着紙烟。他們全像自由授課的學生一般地笑着。他們向行人招呼的態度，顯得敬虔的感激。某猶太人在一個年老的女勞動者走過時，且還叫着「呵老太太！」但水兵來掃道怒叫時，馬上又縮下頸子。他就從水蓋石跳到路上，在那裏以溫和而敬虔的眼光，正如從前他對將校們曲膝時一般的，目送着水兵。

酒館已經開了門。開着的窗子底旁邊椅子上雜亂地擺着那起淡泡的啤酒杯。其間也有火酒瓶。兵士們站在窗外路上，拿過瓶來，給倒在他們隨身底綠色鉛杯上。站在近旁的奇爾巴西且先生招待着每一個人。

在我右手的里程標上，坐着個軍曹。他脫去上衣，放在膝上。他用小刀，小心地不讓布子割破似的割下衣襟上鑲邊，割下肩章，摘下帽上帽章。正在他做好這事穿上上衣時，提着小籠的勞動者走來了。在軍曹胸前第三與第四鈕釦之間，插上一朵紙薔薇。我所知道的這個軍曹，是美術系的學生。他爲勇氣所驅策，進了我們市裏航空守備隊。

——這時他抱住吃驚的勞動者，高呼「兄弟！」他還想吟些詩句，但勞動者已離去那裏了。

街上到處是莊嚴氣氛。尤其是站在街角的小市民中間如此。他們以四年前聲言戰爭時同樣的熱情，來稱道

今日的和平。我聽着他們底談話，知道他們還跟當年同樣，以工作與決斷委之他人。他們今日叫「我們有責任感的勤勞者們」，不正和四年前他們叫「我們底軍隊」同樣的嗎？他們是商人。什麼事一起來，就馬上想到自己生意能否好好兒做去。

家具商克羅卜不是說過嗎？和平是廢止強制經濟的意味。奇爾巴西且先生不是說過嗎？戰爭終於從其桎梏中解放了經濟。還有藥材店昂岸爾曼不是也主張過嗎？戰爭最壞的事是衙門底監視。他從這主張出發，對於市公會就忘我地亂罵一頓。一眼看來，像陷於革命的感激之中，人們也就和他一道帶進這種感激裏去。確實的這些人大多數總是他們底兒子或者外甥，在維爾墩，桑畝或加理却喪了性命的。——但他們英雄地忍耐這種損失，——流着淚，抖着他們作爲一個人應有的身子——一到戰爭真的杜絕了他們底事業，痛切地阻害了他們底買賣的時候，他們開始對殺人底狂反抗起來了。誰不是在我身旁說過「革命帶來了和平」嗎？而且還不是聽到「是呀！革命帶來了平穩呵！」的回答嗎？這些人三年來相信着德國國民之世界的使命。但一到他們底商賣受了挫折，他們又贊成跟昨天還想粉碎他們的敵人媾和了。祇要他們小店鋪能夠開下去，連愛爾塞斯·羅特林肯也贊成割讓的。最後，因爲革命反對市公會，他們就贊成革命了。

我離開人行道，向市政府前院走去。市政府底兩扇門大大地開張着。前院裏手，在紅色石階和車轅上，坐着滾帶武器的兵士們和武裝的勞動者們。他們大家拋擲着車上落下來的蘿蔔。尤其是兵士，全都興高采烈地扳着車

轆搖着，把他們帽向空中拋着。這多半是他們被禁束得太久了吧。

右手後角，那小池旁邊補充大隊裏十八歲的新兵們，在玩着劍術，他們不用手擊劍，却用劍帶叩劍。

他們笑着，誰也沒有帽章。

突然有誰叫了起來：

「退開！」

街道那頭開來三輛堆滿罐頭的貨車橫穿過石板路，開到前院來。勞動者推着車。婦人們幫着忙。婦人們瘦小的手，抓着上泥的車輪底輻。當婦人們一邊小聲兒合拍地哼着，一邊把車子推入前院時，別的勞動者和兵士們全都叫了起來——「厲害哪！厲害哪！」

貨車推到月台前面停下了。在此，上了滑板，打開包子。罐頭發出鉛皮底聲音，轉落板上。許多罐頭冒冒失失地轉落到地面上去。這麼着，三個武裝的勞動者翹望着，看守着，不讓擺鉛罐的婦人們有一個弄亂。勞動者們告訴別人說——這些堆東西，是民衆所有的。分配必得有組織的。過會兒，委員會就會來打發的。

婦人們屈着身。整理員命令她們把罐頭在台上堆成個金字塔。在那裏像開品評會一般的婦人們，肚子餓得厲害，但還守着革命底規律，疊起個金字塔來。接着，她們抹抹手，弄正包頭布，看起罐頭來了。

她們偷偷地射着眼，低着聲音，噙着罐頭貼紙上文字。

「紅燒呷哩雞。」一個女的，在喘喘着。

兩個整理員數着罐頭，記下了賬。婦人們漸漸向後退去，靠在東邊壁上結成沈默的一堆。但還瞧着食糧品底金字塔，全像隔着塊玻璃，看着食品商店似的。

我站在門口左柱旁。突然，一隻不可見的手，把我推到一邊。隔頭響過某兵士威嚇般聲音。

「啊！危險哪！小夥子！」

我向前院門踉去。一回頭，又霍地把身子貼在塗着綠色的板上。——我的貼近，僅僅距有三四厘米地方，發出震地大響，一輛貨車開了過去。拖馬車的兩頭栗毛馬，絡頭上插着紅紙的石竹花。

這不是普通載貨馬車，是搬運活的屠獸的馬車。所以堆積得極高，四方用板圍住。

圍板外突出骨頭，那是滿黏着肉的骨頭。鋸斷成一半的，蹄上還帶褐色的毛的牛。截斷成一半的豬頭，那頭上還有一隻像掛着一隻眼鏡似的眼睛。四邊，兔子底耳朵，就像毛氈底爛絨似的倒吊着。一匹小鹿底瘦脚高貴而瘦小的突出空中，那小鹿底鮮豔的肚子旁邊，有血淌着。圍板外邊，鷓鴣們彷彿沒做完夢似地，成排地倒掛在釘子上。馱者台上手，截斷了的牛頭，溫順地張着口。——空氣流盪在甘美的死底面前。

車夫緊一緊手把，停止了馬匹。在坐台上站起，擴張着兩臂，用爬子似的小手，做了個招呼手勢，笑着，像放射彈子似的把身子跳下地上。

「同志！」勞動者們叫了起來。同時，兵士們合拍地拍着自己底腿。

「哨！可真像樣呢，您！」車夫笑着，拉拉那武裝的一個整理員底袖子。

「那種東西，丟掉算啦！」他抓住整理員底槍枝背帶。——「已經不要了……啊！吃得滿肚子的……」
「是肉哪！」逡巡而前的婦人們回答着。車夫裝着在吃東西的樣子，打着舌鼓。接着，用幾乎低唱似的優美的聲音，通知別人：

「還不祇這一點呢！……」

他充分滿足地咀嚼着起於自己周圍的那種靜寂意味。

於是又飛上馭者台，用着可驚的力量和速度，拉出一條小羊底後半身，背在右肩上。

他在那裏站着。就像站着個質朴的男子，革命底真的旗手。

羊肉底薄薄的脂肪，蒼白地染着晨光，爲了長時間冷藏而褪了鮮豔的肉色，就如早晨的女人底臉一般萎縮着。

在那碧綠的盆地上，明朗如帶的小河，與村落底炊烟底縷相接。燒肉的氣味靜靜地與青色的松林底香氣相混和。豐榛茂密的菜園裏，向日葵的大輪，如地球一般的在不識不知之中迴轉着。從夕空底一角，鴿之羣像明朗的瀑布一般飛了下來。——車夫的臉色，就像長時間彷徨於荒野與殘冬的森林之後，突然遭遇了這個樣子的盆地時一般的發着光輝，且把羊肉底下半身，像旗子一般的擔在肩仔上，於是他向那疑心未去的羣衆叫起來了。

「對啊！這個，今天，那樣的貨物，已經有五車，從食糧儲藏所運來。此外，還有六車子麵包……」
像地平線上底電光叫人們盪擁着來一般，許多的腦袋，一齊地仰着。

「六車馬鈴薯，在車站棧房裏！」

「八十袋米在貯藏所裏。」

「還有人造牛油和蜜糖，要多少就有多少……」

大家都靜默着。

車夫把羊肉下半身，向肉山上拋去，於是跳了下來，用乾草喂馬。

首先，整理員們又翻然起來。他們在一位軍曹底指揮下，走到馬車那裏來，他們站在肉跟臘肉的人們底中間。他們底臉，跟他們槍口一般空虛。

「退開！」軍曹下着命令。整理員們就嚇退婦人們。軍曹拿出記事冊，向着那個在弄正馬絡上紙石竹花底位置的車夫，問着話。他用着那種有記錄權利底人們底特有的聲音，說道：

「肉有幾百磅？」

「肉呀。」車夫回了句。漫然發笑起來。

「肉有多少磅呀？」

軍曹已經把線畫在記事冊上。

「這我可沒有秤過哪——我們祇估量大家够吃，就拿了多少來。——」

「我是用……會議的名義，押收那些貨物的。」

「那麼就是失掉一塊，也是你底責任。你對全部的肉，都有責任的。」

車夫開着嘴，站在軍曹面前。他一手拿着束草秣。馬很有神氣地吃着這草秣。另一隻手斜拖着草爬子。

「但是我以為什麼事都做完了……」

軍曹命令卸下馬來。

車夫聳了聳肩，皺一皺鼻子。

「要有那麼嚙嘛，那麼把這東西搬回原來場所去好啦……」

「快給卸下馬來」——軍曹像叫人跪下去似地叫了起來。軍曹底臉，火雞那般的發着紅。

這可也是新時代的色彩嗎？我想。

在那不把軍曹底命當作一回事，儘管用右腳長靴踢散着一匹馱馬掉下來的那馬糞的車夫那裏，走來了兩個武裝的勞動者，拍着車夫肩頭，對他叫着同志，——「同志呀！全都爲了秩序這麼幹的哪。」

「那麼隨你們的便好咯。」車夫回答着，斜靠着草爬子，拍着栗毛馬底瘦頸子。接着，就這麼聳聳肩頭，向兩米突遠的左邊，蹣跚着走去，在市政府底發光地塗漆着的一角，撒着小便。

軍曹叫勞動者計算肉塊，把它寫在記事冊上，留下一個人警戒着，自己就放重脚步，闖進新衙門去，爲的把押收食糧的報了個賬。

車夫撒好小便，走到婦人們那裏。婦人們馬上包圍了他。整理員們這就瞧不見車夫。許多婦人們像撫摩食物一般地撫摩着車夫底手臂。包着紅頭布的青年女子，且把身體靠近車夫肩膀，半開着嘴，詢問着車夫道：

「那些全都是上好的肉塊嗎？」

「是將校們集會時用的東西哪。」車夫靜靜地回答着。跟着婦人們走到向馬車那邊來。他就抱起那青年女子，到馭者台上，給聞一聞肉塊氣味。

「怎麼樣的？」他問道。

「是上好的東西哪！」青年女子回答着。「真是好肉呀！」

但是勞動者步哨說過，取肉的人就要逮捕。這肉是大家所有的。他們擬着槍，站在馬車前面。這恰如護送國立銀行底金貨一般。

車夫跟婦人們一起，悄悄地回到前院左角。他在那裏大聲地說起話來。

「要是這肉和咱們以後運來的東西，在一個鐘頭裏，還不分配給你們，那就不是革命。那不過換了套舊名堂吧了。」

「料油可有沒有呢？」年老的女人問着。

「有的。那燒肉用的油。」

車夫迷着細眼，微笑起來。

「要是脂肪過多呢，還有火酒——」車夫加了一句，拿出鉛的瓶，湊到青年女工嘴邊去。接着他還像行花燈時一般，摸着那女子底胸部。

「不行的呀！」那女子霍咯咯的喝着酒。她喝的時候，靠在車夫半張着的臂抱上。不久，瓶子一手一手的傳遞過去。車夫從左袋裏抽出一塊燻肉，在石上碎成細塊，婦人們嘎聲地發笑，瞧着監護着的馬車那邊。但車夫可不管那些事，把所有燻肉的細塊，分給大部分青年女子們手裏。

接着，婦人們又逡巡地向馬車那邊擠去。「這麼紊亂是不行的呀！」整理員這麼叫着。他還稱她們爲「婦女同志！」但是她們仍舊紊亂地擁着，默默地看着肉那邊。

可是正在婦人們以貪慾的眼，把那監視着的肉，切成粉碎，拿着各自想象着的一份，像等待夏天底驟雨襲來之前的燕子一般想要橫穿空中而飛去的時候，那極大的裝貨汽車，發出騷鬧的爆裂聲，越過前院的水溝，向內門直駛進來了。

汽車軋礮着彈條，勃勃地搖着。汽車底背上，像駝背似的堆積着。駝背上面，掛着幅極大的薄薄的灰色布幕。「又來了一輛！朋友們呵！」車夫叫着。突然撥開婦人們底人波，跳向汽車去。以從狂熱中得來的特有的敏捷的手腕，解開了灰色的覆布。

在晨光中，麵包的山，高高地聳着。

婦人們連身子都不動一動地站着。

「停止」整理員說着，向汽車那邊跑去。在汽車麵包山上，車夫危然地站着。

在這當兒，可以聽到發狂也似的笛聲，叫喚，汽車底神經質的警笛聲。也可以聽到衝向前來的羣集底騷擾聲，也可以聽到縈在一起的羣衆底挨擠聲。哨子響了。暗褐色的男子底號聲起來了。

混在這聲音裏的是悄無聲響走着的人，抑揚無聲的旗子底飄動，號聲，汽車迷路的警笛。這是羣衆向北邊的某地點——爲那號笛與那熱病般紅漲着臉的興奮的人底聲音所包圍的某地點——盪擲着去。

整理員們就像玻璃柱子似地站上了一秒鐘。麵包山上底兵士，不動一動。祇有汽車底馬達，在空間勃勃發響。五個水兵，擬着馬鎗，走下市政府石階，大聲地叫着。

「讓開！」

水兵們用鎗把開路，突進人堆之中。他們背後，跟着武裝的勞動者們。

其中是阿特爾巴特·凱尼希——

「讓開！讓開！」

這叫聲響激了每間屋子，如同不安而又珍異的蝙蝠一般交翔於每家門前。又像打破陶器似地趕散了爲了不安而低聲叫喚着的羣集，又像成束的男子底力量射穿小市民旁觀者之羣；這聲音就直擴張到路轉角那邊——那阻止奮昂而不安的羣集之流的青灰色的壁上。

我登上那上部平面的，爲市政府突出的屋角所蔭護的右面門柱之上，在那裏我能自由眺望。我底下面，伴着幾個兵士的武裝的整理員們從門內走出去。我底下面，乾酪商人揮着手臂，叫着：「危險呵！危險呵！子彈飛來呀！」我底下面，有許多底臉子跳躍着，全爲不安與好奇心所驅使着一般。

在這當兒，人羣相互推盪與擁擠，就像如熱的玻璃一般地膨脹起來。

連一舉一動都可看得明白。但接着而來的瞬間，將動蕩得怎麼樣，那可不能逆料了。

車夫儘站在麵包山上。他底後面，婦人們築着條沈默的壁。

突然，在人身奔動之上，響出了汽車底警笛。是沈着的，斷絕的聲音。那聲音在許多羣集之上，就像被忘却的律底嚴格的叫聲一般地迴旋着。又像一座寶塔倒下之前，在空中描了個輪廓，恰巧倒在這激昂的羣集上那叫出來的聲音一般。這聲音，打入早晨遲鈍的空氣中，轉落在下面走着的人們底頭上，沿着民家住屋前紛散了，而終於沈沒在那窳連住屋籠着煙靄的秋林之中。

我看到一位將軍傲然地趁坐着的汽車。

在觸目皆是軍服底襠襖之羣中，將軍底銀鼠色的外套和外套紅裏子的衣襟，就像好的傳統因惡的教育一陪襯而明顯起來一般的，更其顯出了。他那銀白的不變色的鬍子，對於陶醉於革命的小市民底灰色，也是個很好的對照。

站在汽車中的將軍命令讓開汽車路來。跟在汽車後面，有兩輛裝貨汽車。從那裏跳下六十多個武裝的狙

擊兵。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走近汽車旁去。他底後面，緊擁着水兵們底青色的壁。他伸手於帽子邊下，跟將軍說着話。接着，他拔出了手槍。那些狙擊兵就撥起了馬槍。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把手放在汽車座席上。他命令將軍下車。將軍向狙擊兵遮個眼色。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指點着距羣衆約五十米突以外放在市政府石階上底機關槍。將軍於是跟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起話來。

終於水兵們在誰也不注意中包圍了汽車。雖然，狙擊兵還擬着他們馬槍。阿特爾巴特再指了指機關槍，將軍用眼制止着狙擊兵。將軍於是坐了下去。把衣襟翻起，帽子直壓到眼角。十個水兵解除了狙擊兵底武裝。我還看到一個水兵摘去某將校底肩章，那將校流下淚來。圍集着的小市民們笑了。然而水兵與勞動者們絕不稍改嚴肅的臉色。那水兵摘去將校底肩章後，就放下那將校。別的水兵跟勞動者們一起，在開始解除狙擊兵底武裝。把馬槍全部拋在貨車上。槍枝就在那裏像獵狩完了後的兔山一般的堆疊着。狙擊兵排成一列，秩序紊亂，武裝的勞動者護衛一旁，一步步地前進着去。走過那將軍默然地坐着的汽車的橫頭，走下向兵營而去的街上。當狙擊兵走過將軍身邊時，將軍底頭動也不動一動。

那將校獨自一人站着，縫肩章的線在肩頭，小白蟲一般的披散着。他那空的手槍盒子底蓋，洞然的開着。將校日暮途窮似地搓着手。他脫下帽子，用短刀割下凱塞的帽章，打開胸口袋，把這放在裏面，於是誰也注意不到他了。這就像個赤裸的男子跑過一般，他跑進了鐘表店。

將軍坐着的汽車，緩緩地開動了。汽車左邊踏台上，站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另一邊站着手拿手榴彈的水兵。將軍高捲着外套的襟子。

街上充滿了人。警笛不間斷地叫着。口哨子迎接着警笛。從窗子上，從通風窗上，從街道角角落落，那些飛出來的口哨子，霧霧一般散落在將軍底汽車上。汽車祇能一步步的開，全像凱旋而回一般。祇是這回，沒有花束，沒有紙的飄帶，光有人聲底高亢的渦漩。將軍就像突破波壁而前進時一般，必得穿過那聲音而去。口哨子終於變成罵聲，遲鈍的鼻音在空中發響。一邊向將軍叫着「渾賬王八蛋！」另一邊，就來了個「打殺他啊！」的反響。將軍可動也不動一動。——祇是當那汽車夫把紅紙的薔薇插到帽子去時，他就像一隻蠅子飛上身般的縮了縮肩頭。

羣衆益發成隊的靠近來。狙擊兵解除了武裝後，小市民們就長了分精神。他們結成黑壓壓的一大隊，向汽車衝來。用拳頭威嚇着將軍。直呼將軍名字：

「福昂·H！福昂·H！」

「吸血鬼！猛狗！」馬上有石子向車身飛來。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跳上汽車。五個水兵跟在他後面，撥開馬槍安全器。武裝勞動者們分開羣集前進，警護着裝貨汽車一邊。

但看護隊底兵士們却跟小市民農民一起，向汽車迫來，拔去軍團司令部旗幟。旗幟就給踏在地上。將軍底後腦勺，也給打中了石子。

「惡狗！剝你底皮！」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示意給水兵。水兵們就用槍把來回地格動了十下，汽車周圍騰出了一個空地。這時，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演說了。

「同志諸君！革命要求諸君守秩序。革命不許私刑。將軍已經逮捕。將軍就可做被告，受「革命」的裁判。但不能受街上隨便的裁判。他是民衆底吸血鬼。——但簡單地打殺那吸血民衆底血的人，那還是不行的。——必得裁判呵！今天夜裏，將軍要受革命的裁判了。今晚將由革命底指導者們，對將軍提出決算書。今晚，有知道將軍罪惡的人，請想一想他底罪孽。在街上裁判他，那是把革命變做了暴動的意味。加他私刑，那就是從革命奪去正式裁判底權利。打殺他呵！——但也不過把他打殺也就完了。而我們必得裁判他，宣佈他底罪孽呀……」

回答的，是一陣笑聲。有誰在叫了起來。

「那傢伙，禁止禮拜，天休息。那傢伙把憲兵配備在車站上。那傢伙強奪了咱們最後一塊馬鈴薯。」
而許多聲音，應和着追來：

「惡狗！惡狗！」

「那傢伙叫大家寫請願書！那傢伙破壞一月裏罷工！那傢伙在孟士示威運動時，騎着馬直衝進到女人孩子堆裏！」

汽車又被包圍。看護隊底一個兵卒，跳到汽車踏台上，往將軍底臉上吐了口痰，叫着「你這混蛋傢伙！」在他後面，我還看到乾酪商人福爾克，向將軍吐了吐舌頭。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跟水兵們說着話。水兵們點了點頭。

「同志諸君！」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叫了起來。「將軍是被捕了。他就是革命底人質。現在襲擊他的，就是傷害革命的讓開路來啊！」

汽車開出去。但祇開進三米突，又不動了。接着，手杖，瓦礫和拳頭降落在除泥具上和馬達蓋上。打碎了司機前面護風的玻璃。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受了傷。汽車停了下來。

汽車夫跳下了車。向羣集中走去，二三秒鐘後，他底臉子，就跟別人混在一起，不見了。

將軍像沒基礎的紀念像一般，坐在座席上。將軍底軍服，像一團包物的包裹。紅襟的尖端，直蓋到鼻孔。將軍閉着眼。將軍底手插在銀鼠色的大衣袋裏。這當兒，有節的手杖，直叩着將軍底胸口。——將軍悄沒聲響的就倒在車底左角上。——將軍腳邊的兩個包皮，霍地返了轉來。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跳向水兵那邊去。十挺馬槍，一齊向空射擊出來，銳利地發響。忽然四周就像一股牛乳流出來時那般靜寂，羣集就這樣的默着。

是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命令。水兵們都擬着槍。但這槍口可比普通人身要來的高一點。

大約兩秒鐘光景。羣眼睛發眩似地站着。大部分人彷彿爲的大張着眼睛，也就把嘴張得黑洞洞的。

有些人悄沒聲響的舉起了手。膝頭發着抖。「伏下去哪！」有兩三個小市民還這麼叫着。羣集中的女人和農民，就四方八面的逃散着，彷彿被燻出來的小金蟲，向每家屋壁上飛去似的。

「開路！」這時，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跟擬着槍的水兵們開始一起前進。一個年青的機械工人跳上車，緊跟着他們，向打通的路上開去。

將軍早已不過是一件載運着去的軍服！

那前進的一隊，就在市政府石階面前被阻止了。看護隊兵士底代表者，走近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來。勞動者也混在其中。他們要求把民衆底吸血鬼，那將軍底肩章，當場挽去，把將軍底身體交給民衆。要是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庇護將軍，這就是叛變革命。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回答着。要是諸君有革命的理解，而且能從一時的憎惡本能底滿足上加以更大的考慮——特別是能想一想革命底偉大計劃，那麼就得把最重要的人質的將軍留在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手裏。兵士們不理解地瞧着阿特爾巴特。

「我們要將軍呵！」他們叫着。這叫聲一起，直衝到街路那邊。街路上的羣集，漸從恐怖中醒過來，漸漸強硬起來了。

「我們要將軍呵！」

「但是，我們要革命呵！」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也叫着。

兩個水兵，從汽車裏扶起這軍服，登上市政府石階，引着他進去。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跟在他們後面。其間二十多個武裝勞動者趕開了擁上來的羣衆，他們就隱在有鐵環的門後不見了。

回答着這個的，是怒號。接着霍夫曼博士底紅臉子出現於二樓上，他以親和的語調，請求那些人靜肅下來。這時瓦礫的雹子飛起，一樓的窗玻璃給打破了四面。

我從門柱上跳下前院。

車夫還是照舊站在麵包山上。但婦人們可靠得更近。正在瓦礫的雹子向市政府扔去，擁上去的羣衆激昂地叫着「惡狗！惡狗！」的時候，車夫輕輕一跳，向婦人們吹着口哨，幸福似地震了震眼，向婦人們接續地拋下麵包去。婦人們默默地像瓦匠接瓦片一般，接着麵包。她們都急速地高高地兜着前圍布，把它當作了包裹。麵包像公平的法律一般落在她們身上。

在外面，人們還高聲大喊，要求交出將軍。但前院裏婦人們，祇是笑着。因為她們底肚子這回得有食料充飢了。突然，前院門打了開來。一羣兵士跟勞動者小市民一起擁到車邊來。「惡狗！惡狗！」——他們底話，彷彿是反響着他們底叫聲的。

貨車上的車夫，對着這羣集笑着。「同志諸君！」他這麼叫着，他投下一個麵包去。「朋友！」於是三隻，四隻……接連的投。

「哈哈！」車夫跳着。又指着另一貨車。在那裏有屠殺了的血色全褪的家畜底四肢，高高地堆成個討厭的共同墓地。

首先是幾個勞動者，像踏進沙龍一般，默默地走近來。他們是用脚尖踏着路走來的。

他們底臉色突然非常穩定。連兵士們早已不再叫「惡狗」了。因為映入眼裏的肉，在他們是比憎惡更來的有力。而他們底飢餓，也比革命更來的有力。

他們慢慢地擁過來。車夫笑着，擴着手掌，指着載肉的貨車。婦人們也從另一方面走來。早已有兩三個人抓去了倒吊在圍板下的鷓鴣。她們像先來試一下男子們底力量一般，拿下這死而軟的家禽。

「啊啊！啊啊！」車夫叫着，從麵包山上跳下，走近後面一輛車去。解開兩邊圍板底鐵鉤。

向他投來的叫聲，就非常廣幅地擴大開來，帶着立體的深度。這恰好好像打開極樂國的門，或者給打開營養不良的人們底夢一般。

人們底頭就如大波浪似的向肉山潑了過來。前面的圍板底鐵鉤解開了。木板發出礫格之聲，掉落在鋪着紅石板的地面。許多人沒說一句話，光祇吐着氣，爭搶着冷藏的獸肉。斬成半邊的豬，拍拉地掉下地上塵埃中。馬上有三個男子蹲在肉旁，用刺刀分割起來。在鐵錐之下，小羊的背脊給打得碎爛。又用帶着的小刀胡亂地剝取着鹿底腰肉。完全像去赴假裝跳舞會一般，手臂裏抱着用鋸鋸斷的牝牛底頭的一個女子，左手一隻隻的摘下貨車上的鷓鴣，把它塞在用前圍布做的包裹裏，脂肪肉給紛紛割碎了。兔子就翻了個筋斗打落在泥水中，彷彿又死了一回似的。豬頭在地面轉。在它玻璃一般的硬化了的瞳孔裏，有死之全景。各到各處響着打折骨頭的聲音。小刀向獸肉插進去。動物底遺骸，作爲人類底糧食而撕裂了。

「革命萬歲！」車夫叫着。像給予人們以富於營養的祝福一般，在羣集於肉上的人們底頭上。他畫着大弧，投

擲着麵包。爲飢餓與忿怒所苛虐變成了蒼白的，沒血氣的人們底臉，因昂奮而空氣，向切斷了的割碎了的豔豔的豐腴的獸肉襲來的那種光景，可真淒慘呵！從人們向獸肉襲來，用鐵錐與小刀與刺刀或者還用上釘的靴踵，這樣地割破了獸底背柱，斬着，撕着種種情形上看來，彷彿那些獸肉具有了更其活生生的生命之色了。

「同志諸君！車夫叫着……麵包的雨落下來了。」

這當兒，響出鉛鐵的聲音。罐頭底山崩倒了。這是在掠奪底靜寂中最初發出的聲音。鉛罐轉落在地面上。女人們揚起了捉捕小孩一般的輕輕的歡喜的叫聲；追着罐頭而去。她們從鄰近小屋裏，拿來盛滿黏土的袋，空了空放進肉和麵包去，許多人爲袋子太重踉蹌起來，但在她們臉上雖然筋肉漲得破裂，却還在發笑。

前院底各到各處，散亂着肉屑和踏爛了的麵包塊。空中飛揚着漩捲着的黏土底薄塵。兵士們用刺刀打開罐頭，吃着結在冷牛肉罐頭裏灰色的脂肪。他們把沒有熱過的扁豆底綠色的點心，像抓住一束乾草般，捧到張開着的嘴上去，用缺了的亞鉛的匙子，掏着綠的豌豆的粒子，用抓着滿握的東西的手指，夾着香蕓。

一九一四年帶在嘴邊常唱的歌調又開始了。這是一致贊美祖國愛的歌調。人們還用麵包互扔着頭，用牛肉罐裏的汁水，相互潑着。

汽車底引擎蓋面前，站着車夫。用兩手打着塗漆的亞鉛板，叫着：

「慶祝呵！慶祝呵！」

車夫像醉了一般的踉蹌着。迴手抱住一個胸前高突的年輕女郎底腰肢，鼻子裏吐着粗粗的氣息，抱進那小

屋子裏去，在那小屋子裏他又把她放在袋子堆裏，扯起她底上衣，發狂一般地，伏上在那打着腳鼓的女郎底胸口。那女郎底悲鳴，給銳利的兩道命令壓沒了，前院底交通遮斷了。開放着的門旁，武裝的水兵橫排成一列。

「停步！逃的人就射殺！」

人們馬上停止了準備逃走的動作，就這麼地站着，坐着。女人們用瘦小的手，接住滿包的袋子。兵士們停止割裂獸肉的手，許多的手就這麼插在罐頭裏不動。完全像爲罐頭所軋落的袖口一般。

「掠奪！」跟別的三个水兵一起走來的一個水兵說。他就像遇見嚙物的一羣老鼠，張着吐氣似的大口。

「這就是你們的革命哪！」

水兵節節地響着指頭。

「這就是有組織的勞動者底事嗎？」

沈默。

「小市民和婦人們……」

接着，他登上石階，用單調的聲音叫着。

「去！押收這在前院裏所有的肉類和麵包！」

「但是，同志……」有兩個兵士滿嘴油肉的說。

「靜來！」水兵用手一揮。

前圍布。

這時，別的水兵們已經在積集了分放在袋裏的切碎了的肉塊。他們奪去兵士底刺刀，解下婦人們高卷着的

另外一邊，肉的雹子降了下來。

水兵捉住了車夫。

「你底職業是什麼？」

「旅……館……主人……」車夫吃舌的說。

「那麼你？」

水兵抓住滿沾油脂的兵士底手臂。

「做馬具的。」

「那麼你？」

「儲蓄銀行行員。」

「你？」

「做馬具的。有店舖子的。」

「還有你呢？」

「農夫。」

「還有你呢？」

「做水車的。」

「那麼你呢？」

「地產房產經紀人。」

「那麼你？」

「商業經營者。」

「那麼你？」

「電氣技術員。」

「你？」

「出店。」

「你？」

「看門的。」

「那麼，從你們底職業就可下判斷了。」水兵靜靜地說。「你們所以幫助革命也就可以明白。因為你們憎恨將軍。而九九歸原，却還爲了要把肚子裝飽，現在以革命底名義，逮捕你們。」

用槍把子衝了兩三下，把羣集趕集在一個地方。於是水兵向着婦人們那邊去。在婦人們面前，肉與麵包塊，像

嘔吐出來的東西那般地堆積着。

「誰叫你們拿這些東西的？」

沈默。

「這些肉是爲了有組織的勞動者而押收的。你們有什麼理由，來削弱革命的力呢？」

水兵羞辱了婦人們。許多婦人用袖子底青布掩着臉子。

「婦人諸君，回家去吧！屬於新興階層的人，應守新興階層底規律。知恥是好的——但不屬於新興階層的那麼歡喜地回去吧，我也不逮捕你們了……」

接着，他轉身向後，命令被捕的兵士，收拾起肉塊。他沿着結成梯形的婦人底陣列走去，時不時微笑着，站下來說：「啊！多麼出奇的胸部哪！」或是一「啊！多奇怪的肚子！」接着，就從婦人們衣服下面，拿出了胡亂地塞着的鷓鴣和罐頭，有時還有兔子。

不一會兒，貨車又給堆滿了。獸肉雖然已給割碎分裂，但還照舊堆成個共同墓地。

婦人們慢慢地向門外走去，幾乎沒有一人回過頭來。祇聽到她們底聲說着話：——「噯，我還有兔子哪！」或者，「我還有一塊肉哪！」許多婦人，却還把剩下的掠奪品藏在腋下。

我跟婦人們一起出去。街道給佔領着。水兵與武裝勞動者相混的長列，把我們排成個縱隊。他們細細地打量我們，我們像從雜貨店出來而有盜竊的嫌疑一般。跟我相並着走的，就是那個給車夫投在袋上，有個突出而醒目

的胸部的年輕女郎。她動也不動一動她那半粒扁豆般的眼睛，說着：「我對那個太溫和……也未可知！哪要是別的人不拿槍來，噯……但那人給取了豬肉的頂好的那塊，還有普魯士底肥皂……」

「你有組織的嗎？」另一個女人問着。

「噯，是呀！年輕的女子回答着。『要是那人叫我……我現在更有組織了也說不定。』」

「我底衣袖下有豬耳朵哪。」年老的那個說，笑了起來。「明天一天就將就得過去啦。」

年輕的響着喉頭。「車夫的那裏，還有兔子……」

我們穿入市政府底廣場，折上右手街道上。在此隊伍開始散亂了。這就分成了幾羣。不一會兒，又成爲沒規律的一堆。我跟在一個非常之胖的婦人後面走着。她那緊綳着的布衣底腰部，出奇地膨脹着。她看來就像奇怪的救命袋似的。

「啊！」耳朵稍爲有點聾的她，跟離有一段路的女友，大聲地說着：「以前男人們爲戰爭鬧着，現在爲革命鬧着——那些人總常常做些什麼。可是真的重要的事，那些人就不做啦……」

她抱着那藏着偷肉的膨脹的肚子，叫了起來。「安娜！」

被叫做安娜的女子，轉身向後，大聲地說：「真的呀！真有大事，男人們就都沒有用處啦……」她說着，就露着剩有三個前牙的嘴巴，笑了起來。她像撇開無端的夢一般，從她上衣下取出一匹兔子，給瞧了瞧。

「安娜！」胖女人叫住急速而去的女人：「安娜，看哪！」她也從寬大的上衣下拿出切成半個的豬頭。還有給

外行人用刀砍下的染紅的小鹿底腰肉跟那閃着真珠底顏色的犢骨。

「肉湯哪！她叫着。「肉湯哪！」

在這當兒，那窩藏着偷來的肉而益發膨脹起來的她底闊大的下腹，滑落了一塊褐色的麵包。這是溫熱的。麵包轉到街頭去。但那像染血的旗子那般抱着偷來的肉，在空中搖搖擺擺走向橫街去的那個聾耳的女人，可沒有注意到這個損失，也沒聽到落下的聲音，我拾起這麵包。這是溫熱的。那外皮濡着汗，有點兒濕。

但這是褐色的，也沒有壞掉。還可以吃。

麵包樣子，還像別的麵包一樣，沒什麼損壞。

我就把它放在大衣下面。我從婦人陣列中走出。我總感到身上有麵包。彷彿麵包比我藏麵包的身體更來的強大一般，我覺得。

這是我第一會兒的特殊重量。

我在這麵包底重壓下跑回家去。我找到了家。我從大門進去。我在廊下跌了一交。我找到飯廳和小小的裁縫機。

娘坐在那裏。

娘旁邊卡清加在打毛線。

「啊！娘叫了出來。「你……你……」

「和平了哪！」我回答着，把麵包放在桌上。

五

晚上，秋林底枯枝之間，晚靄像用舊的綿紗一般地籠罩着。燒馬鈴薯枝幹的火煙，從田野迂緩而執拗地繚繞着來。沿着屋子爬着的葛藤底殘葉，發出沙沙的聲音；其下，有蜘蛛像陰險小巧的思想一般，各到各處爬走着。

我打開屋裏窗子。瘦月底淡光，斜照在壁上。那壁上用包頭釘釘着速記比賽的獎狀，從美術雜誌上採下的畫片，以及戰爭第三年頭因熱心募集慰勞金而獲得的名譽獎狀。

街路上絕無人影，連近鄰各家燈光也黯然消沈了。

祇有時時從馬恩茲發出來的探海燈光餓，掠過石灰質的空間；我們上着火的暖爐裏，細小的柴枝像輕狂的美女底笑聲，唧唧發響着。

可聽到娘在屋裏巡走的聲音。她底脚步清晰而堅實。在卡清加拴上門閂時候，娘也關上鉛板的護窗。從「蜜蜂」酒館可聽到遲鈍的曖昧的留聲機底幻想曲一般的馬塞曲底合唱；那聲音爲了酒醉而低弱了，且夾雜着不正確的字音。

娘底脚音還沒停息。這脚音清晰地響着。這巡視屋中的婦人，全以爲她所探求的任何對象物，都有了次序。

我聽到了她底聲音。「卡清加，無論誰來按門鈴，也不要給開門呵！」其後，娘走向二樓去。接着到廚房裏準備晚飯底器皿。

卡清加關上大門。屋裏就肅靜了。

我們坐在平常的食桌旁。兩片的家燒油肉，八個馬鈴薯，一杯乾的甘薯雜拌兒 (Cassie) 這就是我們的吃食。屋子一關上，就像把戰爭啦和平啦都關出門外了。但還時時可以聽到醉酒的一羣兵士叫着「必須流血呵！」底聲音，走過我們家屋外，以及沈着的武裝偵察隊底腳音。娘微笑着禁止我：「不許說我所看到的一切。祇是有一次這麼說：『我跟凱塞和凱塞底國民部全然無關的——但今天民衆得打倒了數月前早就想打倒的凱塞，那麼在民衆，總感到高興了哪。』」

我說：「新興階層……」

「我們不是新興階層呀……」

娘底聲音非常激厲。像誰送給她一本壞書似地。

「但是終於漸漸開始了，」我還鼓着勇氣說。

「那些人正跟開始戰爭時同樣興奮，以為和平一開始就好啦。其實，這還是同一的大衆呢……」

「可是和平總來了哪。」我大聲地說。

「就是和平來啦，我家卻什麼也沒變動。——祇是你倒變得更會吃起來啦……」娘笑了起來。

「可是這麼一來，爸爸可回來啦……」

「這麼一來，爹爹真的要回來了……」

「但是凱塞逃跑了。」

「凱塞逃了也沒關係呀。」

「但這回真的有點不同啦！」

「不同就讓它不同了。」

「這回一定比以前要好些啦……」

「怕還是一樣的吧！」

娘於是奮昂起來。

「在一千九百十四年，我們相信這事。爲此，賭了我們底自由與生命。國家所要求的，不論什麼，總是做了圈套給我們戴，叫我們落在悲慘裏。我已經跟國家什麼也沒有關係了。」

「是呀！」卡清加咕咕着，「屋外那些人所做的事，全都是騙人的。——各到各處都一樣。」

她收拾了食桌。

娘禁止我出門。她於是走向自己屋子去，在黑暗中彈起小型的鋼琴。那鋼琴是華馬爾叔母當作紀念品遺留給她的。

這是褐色的聲音。這些聲音，像小小麵包一般從恩惠廣播的空中落下。是巴哈的曲調。（註）

我就那麼老坐在桌子旁邊。有綠色的覆罩的燈火，把屋子水平地分為兩部分。上部分是暗的，空虛的，祇有一匹青蠅，在畫着神經質的輪廓。除此以外，靜靜的音樂，益發增強了這沉着的靜寂。

「我坐在這裏，」我想。「我坐在這裏……」我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想法。

青蠅嗡嗡地叫着，發狂一般的騷鬧着，發出類似金屬的聲音，向窗撲着。

「多半是，我們跟發生着的事都沒關係。……」

跟莊重的教會合唱的聲音一起，放下了的門帷，在微微地波動出褶皺來。

「我們不是新興階層。凱塞逃了，將軍們被捕了，將校拋棄了他們底肩章，牧師數年來祈禱着的事，一夜裏什麼也不殘留的突然破滅了，這時候，我們閉下了窗，關上了門，以音樂眩迷我們底眼睛……」

「爲什麼我輕蔑國家——我一點也不知道國家爲何物？爲什麼我輕視和平？爲什麼革命，爲什麼我竟有「啊！終於開始了！那樣的雄赳赳的奮昂的感情？」

我知道晚暗中娘之忘我於彈奏，原叫心頭來個美麗的沉醉。閉籠着的家屋，靜寂深而且大。穿過門帘而流來的那叫瓶花發顫的空氣底微動，弄得人任何意志都歸無力。三年中，我們——娘和卡清加和我——是這般地生活着來的。三年間，我們各種事物都够我們使用。這家屋底靜寂這早晚深鎖着的窗戶，幫助我們，忍耐着戰爭中各

（註）Bach 是德國音樂家，代表作有「馬太受難曲」「平均率鋼琴曲」

種事件。我常常和這等裏件突衝；我飢餓，死又撲滅了安娜——但收留我養活我的，卻常常是家庭和娘。

我聽着小鋼琴。我也聽到廚房裏卡清加在低聲唸書。我又聽到胡桃樹底搖動，石階上底樹木底軋礮聲。我看到我們底呼吸，微微地吹動着門帘與花兒。

在此，我們在戰爭中生活着。在此，我們對戰爭築上堡壘。兩個女人築起了這家屋，就像築起避免砲彈的隱蔽場所一般。她們對於時代底騷音，以增厚家屋地板壁而抗禦着；在屋外襲來於我身上的事，在此全給治癒了，打消了，否定了。

國家？屋外才有國家。德意志國？在大人物中間，才有德意志國。在此，是一個娘和她底兒子。一個娘和她底兒子以外，就什麼也沒有。他們相互愛撫着。娘底愛越是非常偉大；而她底兒子也就越變做個沒有國家的人。

我站了起來。青蠅像羅熱病般描着曲線，嚙噬着。無法無天的西北風，吹打着屋頂的瓦片。從市街那邊，可聽到汽車底喇叭聲和慌張的人聲，人聲像烙油時底泡沫一般地高跳着。其間，夾雜着歌唱與叫喚。

我開了門。「不行哪！」我聽着卡清加讀着書，我這麼說。

「不行哪！」我對小型的鋼琴這麼說。

我通過堂門。我探到門鍵。鍵握在手裏。我開了門。門鈴響着。我跑到院子裏。頭門關着。我試着爬過牆頂。但牆頂是有釘子的。我跳下。我在庭園裏跑去。

在明晃晃地發亮的堂門進口處，娘站着。她沒說半句話。我不動。

飛蛾。

橫在我們之間的空氣，是灰色的。銳利的風，摘下各樹上最後的樹葉。

我坐在庭園底長椅上。以鞋跟叩着地面，掘出孔穴。娘站立處的上，有管燈火，像地面撒滿落葉般，麤集着

可聽到卡清加底說話聲。「噯，少爺哪！爲什麼你又突然走出到外邊去了呢！不是很晚了嗎？」

我連頭也不回，回答着：「我想到街上去哪。」

卡清加：「到街上去？到亂哄哄鬧翻天地的街上去？」

「是的，想到市上去。」

「可是漆黑的呀！」

「漆黑的……」

「可是你沒聽到那些噯叫聲嗎？」

「聽到的。我就是要知道那爲什麼噯叫。」

「讓那些人噯叫着去，管它什麼呢。」

「噯，我不。」我回答着，站了起來。

娘走下石階來。快到庭園中央，她用指頭指着地面說：「你獸在這裏作什麼？」

我默着。

「到屋裏去！」

我不動。

「你要在此地嗎！」

「娘，」我吞吐着說。但這聲音彷彿反應似地響着。

「希望你往這邊去。」

她回到屋子裏去。我哭泣起來。

這時，卡清加站在我那長椅之旁。「啊！啊！」她說着，拉着我底衣袖。「真的，什麼一回事呀？」

「我想到那邊去。」她把我拉着，拉過門限時，我咕咕着說。

娘在堂門口等我。「悶覺啦！」她說着，就像平常一般，把面頰湊向我來，我不在那頰上接吻，像吞着什麼似地勤着嘴。我走上了石階。

娘急急向我走來，她底手抓住我底上衣。恰巧這時廚房底窗子，發出有誰在低低拍打的聲音。那可像用洋傘尖頭打着似的。開初輕輕地打了三下，接着，氣窗上面，有用子爪搔了兩下的聲音。再接着又是拍呀拍的打了幾下。但這回以後，就繼續不停地拍打着。

卡清加向廚房走去。但娘喝退了卡清加，用手指掩着嘴巴，不叫我們出聲。她於是開了窗子底裏道門，隔着外

道的護門，問窗外是誰。

「是我呀！一個女人聲音。」

「你是誰呢？」

「是契爾家的。」

「啊，是老板娘嗎！娘嚙嚙着。」倒底出了什麼亂子啦？」

「對不起，請開門吧！對不起！對不起！快一點兒！」

娘屈身於窗檻旁。

「留心哪！請轉到大門那邊去，卡清加來開啦。」

「好的！好的！」接着，可聽到夫人用脚尖踮地，離開那裏走去。娘給卡清加鎖匙，向堂門口，那支着燈火的梟形的燈擎下面走去。

幾分鐘後，我在門口看到卡清加。她底背後，契爾夫人慌慌張張闖進堂門來。

「可是……」娘說着。錯愕地上前走了兩三步。契爾夫人幾乎是變成認不得的樣子了。

往常我們看慣她戴着插有高價的羽毛的帽子的，現在卻包着一塊用舊了變成污穢的灰色的黑布。以前她總穿着放剪刀的簇新的衣裳，現在卻披着件暗綠色的粗毛布的大衣。大衣下露出了給塵垢磨得發光的厚羅紗的袴子，有兩個地方斷了線脚，那上面染上了污泥。以前那麼歡喜譏笑別人底生活的夫人底嘴巴，現在竟像年代

久遠的壞掉了的穀倉一般，向裏窪着。她一開口時，就祇看到兩枚牙齒。

「快點兒！」她像吹着口哨子似地說着，抓住娘底手腕。兩人趕快闖進食堂去。

卡清加把我拉進廚房去，緊握着手，對我囁囁着說。

「老板娘變了裝啦。勞動者們到老板娘家去。老板娘因之偷偷地通過院子，跑上田頭，來到這裏的哪。」卡清加笑了起來。「我開了門。再關上時，真的高興哪，她就給了我這個。」

她說着，她就攤開發紅的手掌，搖着差不多是新鑄似的三個金馬克。

工廠老板契爾，在我們市鎮上，經營着極大的企業。這是機器工廠。戰前用有大约八百多工人。工人們製造着農業用的機器，還鑄造着蒸氣鋤。後來工程漸次擴張，弄了個小小的分工廠，專造腳踏車。這工廠本來是股分有限公司的組織。因契爾多年強硬的活動，竟而提出了發明過三兩種機械因此樹立這工廠的基礎的創辦人技師諾爾台，除去了技師與其家族底股分之後，他自己就佔了股分底過半數。契爾就成爲偉大的實業家。他常能搶先知道市場底需要，在別人不注意中，應於需要調節價格，因而獨得成功。當農村各機關宣傳農業近代化時，契爾先生就馬上與農業指導者及購社獲得了個人間底信用，打開了銷路。戰爭勃發的直後，工廠改造過來，不再製造蒸氣鋤，改製機關槍，點火器，以及小軍用車輛。工廠裏使用了一千四百個的工人。其中九百人是婦女和少年。契爾先生在一千九百十六年，在市外美麗的大庭園中建築了一進黃色的別墅。養了一匹牛，設了個養雞場，餵着三匹猛

犬。因為他底工廠含有軍事上意味，我們底市鎮，就成了敵國飛機最好的目標。一月裏大罷工，契爾先生要求軍隊出動，警備他底別墅，約有五天。契爾夫人也跟契爾一樣，是小市民出身的，是我們市鎮上婦女團體底會長。她發起過爲貧寒子弟打算的復活節布施運動，勞動者生孩子時，她去訪問他們底住宅。每次她在那裏分給他們「乳母指導」的小冊子，且送給他們戰時公債證券兩馬克，給乳兒做紀念錢。同時，這做法，在小學校裏也行使着。她戴着黑的指環。指環上面，刻着細磨玉琢的文字：「以金買鐵。」她在大罷工中間，到荷蘭旅行去了——罷工後，她不再訪問勞動者住宅，專門奉身於社交界。

但在此必得附說一句的，那就是她是非常愛好花的，尤其是百合花。她還每早餵那在小籠中的鹿。至於我們軍隊得到勝利，在慶祝勝利的好季節裏，她也去赴富於趣味的意大利的夜會，會周旋得很爲周到。

我傾耳聽着食堂裏說話聲。這兩個女人，低聲地談着。我聽不明白。呼鈴響了起來。在囑咐卡清加進茶。她從房間裏出來時，卡清加滿臉笑容，她用眼光招呼我。我到廚下去。卡清加關上了門，把茶壺放在酒精爐上，茶壺噴着氣。她說：

「那個人來時，是連嘴裏牙齒都拿了下來的——看來真可怕呀！」

「什麼——拿下牙齒來？」

「是鑲牙呀——這麼一來，看來真跟窮苦女人一般無二的。誰也看不出她……」

「她到我們家裏來作什麼呢？」

「來住夜的。老板給捕去了。今晚那別莊底圍牆給弄倒了。她怕今晚家裏會有人放火，嚇得不得了。——啊？是什麼樣子哪，真祇有兩枚牙齒。」卡清加透心地高興着。接着她泡好了茶，端到房間裏去。

契爾夫人底話可以聽到了。她底聲音響亮而且明瞭。「她還嵌着鑲牙呢。」卡清加回來時，還是那麼喘着。「不。」契爾夫人說。「大家在我們吃中飯時，把老板捉了去。三個水兵帶着上彈的槍，腰間挾着手榴彈，闖進大門口來，也不打聲招呼，逕自打開通飯廳底過間門，捉住了老板。連讓老板換一換衣服都不肯。我就這麼夾入他們和老板中間，用身子庇護着他。但威爾漢爾姆輕輕把我拉開。對水兵說：「諸位，我跟諸位一起去吧，我底良心是潔白的。」威爾漢爾姆吻着我底額角，夾在青年羣裏，雄赳赳地，走到市政府那邊去了。那時，我眼睛發了花。家裏那個老汽車夫卡爾說，危險是沒有的。老板不過暫時拘禁一下，誰也不會動一動老板一根毛髮。我踉蹌地走進自己屋裏：直到晚上，爲了心跳，起不得床。那時，威爾漢爾姆叫以前我們僱用的一個工人，從市政府送來一張小紙片。那上面寫着：自己身體平安無妨。不過暫由勞兵委員會保護拘禁一下。霍夫曼博士保證我明天就可以釋放。這纔叫我吐了口氣——可是突然，家裏用人裴爾大跑上樓梯來，也不打一下門，就霍地推開我底房間門進來，叫道：「太太！太太！不好了！不好了！」說着，裴爾大返身就走，儘管我裴爾大裴爾大的叫，還是沒用。那時我也已經聽到羣衆底聲音。羣衆歌唱着，吹着口哨子。空中到處充滿了那些聲音。我就一鵲落跳起，在家裏旋走。喊着，叫着，按着呼鈴，終於聽到了打銅鑼聲音。但家裏人奔逃一空。叫裴爾大不應，叫馬利不應。祇有狗子叫着，慌張地拖拉着鎖鏈。這回，

我窒住了氣息。——噫，我倒想一想，家裏祇有我一個人，而且因爲今天打掃窗戶，樓下客廳的窗子，全都開着。——但是我還得走進客廳去。窗帘隨風搖着，覺得極其可怕。——那時，我看到對街上走着那些羣衆，飄着紅旗。那些羣衆馬上就要走向我們家裏來了。」

契爾夫人深深地吐口氣，還歎息了兩次，然後繼續說下去：

「本來狗子這麼叫着，已經够可怕了。再說，窗子給風吹得關了攏來，拍啦啦一聲響，打落了花瓶。這真叫我怕得發狂，從屋子跑出，以爲是槍聲呢。就讓屋裏門戶，全都開着，我是連關門的勇氣都沒有了。——走進溫室時，纔看到裴爾大和馬利躲在後面亭子裏。——最初，我想跑到地下室去躲，但閃電似的想頭，浮上我腦裏來：那些人一定會首先走到地下室來的，因爲在那裏，貯藏着些許葡萄酒跟那食料品。——因之我又想躲到屋頂天花板上去，正向天花板爬去時候，我突然想起了：要是那些人放起火來了呢……這樣，我又退了下來。那時，外面是唱歌，吹口哨，狗叫……屋裏樓梯也發出奇怪的聲音。」

「我回到自己屋子裏，對着梳裝台坐下。我把懷裏小刀取出，堅決地定一下心，對自己說——那些傢伙如其闖進屋來，別的事讓他們做去都行，但是如其有一個人碰一碰你，你就得切斷自己動脈管來。老太太，你該知道呀，在露西亞，他們對付女人，總是四五個人一口氣幹着那個的，過後，又把這女人槍殺了——我就在心中對自己說，假使有違宗教精神，情願假手自己而死！」

「下了這最後的決心；坐着時，就聽到他們來到院子外大門邊。他們停止了歌唱。突然周圍都充滿了腳音。接

着又像有什麼命令發出來一般。「啊！」我想，「那些人在做襲擊的準備了。」這就像聽到他們分做了幾小隊，突然，恐怖地靜住，狗子也停了吠叫。我靜住氣息，好好兒留心着小刀。可是一回瞧到了梳裝台上掛着的我家先生底照相——先生怎麼樣了呢？要是被殺了，那麼那紙片一定是假的。我這樣想着——這麼一來，我越發恐怖了。粗暴而淒厲——他們歌着，叫着。要是有人說了句，「必得流血呵！」別的人就用口哨，叫喚來回答他。還叫上一套「奸商」「擄取者」「打殺肥豬」……他們這麼叫着，還用棒叩着圍牆。狗子又發狂一般地叫着。那是在我屋前叫着的。我在自己屋前，爲羞恥所壓沒。心臟發狂一般地打着，心情十分惡劣。突然圍牆頂發出嘩啦啦恐怖的一聲，——倒壞了。我身體失了平衡。我眼前散着火星，看出去彷彿映在鏡上的雲一般，朦朦朧朧的。接着，又是一聲崩倒！——這回準是客廳窗子扎碎了！我想，於是又是嘩啞一聲，這回準是堂屋底門了。唉！他們已經闖進家裏來了。威爾漢爾姆！我叫着叫着，意識也就模糊了……」

契爾夫人停下嘴來。娘可不說什麼。契爾夫人稍爲喝了些茶，繼續說下去。

「醒過來時，我已躺在床上。四面全都漆黑。旁邊坐着斐爾大。斐爾大把少許葡萄酒瀉在玻璃杯裏，遞給我喝。「太太！斐爾大說：『已經好了點吧。』斐爾大用手支住我，讓我喝那葡萄酒。我漸次恢復元氣。斐爾大不住嘴地說着：『太太，太太剛纔連脈搏也停止跳動了，臉色直到髮根都變作蒼白。這纔給你輪到床上來。可真叫我們就心呀……呵……』斐爾大就這麼息息索索哭了起來。於是我問道：『布爾塞維克在什麼地方呢？』我制止了她底哭泣。『是勞動者呵！他們早已走遠了！』斐爾大回答着。『牆頭倒壞了，有個男子把石子拋到下面飯廳窗子上。那

時候，水兵和別的兵隊走來了，趕走了勞動者們。有個水兵叫着：搶劫者槍斃！這時那些勞動者唱着歌，走了。」

「這話是確實的，不再是瞎說了。我靜靜地繼續詢問裴爾大：到底牆頭是怎麼倒下來的。裴爾大回答說，那是給許多勞動者擁着騎上來，就倒下來了。連他們自己也吃驚不少呢。」

「『你說瞎話！』我大聲叫了起來。就祇聽了這話，我已經忍耐不住了。『一定是他們想闖進屋來，把牆頭弄倒的。』」那我可也不很明白呢。裴爾大回答着：『到底那些人怎麼個想頭。但那些人出去時，可把牆頂搭好了纜去的。總之，他們是喝的醉了……』」

「裴爾大把玻璃杯交給我拿住。我離了床。裴爾大梳理我底頭髮時，說道：『和平來了呢。』」

「但我不相信裴爾大底話。我問裴爾大說，勞動者臨去時，還叫喊些什麼呢。『沒有別的。』裴爾大說，『祇有一個人，彷彿醉得兇，緊握着拳頭說，『我們還要來呢！』就是這樣的。』」

「這麼着，我馬上定下計劃。我得離開這屋子。我們是等着天夜，在那時再來襲擊我們。全和露西亞一般無二。我這麼想着。但是叫我往何處去呢？在街道走，不會看出我嗎？我問裴爾大：街道上怎麼個情形？『啊，那真是人山人海呢。』裴爾大回答說。因之我跟裴爾大說，我要離開這屋子。裴爾大一味咕咕着，不放心我走，看來倒很誠懇的。但是我想，是奸細呢，自己家裏也有奸細了。我叫裴爾大去睡覺。接着，我昏昏沉沉亂想起來，我底心臟耐不住那麼激烈地跳躍着。我必得走出這屋子。但是有什麼方法呢……那時，在兩三禮拜前，在夕刊新聞上讀過的故事，浮到我頭上來了。那是一篇從布爾塞維克手裏逃脫的某露西亞侯爵夫人底故事。侯爵夫人，喬裝個老虔婆，巧妙地到了

「我馬上走到那屋頂上，僕婢們藏衣服的攔棚那裏去，拿出大衣，上衣和包頭布。我在開着門的女用人們底屋子裏，把這些衣服穿上身。在屋子裏走着，心裏充滿了恐怖！還是自己底家裏呀！自己就像什麼偷兒一般的。我在便所裏，趕速去了鑲牙。因爲自己想，這麼一來，誰也不會看出我來了。接着就到廚下去。從那裏穿過僕婢們入出的後門，到了院子裏。幸而沒有月亮。風吹得極其厲害，誰也不能聽到我踏過沙地的聲音。

「恰巧來到晒場上，開開了通到田野去的柵門，就聽到有什麼聲音。像誰在樹蔭下呻吟着。啊！原來是裴爾大呀——是誰家的男子呢，把裴爾大推靠在樹上。我因爲怕羞，臉孔不覺發起熱來。在我們家裏，竟幹出那樣的事。我想大叫出來。我要馬上跑到裴爾大那裏去，當場把裴爾大停了工。——但是，假使我這麼做，又有什麼用呢。裴爾大是奸細，那是確實的。今晚她要把布爾塞維克帶到家來，也是確實的。裴爾大得到了通敵的報酬，更其是確實的。

「因之我等待着，直到那男子緊緊抱住裴爾大底影子，恍恍惚惚不見了，別的聲音也沒聽到了，我就在別人不注意中跑出野外。我奔跑着。不久，我走上靜靜的街道。時不時碰到布爾塞維克。但誰也不盤問我。有兩個人這麼招呼：「啊！老婆婆……」當我挨過那站在廣場上的可怕的水兵步哨底旁邊時，他們又說了聲：「可憐的東西。」

「啊！那就是我來到貴宅以前的經過，說來可真的說不完哪……」

我進屋子裏去時，這兩個女人，都沉默着。娘叫我喝茶，契爾夫人在桌布上把餅乾壓得粉碎。青蠅不絕地嚙嚼

着，但門帘與瓶花凝然不動。

可聽到卡清加在二樓整理客房的聲音。我看着契爾夫人。她那為露所濕的衣服，又為屋裏底溫暖，蒸發得冒氣。她底眼睛，像兩顆用舊的彈石，嵌在窪落的眼窩裏。頰肉發灰，齒齦沒些血氣。過大的嘴，膨脹如瘤。頭布發着汗與夜露相混的臭氣。眼睛為風與淚而變成紅色，流着玉蜀黍般黃色的粘液。她屈身靠在桌上。或者爲了歛歔，或者爲了寒噤，她頻頻地抽動背脊。我看到她在哭泣。我禁不住想起「嘆息之露」這個詞兒。因爲這樣子，倒像契爾夫人在假裝舞蹈會時表演着人類底苦惱。這不僅爲了她變了服裝，實在是連她獨有的明瞭的說話聲，也改變過來了。

娘彷彿也有像我一樣的想法。她跟契爾夫人那麼說着：自己對勞動者，可沒有那麼危險的印象。勞動者把牆頭照原樣搭好來，還有裴爾大跟一個男子幽會，這都不能說是什麼「裏應外合」。勞動者大都非常奮昂，尤其爲了飢餓，與凱塞底逃亡。但會要捉一個沒抵抗力的女人，自己也不大相信。……確實的，契爾夫人這一天是太興奮了，因之一切事看來皆帶惡意。還是脫下衣服，早給弄乾來爲是——娘就是這樣說着。

「什麼？」契爾夫人吃舌地說，身子向後彎去。「那可還不相信嗎？大家都要殺我呀！他們還要撕破被頭，拿去當桌面布。弄壞鋼琴，盜取絨毯和銀器之後，再把屋子放了一陣火完蛋！

「而且大家還想凌辱我呢。」

「好的，凌辱也行，我也不怕羞。我們女人對於布爾塞維克，可真像小鳥一般無力。他們對女人滿足了獸慾以後，就把我們放到焚燒着的屋子裏。在露西亞就是那樣的，我在書上讀到過。老頭子跟那些孩子們不知給他們射

殺了幾千。女人給中國人去污辱。噯噯！這樣的事……這回在我們國度裏也開始幹起來了。他們從我們那裏劫奪了一切。我——我——我看到過。也聽到過。他們都是無賴，都是潑皮。在露西亞他們就把伯爵夫人縛在大砲口，什麼人都可以凌辱她，之後，一砲送她走路。這是猶太人，她突然尖銳地叫出：「這是猶太人指揮他們這麼做的呀！」

我默着。對於發狂一般的夫人，什麼話都歸無用。在她是不把我們放在眼裏的。她還發着癡，叫着：「要我到牢裏去，我是不去的。趕出我到街上，我也不肯。我沒一點錯處。我終究是個有禮貌的女人。我家老板也沒做過不當的事。他爲了履行義務，建設工廠。我與其給他們麻煩，我還不如自己先死！我自己想死啊……」

契爾夫人突然埋身於沙發上，喬裝的夫人，看來極其不入眼：包頭布滑落到後腦勺，露出她那茶色的頭髮。踏破了的厚羅紗的髒袴子，非常的短。這以下，露着兩隻像貧民街廣告招貼一般的襪子。襪帶是薔薇色的絲光的質地。從那爲勞動與貧困磨練得發臭的大衣裏，露出像高貴的茶匙一般潔淨的兩手。但在她言語之間，帶着小市民社會裏以訛言爲可敬的那種叱罵似的躁急。反之，她那說話時的手勢和態度，又叫人想起村頭廣場上那種跳繩的寶藝者底陽氣與坦白。

我常常不辨何者是偽裝，何者是真身。看到契爾夫人，就叫我想到貼着種種招貼的廣告板。如以她今日所穿的衣服爲真身，那麼在她一生之中就沒叫她穿上這樣衣服現出真身過。我們差不多可這麼說。雖然夫人底話，條理整然。但要斷定她是那種人，頗爲困難。——從她嘴裏滾出來的話，一點也沒有爲她底奮昂與散亂，而有所省略。

「可是，太太！」娘說着，握住夫人底手。「別再那麼奮興啦！一到明天，什麼事也就可以明白了。請再喝杯茶，去

「關覺吧。」

但契爾夫人掙脫了身子。「不不！」她叫了出來。「不，不，一到明天，什麼也來不及了。布爾塞維克追蹤着我。他們想凌辱我。他們要把我縛在砲口上。五個人輪着來。那些人是有花柳病的呀。全世界將要染上這病毒了……」突然，夫人誰也不防地跳了起來，跳到桌上，對着我娘叫道：「你安心地去關覺好了。因為有你底好兒子呀……你可什麼變故也沒有哪！……」娘想把夫人拉到椅子上去，但又給夫人掙脫了。「啊！你請我安靜，安靜是沒有用的呀，你底兒子是和布爾塞維克，那凱尼希有來往的哪……」

契爾夫人底聲音，幾乎是力竭聲嘶的叫喊。她啞啞地發着狂。她突然跪在娘面前，狂亂地把兩手伸到娘底眼邊，抓住娘底衣袖，把雨衣似地披散着頭髮的頭，投到娘懷裏，一邊幽幽咽咽的哭泣。一邊嚙嚙嚙的說：「請不要把我趕出到街上去！請不要把我趕出到街上去呀……」

這麼着，夫人就馬上軟了下來，像沒有扭緊的電燈泡底光頭一般，她一透一透地抽動着。

這時，娘不怎麼費力的把夫人躺在沙發上，解開夫人底胸衣，用 薄荷 水給擦着頸項，額角與腋下。卡清加走向寢室去。從日常家用的藥筐裏，拿出樟腦來。不久，契爾夫人安靜地呼吸起來。全身底痙攣，漸次消退。終於入睡了。卡清加給她蓋上了被單。

娘和我坐在桌旁。瞧望着睡眠，落在契爾夫人身上。卡清加端了茶來。她還給我們削着櫟樹底果實。

契爾夫人睡着。她底呼吸與青蠅之聲相混。娘拉着我底手。「她的神經是十分錯亂了哪！」娘說。「萬事取求於『外物』的人，一定會要失卻『什麼』的。這個人彷彿祇有外面的生活。所以自己屋裏一有危險，那就覺得什麼都完了。平常所有的全都拿光，自然什麼也沒剩下了。這個人，到今日可還不覺悟呢。」

「你說什麼呀？」我問道。

「我說的，是指心底自由呀！」娘說。

「什麼是心底自由呢？」我問道。

「這個嗎？」娘說。「在人類底本質裏，常常可看到缺陷與變動。而在缺陷與變動中，可看到人類的本質。」

我靜默下來。契爾夫人睡着。卡清加把蘋果放在兩隻暖爐上燒了起來，在蘋果美麗的顏色上，燃燒似地撒着砂糖。街上有人唱着歌。還時時聽到吹口哨。

契爾夫人睡着。

我站了起來。對娘說：「我不明白人類的本質是什麼。我也不明白人類的本質爲什麼有缺陷與變動。我又不明白心之自由是什麼——可是我知道戰爭完了，我們底生活要變動了。」

娘回答道：「我不以爲和平來了，人類就變更了。爲什麼人們在以前和平時，也像和戰爭時一樣，迂迴屈折地延宕宕地做着絕滅他人的事呢。我不以爲新的和平來了，人類就會變好。所以，我也不相信這叫你不得安靜的新時代。過了十年，人們也就忘却了在戰爭中立下的咒語了吧。過了十年，人們怕又像想試一試競技底危險一般

而想起戰爭了吧。現在飽嘗了戰爭的慘酷，同樣在那時也飽嘗了和平的慘酷了吧。現在人們怎麼也不相信戰爭，什麼也不能期待於戰爭，——但怎麼也不相信和平，什麼也不能期待於和平的時代也會來的吧。一到那時，戰爭一開始，人們就高興起來，又相信戰爭，又有所期待於戰爭了。」

我回答道：「可是我總歡喜現在這個變動。」

「過了十年，看你還那樣稱道和平咧！」娘微笑起來。

「革命呀！」我大聲地說。「是革命呀！」

「要是革命和這些人所有的不安，其程度相等，」娘說着，指了指睡着的契爾夫人。「那麼革命還能把人類改變些過來。但是這些人底不安，我以為實在比革命還厲害。這就引起他們過分的注意，革命也就要完了。」

我這時叫了起來。我對娘那種坦然的蒼白的顏色，不能忍耐。「要是這樣，那麼什麼也歸無用了！」

「你可還相信國家呢。」娘微笑起來。

卡清加把燒熟的蘋果，放在我面前。

娘張着手臂抱住我，吻着我，說：「所謂人類，那是小事哪……」

契爾夫人轉了個側。街路上有人歌唱着。——還時時聽到口哨。

六

早上八點鐘。我在院子裏幫着卡清加餵雞。我撒着從小箱裏拿來的香瓜子。我拋着從破舊發鏽的鉛桶裏拿來的糞軟了的馬鈴薯皮。空氣濕而且冷。雞子歇斯的里的叫聲，與落在硬地面上香瓜子底聲音相混。一羣鴿子，在屋上咕咕地叫着。從煖爐裏出來的煙，像頭上底層層一般，撒滿了屋頂。長在花壇之旁的翠菊，看來像從墓場偷來一般的。

非常地冷。空氣刺激着氣管。通過耳朵，迫着扁桃腺。

卡清加撒完了兩小箱，留下一把香瓜子，作引誘雞子入籠之用。有激劇地打着門的人。在黑柵門前，站着個穿灰綠色大衣，戴黑邊銀色大帽的男子。那人用眼打着招呼。「啊！」卡清加叫了一聲，跑進家去。我站在院子裏散亂着的雞子中間。

門前人說起話來。「怎麼樣，請開一開門，想會一會你底母老呢。」

我回答道：「我沒有帶鑰匙哪。」

那人笑了起來。「那麼，請爲我向你母老那裏傳聲話，怎麼樣。」說着，他脫下帽子。是我所知道的臉，是契爾先生。

「這麼早就來打擾，對不起……但是有點兒事情……真是非常對不起。從市政府就一直來到這裏，因爲路中聽到我女人……」

這麼說着，他又微笑起來，脫了脫帽子。

「因為遭了逮捕嗎？」我問着，走了攏去。

「不——」契爾先生回答說。「像那樣觸霉頭的事是沒有的。我是僅爲了保護纔給他們拘押起來的。要照會了D勞兵委員會後，纔得釋放出來。因為電話線全給佔領了好多時間，到今朝霍夫曼博士纔得慢慢跟當局者通了話。」

「碰到過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嗎？」我問道。

契爾先生搖了搖頭。「那個人彷彿是晚上出發的，向D市去了，跟水兵們一起。霍夫曼博士還掌握着這市鎮上的警察權呢。」

契爾先生打了個呵欠。「對不起。因為稍爲有點兒疲倦——通夜在市政府，一點兒沒睡過，噯，再說年紀也大了……」

契爾先生又微笑起來，這回僅把帽子側了一角。

「你有這可愛的雞哪——是好種呢。多半是自己養的吧？」

「養養已經兩年啦。」我回答着。

「新的雞蛋，在這時節可很有用哪。也有伊大利種的鶉雞吧。可愛哪！可愛哪！到底雞是在什麼地方孵的呢？在屋頂小房間裏頂好。我對於這個頗有些經驗。孵壞的不很多。這小東西，眼睛還沒開，就張着小嘴子，非常可愛了。幾乎聽不到的那種聲音，真叫人朦朧恍惚哪。」

「我不怎麼知道雞子的事。」

「我也不完全怎麼知道。」契爾先生微笑着，「但當今必需什麼事都慣熟纔好。這個呢，所謂可愛的家畜，在過閒暇的時候，是頂好的安慰。我是把飼養家畜當作運動看的。要是願意看一看我所有的雞子，那我真歡迎之至。你要是看到這些小東西啾啾地叫着，一定感到十分有趣吧……」

恰巧這時，卡清加從屋裏出來，她羈着件洗乾淨的白圍布，戴着頂結着花編的帽子，穿着通染黑的衣服。她開了門。

「謝謝！」契爾先生說着，走進院子裏來。

卡清加馬上說道：「我一看見了你，我就馬上去通知了你底太太。太太現在還睡着。太太叫你稍爲等一下子。」

「嗯，很好！很好！」契爾先生說。「請你跟我內子說，我很平安。沒什麼必要的事。我在這裏看看雞子。」他走向院子來。他在那裏看着啄着地面的雞子。

「雞子呀，是多麼耐心的東西哪！」他說，靜靜地瞧着前面。「是多麼忍耐呵！小小的頭很有精神的動着。不論陽光照着或是沒有照着，它常常感到滿足。這東西真是可愛的。很能自己滿足……」

他十分相像地叫出母雞呼雞的聲音。從衣袋裏拿出麵包。把麵包撥成細片，分給圍集在他周圍的拍着羽毛的騷鬧着的雞子。

一隻肥壯的母雞，帶着八隻小雞，蹣跚而來。契爾先生曲膝地走着，細心地把捏碎的麵包屑喂給小雞吃。母雞裝着向這工廠主走來的姿勢，但對他沒表示什麼。而且那母雞的叫聲，非常清悠而柔和。

我看着這人把餌子放到小雞底黃色的嘴裏去。過後他走向井口去，汲着水，給儲在手掌底窪處。這時，小雞一點也不慌張地喝着那水。這不讓我和卡清加一觸牠底小雞的母雞，我看到牠竟讓契爾先生抓住一隻小雞在手裏，且在小雞胸頭撫摩着，它溫馴地不叫一聲。這契爾先生，可說是勞動者們底榨取者，與吸血鬼。在大罷工中調動軍隊壓迫勞動者們，把他們拘留在會使他們孩子臉色變成蒼白而生疥癬的那種連房裏，真是個誰個不知那個不曉的傢伙。而且在好幾禮拜前他還主張繼續戰爭，務求得到勝利。因為他想從自己工廠裏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利益，爲自己，也爲了股東。這人在我們市鎮上，由於新興階層底憎惡，已成爲神話中的人物。但現在和小雞們戲弄，我竟看到小雞們親切地靠近他，沒有一點恐怖呢。「這傢伙可說是跛脚的。」他說。他把小嘴上還留着白皮的小雞放在手上。「脚關節下應該用線給它包起來纔好呢。這樣，兩三天就行了。你別以爲很小的，小毛病哪。可憐見的，不給弄好，到死也是拖着隻跛脚的。你有少許的線嗎？」

契爾先生對我微笑着。他把小雞放在他衣兜裏，祇讓它露出個頭。我回家去拿了線來。「這就行啦！」契爾先生說。「馬上給紮好來……」他解了線，在小雞脚上紮着。紮好後，他放了小雞，讓他跳跳蹦蹦走向母雞去。母雞稍爲啄了一下散亂的麵包屑，叫小雞吃着。

契爾先生站了起來。因爲蹲得太久，他底臉色幾乎是膨脹着。他底眼睛發着光。「看到母雞嗎？」他問我道。

「母雞馬上就看出我不會加害於小雞的。」

「這比較叫人類信服更難的事，我可用經驗來說。一定請去看一看我底飼養法。大概任何動物，都親信我。我一呼鴿子，鴿子就從小籠裏出來。這可並沒有像依戀自己的動物一般，叫心裏歡喜，不過聊以安慰而已。」

我和契爾先生向屋裏走去。我想問一問他關於革命、和平，以及新時代底意見。但我沒有勇氣。因為和我並肩而走的這個強頑的人，竟這麼說了起來：

「要是有空閑的時候，我想在鄉下造一個龐大的養雞場，造個葱蘢的養雉林。還有，想造個能給黑鴨子游泳有蘆葦的大池子。這個就是像我你一般年齡時做過的夢。但是萬事總與願違……」

契爾先生歎息起來。他閉上半隻眼睛。眼睛下面有着小滴水。畫成了像蟾蜍底脊骨一般的溝。他每動一步，這溝就掙了一下。全像填滿襪子的衣服的小背囊似的。

「爲什麼呢？」我想。爲什麼這人不能造出一個有蘆葦的可供黑鴨子游泳的池子呢？爲什麼他要建設工廠，爲了利用他人勞動增加自己工廠利益而擁護戰爭促進戰爭呢？爲什麼在他底一生裏必得背負着那種不用暴力便不能鎮壓的憎惡呢？契爾先生是幸福的嗎？契爾先生是不幸的——但契爾先生是強而有力的。

娘在坐起間裏等着我們。當契爾先生表示客氣時，娘請他坐。他坐在沙發上，在那爸爸的得意的畫幅，那阿斯孟斯哈淨附近的萊因底風景畫的下面。很奇怪的，他坐下時竟一反向來的習慣，不把兩腿交架起來。僅和普通

坐着的一般，跟我娘說些和特來訪問的理由毫無關係的話。他們就祇說些這季節比往年來的寒冷的話，說些好幾禮拜前我們市鎮上死亡率非常之大的蔓延着的流行性感冒的話。

契爾先生還說了些種種奇怪的事。在奧斯奈卜留克的他底叔叔，三禮拜前就不斷地繼續睡覺。還有他那汽車夫兄弟，足足吐了三天可厭的發臭的肺血，其後死了。據契爾先生意見，對於這個，酒精是很有功效的。——他在和平開始時，還有純粹的茄馬卡拉姆酒兩瓶光景。要是受到些惡寒，或者眼睛感到些發花，趕快喝它一個適量，這是非常有益的。娘說，頂好的方法，是使它發汗。把被頭緊緊地裹上一身，這樣過了一個晚上，毒素就絲毫不剩地從身上趕走了。

兩個人就這樣鄭而重之地談着。最後，契爾先生稍為起一起身，握一握娘底手。臉上微微地發紅，說道：「你給我內子那麼費心，我真有說不出的感謝哪！」

說着，他坐了下去，微笑起來。

娘說，那樣的事是應該的，說不到感謝。

契爾先生就這麼的看着窗外約有二三分鐘光景。接着說道：「現在是正要騷鬧了……」

「戰爭已經失敗了哪！」娘說。

「不光是戰爭呵！」契爾先生微笑着。「和平也是一樣哪。」

他從容不迫地坐到沙發上去，揉弄着羽毛的坐墊底金色的縉子。

突然他忘卻了矜持，把兩腳交架起來說道：「衆寡不敵呵！」

「是的，是的。」他還吐了口氣。「我們要是趕快在亞美利加募集筆公債那就好了。但我們國家裏政治家們關於經濟界的事，什麼都不注意。戰爭和經濟戰爭有不同嗎？英吉利嫉妒我們底才能，與我們底組織能力——因此戰爭終於爆發了！」

娘非常注意地看着契爾先生。她露了露微笑，落後就那麼說，「到今朝，這樣的事，也有點難說吧——結局，人類的發狂，除經濟的原因之外，還有別的原因呢。」

契爾先生又微笑起來。「什麼事都跟經濟有關係呢。」他說道：「這個是連布爾塞維克也承認的。可悲的事是，在德意志，什麼事都用感情來發付。——戰爭也吧，革命也吧，誰也不知道實際是什麼。說是好的吧，那麼那些革命家實際上都相信威爾遜底巧語花言——但威爾遜是什麼東西？是組織聯合軍的美國大工業底代表者。你以為債權者會允許自己底債務者獨立生存嗎？不，債權者祇許債務者盡力勞動的，這以外就不允許了。我們是為戰爭所打敗了。這是我們經濟上的誤算。我們得到了非常類似於保護我們經濟而監視我們的那種和平。」契爾先生滿足地沉默起來。表現於他額上的疲勞消失了。他彷彿沉醉於自己思想之中。

「我們底子孫留意到這點吧！」他說着，看了看我。「我們底子孫……」他這麼說了後，突然抬起頭來。

娘問他知道些戰線上的消息嗎？「停戰交涉開始了啦！」契爾先生回答道。「國內各到各處騷擾着。我們多半能看到共和國，看到新的國家了吧！」他微笑起來。「這正和一家破產的工廠歡迎新的工廠老板時的情形，一

般無二。祇是借貸表什麼也沒有變化哪！」

「是民衆不想戰爭呀！我彷彿搔到這軍需工廠老板底滑稽的優越感似地叫了起來。「民衆被欺騙了。革命是這欺騙的復仇呀！」

「復仇是好的……可是沒有什麼效果的哪。德意志已經要宣告破產了。破壞了動產者，是犯破產罪的。是革命也吧，不是革命也吧，要是能照你希望做去那就好咯。總之，我們是打敗了啦。」

「民衆有一個明白的要求呢。」

「那麼這是什麼呀？」

「革命要打倒資本主義呀！」

這時，契爾先生哈哈地朗然發笑起來。連他那領帶也給弄鬆了。他竟笑得那麼兇。「你可別相信露西亞人底吹牛哪。資本主義在這戰爭中是勝利的！祇是資本主義制度內部底競爭，被清算了。資本主義現在正面對着新的偉大的時期呀！在露西亞在現在還不是一種資本主義嗎……請相信我底話，這次戰爭後，你們做德意志人的，將永遠活在某一種體制中。反抗這體制，可沒有反抗凱塞國家那麼容易了。瓦爾街取波達姆而代之，年青人將不受軍隊底命令，而受交易所底命令，從事訓練。我是知道經濟的。我埋首於經濟之中。我在與經濟一共邁進。我知道經濟的趨向。」

契爾先生站了起來。扳住我底肩膀。「請相信我底經驗。些許社會主義，可不能改革什麼。也許勞動者們自今

以後有好屋子住了吧。也許工作完了後能得洗個澡了吧。也許不事先豫告，不能解除勞動者底工作了吧。也許勞動者底代表們得到高等的地位了吧。也許五月一日會給勞動者一天的自由吧。也許勞動者底孩子能進高等學校讀書了吧。——但你總不能變更體制呀。體制祇是弛緩一下，因之還要加強。勞動者階層市民化了——大多數人底希望正對着這一點呀——我常跟他們處在一起，我知道他們。他們都是有理性的，而且都受過爲國家服務的那種教育。」

「但是你爲什麼說戰爭必得勝利呢？」

「德意志底經濟利害，要求戰爭勝利。要是戰爭不得勝利，德意志經濟，就失卻獨立性。德意志經濟一失獨立性，那麼德意志底新興階層就和德意志底企業家失了關係。德意志底新興階層就以國際的資本家爲對手了。不久之間，德意志底新興階層將爲誰所支配，爲誰而勞動，也不難明白了。和這戰爭一起，國民經濟減掉了。——和這戰爭一起，世界資本主義底局面開始了。」

契爾先生坐了下去。還說着昨晚和霍夫曼博士關於這問題的談話。霍夫曼博士是個社會主義者，但他不大信任革命底效果。霍夫曼博士是站在純粹經濟的見地上的。霍夫曼博士以爲革命如其能從布爾塞維克的進路脫逸出來，那麼相當忍耐的和平是有希望的。因爲如其德意志一布爾塞維克，馬上就會招致協約國底血腥的干涉。因之，革命不想向德意志底民主化更前進一步。由此而使德意志與敵國之國家形態經濟形態相同化。因之，比較那懷抱希望實驗世界觀的國家，會有機會得到更好的待遇。

我就問契爾先生：那麼你對此有些什麼感想呢？

「我是爲民衆服務的。」他說。「不用說，昨晚我也是立誓服從D之新政府的。」

我又問契爾先生：凱塞對於一切事不是應負責任的嗎？

「不。」他回答道，「凱塞不明白資本主義是什麼。凱塞正像今日許多夢想家相信革命大衆之蜂起一般，相信着一千九百十四年國民運動底力量呢。」

我說，凱塞不站在他軍隊底先鋒而死，凱塞是可恥的。

契爾先生回答道：「凱塞逃了也吧，戰死也吧，那是什麼都沒有關係的。因爲實際狀態，什麼也沒有變化呀！」

我問契爾先生，爲什麼現在突然和幾禮拜前說着不同的話了呀。

契爾先生回答道：自己是實業家哪。

我問道：「實業家是什麼？」

契爾先生回答道：「是個頂快速地知道形勢的人。」

這麼一來，我沉默起來了。

我憎恨契爾先生！

娘把卡清加端來的茶，請契爾先生喝。

幾分鐘後，可聽到慎重下樓的腳音。這有點像晨光未霽的早晨，某種苦重的夢，從屋子裏逃去一般的聲音。欄

千軋軋發響。

門開時，契爾先生正剝着小小的白煮雞蛋。他底老婆出現在房間門口了。她穿着統灰色天鵝絨的緊裹着身子的衣裳，腳上穿着細鹿皮的鞋子，手裏拿着銀灰色的手袋。契爾先生回過身來。

「早上好！愛麗加！」契爾先生沒把手裏剝過的白煮雞蛋放下，說。

「威爾漢爾姆！」

契爾夫人就跟她裙子開幅一般闊大地跳了起來，驀地跳到丈夫身邊，抓住了他底手，把雞蛋拂落到地上。接着，抱着他底頭，自己眼睛，跟着丈夫底眼光的方向轉着。咽了兩口唾涎，然後用那像亞爾美尼姆(armenium)一般輕盈而明朗的聲音，叫道：「威爾漢爾姆！」

威爾漢爾姆站了起來，微笑着。「愛麗加！」

愛麗加搓着手，不時倒在丈夫胸懷裏。留心到這點的威爾漢爾姆說道：「放得硬朗些呀！」

終於愛麗加扳住丈夫肩膀，不覺由衷地哭了出來。威爾漢爾姆有些懶懶兒的說「請吃些早飯吧。」愛麗加抱着他底頭頸，叫道：「你得救了嗎？」

威爾漢爾姆回答道：「什麼事也沒有了。」

「那麼家呢？」

「也沒事啦。」

「那麼，布爾塞維克們呢？」

威爾漢爾姆就強迫愛麗加坐在椅子上，把咖啡杯放在她面前，放了幾塊砂糖，把麵包塗了些牛油，說道：「布爾塞維克們全走光了。」

愛麗加甜蜜地吃了起來。

十五分鐘後，工廠老板契爾起了身，吻着娘底手，感謝娘底厚意。其間，回復了常態，說話有了秩序的夫人，請求我們不要對誰說起她那逃走的事。我們答應了這事。契爾先生站在門邊時，夫人說：「打個電話給夫理茲茲不行的吧？」

他們回轉身來。契爾先生在我爸爸房間裏打起電話來。「喂喂！」他叫着。五分鐘後，汽車到了。是偏蘇汽油（Benzine）車。夫理茲茲塞住車時，把手舉到帽邊。

「趁汽車不要緊的吧？」契爾夫人問着。

「固然。」工廠老板說。「我有勞兵委員會底證明書哪。」

「啊！」契爾夫人說道。當卡清加拿着小小的皮包走來的時候，給了她一塊金洋。「這是賞你的……」

「太太，那些舊衣服要拿去嗎……」

但這時，夫理茲茲已經把汽車開動。車子霍地開出去，連喇叭還沒叫，早已折上街角了。

我跟娘一起回了家。

卡清加問那些舊衣服怎麼發落。

「好好兒給晒一晒太陽吧！」娘說。

七

正午，我們聽說，戰爭已經終止。停戰交涉進行着，暫時不再互擊。在柏林，組織了人民代表委員會；國內各到各處，貴族退了職。興登堡留在軍隊裏，承認了勞兵委員會。興登堡大受讚賞。皇太子在荷蘭。他成了市民憎惡底鵠的。人們一說到他，就像唸到猥褻的文學似的。郵差晚上送信件來時說，要是法蘭西人暗地槍殺了皇太子，那也不要緊，我們倒歡喜丟掉他。他是個出名的惡棍——可憐相的，倒是他底夫人。

許多人都議論着皇太子。各自起着皇太子底綽號：什麼「豬」呀！「吹牛大家」呀！「誇大的廣告家」呀！「大套」……還隨便說着他壞話。全都是些猥褻之談。他們說：「這傢伙一定會碰在一個苦境裏。大家都在貝爾墩捨身時候，他可正跟法蘭西姑娘一道玩得够味。要是那傢伙現在再回到德意志來，不叫他骨頭敲得粉碎，可不算回事。」全像他們有從皇太子引出革命底道德的根據一般。皇太子就是把全市民和革命連結起來的線索。他們像憎恨同居的放蕩的學生一般地憎恨着他。皇太子是王國底淋菌。

我到馬茲克思·夫拉那裏去。步哨和偵探隊已離開了街頭。兵士們却站在每家門前，跟那裏主人鬥着議論。兵士高聲地發笑着。看護隊裏許多兵士，訴說着戰爭中的回憶。主人們大都抽着烟，對社會民主主義，表示了好意。兵士們歡喜戰爭告了終止。幾個兵士，已經穿上了平常的衣服。彷彿穿上新的軍服一般，高傲地走過街頭。他們看到年老女人，就叫「老太太。」若有年青女人走過，就尖着嘴，學做接吻的聲音。

布告板上貼出了布告。這是寫着嚴厲地處置掠奪、暴動和祕密買賣的布告。有勞兵委員會會長霍夫曼博士署着名。這是以如次的文句結束的。——「勞動者，市民，農民諸君呀！請保持明晰的頭腦。勿為無責任之暴徒所煽動，為暴力所驅策。必得維持秩序呵！」

我聽到昨夜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和霍夫曼有過激烈的衝突。這就是關於人質問題的。水兵們把人質從床上拉致了來，監禁在市政府裏。霍夫曼博士罵這是露西亞的手段，頑強地主張釋放。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罵霍夫曼為戰爭社會主義者。霍夫曼博士罵凱尼希為鮑爾塞維克。終於勞兵委員會底多數人，支持了霍夫曼底意見，要求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服從霍夫曼博士。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帶着水兵出現於會議室。可是事情得到不可思議的成功，招來了業已解除武裝的將軍底狙擊兵，借他們力量，擊退了水兵。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他們馬上坐了一輛客車，一輛載貨車，向D市出發。現在他在那邊，正在企圖擾亂秩序。——人們全都那麼說着。

我走過了市政府。纏着紅色臂章的步哨，跟通行人說着話。他們把槍枝靠在牆壁上，赤手空拳地抽着烟。四周的氣氛，極其平穩。許多婦人纏着華美的披肩，和婦人們講話的男子們，彷彿永遠不會死去一般，放誕地笑着。

停戰協定締結了。但誰也不知道在如何條件下締結的。一切人皆知這一件事，就是現在已經沒有砲響。因此，一切人幾乎皆已忘掉革命。他們一談起未來，他們總說起軍隊底歸還。時時有誰在菜館子裏大叫打殺吸血鬼與資本家。但幾乎沒有一人注意到他。——戰爭終止，和平開始，這種快樂是有那樣大呀！

市上充滿女人。她們沒留心布告板上貼着的布告。她們也不讀最近的電報記事，她們站在街角，巡走着酒館，笑着。她們想着自家底屋子裏的事總覺得缺少一個男子。那男子也許在法蘭台或者在烏克蘭，或者在擁護土耳其文化，或者在援助奧大利亞——總之，無論哪間屋子裏，總空出着應有的一個男子底場所，無論哪一家，總空出着應該有個男子跟一個女子共睡的床舖。所謂和平是什麼呢？能同居到老那才可算是和平。一同打着稻，一同做着買賣，吃飯，做禮拜，出發旅行，回家，叫罵，疲倦，起床，吃飯……在屋子裏相互說話，睡覺，滅了電燈，互道着晚安，玩着，吵着，愛着，憎着——……

婦人們快活着，因為戰爭終止了。她們想不到民衆什麼的——她們祇想着家庭。

在某家書店前頭，揭示着一集電報。「英吉利底軍艦，揭着×旗。」

站在電報前面，誰都在讚美英吉利人。其間，我看到了馬茲克思·夫拉。他戴着他爸爸底舊帽子。那帽子底黑色，已經發着綠光。他還穿着滿是褐色污點的改縫的大衣，穿着半統的靴子。他那細小的頸子，用大衣襟包裹着。大衣右面那隻口袋裏，插着包着報紙的瓶子。我看到馬茲克思在笑。這因為站在前面電報旁邊的那個男子在叫着「萬歲！」

我費盡力氣，分開人羣，走向他那邊去。電報前的羣集，愈來愈密。某中士底話，攢進我耳朵裏來。那中士一說起英吉利海軍有極大的團結力的話，就給估定勝利者與被征服者間沒有和平。「民衆握住了自己底運命——民衆給予世界以最後的和平。」像一千九百十四年那樣的感激，在鼎沸起來了。他們皆固執地相信自己是站在幸福時代底前夜。

「我們大家都是兄弟呵！」那有一撮不很漂亮的小鬍子的男子說：「無論是勞動者、市民、農民，總之，我們都是國民呀。」這時帶着撒克遜土音的一個瘦長的兵士回答道：「國民總是希望和平的。——我們被欺騙了。」那小鬍子點着頭，說：「無論哪一國，將軍們和政府裏人，全都應該予以裁判。他們誰都應一律平等地送到刑務所去。」「應該斬草除根呀！統統給放逐到谷底，從上面撒下瓦斯去。」

那瘦兵士尖着張臉子。他底聲音咻咻地鳴叫着。「可不是——真是個好想頭呀！這是對於國民的頂好報酬。如其將軍們下回還要戰爭，那麼叫他跟敵國底將軍，一道集合在原野上，相互對着發砲好嘞。這麼着，戰爭可還會再起來嗎？」那個小鬍子說道：「這話真說的有趣。但是將軍已經被罷免了啦。這樣一來，戰爭也就不會起來了。而且還設立了國際裁判，任何戰爭，都可由它處理。你跟某人不對，你可以跟他進行訴訟，但你可不能殺却那人呀——所以……」

「是呀！」兵士回答道。「這可一點也不錯。頂要緊的是全國民衆，團結一致！」

「這是確實的導報，各到各處都是這樣的了。法蘭西是大的。但大家都是國民，就當超越國境，互相攙起手來。」

這麼着，未來的偉大的國家同盟就可實現了。」

「多好的事呀！」兵士說着，他那蒼白的臉，漸顯紅潤。「多麼好呵！要是大家挽起手來……」

「但還必須守秩序哪。」有鬍子的那個肯定地說。「內亂是不行的！請看一看露西亞就行啦。祇有死與飢餓。同志間相互的鬭爭，是壞到透頂的事。我們同是一國國民。我們應該相互尊重。我們必要和平呵！」

「是呀和平……」

像有肺病似的這個兵士點着頭。眼睛閃閃發光。

「那麼再會，戰友！」有鬍子的那個，說了後就走遠去了。

馬茲克思·夫拉碰了我一下。

「你知道那個傢伙嗎？」

我搖了搖頭。

「『福爾克思華哈特』報底編輯人呀。霍夫曼博士底同僚。因為不敬罪，吃過兩次虧。是個和平論者，寫得一手好文章。還作過戰爭詩咧。因為沒有印刷，所以還留在手邊。勞動者們叫他教授。這因為他老擺出一付教授的風度演說的。以前是小學校裏教師。烟也不吃，酒也不喝。常說沒有神，祇有自然。」

我跟馬茲克思一起擠過快樂地興奮着的羣集，走到街上。各到各處，說着關於和平的話。人們都稱它為新時代。許多人唱着國際歌，聲音相互應和，極其嚴肅。他們底聲音，震響空間。

「明白了吧，馬茲克思·夫拉。」大家都說着和平，忘掉革命了。」

我反駁他。「革命就是把和平帶來給大家的。」

「你可真蠢笨透頂了。大家有了和平時，就把污泥塗上了革命。你沒聽到那個編輯底話？他說，平穩，秩序，人類愛，國際裁判。你可沒讀過霍夫曼博士底布告？對於君主專制不同的論說——祇這麼一點點呀。爲什麼霍夫曼博士不要實現勞動者獨裁？爲什麼他不剝奪工廠老板底所有權？他是維持和平，等待D市政府底革命。而D市政府，正在等待柏林底命令。而在柏林呢，可還不明白怎麼做才好。沒有中心的革命。沒有幹部的革命。真是一堆廢料。所謂真正的革命，竟像這樣無力地說：『從此真實的戰鬥開始了好吧！』那總等於說謊。」

馬茲克思吐了一口唾涎。「大家已經討厭了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了，把他趕出去了。大家都說他是斯巴爾特凱斯特。（註）說他不希望和平，祇希望內亂。然而，在這市鎮裏，他是個惟一的澈底的社會主義者。他承認資本家在戰爭中敗退下來的時候，正是打倒資本家最好的機會。因之一等到國民皆希望和平時，資本家就張着嘴說：不守秩序，就是紊亂和平呀。他們跟勞動者來個預約：共和國和平等選舉權，任命勞動者幹部參加政府工作。——他們服從社會民主黨底意旨，把政權委給不留一點革命精神的社會民主黨的忠實信徒底手裏。戰端一開，誰都到處混在一起，那叫革命沒了基礎。你請看一看他們幹部吧！——他們在這兩年間，在市議會裏，佔了不少席數；連舊

（註）係紀元前七三年希臘之叛亂奴隸的首領之名。李卜克納西在歐戰勃發後和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態度不同，另行組織一革命團體，卽以此命名。

政府裏，他們也佔了幾席。他們在這兩年間，跟國民預約着和平，但他們確確實實絞殺了革命了呀。因爲不這麼做，和平是不會來的，而內亂却起來了。這就是誰底眼裏也看得分明的內亂。這是什麼一回事呀！」馬茲克思笑着，快步地走了起來。但他底快步終於爲了稀疏的咳嗽，停止下來了。

「我是有個宗旨的。我是斯巴特凱斯特。我贊成革命。我明白：我們底倦怠是由於我們所屬的階級——即由於我們是布爾喬亞。布爾喬亞必得滅亡。現在，這是可能的。這因爲布爾喬亞完全爲戰爭所打敗。我一看到我每天所碰到的人，我就起着人類的憎恨。——但我以爲我們家庭裏應該是和這批偽善者不同的人類。我不知道這類人是勞動者呢還是誰——但我是這麼相信着：我現在必得信仰什麼，要不然，我會發狂呢……」

他沉默起來。他底臉色蒼白。街上有着了唱歌聲。

我們站在某藥店面前。玻璃窗後面，有個硬紙做的矮人穿着青銅色的古式鞋子，長着錫做的鬍子。那矮人一手支在流瀉着用銀紙做成的瀑布的岩石的突出處，穩穩地站着，背上還背着一個竹編的籠子。籠子上用黑色的字，寫着「凱塞之止咳糖。」這矮人是止咳的救星，但沒了鼻子。以前生鼻子那個孔穴裏，堆滿着塵埃。青銅色的古式鞋子，爲青蠅弄得墨黑。鬍子一部分給擰斷了，放在岩石突出處的手，沒了拇指，做瀑布的銀紙，祇有一條。籠子裏擺的不是止咳糖，而是捕鼠器。地板上堆着大木板箱，頂頭像金字塔那樣一層尖過一層。是塗着青色與紅色的木板箱。這是並非假冒的打有印記的植物油底容器。其後有重葡萄酒瓶，描着半圓形。中間聳立着茶油底細長的瓶。有寫着「藥水綿」的小紙包，也有上面寫着「玉蜀黍」的小包。有袋裝的立比西店製的肉乾、波羅蜜。有上面用

花體字寫着紅茶、可可、肉桂等等字樣的小白箱。有畫着褐色的印度人底頭，上書石油字樣的搪磁的鐵板——

「這些全都等待着和平。」馬茲克思叫道。「大家想把玩具活過來。想把岩石塗漆一番，在矮人臉上生長一個新的鼻子。而那瀑布也必須流瀉下去……」他轉着跳着，笑了起來。我擔心着他會把窗玻璃打壞。

「就是把矮人照原來生上了鼻子，而那時候，還是什麼都完了蛋。要是玩具收回了生命，我們就必得毀壞大家底和平底玩具。革命必得打倒矮人。啊！對嗎！」他發狂地打着玻璃，我對於這發作，非常吃驚。但我不能阻止他。突然藥店底門打開了。一個穿着黑絹上衣的老頭，站在店門口。

「這裏沒有食品啊。」他唱一般地說。

「是矮人啊！」馬茲克思叫着。

這時，那老頭馬上退了進去，閉上了門。幾秒鐘後，陳列窗外的排門，全都格拉拉地關上了。

「那傢伙幫助矮人！」馬茲克思叫了起來。「那傢伙必得槍斃！」

我帶他回去。我緊緊地捉住他。他那心臟底鼓動也可感到。我們緩緩地繼續走去。

藥店旁邊，並列着別的店舖。三家肉店，相互鄰接着。在那陳列棚裏，是空無所有。祇有一扇窗子，窗腳插着紅黑白的小旗子。祇有一隻用蠟鑄的小白乳羊。能够勾住半頭牛肉的鈎子，在那乳羊之上，沒着落似地搖擺着。

「這不是祭壇嗎？」馬茲克思笑着，指點着乳羊。「神之恩寵，逃到肉店底陳列棚裏來了——因為教會做了屠畜場，而上帝底僕人，做了屠夫了。」

馬茲克思可笑地扭轉身子。「噯，你啊！」他叫着。「把人獸帶到屠殺場去，那是牧師底必要工作。牧師們在這兩三年來，可幹得一手好事哪。牧師們正像屠夫向小牛說：『你們必須作爲人類的營養而犧牲』。一般地對人們說：『你們必須爲祖國而死！』但誰是吃人的呢？」

馬茲克思，吠叫似地說着，搖着身體發笑。

「神底乳羊逃到屠殺者那邊去了。」

突然地又翻然起去。走到那和玻璃相接處，把頭擦了玻璃兩下，屈身於乳羊前面。嚴正地發着溫和的聲音說道：「殺人者是合神意的，說這話的傢伙，必得用劍刺入他身上去！」於是他跪了下來，朝着放着乳羊底那方向，跟玻璃接着吻，沉默着了。

他在祈禱嗎？還是在沉入於思考中呢？我真擔憂他底理性啊。

幾分鐘後，我們靜默地走下街頭而去。馬茲克思的臉色變得極其蒼白。雨落了下來。他把外套的衣襟立起，要我到他那裏去休息。他說：

「我底衣袋裏有『蕙菜酒』呢。我們痛飲去呵……」

途中，我們聽到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和水兵們在今天正午襲擊D市皇帝底馬房。在那裏約有十五位飛行將校，正從將校集會處宴會後回來，他們全都喝得爛醉，誰也不防地，一齊遭受走過馬房之旁的B工廠的示威隊伍底射擊。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趕走了將校們，得了勞動者底助力，佔領了馬房。到了晚上，他就市公會堂裏在

發言，在羣衆底歡呼聲中，選出了勞兵委員會。他公然宣誓：在新興階層底「政權」未確立以前，決不放棄武器。某伯爵夫人在他面前扯破了敍爵書，請求他簽名。人民委員組織起政府來。——有許多律師和工會裏的官僚參加。但實權操在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手裏。他有十八挺機關槍，他有勤勞大衆底同情。水兵們佔領了瓦斯工廠和發電所。明朝，銀行家將要不留一個的給逮捕起來了。

馬茲克思底油得粉白的住宅，頂着層沉重的青衣色的屋頂。是十九世紀前半的建築物。那屋子和別的正常屋子駢並着，有點凹入。裏面弄得一場糊塗的院子，投出這屋子底不安的陰影。地上雜草，雜亂而茂密，三株胡桃樹重甸甸的挺立其間。

衛生顧問官夫拉底刻着褐色的紋章，依然高懸在門旁紅色砂石石柱上。門對面那裏院子裏還鋪着幾年前衛生顧問官底雙挽馬車拖過那上會發着軋礮之音的石板。但今日石板禿露着，生在石板周圍的蘚苔，潮濕而且膨脹。庭園底右壁，隔着進養家畜的小屋。這是大規模的小屋。屋頂像耳聾的老人底頭。虔敬地倒垂着。接着這，是枝極紛披業已成長的接骨木；再過去，是洗濯場和現在已經廢棄不用的豬廄。前院子就從這豬廄開始的。繁茂的雜草與荒蕪而榛密的羊齒草以及叢生的枯老的樹木，到處散紮着，與野生的葡萄葉，極肥的扁豆，相互糾纏着的豌豆，織成一片。而在廣袤的田疇上，又有無數雜亂叢生的萵苣底花穗。這萵苣底花穗，能催起小市民底愛底想象。衛生顧問官死後，馬茲克思·夫拉底娘把那早就沒給它迸出水來的噴水池，成爲院子底中心點。——其旁蹲着座用閃白的石頭雕出來的煩惱的女人像。那石像底臉已給雨打成了許多小孔。

「除我們以外，什麼人也沒有。」我們走近那裏時，馬茲克思說。「烏爾銳爾走了。今天正午，自己打着被包，坐上去斯彼塞爾底運貨馬車去了。烏爾銳爾說，現在是誰也得回家了，恰像約翰啓示錄裏所寫着的一般，大動物到了什麼東西都吃完了的時候，祇有向自己身內着手了。我沒留她。那裏女人今年就愛說那樣的話，真叫我耳朵也聽聾了。讓那傢伙在斯彼塞爾待着最後的審判好啞。」

我們進了裏院子。釘在鐵條上的鈴，在空中格拉格拉地響着。馬茲克思矜持地從衣袋裏拿出鑰匙，打開了門，——我們站在樓梯底褐色的空虛中。玉蔥與廉價的牛油，發着臭氣。我們登上樓梯走去。我們右邊，並列着以胡桃樹作框子的拿破崙時代底銅版畫。二樓上沒銅版畫。可是有小鹿頭。衛生顧問官於鹿底白頭蓋底三角上，用紅墨水記下這些頭子成爲他獵槍底犧牲的日脚。馬茲克思指點着其中特別美麗的一個。我祇看到用粗字寫着的：「爲我底小馬茲克思，一年，五月八日，在維爾特康契爾。」其下又寫上「祝嫡子之健康。」以及不能看出的人署名。「這是我最初的旅行券呵！」馬茲克思說着，又笑了起來。

馬茲克思住在三樓上另一屋子裏。屋裏牆壁，塗着灰色。靠壁放上張闊大而簡單的桌子。這是供馬茲克思做事用的。桌旁爲載滿教科書的小書架。右邊，是床。床一邊，是莊嚴的化粧台，桌前有一把椅子。

馬茲克思把瓶放在桌上，矜持地從衣袋中拿出小刀，發出大聲，開拔了瓶栓子。「上好的蕙菜酒呀！」他說。「今天我從一個農夫那裏，出兩馬克硬買來的——看來倒值得買哇！」

他從架上拿出杯子，滿滿的倒了一杯，自己就咕嚕嚕一口喝了。接着遞給我一杯，我也喝了。我們沒說話，是六

點鐘。晚暗漸濃。馬茲克思躺在床上。我坐在屋裏惟一的一把椅子上。杯子放在馬茲克思旁邊化粧台上。

「噯！」稍爲過了會兒，馬茲克思說：「對於革命，我很周密地想了又想。我曾經有一次考慮過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計劃——這可真堂皇啊！可不是嗎，照他那麼做，我們今天以前所有的欺詐與虛偽，什麼不留痕跡地都掃乾淨了。這屋子給放了把火把，毀掉家具，打碎鏡子，被單上沾着討厭的臭氣，也給燒掉完蛋。這可不是極其痛快嗎？那古舊的鹿頭，從壁間逃出，窗帘也一陣風的燒掉了。」

他起了身，歪着個臉子，接着，他吐了口唾沫。

「我極端憎惡這廢物。在這家裏充滿了漫天大謊。從好幾十年起，就在這屋子裏，大家撒謊着來。這屋子成爲性之惡劣的臃腫物。這屋子必得打壞。我底爸爸喝起酒來，就像喝水一般，用着上好的學生時代底指揮刀，在家中亂舞，將牆壁打破成一個個窟窿。爸爸跟老媽子一道睡覺之後，又把老媽子趕了出去。爸爸痛打着我娘。在別處沒人的時候，還發出大聲放着屁。想一想皇帝誕生祝賀會時爸爸底演說吧，那真是個漂亮的父親哪。爸爸大聲地叫道：『德意志人底家庭，是一切道德底安息處，而法蘭西人，是全都發了梅毒的。』他又這麼公然宣言——衛生顧問官是上等人，可尊敬的人物，頂好的市長，無貧富之分，都被會敬着的。爸爸一跟娘到社交界去，就表示了非常親切。而娘也極其親近他，在人們面前總把爸爸叫『您』的——可是一到誰也沒有時，兩個人就像瘟病菌一般相互地憎恨着，而且不斷地吵嘴。

「爸爸患中風病死了時，娘看來可真爲市政府底吊辭受了感動啦——但這也還是卑污的說謊呀！無論誰，

無論哪裏全都是謊。娘現在跟將校們睡在一起，關於偉大的時代，說個不清的說着。叔父他們整天在兵站部游蕩着。掛着勳章，說些誰底兒子戰死啦，犧牲啦，跟那英雄主義嘸的話。——我全都透底知道。實際上自己是個透骨髓的膽小鬼，一到夜裏就一鵝落攢入床裏睡覺，而且把寢室門關得鐵緊的。

「我底周圍全是骯髒的。我直到現在還以為所謂人類這東西，根本全都是骯髒的。——據我看來，人們全都說着和自己真實行為不同的話。而且大半是誇張的。這在我可怎麼做才好呢——我祇知道這一點：讓我們能自由地呼吸，把一切都打倒來。我們必得打倒他們。我們要有返真還樸的生活方法。」

我驚愕着他那話語底極端，沈默着。馬茲克思在屋子裏來去地踱着。他那翼然突出兩方的耳朵，看來像是兩支幫助他頭腦底思想的風帆。他底牙齒，全然豁露着。他那橄欖油般黃色的光，和那從高張在上的窗玻璃落下來的那些許陽光，相融和着。

突然，他站了下來。他臉子發紅，眼睛發光。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叫勞動者武裝起來，那是正當的。他主張新興階層獨裁，也是正當的。他們那批傢伙，要是不用暴力，是不肯從自己場所逃走的。露西亞知道這一點。對付恐怖，也祇有用恐怖。一切的歷史，由階級鬭爭而成。立。布爾喬亞必得消滅！」

他喝着酒。蔻萊酒底香氣，悠悠地漂滿一屋子。瓶身已經大半透明了。

「要是這革命就這麼停滯下來，要是這革命因布爾喬亞外觀上的讓步，就欺騙新興階層，而獲得成功——

那時候，什麼機會都不會再到來了。我們將仍舊把我們底生活引到這虛偽與欺騙中間去打滾了吧。在那時候，儲錢了，或者倒路死了——這種事，全跟守着布爾喬亞法律過活，或者帶到牢裏去一樣。他們現在爲戰爭所打敗，但他們祇要少許讓些步——他們又感到安全了，又造出和平來了——他們底可咀咒的和平呵，是這樣的！和平呵！是這樣的！……」馬茲克思叫着，崩裂一般地打開了門，指着那像山上墓地一般地吊着許多鹿頭的樓梯壁上。接着，他坐了下來，把頭放在化粧台上，用右臂抱住他，他那身體發着抖。他哭泣着。

我小心翼翼地拍着他肩膀。「馬茲克思。」我說，「什麼都不同了啦！革命帶來了新的和平。要是軍隊一回來，什麼事也不能讓它像以前一般過去吧。」

「軍隊？」馬茲克思跳了起來。「倒底誰知道軍隊呢？軍隊已經有四個年頭，不在國裏了。——我們早已記不起軍隊了。在這四個年頭裏，軍隊在國外驅馳着，完全像老鼠一般地相互嚙咬着。——要是能得到休息，軍隊有會不快樂的嗎？他們回國來，多半會這麼說吧：『怎麼樣，不再會有戰爭了吧？我們對於戰爭可討厭够啦。我們想望和平。你們底革命的魔法，是討厭的啊！這回正該休息了呵！——這在我們，是當前急務呵。』而現在無論那個布爾喬亞，也都贊成和平。這因爲革命是可怕的。在他們祇要革命停止，自己底權力可以繼續，怎樣惡劣的和平，也可以容忍的，即使要大家付出一筆稅錢，或者這回他們底權力，沒有以前那麼的凝固，那也容忍得。你祇要走上街頭一看，你就可在那裏聽到全都在說着：『和平，和平，和平，』不是革命呵！——祇有革命能把輸去了的戰爭賬目一筆勾消。」他吐着口唾沫。「要是娘和叔父們回來以後，還是那樣欺瞞着，那我就不能在這屋子裏過那樣的生活。我是

尖利的。大家知道我這點，我比誰都尖利。所以我爲大家所憎恨。我透底知道大家偷偷地幹着的事，所以大家都想叫我墮落。——這可說是我底教育呀！——爲了我弄成個和他們同樣的人類。大家這麼待遇我，正是用刑罰污辱我底人生呀！大家叫我知道手淫。大家捧上我所愛的神明。我喜悅地相信那神明。但是他們底神明正顯着跟他們一樣的姿態。神明是不許他們戰爭，不許他們結婚的。我們必得這麼說。神明是沒有的啊！因爲要是有像他們祭祀着的那樣的神明，那也徒然把世界造成個漫天大謊呀！

我說：「但是，神明是有的——不過我們不理解它。」

這話也許爲了馬茲克思冒瀆着神明，我心裏有些恐怕吧。

「我理解解神明的。」馬茲克思叫道。「但我必得相信自己能够捕捉得到的事。我們在二千年之間，相信着愛與正義之神。我在偷了孩子底彈石，或做了什麼壞事的時候，一到夜裏，就在床上祈求神明底赦罪——但愛與正義偏不來，而戰爭可來了。神明要求人們出去戰爭。神明要求人們孝敬父母。神明要求人們輸忠誠於皇帝。但戰爭使人類悲慘，父母相互憎惡着，而皇帝又逃亡了。我對這樣無能的神明，怎麼說好呢。因爲我知道：人類祇有在自己救濟自己的場合，才能得到救濟。——我相信革命！」

「你相信？」我說了，搖着頭。「你能這麼馬上就相信嗎？」

「是的！」馬茲克思叫着。「我相信呵！總之，我相信着。」

他抓起了瓶來。

他一口氣喝了許多酒。他底眼睛停滯起來。「下個月——三月裏，我就十八歲了。」他叫着，拍着桌子。「我們已經不是孩子了。戰爭底年月，已經算定，還有兩倍。明朝，我要騎腳踏車到D市去，我要去會阿特爾巴特·凱尼希。」

他發着熱，伏在桌上。屋子底樓梯軋拉着發響。

屋子暗了下來。屋角的瓦斯燈，把散亂的斑點，投射在地板上。

突然，馬茲克思站了起來。他走向窗邊，站在窗帘底熹微的光頭中。他底臉色灰暗着。頰上映着慌亂地動着的

一株樹影。那影子像童話裏的小鳥似地在發抖。

「兩者必居其一。」他說：「或者從這裏出去自殺！」

因為我沉默着，他就說道，「可笑哪！」他抓住我底肩膀。「可說真好笑呀！」

「我覺得並不可笑呢。」

「但你在笑着呀！」

「不，我沒有笑……」

「怎麼，你是在笑着的。」——他抓住我肩膀，把我從椅子上拉開。「固然你應該笑。」

「我說不可笑，我沒有笑。」

「靜下來……」他離開了我，坐在桌旁，把手臂撐着桌子，大喝起來。

「我要回去了！」我說。

「留住！」

「天暗了。我必得回去。」

馬茲克思站了起來，閉下門，上了鎖，再在桌旁坐下。「留住！」他說着，遞給我一杯酒。

我喝了酒，也留着了。

沒把身子向這邊轉過來，就把兩手膀靠着桌子，臉上掠過了祇有在發熱病時能看到的那種影子，幾乎不是說什麼話，而是用破碎的聲音，馬茲克思開始說了。「我不知道爲什麼要說這種話。而且還要對着這個糊塗蟲，連陷沒人們的懺事什麼都不懂得的你，但多半正因爲你是糊塗蟲什麼事都不懂得，我所以要說這些話，也未可知吧。——坐下來！」他叫道。「你這麼站着，我是不能忍耐的。」

我坐下床上。

「噯！怎麼樣。」他說，「事情是簡單的——我是豬呀！」

「因爲手淫嗎？」我問道。

馬茲克思搖了搖身體，笑道。「說是爲了手淫，還不能稱是豬呀。真像個空想家一般的。總之，請你放心吧，任何人都要手淫的。拿破崙也要手淫。出發戰爭以前，就是那樣的。我近來在某本書上讀到過。在這正多空想什麼事也收拾不了的我底年紀裏，這個全是當然的事。固然也有做着運動來醫治身體的人。——可是這麼做，祇不過滅殺

空想，養成個健康的平凡人吧了。沒有可浪費什麼的人，是什麼好想頭也不會有的。——乾杯！

他喝着。又回復了自我，沉默起來。暫時之後，他繼續說下去。「你必得跟我約定不說別的話。」

「唔。」我說。

「那很好——可是說什麼呢。你怕要知道我為什麼必得離開家庭吧。你也許知道祇有革命勝利，我們才能變做真誠的人，你知不知道烏爾彭夫人？」

「知道的是寶石商底老婆哪。」

「是北市場一邊，那鐘表店底老婆。丈夫從一千九百十四年以來，就在戰場裏。這傢伙，是個可憐相的酒鬼。不常出外。常常坐在時鐘底後面，用矯揉造作的聲音說話。常常伸着濕潮潮的手。他底老婆，你知道吧，是多麼標緻啊。大而且黑，有着壯馬一般的脚。牙齒極其整齊，而且顯得可怕的白。胸部就像雕鑄物一般地膨脹着。皮膚連在冬天也是蒼色的。」馬茲克思嘻嘻霍霍的笑了起來，拿着杯子，喝酒。

我說：「要說是烏爾彭夫人呢，我很知道她。那人是教會歌唱班裏人。最近在那歌唱班裏熱情地唱着極優美的低音級（alto）的歌。有一天，我到那店裏去取修理的錶。那時，她正在店裏。她把錶交給我時，叫我一聲：『小山羊，』竟把我拉到她手臂裏去。我給她錢的時候，她祇是笑，什麼也沒表示；她終於說，錢是不要的。」

「那，女人呀，」馬茲克思說着，差不多是一字一句的堅強的發音。「對這事，是有責任的啊！」

「什麼？」

「就是關於我是一隻豬的事。」

我們沉默起來了。

突然，他像在遠地裏說話一般。這聲音如同在電話機裏聽到的。

「我曾經有一個時候，爲了取錶，到那邊去。那時，她在店裏。我沒有看她。這因爲，她底眼光，像撫摩我底全身一般，在注意我。我要走的時候，她說，站住哪！我站了下來。她把我帶到店後面屋子裏。叫我坐在那屋裏沙發上。她問我跟女人發生過關係沒有。我說沒有。這時她笑了起來。她說，那是太過蠢笨了。她這麼說着，就張臂抱住我底頸子，拉到她身邊去——她那胸前，她說，要是我有什麼期望，總得照顧過誰家底姑娘才行。別的什麼都沒關係。總之，我必得和姑娘發生過關係。要不然，我會是個不具者。因此我說了句謊，我已經跟姑娘有過關係啦。是誰呀？她問道。我回答道：是區長底女兒愛維痕B。」原來是這樣的。」她高興得叫了起來。「這可好極了。那麼，要是露了風，怎麼樣呢？」「那很好呀！我大聲說。「要是露了風，我就從學校裏逃出來。」（那時，我可氣喘得利害。）「這樣的嗎？」她說，「那我就跟你一道躲藏起來。可是你對我不很親切，那可不行呀！」「不不！」我大聲地說。「祇請立誓不對誰說去。」「這個嗎？」她叫「哈啦！這就是誓言。」——她這麼一說，馬上把我推倒在沙發上，爬在我身上，咬着頸子上的筋。我叫出聲來。但是我越叫，她咬得厲害。接着，她說：「把衣服脫掉哪！」我躊躇着。這時，她從壁上取下小小的打狗鞭子。她拿它在手，打着我底背脊。我衝向她去，她趕退了我，還繼續打着。她底眼睛裏有股耐不住的熱火。「小山羊！」她叫着。「小山羊啊！」……我正要馬上逃走，她緊緊地捉住我不放。終於我脫光了衣服。這叫她

停止了鞭打。她拿來一條麻繩子，把我縛在桌上。接着，她也脫光了衣服，又打着我。我每叫一聲，她就跟我接一次吻。我也必得像她一般的說：謝謝！謝謝！接着她解了我底縛。用香油擦着我。叫我躺在沙發上。我必得對她做那討厭的事了。她那時幾乎絞殺了我，接着，她滅了電燈。說道：「請你，就把我當做愛維痕吧。」她這樣的引誘我，繼續了兩回。完後，却又叫我喝咖啡，請我吃家燒的糖點心。她對我馬上變成像母親一般的態度。連香烟也請我抽了。我回來時，她又說：「要是你有什麼嘍咕，我就會跟愛維痕說去的。」這樣，第二天我還得到她那裏去。直到今天我還繼續着。」

馬茲克思站了起來。他喝着酒。他幾乎踉蹌着。

「哈拉！請你看哪！」他說着，把襯衣從肩上拉下。「哈拉——」

我看到兩條紫色的腫脹的肉痕。

「可是那女人到底爲什麼要打你呢？」我大聲地問道。「以後，他對你親切不親切呢？」

「那女人說，在親近以前，無論怎麼總得暴虐一下的。」馬茲克思回答道。

「你對那樣沒停手的爛打，可沉默着嗎？」

「這個連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呀？」

馬茲克思哭了起來。

「這真叫我非常絕望，我不能從那女人脫身。我讀過許多論述意志的書。但讀書有什麼用。我因之以自己做榜樣，造成一份哲學。這哲學最初的命題，便叫做人類是豬。而我到現在還感到自己像豬一般。我們底想頭，什麼都

沒有用。——實在而重要的，是我們底行爲。」他站了起來，求我握手。「我變成個怎麼樣的人，你從此明白了嗎？」他說。

「明白了。」我回答道。握着他底手。

「我還是贊成革命！」他說。「革命預約着的是，變革一切。而我又贊成暴力。我知道不用暴力不能脫身。我知道，我把革命和我個人底屑事連結起來並不可怪。——但是，革命要是能如所預約，掃清一切污物，那麼革命也能掃清我底污濁吧。祇要能變更我們底生活，那總是好的。我可不能再在這上繼續那樣的生活了……」

「你自身並不卑惡呀！」我說，「不過你住在卑惡之中。」

他微笑着，騎在我膝上。「你這說法，是基督教的看法。我住卑惡中，這個我自己明白。但這種辯解，是沒有立足點的，要是我能殺却卑惡，我早就不在卑惡中了。」

「這麼說來，」我說道，「你是想殺人啊！」

「啊！」馬茲克思回答道。「若要人類變成良善，恐怕必得殺人吧。」

我長久地沉默着。馬茲克思把手膀圍着我。我取杯手裏。「喝吧！」我說。他喝了。接着，他說：「那麼你呢。」

我也喝着。

我們緊緊地相互合抱着。樹陰像發熱病一般，在壁上投着散亂的圖案。門外下着雨。彷彿人們剛開眼醒過來時那樣，靜靜地沉住了氣。

突然，馬茲克思跳了起來。說道：「我必得走啦！」

他貼眼的瞧了瞧他那錶上底電光文字。走到門邊去，扭亮了電燈。我們相互羞恥起來。馬茲克思穿上了大衣。「來！」他看也不看我的說。我們走到堂門邊。接在鹿頭上的吊燈，僅把堂門照得微明。馬茲克思打先走去。他極其注意地開了屋子裏的門鍵。在院子裏，我問他：「到那裏去？」「到別的地方去。」他說。「我今天得去弄個結束，明天我到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那裏去。」

「那是去不得的。」——我硬拉住了他。他掙脫了手。「一定得去。」「去不得。」我拉他向屋子那邊走。「要是你底意志堅強，無論怎麼，不去幹了她也行呀。」他推開了我。「不，一定得去。」接着，他把我推出街上。關上院門。我兜站在他底面前。我請他一同來着象棋。我說：「我給你看看爸爸蒐集着的郵票。我爸爸什麼種類郵票都有。」我跟他約定：一到明天，就跟他一起到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那裏去。我約他去踢足球。我說，因為他底管家女人走了，還是到我們那裏去住吧。——但馬茲克思堅決地搖着頭。接着，他快步地走上了街頭。他向那為胡桃樹所遮蔭的北市場走去。

我走進堂門時，聽到娘在彈 *Mozart*。

我走向娘身邊去。在她耳朵旁接了個吻。在那裏她底頭髮，結成小小的一束。她點了點頭。繼續彈奏着鋼琴。廚房裏卡清加請我去吃飯。是和馬鈴薯的肉湯。

第二天早晨，我聽到卡清加走進娘屋子裏去，叫着「烏爾彭太太，烏爾彭太太……」我趕速下樓走去。看到烏爾彭夫人胸上受了致命的創傷。那創傷是用刀子插進去的。刀子掉在地板上。這馬上可以明白，刀子是烏爾彭夫人那裏雇來做工的露西亞人底所有物。露西亞人早已逮捕了。他頑強地否認行兇。但又不得不承認刀子是自已底。而且又有兩三個婦人出頭申述可疑之點。他在嚴重的監視下被護送到M市營房裏去了。烏爾彭夫人還活着。連意識都明白的。人們告訴她發見了露西亞人底刀子的時候，她就承認襲擊她的，正是露西亞人。她終於因出血過多，三天後死了。——她在許多送葬者之前，被埋葬了。教會底唱歌班，在她墓旁合唱着：「從此失掉了我們底手臂……」

• 她到處爲人讚美着。說是做了德意志的貞操底犧牲了。人們發見她時，她手裏拿着一條鞭子。露西亞人又確實有爲鞭子所打的傷痕。那傷痕斜着在頭上。「這是因爲太太總歡喜打人哪。」露西亞人微笑地點頭回答。可是這一來，犯罪證據充分具備了。受了一次簡單的軍法會議底審理。三天後，他在某砂坑，於日出之際，被槍斃了。

馬茲克思底家，鉛鐵護門，緊緊地關着，按了按鈴，誰也沒有人問答。

八

我怕想起這件事。這事以後，過了幾天，回鄉軍隊底最初部隊，從西部戰線開回來了。

滿載貨物的汽車，不成列的通過我們底市鎮，走上去南德意志的道路。同時，載貨馬車也驅馳過去。機器腳踏車發着軋拉之聲駛過，隊伍散亂的兵士，雜踏地進行着。

這蜿蜒的長列，越過丘崗，穿過平野，雪崩似地進了沿國道建築着的村莊裏。在那裏休息一夜，長養着力量，加了些新的部隊，更向南蜿蜒而去。在這拿破崙一世所創設的道路上，早爲馬車，腳踏車和行進的隊伍塞滿了好幾哩。——這些騷音在未到我們市鎮底郊外的四個鐘頭以前就可以聽到。

絕望的農民比部隊還要先來。向縣公署提出抗議。他們訴着苦況——那所加於他們的處置。他們所有的燕麥被沒收了。他們底家畜被屠殺了。他們所有的麥粉從穀倉裏被馱走了。霍夫曼博士趕速組織了應急的勸導隊。他們騎着腳踏車，纏着紅臂章，占領了行軍路設定部隊底宿舍。我們市鎮裏的學校和兵營，準備了大鍋子。本來分配給勞動者使用的食料品倉庫，供給開來的軍隊使用了。

蛇般的長列的先頭部隊開到我們市鎮裏時候，是午後三點鐘。這先頭部隊是四輛貨車，一羣騎機器腳踏車的和一個中隊的無線電兵組成的。其後，衛護着掛着主計官徽章的二位騎者的一聯隊的馬隊也跑來了。一位上士打先騎着走。他從馬上向勞動者步哨叫着，全像閱兵式時底中隊長一般。在部隊面前跳躍着。巡邏到市外來的霍夫曼博士，跟這上士打着招呼。他像要開始一場演說時，那上士就叫住他。「停下來！我們必得要個宿舍！請你別再哩哩嚕嚕！」

部隊引導到廣場上來。在那裏馬車整然成列着。馬拴在樹上，野戰炊事車，開始發出烟來。

瞬息之間，市場爲市民所包圍。他們全像瞧着外國人一般，瞧着這隊伍。隊伍做傲着到港時上船的黑人的做法，開始做起賣買來。市民們估着背囊，鞍子，天幕等等的價值。從貨車裏轉落了大捆的布，給割裂開來。罐頭食品，繪畫，以及鋼琴，緞被，比利士出產的麻布，槍，馬，機器腳踏車，橡皮輪子，披肩，銅茶壺，肥皂，金絲鳥——不久之間廣場就像買主密集的野外 Bazaar（慈善市）一樣。農夫以極小數的價值買得了馬匹，牽着去了。商人用手車推去了一大捆的布。勞動者也買些金絲鳥，或緞被和麻布。

兵站部到了我們市鎮。

主計官和穿着歌劇的服裝的兵站部官員，在酒館裏，跟小商人商賣着幾馬車的布匹和皮革。用洋裝褲交換軍隊用的手槍和槍枝。放在院子裏車輛，賣給了農民。鋤，背囊，天幕，隨便地向街上拋散着。機關槍下着安全機，儘放置在校底廊下。——空的麥袋，空的罐頭，Carbide 燈，指揮刀，山一般地堆積着。孩子們在其中旋轉探索。兵隊之流越來越大了。通夜的，那人流在這密密緊的街頭來去地流着。騾馬嘶叫着。留聲機嗚咽着。那裏彷彿車軸碎裂了。這裏彷彿馬匹倒斃了。他們常常不定的四人一隊八人一組的走來。誰底衣袋裏都有些什麼出賣品。他們喝着酒，唱着歌。在酒館裏搖幌着啤酒的杯子。在「黑熊」酒館裏，他們看到了石膏做出的凱塞底半身像。和平時代，在這胸像下運動家會舉行過集會，立下過誓。兵隊們用×手帕裹住這石膏像底頭，給擺在桌上。向它施行射擊。把石膏像射得粉碎的人，就順序地由全體敬着啤酒。

一看到年青女子，就抱着腰，拖拉到酒館裏去。許多女人儘讓他們拖着走。這因爲兵士們是愉快的，在他們衣

袋裏有她們久未得到過的物品。不一會兒，在留聲機底撕裂聲音或鋼琴底沉痛聲音下，男女雜踏成組地跳舞起來。威士忌與葡萄酒，滿溢到地板上。鏡子破碎了。火花時時向空中放射着。在明朗的紅光下。市鎮就鼎沸在酒精與情慾的渦漩中。每家堂門前，男女相互喘息着。庭園的草叢中，女袴發着白光。沒男人的宿舍裏祇用一箱肥皂或一包巧克力就可得到合意的女人，一道睡在床上。

無可類比的性的昂奮，在每家起來。兵士們作爲英雄而崇拜着。代做了丈夫的用場。合唱着故鄉之歌，讚美着和平。祝福着革命。一提到凱塞底名字，就一齊叫出：「給丟掉吧！」許多女人，再做出了淫蕩的討人歡喜的眼睛，從肚皮裏發笑。床上本來沒有自己底丈夫的，現在迎着血氣盛旺的男子。有時宿舍常常爲後來的軍隊用暴力將地方佔了去。這因爲許多英雄總不肯讓出地方來。而許多女子，也不肯把現在心投意合的兵士部隊，來調換這後來的非常不陽氣的前衛部隊。爲了款待兵士們，那注意是可感動的。許多兵士在比利士學得種種性的技巧。女子們在這技巧下，確認了她們底祕密的夢。兩禮拜後，大抵回家來的丈夫，總可尋到無恥而且大膽的女人底戀人和同食者。再過四五個禮拜，老婆將在丈夫的耳裏，囁嚅着幸福的事件。但丈夫底耳朵裏至今還夢一般消不去的震響着爆裂的榴霰彈底明朗的聲音與大榴彈底哄響。這就叫他沉默下來，倚靠在女人肩膀上，彷彿側耳諦聽着母親胸裏和平底最初的發動。但丈夫對於不帶自己血統的果實底成長常常操心着。對於女人底身重，常會費去他底思想與他底精力。而另一方面，真的生身父親，還在尤爾推爾裴爾格或哈爾茲過着真正的生活，而這方面，孩子就從女人肚子裏出來了。

兵站部在這三天裏，鬧翻了我們底市鎮。三天裏，廣場變做了交易所。許多女人底貞操，成了戰線兵士底幻滅的夢想。兩位性病專門醫生，在這三天裏抵得過後日的營業。這是兩位年青醫師，十二月終開業的，但很知道戰爭與佔領波蘭和比利士的軍隊底狀態。

軍隊歸還的第四天，我在市政府旁邊看着部隊。極重的大砲，已經運來了。這是用四匹馬輓着來的，很少用卡車搬運。我又看到沒摘去肩章的將校，蒼白而疲勞，滿長着鬍子，眼睛發着火光的臉。他們沒有笑容，常常像走錯路子一般，灼灼地看着兩旁。他們默着。砲架軋礫的響聲，是他們行進的音律。由總司令官底命令而選出的指揮官，向市政府走去，和霍夫曼博士辦着交涉。霍夫曼博士指定他們的宿舍。他們把大砲架在廣場上，開始掃除起來。他們以極其慣熟的動作，把大砲擦得閃閃發光。他們和將校們簡單而乾脆地交換着語言。他們沒絲毫裝腔做勢。他們相互稱道着「戰友。」

率領他們的，是年青的將校，靜穆而臉色蒼白，看到紅旗與武裝勤勞者，有幾分吃驚，但說話極其穩健。對霍夫曼博士，同意於保證平穩與歸還部隊底穩健行動。他們是從康布拉地方開來的。他們有點吃驚的看着我們市上底屋子。整然地整理着指定給自己的屋子上樓時，他們用脚尖走路，有什麼請求時，總說「對不起，謝謝。」他們睡的很少。在夢中常常提心吊膽地聽着號令。

他們幾乎沒有糧食，也沒有韋布匹和皮革的馬車。

我們家裏住宿着一個中尉，和一個中士。娘叫他們和我們一起吃飯。中尉最初怕打擾我們，謝絕了。娘說服了

他們，才每晚跟我們同桌吃飯。他們不大說起戰爭的事。他們很有禮節地坐在桌旁，努力裝着筆挺的姿勢。中尉說，自己還打算再用功一下，自己是在第三學期被徵去打仗的，但在沒戰事時，他還學習着法律。他是蓋廷根底小商人底兒子，是喪了兩個兒子的兩親底唯一的希望。他那臉子細長，緊繃繃的額角，沒一絲縐紋。眼下有一種疲勞的陰影。這叫人很容易親近他。他底說話聲，是一句一句拖拉出來的。彷彿每句中間隔着層掩護物。

「我，兩年間，在，桑姆的，步兵隊裏。」他說着。「我是，多麼恐慌哪。我是個，不會說話的人。」

中士就是個曉舌者。中士常常問：到底有什麼事情開始啦。在十四日前，他們繼續着困難的退却戰。可是突然停戰了，司令部隊歸還。在途中，才知道起了革命，凱塞退了位。

我回答道，革命是於一夜中到來的。現在成爲問題的，便是建設新的國家。舊的國家無論如何沒有用處了。中尉點着頭。我又說：「現在已經是共和國啦。」「有這回事？」中士問着。我紅了臉。「這還不是掛個名目吧？」中尉笑了起來。「不不！」我大聲叫着。「資本主義必得絕滅哪。」中士說，這確是重要的事。本來戰爭底責任，是應該由資本主義負去的。中尉也說，自己雖然不是社會主義者，但馬克思底思想是好的。他讀過「資本論」，他主張着，要是人類能維持友愛，任何壓制是不可能的。中士接着說道：「可是你把友愛作如何想法呢？我們底住處，却在山底那邊。」他微笑着，看着中尉。中尉對他說道：「你底話很對。安唐！」

我有點狼狽。我沒有方法。我說：「我們要絕滅布爾喬亞，要禁絕利潤。」

中士說：「那麼還有呢？」

我益發狼狽起來。兩人全用陌生人的眼光，瞧着我。

我說：「這之後，我們在同胞愛中過活，不像以前一般大家都爲少數者而勞動，而是爲大家自己，相互協同地勞動着的。」

「這話可中聽啦。」中士說，「可不是嗎？波爾。」

中尉點着頭。我因爲他們對於我的話，態度極其認真，益發奮昂起來。我於是叫一般的說道：「我們要一個正義的國家，即爲民衆謀利益的國家。革命就是在民衆不願爲二三人的利益而作戰的那時起來的。革命帶來了新時代。舊時代已經完結了。」

中士說：「是的。舊時代是完結了。這個，我們在兩年前，就已知道。可不是嗎？波爾！」

中尉點着頭。中士又說：「但你們爲什麼不早跟我們說呢，新時代開始了！爲什麼不等我們回來再開始呢？現在，我們在這裏，有什麼事開始着，全都不知道呀！我們在這兩禮拜裏，繼續着困難的大退却，誰也不知道自己周圍有什麼事情起來。就是到了這裏，也還不很明白。我們必得一直退回到故鄉去吧？在這裏，誰是指揮者呢？敵人到底在什麼地方呢？應該攻擊的目標又是誰呢？」

我開始躊躇起來。但接着說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呀！」中士搖着頭。終於提出了反對：「這個目標不够明白。這種事叫人怎麼着手幹呢？」

我說：「先得廢止私有財產呀！」

「可是廢止了私有財產以後呢？」

「之後，偉大的共同社會與同胞愛開始了。」我以最後的殘餘的確信說。

「要是這個不能開始呢？」中士問道。

這叫我窮於回答了。

大家沉默起來，吃着飯。中尉和中士交換個意味深長的眼光。彷彿那兩人由於這麼相互地看了一下，說明了彼此間底意思。

「滑稽哪！」幾分鐘之後，中士說道。「我們在休戰中，也想起了和這相同的想頭。就是關於友愛和同胞愛的。但我們終究誰都不知道：要這麼做，應該採取什麼方法。因此，我們沉默下來，履行着自己底義務……」

我們又着盆上的東西。兩人底臉，非常嚴肅。終於中尉輕輕地向娘點一下頭說。「太太對我們說的話，一定覺得無聊吧？」

娘笑了起來。指着我說道：「這個孩子，就相信尊重自己性格的觀念。可是那觀念，叫有經驗的人聽了是要感到無聊的。這個人總以為能強制人類變成嚴正而且認真。其實善良是個人底產物。這個人，就不知道個人得由其善良而離開愚衆。神正因有惡魔而存在。白正因黑而顯明。白晝要是沒有黑夜突然襲來，便不會有白晝。這個人就不明白這道理。」

「一點不錯，像你說的一般。」中士說道。「我們正因為有別人從對面走來要殺掉我們，所以要協同起來。在

我們，除戰友以外，便什麼也沒有。因之，我們相互成爲戰友。我們大家一齊爲危險所侵襲，所以要相互幫助。叫我們認真的，就是恐怖。造成我們底友愛的。便是從敵方拋來的手榴彈。在戰地裏，相互間底關係，關於人與人的關係，真是像人們所想像那般的。但是走進兵站部一步，就看到不是這麼一回事。沒有軍紀，沒有訓練，將校與士兵，極其隔膜。心術是壞透頂了的。各自汲汲於裝滿自己底腰包。無論誰，祇爲自己着想。離戰線二十基羅米突的後方，通常就過着這樣的生活。因之，我不相信同胞愛什麼的。我相信有力地叫我們合在一起的恐怖。也不相信善良底自由意志。革命能變革制度是好的。因爲這制度是腐敗的，無用的了。你想對資本主義，還有對於榨取作起戰來，那是好的。但你首先第一，必得變革人類呀！我可不相信你能做得好來。」

「要是問：人類喜歡什麼，那是容易回答的。沒有個人不歡喜和平。」中尉說道。「但所謂和平，是一種狀態，不是內容。我們回到祖國，已經三天了；無論抓住誰來問：『這回到來的是什麼？』那人一定回答道：『和平。』」但和平是怎樣的狀態的呢？『這可誰也不知道了。因爲那人並沒有什麼理念。我在基隆，聽到過一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底演說。那人說到和平時——即在例舉飢餓，兵役，戰死要告個終結時，——人們全都喝起采來，歡喜得忘掉自己。但是那演說者一說到：『現在正是真正的鬭爭，爲真正的秩序底鬭爭，開始的時候了。現在正是準備開始決定的鬭爭，準備開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最後的鬭爭的時候了。以戰爭底終結，便以爲萬事亨通，可以回到最初出發處，這種想頭，是不行的。總之，這回，真實的鬭爭，是要開始了。』這樣的時候，聽衆全都沉默下來。直到那演說者下台，可誰也沒有拍手致送。這時，我就瞭然地知道：必得變革人類呀！人類是惰性的，歡喜和平與安息的。』

「那麼你呢？」我問道。

「我也是如此。」中尉回答道。「我也沒有求新的實驗的意向。我現在要做的工作，是完成自己底研究。」

「波爾，你這話對啦！」中士說道。「人總必得做工作。工作能幫助人趕走任何的想頭。人到底還是人，世界改良了，人就會進步，這事是沒有的，祇有勞動是良藥。光在腦子裏穿鑿附會地想法子，那是沒有用的，——在我們，不能改革世界。」

「最好的事，是各人各守自己範圍而努力。要是各人做着正當的事，那麼各項事物也就正當了。四年間，我們以我們的立場，履行我們底義務。我們畢業於這苛酷的學校。——事情變了，我們也還得履行自己底義務。」

中尉默默地微笑着。娘問他在什麼地方用功，中尉回答道：「在哈台爾貝爾希。」接着，中尉底臉發笑了。他們站了起來，鄭重地跟我們告別。他們明天一早就要出發。

從萊因通過我們市鎮的軍隊，時時刻刻增加起來。在合唱與高呼萬歲聲中，他們整然成列地進行着，街路旁，姑娘們拿着花和點心並立着。每家旗桿上，揭着旗子。廣場裏屬於狙擊兵聯隊底軍隊，奏着樂。將軍們沒一個不記着肩章。糧食馬車飄着白黑紅的三色旗子。在市鎮底入口，建着用木料與花圈造成的凱旋門。——在那上面，釘着一塊板，上書「大歡迎！」三字。新的中隊到來時，姑娘們大叫「我們底英雄。」向他們投着花圈，款待着茶。爲了季節已近遲暮，花固然是紙做的。但給插在土灰色的上衣上，已經十分鮮艷了。

軍隊回來了。是規律嚴正的集團。他們底歌唱，帶有幾分沈鬱，跟將校說話的態度，可說極其放誕。他們不拿紅旗，不佔領銀行，不襲擊教會，不禁止僧侶說教。他們憑借自己武器的力量，也不叫出自由的社會主義共和國。他們祇唱着：「在故鄉，在故鄉，在故鄉與他人邂逅……」

果然是邂逅了。是愉快的會面呵。全國舉行着皆大歡喜的家庭祭。兵士們脫掉軍服，舒舒暢暢吐着氣，躺身於鄉裏的床上。在他們，可不問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他們同意於勞兵委員會掌握政權。他們就祇歡喜別人正當地來辦理解散，是誰來辦理這個，那可什麼也不管。他們一回到家，戰爭也就完結了。固然他們還議論着時局形勢，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話：「像現在這樣，那是不行的。」他們又去赴霍夫曼博士所召集的集會。一聽到說，革命就是和平與自由與麵包的意味，他們就高呼「萬歲。」嘲笑凱塞，叱罵皇太子，咀咒吸血鬼。他們還說民衆是被欺騙了。可是他們此外什麼話也沒有。

不久，家庭裏人都到齊。可看到強壯的男子，走到院子裏，斫倒樹木，登上屋頂修繕瓦片。禮拜五晚上，他們又到院子裏來，手裏拿着擺子，擺擺砂礫。他們用鋸子鋸樹，在屋裏打着釘子。調換新的門鈴的電線。打掃着街路。修好倒壞了的牆頭。擺好店子陳列窗。浚通塞住的溝子。拆開腳踏車，重新塗上些油。修理老早沒用了的便所底洗滌器。把攙回的照片，貼在照片本上。在那照片下用白筆，寫明註脚。和狗子玩耍，叫它「哈拉斯。」「哈拉斯，拿去哪！」他們叫着，同時還投過石頭去。於是紅着臉，面面相覷的哄然發笑。狗子打了個筋斗，轉到街路上，或者院子裏走了。他們還掛着畫子，修理兩門。爲貯藏室裏的蘋果做晒箕。電熨斗走了電，他們滿面喜色的，站在配電盤面前，用螺旋嵌緊

新的安全裝置。新出的報紙，他幾乎不讀。「報紙上寫着的，全是謊話呀！」他們全都這麼說。相反的，他們各隨自己趣味，讀着養蜂、攝影、捕魚諸書。他們歡喜到森林裏去看看麋鹿。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還偷偷地射鹿。這是勞兵委員會出過布告嚴重禁止的。因之，又有許多人浸沈到釣魚上去。他們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把衣襟包着頸子，嘴裏含着烟斗，坐在小河與池岸邊上。把紮在釣絲上的蟲子，投入濁水中去。他們不說話。在他們包紮着的頭上，楊樹張着灰綠色的枝條。牧場帶着濕氣，發着濃綠的光輝。附近市鎮上暖爐的烟，描成淡淡的螺旋形的圈子，混在地平線上。

突然，有誰釣到了魚。振動着釣絲。別一個看到這個，就跑過來看魚。把魚拿在手裏掂了掂，就又回到岸上去坐下，理一理自己釣絲，放下水裏去。

新的部隊又繼續着到來。他們隊伍整然進行着來，交涉好宿舍。第二天，整隊列陣於市政府前。在那裏，他們從勞兵委員會接受解散證。我們底市鎮上，到處氾濫着處男。他們從西部戰線，從D市，是以一個兵士資格回來的。從此市政府就使他們變做了一個普通的公民了。不久之間，普通的公民加多了，夫婦就一齊的走了出來。男子跟老婆挽着手，走過街道。落雨的日子，還為老婆戴着傘。市鎮馬上呈現了為一對對戀人所佔領的樣子。有時，還常常可以看到穿着一件襯衫，站在窗旁，唱着小調，刮光了臉子的男子。

那時，我騎着腳踏車向D市出發。街道上爲軍隊與車輛所充塞。我騎着腳踏車走過，感到非常吃力。降着雨，地面因泥濘與腳踏車的油漬，車子輾得粥粥發響，我走在巴巴利耶步兵大隊的先頭部隊後面。那大隊步調亂雜地進行着。雨下着。許多兵士脫掉大衣，掛在槍桿上。他們唱着：「我們出生於法蘭台，德意志女人接吻最能幹，祇要軍用麵包一塊，再加上葡萄酒一杯，就可把女人摟在懷內。」他們底旁邊。穿着雨衣，帽頂上披着雨披風的將校，騎着馬前進着。

森林正中，那看守鐵路的小屋旁，站着個年青姑娘。那姑娘羈着胸衣。有廣闊的腰肢。頭髮蜷曲的結在耳上。在她羈在前面的前圍布的小口袋上邊，正確地交錯着德意志和奧地利的國旗。那姑娘用眼打着招呼。她揮着一管旗子。是極其襤褸的紅旗。她那左手，拿着一個翠菊做成的花環。髮上插着白色的翠菊。和她相並地站着的，是個看守鐵路的老頭。他手裏拿着杯子，在自己身旁放着一隻提桶。大隊先頭部，走近這兩人時，姑娘用眼瞧着招呼，老頭遞上滿杯的酒，哭着。

一位將校，騎着馬走在先頭。另一位將校，轉過馬頭發出號令：「全隊立停！」先頭部隊立停了。馬匹昂頭地在路上跳起。砂礫路濺起了火花。將校扣緊馬頭，對馬叫着「羅——特！」

突然，我又聽到那靠近年青姑娘的將校，怒叫起來了：「拋掉這東西！」他指着紅旗。年青姑娘對他微笑着。遞上了翠菊。將校踏住了鐵鐙，從鞍上抽出馬鞭，向空一揮，咻咻發響，臉就變得像布爾根出產的葡萄酒一般的紅，叫了起來：「請你拋掉呀！」

「歡迎你們回國啊！」那姑娘叫着，揮着旗子。「我們由衷地歡迎你們……」她走近將校，試着把花插到馬勒上去。「歡迎啊！」鐵路看守也叫着。儘遞着杯子。蹣跚地向部隊底先頭走去。「歡迎回國啊！」

在他眼睛下，有着淚珠。但恐怕是雨點，也說不定。

正在這時候，鞭子聲音尖利地在空中作響。那年青姑娘噯的悲叫一聲，兩膝就跪了下去。小小的紅旗，掉落在泥淖中。「卑污的旗呵！」那將校叫着，「猶太人底旗，謀叛人底旗……」他勒轉馬頭，向先頭部隊跑去。年青姑娘蹲在污泥中。翠菊漂在積雨的車轍的窪空裏。「便步向前走！」將校發着號令。但部隊不動。「便步向前走！」將校底聲音，比前更高。他向兵士那邊前進着去。兵士還是默然不動。將校再進着馬，已經走進對敵似的長列面前。「向前進！」他叫着。什麼號令也忘記了。「你們，這不中用的東西……」威嚴萬分，騎在不絕地蹣跚跳着後腳的馬上的將校，儘在空中揮着馬鞭。接着，他踏着鐵鎧，從絡頭，拔出手槍，怒叫道：「便步向前進！」

正在這時，空氣哄然爆裂。咻咻然水一般澄清的叫聲，射森林底路而過。將校在馬上像捉住皮球一般的跳起，臉子脹得血紅，眼像睜裂了。接着，忽然又蒼白起來，跟那叫聲一起，他吊下了剛強的手臂，把身體倒在馬底右橫腹上。終於指頭觸着了路上青灰色的礫石。

馬跳了起來，輕輕地飛過大路一邊的溝子。向森林疾馳而去，祇看到垂下的將校底頭蓋，向樹幹上碰擊了兩三回之後，馬就消逝於樹林中不見了。

馬上靜下來。大隊停止着。在後面的士兵，離開了隊伍，伸着頭站着。這情形，可像沒到車站停車時，從後列車輛

底窗口伸出頭來窺看一樣。將校們跑近來，勒緊馬韁，蒼白着臉，口角脚着熄了的香烟。向特務上士們招着手，屈身於他們，低聲說話，聳着肩，拉下帽上披風，拉轉馬頭，輕易地跳過道旁的掘溝，悄沒聲響地向對面森林小路上跑去。那小路因為植着松樹，反響出鏽鈍而低微的馬蹄底碰擊聲。

這時，從第三排裏跳出了一個男子。拾起地上小旗，把它在雨濕的空氣中揮動了兩三下，就走到道旁掘溝那邊去。左手搭在嘴邊作了個圓環，叫道：「無賴漢！無賴漢！」

很快地，全排的人跑到那個兵士一邊，一同大叫起來：「無賴漢！混賬傢伙！打倒他！拔出刀來！」

將校們頭也不回地，默默地繼續跑去。他們底橡皮雨衣，幾回給濡濕的樹枝扯住。

拿着小旗的男子右邊，堆着一大堆玄武岩似的青石子。兵士們，全奔到這上。不久之間，將校們底背後，降着散亂的石雹。

「無賴漢！無賴漢！」

照例，那兵士把襪襪的旗子高插在他那槍枝上。不絕地用力搖動着，在風中飄揚。將校們很快速地馳着馬，不一會兒，消隱在旱橋底後面了。旱橋底黃色底隔板，斜斜地與鐵道路線交錯着。這時，兵士們笑了。沿着道旁的溝子，作着長列，一道小便起來。他們一邊放着小便，一邊討論着「名字」。

他們終於理整褲子，向這邊走來。彷彿蟹爬似的。三個兵士抱起了那姑娘。姑娘已經不哭，停止氣息了。他們把她抬到守望小屋去。那老頭蹣跚地跟着走來。抓住一個下士底大衣。說話時牙齒與口蓋之間吹着白泡子。齒齦格

格發抖。他一邊搖着手，抽動着肩膀，一邊說話。——這真是大弄其錯了。啊！事情是這樣的。那那姑娘，全以為這回是她丈夫走過這裏，所以站着等。她還穿起好衣服來。這以前，她真是一身骯髒。因為她想叫岸爾格一眼就看得出是她。那男子——就是岸爾格，兩年以來，從十二月到現在，音息杳然。但姑娘瑪利不信這個。姑娘每晚夢中看到岸爾格。看到岸爾格坐着汽車，長着鳶色的口髭，拿着阿爾高銀森林的樹木做的漂亮的手杖，來了。姑娘總相信有誰知道岸爾格活着。為此，姑娘對每一個兵士都很親近。且還一個不放過的看着。姑娘在這以前，已經在這裏休息了五個月光景。每夜唱着歌，上床時，把被單和枕頭，裝做個睡着的人的姿勢，對着它叫：「岸爾格呀！」

兵士們把那姑娘放到床上，給老頭一杯威士忌。接着，他們回去了，說道：「便步走！」部隊底先頭出動了一個長着鳶色的口髭，和碧澄的眼睛的兵士，打先走着。他底槍枝上，仍舊插着小旗。兵士們唱着：

「我在漢堡城，

包着絹和天鵝絨，

別再說出我姓名，

叫我什麼全都不要緊……」

雨絲霏霏微微的降着。大路濕漉漉的。地面却還是溫暖的。

突然，那鐵路口的看守，很快地飛奔到隊伍先頭，揮着手臂嚎叫：「給我旗子！給我旗子！」

兵士們笑了。趕走那老頭。那老頭跟隊伍平行地踉蹌着走。急速地爬過壕溝，走上大路，指着拿旗的那個兵士，

咆哮着：「請留下那旗子呀！你這個偷兒！」

打頭的，停止了。聽憑老頭怎麼說，可不把旗子還他。老頭叫了起來：

「我告訴諸位這是國有品呀！我把旗子借給姑娘，做個招呼。但這是信號旗呀！這是鐵路局的。記在我保管品賬簿上。我對這旗子，是有責任的……」

老頭幾乎沒有哭出一般的哀訴着。這時，一個兵士對老頭說道：「我們還以為是回復和平的旗子呢。」

「不是的！」老頭說着，回過身來。「這是國有品呀！」

兵士們就把旗子還給了他。老頭趕快把它藏在制服下面。這當兒，部隊先頭開始進行了；他又爬過壕溝走回去。新的奇異的歌，唱了出來。開始是低低的，僅祇幾個人的聲音。接着，全體合唱起來。在霧雨下的森林裏，踏着輕輕的脚步，歌聲合着笑聲。那看守，洞然張開着嘴，儘在鐵路旁的壕溝裏站着。老頭底毛茸茸的耳朵裏，儘響着歌聲。

「凱塞底王冠算得什麼，

商人底黃金算得什麼，

用黃金買得的漢堡姑娘，

什麼東西可有那般美麗，漂亮！

用黃金買得的漢堡姑娘，

什麼東西可有那般美麗，漂亮……」

大隊進行着。雨停息了。

有記着紅色臂章的三個男子，騎着腳踏車迎面而來。把部隊引導到車站廣場上。在那裏，部隊站了十五分鐘。一同合着拍子叫：「毒瓦斯！毒瓦斯！」就一窠蜂地集攏在出賣報紙店的周圍。

又過五分鐘後，大隊給帶到造酒廠的空地上，每人分得一公升肉湯。

我驅着腳踏車，向市中心去。

皇帝底馬房外，站着雙崗。這是佩着紅色臂章帶着槍的勤勞者。各人右腰肢裏，吊着兩個手榴彈。這是年青勞動者。頭上戴着沒邊的帽子。屋頂底通風窗，架着機關槍。左邊街上，爲破壞的貨車，鐵路的枕木和鐵網築成的防塞（Barricade）所遮斷。馬房底屋頂，飄搖着一幅極其廣闊的紅旗。灰色的砂石結成的門柱，給子彈打有不少窟窿。屋子前，有孩子們站着。十二歲左右的孩子們，全都在和尙頭上，戴着小小的軍帽。吹着空的藥管子。他們正同看幾月前看公爺的城府的衛兵底行列一樣。用着好奇而尊敬的眼，來看勞動者步哨。

孩子們也紀着紅臂章。他們以爲這是新的軍隊底色別。提着馬鈴薯小袋的女人們，停了下來。他們半面相向地，瞧着勞動者步哨。相互地說着話。「這裏是斯巴爾特基斯底本部呵！」接着有個男子向女人那邊走來。那是有白的絡總鬚子，和金屬的鍍鍊的，在鈕釦上有記過十字勳章的痕跡的男子。他跟女人們說：「那些傢伙想弄成個露西亞狀態呀！公妻。還有剩下的東西，全都打壞。還要把孩子從娘底手邊奪去！」那些女人說道：「那麼，這可要變成怎麼樣呢？」那男子用手杖叩着道路，囁囁着。「那些傢伙，真的是法蘭西底偵探。那些傢伙，用了英吉利底銅

錢，來工作的。還有亞美利加人，爲滅却最後的反抗力，收買了他們。尤其是，我得到個確確實實的消息，盧布已經流入了德意志。」

女人們老是那麼地默着。全像小妮子似地，膽怯地看着皇帝底馬房那邊。

「知道了吧。」那男子繼續說下去。「猶太人在他們幕後操權。在露西亞，那些傢伙，全是猶太人。列寧就羅有極其厲害的梅毒。列寧來德意志旅行時，必得坐在有檻的車裏。因爲，他發了瘋。我聽到過確實的消息：社會民主主義者，決不想到民衆的。他們就是犯人，完完全全是越獄犯。他們真的是從牢裏出來的。那監牢，就是他們打開的。其中，還有犯大逆不道罪關了進去的犯人呢。——知道嗎，大逆不道罪！」

這麼着，那老頭就離開那裏走了。一個女人，從背後叫道：「會計官，請來吃晚飯哪！」他回答道：「隨便，請你們先用呵！」

「那人在戰爭中，竟喪掉了兩個兒子呢。」我聽到一個女人說着這話。她說了後，就像把他當做沉默的英雄一般目送着。

會計官橫穿過廣場走去。小心在意地避着窪地的污水。雨點淅淅瀝瀝降下來時，他張開傘子，從皮包中取出膠皮鞋子穿上。

「一個兒子，爲了受國家的試驗呀！」那女人又說，「因之，戰死了。」

她們搖着頭，歎息。她們抓住小口袋，膽怯地向馬房瞥了一眼，她們走上街道去了。

十二歲左右的少年，拿着小紅旗，沿着庭園的鐵柵，走在她們前頭。那少年唱着：「以肥壯的暴君底血，塗着斷頭台——塗着斷頭台。」要是在一千九百十四年呢，那少年也許唱起：「噯，小傀儡兒，你是我底腫子呀！」或者「森林裏的小鳥呵！」

我向步哨那邊走去。探問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他們盯住眼，瞧着我。接着問我有沒有證明書。我回答道：「我認得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的，我想訪問訪問他。」這時，步哨笑了。說道：「訪問他，哈哈，多可笑的話呵……」我說，祇要他們能把我底名字通知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那就行啦。我馬上就可進去會他啦。他們叫我退開，因為有誰出來了，也說不定。

我離開那裏，回到廣場上去。怎樣說明才好呢！無論如何，步哨總是步哨。他們要證明書，要蓋有戳印的紙頭。他們承認紙頭，他們對於人却怎麼發落都行。終究，步哨還是步哨。而革命也還要有步哨的。

我靠着庭園的鐵柵。那時候，那嵌在馬房大木門裏的小狹門給打開了。馬茲克思站在道路上。他穿着短衫。抱着褐色的皮包。頭戴青布無邊帽。塗着黑漆的帽簷，插着紅薔薇模樣的花飾。馬茲克思跟步哨說着話。他們開了門，看到了裏院子。一輛馬車和幾輛裝貨汽車，擺在那停車處。貨車裏圍集着背着馬槍，腰下吊着手榴彈的水兵們。他們抽着烟，笑語着。在馬房小屋前，坐着五十名左右的武裝勞動者。他們顏色蒼白，滿生鬚子。有許多人穿着記有紅臂章的軍服底上衣。但一大半人則穿着暗色的，洗晒過的衣服。戴着運動帽。把衣襟高捲起來，當做領子。

馬茲克思靠着馬車。一個穿藍布衣服的勞動者坐在馭者台上。和馭者相並地坐着的，是個紅腫鼻子上架着

付眼鏡，手裏拿着大型的手槍，細長而臉色蒼白的兵士。一桿大紅旗插在左邊踏台上。那旗子在微風中緩緩地飄動。彷彿就要慢慢停止飄動了。在貨車上張着寫有文字的短形的紙板。「新與階層革命萬歲！」車底兩邊隔板上，輝耀着紅色的字：「勞動者呵！武裝起來！勞動者及農民革命萬歲！」

我看到馬茲克思·夫拉把披肩捲着他底短衫，右腰上褐色的袋裏，插着手槍。

突然中廳底中門打開了。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站在屋前右階上。其旁站着三個B工廠的武裝勞動者，抱着皮包，戴着闊幅的大帽子。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沒有武裝。穿着寬博的大衣，翻上衣襟，沒戴帽子。

「同志們！」他叫。「同志們！出發！」

「哈拉！」勞動者與水兵叫着，擔起了馬槍。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敏捷地跟三個勞動者坐上裝貨汽車，馬茲克思坐在板上，引擎發動了。幾輛裝貨汽車，左右搖動起來，通過車道，走上街路。司機的就增加速度開去。不久之間，在凱塞街上，聽到警笛底叫聲。

馬房底門關下了。步哨屹然地站着。

我走向放着腳踏車的地方去。這是靠在一張椅子旁邊的。椅子上有人坐着，是兩個男子。他們穿着明朗而黃色的雨衣，戴着帽。因為我站在他們後面，他們沒注意到我。那個伸着瘦長的腳，給太陽灼得血紅的臉上，披着亞麻色的金髮的男子，說道：「今天他們開始襲擊啦！」於是那個肥胖而灰暗，頭髮深黑，皮膚發着油光，穿着粗腳管的騎馬褲，頸子上有塹壕一般的傷痕的，鄰坐的男子回答道：「一發也就夠啦！」他說了後，吐了口唾沫。同時，那金髮的

男子說：「你想撲殺他嗎，可是那傢伙出來時，不是一個光身呀。常常總有多少水兵跟着的。」「殺了他，這運動也就撲滅了。我情願自己做了犧牲。」那個黑髮的凝然瞧着金髮的男子。「我穿着勞動服，在跟他們一起叫喊。在示威運動中，你把我推近那傢伙，那就哄的一響，那傢伙可還不完。」

「可是你自己呢？」金髮的問道。

「自己底事，可還沒有想到呀！」黑髮的回答道。「反正我這身體總要給病磨折死了的，與其爲永遠不斷的梅毒而死，還不如立一度功勞而死來的好呀！」

「廢話！」金髮的說，「那種病治療兩次，不就好了嗎？就是因爲打過幾針六〇六，沒有效驗，也不能把生命那麼隨便收拾了的呀……總當用更好的手段，合法地來做。可不是嗎，你等着瞧吧，要是幾天以後，人民委員的一批賤東西，馬上會趕到絕路裏去，歡迎我們做他們底同伴了。而且在這市裏，還有百來個極其堅強的同志呀！大家都是一樣的傢伙。我們正要像人民委員會招請我一般的出去辦事咧。其後，我們就得自由地活動了。」

「假使我們爲了要打倒布爾塞維克，我們也不援助那些混蛋傢伙。」那黑頭髮的，忽喇地打了一下馬褲。

「但是，哈利希。」那金髮的說：「你真個是不懂得政治的人呀！我們暫時間援助他們，正因爲要緊緊地抓住他們。總之凱尼希必得殺掉。這時，革命也就完了。其後出現的事，不過是黨派的小競爭而已。」

黑髮的說：「這麼說來，你可要跟這城裏鎖匠和裁縫那些賤東西結託起來了。——和那膽怯的多數派賤民，渴望和平的哭泣蟲。你要跟猶太豬仔們，一共建立布爾喬亞的秩序嗎？要是這麼做，情願打死我好了。」

「祇是——哈利希，」那金髮的男子說着，笑了起來。抱住那黑髮的男子底頸子。「現在馬上開始暴動，是沒有意義的。軍隊與民衆，希望着和平。可是我們若不借和平與秩序的名義，就不能殺掉那隻豬。因此，跟人民委員一起胡混是必要的。他們對於布爾塞維克，抱着地獄一般的恐怖。我們一時援助他們，那麼他們就不能碰我們一下了。這事，昨夜在杜斯貝克中校那裏，已經討論過了。是每個同志都贊成的。我們的口號是：『反對布爾塞維克，贊成德謨克拉西。』對吧！」

那個黑髮的男子，吐了口唾沫，站了起來。「不，我不能贊同……」

「但是——這真的是暫時的呀，」金髮的說。

「不！」黑髮的說，「和鞋匠裁縫一起，是無論如何不行的。與其跟那種卑污的東西合在一起，我是寧可跟布爾塞維克合在一起的。什麼德謨克拉西頂多不過造成個商人底國家。不，不可不是嗎！就是從職務上說，你我也不能賣葡萄酒的商人互相提攜——我還是個將校呀！即使白雪是沒有絲毫殘留地融化了，到底還是不能跟豬仔們共事。」

他們站了起來，緩緩地向廣場走去。金髮的男子不斷地向黑髮的說着。但黑髮的總搖着頭。終於高高地翻起大衣領子，不說一句話，和那金髮的男子分離了。

我取來腳踏車，向市中心騎着去。街上，人們密集着。但沒有一家商店打開排門。幾十年來，沒有人住祇當作博物館用的公爺們底城府面前，整列着十二名衛兵。這是臨時政府底軍人。他們臂上纏着州縣的徽章。他們以不安

的眼光，看着在城前散步的熱鬧的羣衆：領着孩子的女人，用別針扣着領扣的老頭，沒領帶的勞動者，以前插鐵十字章的臂上現在插着紅薔薇的紙花的兵士，昂奮的商人，拿着手杖與最近的電報的官吏，載着時時高喚的青年，的揭着紅旗的汽車，跟穿平常衣服的軍官合伴着的看護婦，嘩拉嘩拉騷動的賣淫婦，好奇的猶太人，疾走的小商人，爲那時的各種狀態興奮起來的，公然抽烟的大膽的中學生，馴服得像白鷗之羣般的低聲竊笑的女堂倌，擠在淫浪的羣集中的上流姑娘，暗地裏以高貴的價值出賣奶油麵包的鄉下農婦，其間還有挽着滿載貨物的軍用馬車的疲乏的馬匹跑着，灰色的雀之羣交飛着，有時，還輝煌着在那拿武器的臂上的紅色的臂章。我爲了寄存腳踏車，向某酒館走去。給女堂倌說好，允許我放在通到戲場去的廊下。屋子裏差不多是空着。祇有那叫做「便桌」的插着刺繡的小旗的圓桌旁，在青色的香烟底烟霧下，坐着幾個男子，熱心地爭辯着不可理解的話。

女堂倌端給我一杯啤酒。五支香烟。她坐在一旁。她底頭髮是黑的。緊閉的唇上，搖着暗色的汗毛。她時時用舌尖舐取停在汗毛上的汗滴。她那眼白裏，帶着牛心李似的灰色。胸部底窪處的起點，有要塞一般的雀斑。

女堂倌說：「五點鐘要開歡迎大會啦。」

我不懂她底話。

「閱兵典禮呀！」她說。

「怎樣的閱兵典禮呢？」我問道。

她說：「在廣場上歡迎勇士呀。」

我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她說，「就是歡迎回鄉的兵士呀。什麼團體都到廣場去參加。市長還有演說呢。」

我問道，「那是爲了什麼呢？」

她回答道，「因爲大家回來啦，和平啦。」

「可不是革命嗎？」

她說道——「革命和這是沒有關係的。主張革命的人，出發到校場裏去，其他的人到廣場裏去。」

我問道，「校場裏有什麼事呢？」

「開勞動大衆的大會哪！她就讀起那放在啤酒一旁的報紙號外。」

我喝着酒。她把右腳靠近我。她用眼瞟着我。「你到底到那裏去呢？」

「自己還沒定啦。」我回答道。

「我是四點半鐘，就可以到外面去啦。」她說。

我再要了一杯啤酒。她端來時，把那泡沫先喝了去。她彷彿偶然似地把手擺在我膝上，輕輕地撫摩起來。我說，

「什麼時候再會呢？」

「四點半一過，」她回答道：「在那廣場裏等你，你得一定來啊！」

我點着頭。她底手輕輕地撫着我底X。於是她站起。在賬台後面洗着啤酒杯子。

圍桌旁的人，大聲而且激烈地在說話。我聽到有說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的名字的。從這些人話語裏，我才知道三天前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爲了反抗人民委員會所發的解除勞動者的武裝的命令，在勞兵會議裏除了名。他對於這除名，就以今天在校場上開會來作答覆。

「那個男子是要開始戰鬥啦。」一個人說。「軍隊動搖了呀！」另一個肥胖的男子回答着。「我們站在混沌之前。」第三個就這麼說。「這樣不足輕重的人生，算得什麼呢？」另一個申述着意見，高高地舉起杯子說道。「乾杯呵！」

我站起，去算清了賬。

「一定去嗎？」女堂倌問着。

我點着頭，給她五貝尼小賬。我出來了。

四點鐘還不到一點。

我向中學校那裏馳去。中學校在沒有人跡的橫街上。學校底房屋，比一般住屋來得高大，巍然突出。紅砂牆前，雕着「知識即權力」的金邊文字。

校長底住宅，窗簾全都下着。庭園裏放着軍用汽車和機關槍。到處散放着子彈。在那從前休息時我們就在那裏急急地預習功課的大栗樹的下面，野戰炊事車，冒着水氣。穿軍服的人，拿着鉛皮器具，在院子裏來去地走着。

在這中學校裏，現在住着一般人對於他們去就頗可懷疑的撒克遜人一大隊。據聽差說，他們把大教室裏周

比特底雕像，打得粉碎。這在他們以爲是從前的皇帝的雕像。而且他們還偷去了動植物標本室剝製的貓和狐。扯去了會議室裏青色的桌套。

我向廣場走去。學校爲撒克遜兵隊所佔領了。聽差說要一切照常恢復秩序，怕還有許多禮拜。我因此倒安心起來。因爲以奉戴希臘精神而教育我們，爲人們所稱道的那些希臘人，在這把周比特錯當作威爾漢姆一世的撒克遜人住着的屋子裏，決不能馬上就回來的。

廣場滿塞着人。記着國旗顏色的臂章的消防夫和兵隊封鎖着廣場。廣場中央有座演講台。演講台的素木板，掛着兩管旗子。萎靡的花圈，在新鋪的板上，彷彿要努力增加些光彩似的。但看來還是徒然。演講台前，有樂隊。這是消防夫底樂隊。那新擦過的樂器，在灰色而濕重的空氣中，發不出光來——這些樂器，看去像紙板做的，又像着色的巧克力。那些消防夫就像點心店的在聖誕節前夜那陳列窗裏的矮人似地，抱着樂器。

人們密集在車道上。許多人手裏拿着黑白紅的三色小旗。年青姑娘拿着盛紙花的小籠。羣集囁囁着，恰如全體的人，等待放大烟火一般。我在百貨商店旁邊，碰到那個女堂倌。「真的來啦，那好極了。」她這麼說着。

突然，下邊街路上，明朗的大鼓聲起來了。和這聲音相交混着的，是小溜霰彈一般的發響着的笛聲。有個騎腳踏車的男子，橫穿廣場，疾馳而去，像對演講台叫着什麼。消防隊底樂隊，就以激烈的聲音，開始演奏。街路上小旗子高舉起來。拿紙花的姑娘，向前擠去。羣集像開籬的果子一般流轉着。大鼓聲音急轉着。消防隊底樂隊正移到「我在荒野射鹿」的緩慢的進行曲時，就有三位黑服的紳士，悠然地走向木構的演講台去。

打先的紳士，戴着禮帽。他昂着禮帽向着樂隊奏樂。一到那聯隊的先頭部從下手邊入口進來時，他脫下禮帽，表示敬意。

廣場波蕩得像個鐵兜的海。各個部隊整着行列。好久沒有聽到過的號令，這時貫穿了空中。一體沉默着的隊伍，暫時間，接受着消防隊樂隊底吹奏。——接着，一會兒靜。槍枝打着地面，上釘的皮鞋，就向前跑了三十生的米突。「停止！」命令着。從整列的隊伍裏，爲八個將校所陪伴着的一位將軍，離開了行列，向着演講台進行着。戴禮帽的紳士，在那裏迎接着將軍。援手於將軍，上了梯子。將軍登上演講台時，紳士又把禮帽斜斜地從頭上摘下。

「我在此對諸君表示歡迎！」他叫着。向前走出一步。

「我向回到故國來的諸君表示歡迎！」

「注意……！」兵隊退後了幾步。就像累石而成的牆壁一般，兵士全都在南面默默無言地站着。消防隊的樂隊吹奏了兩節。爲一個將校所制止。樂隊停了吹奏，手拿着樂器，挺然直立着。

「我向回到故國來的諸君表示歡迎！」禮帽轉向右邊。「有名譽的國民底子弟呵！經過了四個長年，諸君與惡魔作戰。經過了四個長年，諸君賭着生命於要塞中。諸君不願將德意志土地委諸敵人的手。不使戰爭的慘禍降到我門住家。無論用如何的感謝，亦不能報答諸君底英雄的行動。無論用如何的語言，亦不能充分讚美諸君底行爲。——但是代價是在諸君自己身上。因爲，爲德意志盡力，就是爲自己而盡力！」

禮帽停了演說。消防隊樂隊奏着表示敬禮的吹奏。將軍與禮帽握手。兵士們直立不動。

「運命！」禮帽叫着「可是運命不管我們國民之動功偉業如何，却以可怕的試練，挫折着我們國民。有光輝的舊國家破滅了，外敵迫近門前。內訌，舊德意志底內訌，啄食着人民底肉體。內亂威脅到地平線，憎惡充滿了市巷——上過戰線的兵士諸君呀！經過鐵花之試練的人們呀！在戰場上不屈不撓的人們呀！不屈於暴力的人們呀！上過戰線的兵士諸君呵！故國歡迎諸君，有恃於諸君之力呵！故國憑賴諸君，希望諸君把故國從混沌中救出！」

爆裂一般的拍手從車道上起來。姑娘們把花向空中投去。

禮帽伸了伸屈着的身子。消防樂隊又吹奏起來。但禮帽的聲音制止了樂隊。那聲音擴展到全個廣場上。他揮臂高叫着。「上過戰線的兵士諸君，德意志在危急中呀！戰爭是終結了。而有毒的蛇，吐着內亂的舌！上過戰線的兵士諸君呵！從布爾克維克主義，從無政府主義救出德意志來呀！招致光榮的軍隊底偉大的理想與時代底要求相渾然融合的明朗而光輝的德意志底未來，實在不外是諸君底任務。上過戰線的兵士諸君，德意志土地，是比什麼都來的要緊，我們底故國，德意志土地呵——萬歲！」

禮帽靠在將軍身上。將軍高舉起空中的手，叫道：「德意志國，我們底祖國，萬歲……」

羣衆暴風一般呼應着。廣場上哄動了雷聲。從軍服的壁上，一齊響出「萬歲」的叫喊。

將軍抱着禮帽。將校們把右手舉到帽簷角。消防隊樂隊以淒厲的熱情演奏着。「在故鄉，在故鄉，——在故鄉與他人邂逅……」

女堂倌捉住我底手臂，壓在她胸口。「多麼莊嚴呵！」她吃舌地說。「多麼莊嚴呵！」接着她像有火花在胸中爆發一般的叫道：「萬歲！萬歲！萬歲！」

那時候，要是不抓住站在我一旁的年青姑娘，準會給她拉倒。幸虧那姑娘也緊靠着她底父親。我也叫着「萬歲」，抓住了那女堂倌的胸口。這時，她更加奮昂地叫着，而且發跳。每一個姑娘都像在發跳。她們胸頭爲祖國的愛，在破裂一般地高叫着。

演說台上站着將軍。人們幾乎沒聽清他底話。最後，他搖了一下帽子。消防樂隊就開始了演奏。在大街上起來了龐大的萬歲的叫喊。

各部隊得到了休息的許可。他們搭起槍架，坐在地上。讓年青的姑娘走近他們，贈送花朵。兵士們看到年青的姑娘，快樂起來，問她們什麼時可送吃的東西來。因爲，此刻祇有吃是頂頂重要的。在此，姑娘們回答着：這件事她們什麼也不知道。兵士們於是笑了。一個紅潤的有光豔的鬚髻的下士，用指頭輕輕地觸了觸一個年青姑娘，說道：「我跟你來一回××……」那姑娘尖利地叫出，臉子馬上變青了。她倒在同伴底懷裏。那同伴女人向兵士啐了一口：「阿是不怕難爲情！」

那兵士吃了一驚。「可笑的娘兒們。那麼，要姑娘有什麼用呢？」他說着，馬上逃進同事中間。誰也看不到他了。照例，那同伴的女人向將校去訴述苦情。將校以鄭重的態度，微笑地說：「請允許那些傢伙說笑說笑吧！這可不是說着當真的。兵隊已經行軍了十四天，統御他們可也不很容易呢。」於是女人們向對面走去，祇把手頭的花，贈給

將校們。

將軍和那禮帽一起坐着一輛汽車出發了。

兵士們坐在鋪石上。從他們背囊裏拿出骨牌。女堂倌把上衣鈕釦解開。我們試着穿過廣場走去，但不能排開昂奮地密集着的羣衆。他們站在三五成羣的聯隊面前。他們快樂地叫，跟兵士們搭着話。有年紀的人，搖着小旗。小旗底紙片，就捲折起來發出風扇一般的響聲。女人們以小形的漂亮的手帕，做着信號，同時，相應地點着頭。兵士們可一點也不關心這籠罩着熱誠的騷鬧，儘坐在人行道上，抽着烟，玩着骨牌。從旁看着這，他們完全是別一種人類，彷彿在萬國博覽會裏，展覽那種族的風俗似的。他們茫然無關心於這些游觀者底眼睛與叫聲。游觀者底語言與風習，對於他們明明是看不慣的，可輕蔑的。

我看到一位有年紀的老大姑娘，手提着一隻盛小花束的籠子，急速地奔跑於兵士隊伍旁邊。花束底莖，用銀紙包着，其上繫着花色紙帶。那紙帶用拙劣而發抖的筆跡，寫着：「誠心歡迎歸國。」那女人非常昂奮。她那長而且黑的上衣，已經破裂。捲着塵埃與污紙。她底腦袋忽左忽右地搖動着。她底頸子就像忙碌的鐘擺，欲停不停地動着。她搖着頭，微笑。她在那插髮壓的額上，作了個小結。她那小鳥一般的尖形的臉，輝煌着不安的蒼白之光。她底脚步以美奴愛特（Mennett）——普及於上流社會的舞蹈——的調子前進。結在黑衣服上的許多紐帶，合着有趣的拍子飄着。她在每一個兵士膝前，放下一個小花束，稍帶卑屈似地，倒豎着眼，羞恥地嚙嚙着：「敬奉獻於我們的英雄！」於是她再向前走去。像一匹直立地走着的兔子。她底臉變紅了。兵士們取笑她，叫她「美人兒。」她馬上向另

一邊走去，把花束跟銀紙一起投入城溝裏。他們用一枚指頭，指了指額角，露出牙齒，再玩起骨牌來。她是幸福的，她不知道自己背後有人怎麼挖苦她。

在她那籠裏終於祇剩了三個花束。她走近那正在賭着猛烈的勝負的兵隊羣中去。醬紅色臉上有茶色的鬍子和豬仔一般的小眼睛的下士，打出一大張紙幣。對手們向他提出反對。這時，那下士一下子吼叫起來。勝負就此開始了。一大羣的旁觀者，以從軍記者一般的緊張，看着這勝負。

下士出乎豫期，來了一手壞牌。一大張紙幣完了蛋。對手們希希霍霍笑了起來。其中有一個很快地把堆在自已面前的錢挑戰似的給它算定。「出牌呀！出牌呀！」那下士叫着。這時，誰也不會注意到，那女人走近來了。

她把小籠平垂在腹前，在她那有像蚯蚓蜿蜒着的血管的手裏，握着小小的花束，站在那下士背後。這時那下士正發着可怕的笑聲，把一張鈔票高高舉起，打在背囊上。那老大姑娘不知道這是在賭骨牌的勝負，甚至把兵士底賭勝負的神氣，看作是英雄底特性。——突然屈身於前方，以唱歌一般的愛嬌，把顫震的花束投給下士手中。骨牌竟給牌面向地的打落了。人們在此突然的一霎那間，有如他們頭上突然飛去屋頂，或者突然沒了太陽一般地，面面相覷着。接着，那下士哄的跳起，站在那老姑娘面前。老姑娘輕折腰肢，用着一種叫人想起家傳骨董的陶器似的聲音，囁嚅道：「歡迎歸國啊……」

「放屁！」那下士叫着。緊壓在他襟下的血管，變成紫色。「放屁！你這老山羊！」他揮着手臂。那老姑娘對他露出奇奇怪的笑臉，忽左忽右地搖着頭。看勝負的旁觀者們，全都發笑了。

憤怒捉住了下士。他以為這些旁觀者在笑他輸了一大注錢。他以右手的食指摸着狹小的骨牌，摸了兩遍。抓着花束，照那老姑娘底臉打去。

她像電線上觸着高壓電流的小鳥似的，洩出低低的悲鳴。她倒了下去。她倒在地上的時候，她底頭也還莫明其妙地忽左忽右的搖擺着。兩個旁觀者，抱起了那個老姑娘，搬到城牆底一邊去。

老姑娘坐在那裏，儘搖動着腦袋。她底籠子轉落地面。她底上衣底鈕帶，沾滿了馬糞。她底眼睛，顯着瑣瑯一般的白的恐怖。頭子搖動着。也還是忽左忽右精確地搖動着。這是搖動在兵士們之上，搖動在站立於周圍的人們之上；這是搖動在廣場之上，——超越各住宅底屋頂而搖動着。突然喇叭底信號，高高地響起。兵士們就排成雜亂的隊伍，伴着為二個騎腳踏車者所引導而目送着的羣集，向一個兵營進行着去。那時候，這老姑娘還是坐在廣場的一端，忽左忽右地搖着頭，不休息，也不中斷。彷彿和家屋與空間一同搖動着。

我在雜踏中紛失了那個女堂倌。她那搖洩着的小旗，可還握在我手裏，我停息在那裏。見到兵士時表現在人們臉上的喜悅，單調的萬歲的絕叫和那不絕地搖拂着的旗子底騷聲，正像過去應節演出的雜劇一般，叫我感到無聊。一切物事，全像過去的季節裏出現過的。人們回到他們幼年時代的土地上來，他們在那裏跳躍着，說着不相干的舊話，他們底行動全像個硬要把幼年時代的經驗再喚回過來的成年人一般。

我照舊見到那老姑娘。她照舊搖動着。恐怕她自出世以來就思考着關於人類的事了吧。可是另一世界的什麼物事，突然去除了她和人們之間的垂幕，這就叫她的眼，開始看到了地球——那不是她乳母底童話裏的地球，

而是那個原來存在着的地球——一般，她就那樣搖起頭來。她那眼裏，描出了發着怯弱之光的淡虹。

終於從城門守兵中來了二位臨時政府底兵士，催促這老姑娘離開。這因爲示威運動要來了，他們要遮斷廣場的通行。

老姑娘站了起來，可是兩脚一軟，仍舊拍的倒下地去。「啊！昏迷了！」兵士叫着拉起了她。她在他們穿着軍服的手臂間，人形一般的——或者說在兩個人形間夾着一個真實的人一般的——吊掛着。她底頭搖動——這是這時的她底唯一的動作了。白亞麻布的短褲，像落在機關車黑煤上的殘雪一般，從黑上衣的下面閃出光來。插住小髮結的髮壓掉下了，兩縷鬢髮拖落到地面。

臨時政府的兵士，把那老姑娘運到府城的天井裏去。他們把她放在噴水池前面。噴水柱上，一匹獅子用前脚捧着像麥酒的商標一般的公爵底紋章。接着，青制服尖塔兜的警官隊走來了，佔領了下手的通路。靠壁左手的叢藪後面，擺着一架機關槍。臨時政府底兵士，掃蕩着廣場。他們趕走了從店屋出來的散步的婦女。所以店屋全都上了排門。所有的住家全都蓋上了鐵的假面。我飛快地逃進電車站的綠小屋中。那屋子在廣場外邊。在此是轉轍員在不必用鐵棒調整鐵軌時的休憩所，同時也是避雨處。我從那裏可以望到府城底天井。我看到噴泉。看到噴泉之前那依然艱難地搖着頭的老姑娘。

臨時政府底兵，走在機關槍下。那時，彷彿一大羣小鳥亂飛似的騷音，從下手通路哄然起來。其間，時時轟響着明朗的煙火一般的人聲。其次，還可聽到像雲間有重車迴轉似的叫聲，於是又靜寂下去，祇剩下細弱的呻吟。這呻吟

吟全像在夏季光天化日下，那地平線在白色的丘陵上發抖似的。

警官們列成一條鎖鍊，緩緩地向前推進，通過劇場公園，佔領了通公園的大路底側面。

他們想擊退示威游行，這是極其明白的。由此也可見政府底最後的決心。

一輛汽車和跟在它後面裝載着百來個武裝兵士的四輛搬運車，前進着來。有八個男子從領頭的汽車裏跳下。這是人民委員。我看出那裏面有翹鬚子的巴台爾。人民委員們進了公爺底府城。武裝兵士由一個上士指揮着，佔領城頭的二樓。上油的機關槍槍身從窗口伸了出來。在門中，用樽與舊的砂袋築着堡壘。

突然，在警官站着的前方，響出了笛子的聲音。是驚慌的警報。馬上有三十個武裝兵士從城頭飛出。在城壁底下，整然的佈着防禦線。又是警笛。接着，是號令。「停止，退，向左轉！」下手街路底入口，人們湧了出來。示威游行達到了市中心。「停止，向左轉！」警官們鳴着笛，叫他們衝了過去，把羣集趕向左邊去。叫喚開始了。有石子三五片飛起。警官們保持穩健的態度，不會開槍。用佩刀平打着沒武器的羣衆。突然，從示威隊伍中，有號令響出。隊伍底前頭散開了，其後有百來個武裝勞動者出現。「退！」他們向警官叫着。「退！」他們前進着去！警官們退避到廣場那邊。在廣場上警官們還來不及整頓隊伍，武裝勞動者就追襲過來了。警官們幾乎全都逃散。這因為勞動者們用頭攻着他們底腹部，或者用槍桿叩着他們底脚。

武裝勞動者之後，一大羣羣衆湧進廣場。警官們爲後來的水兵所趕跑，解除了武裝。國際歌聲轟然高響。在廣場中B工廠的職工們，結成一大黑塊站着。其後站着婦女們和退伍的兵士。數分鐘後，廣場給人們擠得密黑密黑。

武裝者環繞演壇四邊。以前站着黑禮帽和將軍的場所，現在我看到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他沒戴帽子。他底後面，有十來個代表。新的羣衆接續地來到廣場。他們馬上由整理員指點着：造成了一個紅旗的林子，唱着歌和職工們分隊站着。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前進了一步。我從這電車看守站裏依然可以看清他的臉。蒼白中略帶紅潤。他刮光了鬍子。頭髮也梳得精光。他底後面，我還看到馬茲克思·夫拉。馬茲克思·夫拉在笑着，和代表們說着話。

大鼓響了。發了三聲遲鈍的聲音。羣衆沉默下來。他們底高抬着的頭，一齊轉向一個角上去。

「同志諸君！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叫着。『同志諸君，勞動者及士兵諸君！我們反抗自稱為勞動者政府的政府底禁令，進行到此處來。我們敢於作個示威運動，因為，街路是我們的！我們爲了要戰取革命，來此警告政府。在革命未實行以前，在兵士底武裝沒有解除以前，在人民委員會沒有實行革命的大衆底意志以前，這市裏的勤勞民衆決不從自己手裏，放開武器。在這廣場上，示威運動是被禁止的——然而我們還是要來！』

騷擾的聲音轟然而起，搖動了大氣。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轉了轉身子，僅僅把手向上一揮，話仍舊繼續下去。他底聲音明朗而尖銳，迫在人們頭上。

「革命的新興階層，要權力。革命的新興階層要以武力奪取政權。革命的新興階層，武裝着。它反對和布爾喬自由主義之機會主義的政黨講求一切妥協。他們常常以人道主義裝扮自己，我們就唾棄支配階層之人道主義。我們不需要什麼民主主義，我們不需要和布爾喬亞有對等的權利。我們要絕滅現制度。我們要權力！」

羣衆在一角上像尾巴結着薪火的牡牛一般地咆哮着。他們向城牆那邊湧去。城門碰的閉上。從窗口突出機關槍底短的槍身。水兵們巧妙地把羣衆和城牆分隔開來。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伸着手臂。用拳頭向掛着窗簾的那邊威嚇着：「在那邊有人民代表委員會。在那邊有同志巴台爾。這就是四年前贊成支配階級採取殺戮大眾的勞動黨同志。我們對同志巴台爾聲明：不管他底機關槍，他底警察，他底買收的民團如何，我們在一切權力沒有握在勞動者階層手中以前，我們不交出我們底槍。要是新興者階層底奸細們，現是再向我們提出這要求時，那麼我們就得放出槍去了！」

廣場鼎沸起來。從武裝勞動者隊伍裏，突然起來了合唱。這是以激越的調子開始的！是和槍底操縱法同樣的調子。這調子激勵了羣衆，如同爲南風所煽動而高昂起來的火燄一般。——「朋友呵，高揚着最後的戰鬥的烽火！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戰取人類底權利……！」

我坐在電車站裏。我竟忍不住像一千九百十四年軍隊出征時一般的哭泣了。

合唱馬上停止。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跳下演說台底梯子。他就在梯子上瘦稜稜地站着。他那褐色的大衣，敞開着。澄朗的他底聲音哄響着。——「同志巴台爾，請你在機關槍後聽着：革命的新興階層，爲了革命，有死的覺悟！——但你不用再想支持那戴着民主主義的假面的制度，你所擁護的制度，而活下去！因此，我們向人民委員會提出如次的要求：一，革命的工農階層依然不解除武裝。二，政府軍隊在十二小時以內，在革命委員會監視之下，解除武裝，回復到各自原來的社會層去。三，從速從各工廠細胞內編成一以彈壓一切有反革命的企圖爲任務的勞工

軍。勞工軍受革命委員會底指導。四、遂行一切工廠社會化。五、個人所有財產，屬於社會主義的國家。六、解散人民委員會。由革命的勞兵會議代替它！——以上要求你作速答復！」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停了嘴。羣集凝視着府城門前面。在那裏，什麼聲音也沒有聽到。窗口底機關槍沒了影子，門後的步哨也消逝了。

「我們要求答覆！」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指着府城門前。沉默。從勞動者中間選出四個代表，由水兵率領着，靜靜地向城門走去。羣集動也不動地站着。

水兵們還祇走到距城門十米突地方，那時候演講台下升起巨大的土烟，同時起了爆裂的聲音。是直穿空間的尖銳的爆裂聲。全像一百條鞭子一齊抽打着裸露的肉體似的聲音。空虛的沈默，又貫穿了空氣，接着抑壓一般的嚙嚼聲，起來了。兩秒鐘後，叫聲——一種絕望的嘶叫聲，明朗而尖銳，短促地，像被抽打一般的高舉起來。接着又起了一陣咆哮。身體發狂一般的推動，無力的驅馳，喉頭霍霍的發響。全像廣場發出了嘔吐的聲音。

演講台前三個勞動者炸倒在地。他們不斷地試着站立起來，但每次終於倒了下去。他們悲涼地叫着，抖縮着左足。祇有高捲着上衣倒在地面的一個婦人，用痠癢的左手，緊緊地抓着頭髮，靜着。她已經不動了。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從演講台上跳下。他底後面，有提槍的十個武裝勞動者。他暴風一般旋走於騷擾的羣集之間，叫着：「臥倒！臥倒！」而想逃跑的人，一個個都被給拖拉倒了。

在這瞬間，射擊轟然一齊起來。機關槍格拉格拉的發響，城子的窗破碎了。文藝復興期樣式的建築物，升起了

紅色的塵埃底雲。向城頭一齊射擊了八回。接着，靜了下來。在那廣場底圓形的地面上，羣衆如在祈禱的巡禮者一般地伏着。確實的，許多人是正在祈禱着。城門面前沉默着。又一次新的射擊。沒有應戰的。門前有巨大的爆炸聲。門倒了。鐵鑄的門像死掉的蟲一般倒下來。四個水兵，手挾榴彈，踏着腳前進着去。再來一次射擊。向着天井。還是沒有回擊的。廣場的巡禮者們，抬起了頭。突然一個水兵從天井飛跑回來，搖着槍，大叫道：「敵人退却了。敵人已經沒有影子了。」

羣集一齊跳起。噓叫着，向城門突進。充滿了前天井。幾分鐘後，從窗口投出玻璃，骨董，玻璃燈架。樓梯的木板，格拉格拉地哄響着。各間屋子裏，響澈了婦人一般的發狂的叫聲。窗框向外崩落了。舊的華美的床上的綢被，給拖了出來，撕破了。——小小的白雲在空中飛散着。這叫我想起了荷爾萊女神（註）

天井中起了陣遲鈍的叫喚聲。我聽到用斧頭叩擊的聲音。門破碎了。重車底輪子轉着。羣集闖入了武器庫。

七年戰爭時的小小的榴彈砲轉到鋪石上。普法戰爭時代的旗，與國際歌聲，一同在人們頭上飄揚。那旗子爲火藥所燒的黑污點，每年給武器庫管理者添塗了一點。路易十五世時代之莊嚴的手槍，有銀色的浮雕的獵槍，以及騎兵底鎧甲，從屋子裏拖了下來，在人們哄笑聲中給打碎了。刀槍折斷了。輜重車壞破了。黃色的擔架底布撕破了。古代貴族底上衣沒了絡纓的，穿着琥珀織就的緋色的褲，在漂亮的臉上載着銀鬢的美女的人形，倒頭地給投在天井正中的井口裏。

（註）日爾曼神話中之雪的女神。

突然響出了號令。水兵們來到天井，把羣集趕到街路上。街路上有武裝勞動者二個部隊。阿特爾巴特站在一輛搬運車上。在演說。我聽到他說，人民委員和他們底軍隊逃到郊外去了，革命委員會奪取了市上政權。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要求羣衆守規律，並要求今晚到市議事堂去出席蘇維埃選舉。說了後他就坐着這貨車出發了。他那後面一縱隊跟着前進。他們唱着國際歌。

在市立公園裏和政府軍開始了射擊戰。政府軍不久被解除了武裝。兵營之代表者們向革命委員聲明各聯隊守中立態度。他們要求馬上被解散。他們把將校們監禁起來，留置在兵營裏。將軍受人民代表底保護。

忽然之間，廣場空了。祇有三個偵察員看守在那裏。府城底天井裏，在那普法戰爭時代的旗和莊嚴的手槍間，那個老大姑娘，仍舊躺着。她靜靜地眠在她年幼時代那皇帝底紋章之下。從她張着的嘴裏吐出來的血，成爲跳舞會底紅色的徽章，染上了她黑絹的衣裳。她已經不再搖頭了。因爲她底一切疑惑，統由手溜彈的小破片，給解決了。爲火藥所染黑的普魯士底印有鴛鳥的旗，沉靜而崇高地被覆着這死者底膝頭。

十

我爲取回腳踏車向酒館走去。是午後六點鐘。兩三點鐘前爲「萬歲」聲與旗子所埋沒了的街道，現在是靜靜地躺着。店門關了。距廣場不遠的一家麵包店被掠奪了。在上手魯利特維希街，有家靴店，大玻璃給打壞了。時時

可聽到單獨的斷絕的槍聲。走上了街道。在街道上死一般的家屋門口，使人想起走過火葬場廊下一般靜寂。偶有人聲底爆發。街道上什麼也沒有。——通常街上紛雜熱鬧的騷音，變做了熱病狀態的奮昂的靜寂。人們毫無因由地走上街道，消逝於弄口。平常人們成羣結隊來此散步的地面，現在空虛而且明朗。全像突然疲勞落入於睡眠的野獸，忘却閉上它那張着的下顎一般。街角起來了如意大利故事裏的所有的笛子底聲音。還有短促而緊張的叫聲。那是一種不在夢中不能聽到的聲音。

已經看不到一個活人。偶然看到一個活人，但也一溜烟走過了。——各到各處，人們三五成羣的樹木一般插着。若是發出喊叫的場合，這不是聲音，而是咆哮。槍聲次第集中起來。現在祇聽到一齊的射擊。

州政廳和市銀行人們都靜默着。驚恐的參加祝祭的羣集，無聲地走過市街底廣闊的步道。這些都是戴着結有絲帶的帽子的婦人，男子，和拿着紙旗紙花的年青姑娘們。什麼聲音也沒有。空氣在人們頭上凝固着。站在州政廳前面的水兵和勞動者，默默地，用右手拇指，抓着他們槍枝底背帶。市外底一齊射擊，時時越過人們頭上，反響着。——接着，靜下來，人們底足音拖拉一般地繼續着。

據人說，在郊外戰鬥開始了。政府軍方面佈陣於大公鹿苑的別莊里，等待M市援軍到來，爲了歡迎我們戰敗歸還的部隊來到市內的郊外住民，恰像等雷雨停息似地，等待着戰爭底停息。地面上有許多拋撇着的旗子。雨微微地下着。婦女們張着傘。年青的姑娘爲好奇心所驅使，發着抖，擁擠在揭示板面前。揭示板是黑的，用拙劣的字寫着：「停止踏過此處，即行射殺」字樣，那揭示板爲一個偵察員守護着。——這遮斷了向馬房去的通行。

人們全避難在小巷街口。——遠方一齊射擊轟來時，他們像碰到轟然雷鳴時一般，聳着肩頭。年青的姑娘們早已無聊地撕去了紙花，婦人們從衣袋裏拿出紙包的麵包，把她們底嘴巴，脹得緊綳綳的。男子們常常從小巷街口出來張望，或者用小刀磨着手。還有許多人像挑着嘴裏食物，殘屑似地，把牙齒吮吸得噓噓發響，或者挖着鼻孔，彷彿要以鼻糞增加他們底想像力。

在那距我不遠的影戲館門口，我看到了我那希臘語教師，他有付惡劣的牙齒和污穢的手掌，是個上了年紀的老頭。装着種非希臘的姿態，但是個文法的老將，荷馬底不變詞底專家，古代德意志協會底會員，合併比利士時，贊成無限制的用潛水艦戰爭。——他在破舊衣服之上，戴着頂淡綠色的帽子。拿着粗大的手杖。他在吃着麵包。我這麼想。因為我看到站在他旁邊的如肥大的蛇那樣的他底老婆，把一個褐色小包四角起稜的東西交給了他。希臘語教師沒把臉子對着他老婆，儘自個兒吃着。他滿嘴的咀嚼着。一到頰裏空虛時，他就稍爲仰了仰身子，閉着嘴，用拇指和食指插向牙齒後面。他在那裏到處搜索着。終於有力地吐出白的條塊，在鋪石上。他打着舌，用他鑲金的手杖把電影廣告穿了個小孔。他底老婆依然咀嚼着。他那帽子底紐帶，合着她牙齒磨嚼的律動而抖動着。

我進了酒館。是七點鐘。屋子裏塞滿了人。賬桌前，站着兵士在叫。他是中立的，他跟斯巴爾特基斯特，跟社會主義者一向沒有關係的。到底政治不過叫人墮落吧了。他們祇想回故鄉去，其他一切不管。他們無論如何再也不願爲誰戰鬥，戰鬥已經叫人厭惡了。他們這麼叫着，笑了起來，像少年們在池面上打水泡泡似地，把麥酒瓶，從屋子這頭拋到那頭。

在一張圓桌旁，有一團獵人。他們不自然地靜着。帽子上插着鴿子底羽毛，穿着綠色的衣服，圍得高突起來的屁股，有褐色的羅紗的袋子。他們從斯巴舍爾特來的，他們底臉子，蕃茄一般的紅。他們罵着國內敵人，喝着酒。

他們底臉是遲鈍的。被射的兔子，像棘山一般的堆在他們近旁。

我從他們談話裏，知道列車已經停開，不但列車停開，從D市到鄉間去的通路，也全都遮斷了。要沒有革命委員會證明書，誰也不許通行。有個獵人說：斯巴爾特基斯特，都是爲法蘭西人所驅使的。再說他們猶如男妾一般，搖動了基督教教徒的家庭基礎。他們對婦女施着暴行。他們底指揮者，全都是猶太人和私生兒。

「斯巴爾特基斯特是對的！」有個兵士在賬桌前向這邊叫着。搖着發着泡沫的啤酒杯子。——「什麼時候，總有一回，連你們也給幹了的——」

他喝着酒，把酒一氣地倒下喉頭去。喉頭痙攣地咯咯發響。接着，他把杯子放到金屬板上。抓住了衣襟，叫道：「現在是完全變過了。——諸位，你們底鋼琴完了。你們底門前，放着槍枝了。現在，什麼細小事情都完了蛋，請不用那樣呆大似地縮着頸子，你們四年中是那樣縮着頸子過來的。你們狗，你們肥豬，你們……你們奇怪的騎牆主義者，凱塞是沒有罪的，罪在你們的騎牆主義。不是嗎？不是嗎？你們騎牆主義者——不是嗎……」

突然，他那兩手痙攣起來，把兩隻啤酒杯弄翻了。那兵士跳躍着，他那蒼黑色的臉上，洞張着嘴。嘴裏有些牙齒，依有毒的丸藥一般。那兵士唱了起來。搔着他頭上的疥瘡，嘴裏吐出輕輕的泡沫。他吼着。「斯巴爾特基斯特萬歲，李卜克納西萬歲……」接着，他崩倒下去，暫時之間在地上掙扎。二個同伴抱起了他，給他帶到同伴席間。在

那裏，他還老是暴躁着，交唱着國際歌和軍艦歌。

獵人們靜默着。他們分做兩組，賭着骨牌。從那靜靜的一座里，走來一個兵士，向賬桌說道：「安唐那傢伙總是那麼不行啊！那傢伙打中了頭部，常常會這樣的發作起來，那傢伙必得回故鄉去——大姐，來一杯啤酒啊！」

我坐在近賬桌的小桌旁。我跟展着報紙在看的對面的人，道了一聲謝。我就要了一杯啤酒。堂信端來啤酒時，我對他說：「我是來拿取寄放着的腳踏車的。這車放在那玩球場裏。」堂信把啤酒放在桌上說：「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呢？」那時，電氣鋼琴在響着拉台茲基的進行曲。

我說了，我們那市鎮底名字。這像要睡眠似的老堂信，露着齒低低笑着說：「可是你跟那太太一道上路嗎？」他說着，指一指那給報紙遮住的人。

「是吧。」我說着，喝了啤酒。

「太太多半也想到M市去的吧。」堂信說，用他上油的布，親和地抹着發光的桌子。「但是火車一輛都沒有，什麼交通都遮斷了。」

我爲遣開堂信，要了五支香烟。於是我向那用兩隻細白的手——那手底中開有點凍傷的——支住着報紙的人說起話來，「您也到M市去的吧？」

紙報靜靜地徐徐地放下。報紙後出現了一位青年女人。頭髮焦茶色的，小鼻子真珠一般的光輝。

「噯！」那女人說。「我於十二時必得回到M市去——丈夫要從戰地回來。」

「這可困難了。」我回答道。「因為火車沒有走出這市，都不能夠呢。」

「無論如何總得出去哪。」那女人說。

「我也想去！」我說。

「我也是呀。」婦人回答說。

我們沈默下來。我看着那女人。

堂倌拿來了五支香烟，說道：「有人被捕了呢。」

「是誰？」我問。

「先前在廣場裏投手溜彈的人哪。是個飛行士。叫我可就不願幹那樣的傻事。」

那女人又看起報紙來。

那男子被捕不被捕，這事於我什麼也沒關係，因為我要看這女人。

她是瘦弱的。她把兩手放在膝上，身子稍稍向前屈了一點，對着報紙。她時時用右手取那葡萄酒杯，可不仰起

臉來。她非常柔和地張着唇，喝酒。

她是極其漂亮的。

「還要一杯嗎？」堂倌說。我點着頭。他把酒端了來，放在桌上時，那女人抬起頭來對他說。「怎麼樣，馬車屜來

了嗎？」堂倌用抹布團團抹着桌子，說：「什麼辦法也沒有。」他用抹布畫着圓圈，抹着桌。「在這麼個時候，誰也不能出門去。」堂倌把鹽盒子推到胡椒盒子那邊。「再說，還要通行證呢。」堂倌又倒去了烟灰缸的灰。「要是有了證明書，那可沒事了吧。」婦女說。堂倌露着齒。「好沒來由的會碰到斯巴爾特基斯特呢……」他聳了聳肩，咕的轉了個向，拖着跛脚走向食櫥那邊去。那女人看了看我。「我已經在這裏坐上三個鐘頭了。」她說。「坐上三個鐘頭？」我問着。

「噯。」那女人說。「我是從D市來的。在那邊爹爹家裏住着，過了一個戰爭時期。我必得來D市換車。可是下車一看，火車不開了。真是糟糕！」

我說道：「無論怎麼一定要到M市去嗎？」

那女人點了點頭。「我已經有一年沒碰到丈夫啦。今天，丈夫通過M市回來，打了電報給我。所以我得到那邊去呀。」

他喝着酒，看着我。

我也喝着酒。

我們沈默着。

那女人吃着一片黑麵包。

我抽着烟。

在賬桌前站着兵士們。他們用大聲說話。他們說些什麼，我不明白。坐在圓桌旁的獵人們給兵士回賬，對他們笑着。兵士們唱了起來。我看着那女人。

屋子爲兵士們底哄笑所震動。他們加入到獵人們那桌去。大量喝着啤酒，說着酒落的話。獵人們用極高的聲音說着。這因爲他們感到了不安。接着，兵士們唱着歌。獵人們從新要着啤酒。一個醉了的勞動者，在食櫥那邊，述着祝詞。把我們一起叫做兄弟，說道：「勤勞民衆……」接着，又咽住了。一個兵士抓住那勞動者底手臂。向他叫「傢伙」把他拉到獵人那桌旁坐下。勞動者就在那裏叫：「同志諸君，乾杯！」

獵人們也舉起杯子，叫道：「乾杯哇！」

那個勞動者把烟灰缸弄翻了。一個獵人給他一片獵腸。勞動者一口給牠吞吃了。他叫着：「萬歲！」抱住了一個兵士，吃舌地重復着說：「勞動民衆……勤勞民衆……」他哭泣起來。「朋友呵……」接着他又唱了起來。跳上，稍稍踉蹌一下，手拿着杯子，取着直立的姿勢。「諸君！」他說，「極可尊敬的滿座諸君，我希望你們跟我一起叫呀：「勤勞民衆萬歲和平萬歲」……」

「和平萬歲！」兵士們叫着，舉起了他們啤酒杯子。獵人們大家換了個短短的目光後，站了起來，說：「乾杯！」把身子往後倒了三十度，仰着嘴倒起啤酒來。

他們坐下時，勞動者叫他們「同志」。他們又要了一巡啤酒。他們中有誰用十個彼尼投向自動留聲機去。巡禮歌底華爾茲（Waltz）開始了。大家一同傾聽着。柱着頰，合着音樂底調子，不斷地彈落着他們燒着的烟草的些微

烟灰，喝酒的人沒有一個。勞動者靠着椅子，把頭仰靠在椅背上。閉着嘴，閉着眼，用左手輕輕地押着拍子。用着拉字音，唱着拉拉歌，押着旋律。餘外誰也沒開口。連賬桌後的少女，也忘却倒啤酒。堂倌挖着鼻孔。兵士們把右手拇指插入劍帶之間。許多人不再喝酒，儘拿着啤酒杯子底柄。

華爾茲完了時，一個獵人站起來說：「祝諸君健康！」大家沒做聲的一口喝完了。

那個勞動者先前凝然坐在椅子上的。這回突然站了起來，裝着酒後的矜持，以正確的步調，走到自動留聲機旁。從衣袋裏抓出十個彼尼。……巡禮歌又響澈了一屋子。

勞動者站在這樂器前面，幾乎停止了呼吸。由於某獵人的示意，堂倌拿了一杯威士忌給他。他不用手去接牠，在音樂底力量下，連他底紙烟也熄了火。華爾茲完了時，也蹣跚着脚走回獵人那一桌。「有這種留聲機買嗎？」他問着。「有買哇！」一個獵人說。「那麼一定得買它一架，我家裏得有這留聲機哇。」

獵人們又要了一巡啤酒。兵士們談着猥褻的話。勞動者靜靜地細心地動着右手食指，哼着：「達啞啞！達啞啞……」

「您有證明書嗎？」我問那女人。女人大膽地瞧着我。「噯噯！有的——是身分證明書。」

「我可以為你弄張通行證咧。」

那女人微笑起來，把折疊着的白紙交給了我。

「對不起，請等一等，我就回來，三十分鐘，或者一個鐘頭。」我站了起來，叫堂倌算清賬目。

「你怎麼去弄到手呢？」那女人問道。

「弄來看好了。」我回答着。爲了避免她底視線，我背過臉去。

「我等着你啊！」我走出了門，聽到她這麼叫着。

十一

去皇帝馬房的那條路，爲三個步哨線所遮斷。我給勞動者和兵士看了看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簽字，終於通過頭兩個步哨線。這簽名是寫在補習希臘語時的收條上的。我把那收條紙一折，祇露出個名字。兵士們祇看到這簽字，就滿足了。

到第三個步哨線上，我碰到了馬茲克思·夫拉。他瞧到我時，搖動着帽子。

「你也來啦？」他說。

「唔，我也來了。」我回說。

他發着笑，歡喜着。

「好極啦！」他說。「你來可好極啦！」

他帶着我，通過嚴重地武裝着的水兵們底羣集，向馬房底前院，屋子底石階走去。一到那小小的紅色的洋台石階上，他站了下來說。「我領你到他那邊去。」

我點着頭說：「好的，到他那邊去。」

我們，這就走上石階去，馬茲克思·夫拉打了頭。穿着短上衣，縛着褐色手槍帶的他，看來覺得非常可愛。

走到石階底中途，我們碰到一位將校。他裹着件紅裏子的雪亮的灰色軍官大衣，絹質的軍帽向後仰着，手裏拿條小小的手杖。

他走過我們旁邊時，跟馬茲克思·夫拉微笑着，叫着同志。

我站下來，目送着那位將校。他是個四十歲光景的人。神氣十足，身段極好，臉子刮得精光，爲太陽所晒，彷彿稍爲瘦了點兒。他掛着一隻眼鏡。

「這是個男爵呵！」馬茲克思看出我底驚愕，說道。「他是革命底幫手。他憎恨布爾喬亞。他昨天帶了一個騎兵中隊來歸附。幾個禮拜前，他還是個騎兵隊底大尉。他跟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約莫談了一個鐘頭的話，他就接受了守備馬房底命令。他是極其叫人歡喜的。這因爲他比較大概的社會主義者，更能使用急進的，可驚地嚴密的

話語。」

「祇是他掛着一隻眼鏡怎麼啦？」我說。

馬茲克思笑了起來。「他掛不掛一隻眼鏡，這於我們可什麼也沒關係。重要的是他們能鬪爭。」我們沈默着，我們上石階走去。

石板的和塗壁的廣闊底走廊，躺在一管微弱的燈光之下。褐色門前，站着一個水兵。他領着我們。我們走進一間很大的等候室裏。在那裏，有一張闊桌子。其他什麼也沒有。桌前坐着破軍服的兵士。他們衣服上佩着徽章，腰間掛着沉重的手槍。他們屈身於地圖之上。這是D市底地圖。他們在馬房周圍描畫着圓圈。用赤鉛筆描着點子。用青鉛筆，在道路與建築物底下畫着線。在車站，郵政局，自來水工廠，發電所之上，他們給描畫着旗子。我們走了進去，誰也不回頭瞧我們。他們繼續抽着烟。

「我們必得等待呀！」馬茲克思說，指着水兵們後面半開着的門。「B工廠底代表來到他那裏。」

我走到窗子旁邊去。

明瞭地可以聽到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聲音。

「我首先得說明：我不承認人民代表委員會。人民代表委員會顧慮着布爾喬亞底事業。人民代表委員會爲欲祈求安寧與和平，而要解除革命的勤勞者底武裝。這可見人民代表委員會是倒革命的。我不答應他們任何交涉。革命委員會底要求是明明白白的。同志們除這句話以外，我可再沒有別的說了。」

「那些傢伙，想來調解一下呀！」馬茲克思·夫拉笑了起來。

約莫過了兩三分鐘，三位年老一點的工人，沈默地離開了那屋子。

「我是幸福的。」馬茲克思說。「非常地幸福！」

「但是，」我回說道，「勞動者那麼不一致，革命怕不能很好的幹下去吧！」

「在新興階層裏掘出一條溝來的，這不過是工頭們(Boss)是改良主義的Boss——但這是不成功的。革命的工廠決不放棄武裝——我們已經有三千多勤勞者有了武裝，我敢斷說一句：現在我正活着——過去的事全都火絨一般掉落了。終於，我有了目的——終於，我能做我所信仰的事。」

他那眼睛，暗黑色地張開了來。他舉起兩手，深深地呼吸着。

我問。「現在有什麼事起來了？」

「我們要驅逐巴台爾政府，宣言新興階層底獨裁。接着還要組織地方蘇維埃，編成強固而有戰鬥力的革命軍隊。我也一同進行着。多半我們一直會到柏林去吧！那可不是極好的事嗎！」

這時，恰巧有個男子走進屋裏來。那男子是黑的，戴着闊邊的中折帽。長着暗色的鬍子，掛着鼻眼鏡，穿着印伐內斯(Inverness)式的大衣，大概爲了雨吧，還穿着條整腳的短褲。

「他是愛理亞斯博士。」馬茲克思說。「是非常聰明的猶太人。爲宣傳革命，捲入於戰爭之中。」

我聽到了愛理亞斯博士底聲音，這是極其明朗而有韻律的聲音。他站在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面前。

「同志！」他叫着。「這是不行的呀！」他這麼說，臂在空中揮動。「你把沙洛蒙當作人質，逮捕起來，有這回事吧？但這是不行的哪！」

「爲什麼呢？」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反問道。

「這因爲有極厲害的反猶太主義底觀點。」愛理亞斯叫道。

「我把沙洛蒙逮捕起來，並非因爲他是個猶太人，而是爲了他是個銀行家，大布爾喬亞之代表。」

「那我也知道，那我也明白。」愛理亞斯底聲音有點改變過來。「這個我完全明白。但表面上看來可就不行啦。市裏各到各處，已經在紛紛傳說：這回輪到猶太人了……北市場上就有兩家猶太人店子，被劫掠了。」

「在我是，祇有階層底差別！」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沒有其他的。對於掠奪，一個偵察隊，也就够用啦！」

「那麼偵察隊在什麼地方呢？」愛理亞斯博士幾乎發笑，說。

「請就調用前院裏那些吧！」

愛理亞斯博士一言不發，從屋裏走過等候室，向門那邊跑去，他那件「印伐內斯」在翻動着。

「那個人，在全體事成的問題的現在，光祇想到自己猶太人底事。」馬茲克思說。

我就問他：此刻到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那邊去怎麼樣呢。

於是我們向凱尼希那屋子裏進去。

他坐在桌旁吃飯。

「晚安！」我說。

他點了點頭，沒說什麼。這因爲他嘴子漲得滿滿的。他一邊咀嚼着，一邊瞧住我。

桌上有半片麵包。麵包旁有葡萄酒一杯。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抓住放在沒桌布的桌上的刀，大塊地切取麵包，又把它切成整然的小塊，給一一浸在葡萄酒裏。等到那小塊浸透了葡萄酒，他就一口喝了下去。同時，他說：「我必得吃飽來。」

馬茲克思·夫拉說，「凱尼希老是長時間不吃東西的。」

我應望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

他開了大衣鈕扣，坐在桌子對面。頭髮稍爲有點披散於額前。露在上衣胸前的襯衫上，有油漬的污點發着光。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沒有武裝。桌上，除麵包與葡萄酒外，什麼也沒有。

他底臉色清朗而沈着。溫靜而親和地瞧着我。完了食事，他微笑地說：

「難得你來看看我們啊！」

接着，他遞了一枝香烟給我。

我們抽着烟。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站了起來。在屋子裏踱着。他披着大衣。大衣底兩隻沒穿上手臂的袖子，像兩條假手似地從肩頭吊了下來。

壁上有沒罩的煤氣燈發亮。哨子聲起來了。

突然聽到外面有叫馬茲克思·夫拉底聲音。「同志夫拉！」馬茲克思馬上站起。「趕快！」他就一翻身出去了。我看着他，吃驚起來。一聽到叫「同志夫拉」馬上站起，追着這叫聲出去——這時的他，是真實地幸福的呵！

「同志夫拉！」這已經不是從前的馬茲克思·拉夫，而是另一個人了。

「他必得幫忙去貼傳單。祇要三十分鐘就可以回來的。你還能跟他談談呢。」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這回祇剩我和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兩個人了。

「你看到過示威運動嗎？」他問我說。

「是的，我看到啦。」

接着他又問道：「你母老怎麼樣？」

「謝謝，我說，「還是如常。」

「那麼對你母老爲我說聲好呀。」

「謝謝你。」

我們沉默下來。

「老那麼抽着紙烟。」於是他一邊點着香烟一邊說道。「在家裏忘帶來烟斗，香烟這東西，我可抽不慣。」

「我可有烟斗呀。」我回答說。從短褲後袋，拿出條短烟斗，「要是合意的話……」

「這東西，好極啦！」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有了這烟斗……」

他拿過烟斗，馬上給插在嘴裏。

「這就是你以前送給我的一條呀。」我說。

「啊！是的。」他笑了起來。「這是你用希臘語作文受了二等賞的時候。可能出烟，沒塞住吧？」
「還祇昨天，我給它通了一下。」

「這東西很好很好！」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

他解散了三兩根紙烟，給塞在烟斗裏。馬上，輕飄飄的烟頭，成爲一條淡淡的青色柱子，升到 he 頭上。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心境和悅地坐在桌旁，搖動着兩腳，抽着烟因爲烟草太濕了點，烟斗頭上儘啾呀啾地發響。

「噯！」他咕嚕嚕地抽了兩三遍，說道。「做人就是這樣的——工作像山一般堆積着，所以我祇好抽着烟跟你講話。噯，你可歡喜我這樣抽着烟跟你講話好吧？那真好極啦！」

他從鼻孔捲出煙來。我搓散着紙煙。這因爲他抽煙斗的熱心非常之大。我們這麼地坐了好幾分鐘，相互瞧着各人底臉，說着種種的話。

「你真淋得一場糊塗哪！」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

「是的，」我說。「今天從正午起，就下雨啦！」

「啊！是的！下了雨。」他說。

「而且我是騎着腳踏車來的。」我說。

「你還是用那輛英國式的自由輪的腳踏車。」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問道。

「可惜之至。」我回答說。「我買了輛逆轉式鋼輪子的，還不到五馬克。」

「你買的是什麼——特爾被特？（註）」

「是的。」我說。「特爾被特可就好啦。」

「那麼，」他說。「回去時燈上有煤油嗎？不是滿月之夜呢，而且叢林中的路途，是極其難走的。」

「燈裏煤油還有。」我說。「但我不知道還是回去呢，還是不回去？」

「這又爲什麼緣故啦？」他問着。烟從右邊嘴角上吐了出來。

「市上交通斷絕了。而且我沒有證明書。」

「啊！是的。」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市上交通斷絕了，那我倒沒有想到。但你要回去的話，我可給你一張證明書呀。」

「我想回家了。因爲，我不明白自己應做些什麼。」

「當然！」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你得回家去。你不能照樣學馬茲克思·夫拉。至於馬茲克思那事情是不同的。而你一直到此刻能在家裏，那是很好的呀。烟斗我領受了，下回來時，帶些烟草來呵！紙烟一弄濕來就不行啦。」

他站了起來，在一張紙片上寫了兩三句話。

「那就可以啦！」他說，「請注意，別弄錯哇！」

（註）疑是腳踏車式樣的名稱，未詳。

他折好那張紙片，交給我。

這時，我吃舌地說：「真的，我不是一個人，還有我底堂姊妹……」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盯住我看，笑了。

「你全像講希臘語時一般的說法，你還弄不清 *in Thami* 這個動詞底變化呢。」

「實在的，」我說。「不是我底堂姊妹，是個青年女人。那人想走出這市鎮，正等待着。」

「青年女人！」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說，「這傢伙，好極了。」

他這麼說着，再在紙片上寫上些什麼。

我接了那張紙片，把手遞給阿特爾巴特·凱尼希。

「請問聲你母老的好！」他說，「說我非常精神呢！」

「謝謝你！」我說道。

「請你留心，有什麼騷動的地方，不要捲了進去。一走出這市鎮，就得把這證明書扯掉。要不然，碰到政府裏兵士，那可麻煩了。政府軍確實在鐵路高架橋的對面，請你注意，要靠右折到校場，走下凹地出去。這時，要沒有碰到步哨就算了。因為我們還沒有占領那個凹地。對面呢，就是國道了。」

「好的，我知道啦。」我說。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伸手給我，微笑着說：「你來看看我，實在是很快樂的。既不必忙忙碌碌弄得頭昏腦脹，

也沒有說什麼性格呀世界觀呀這一套，祇是跟一個可愛的青年說了二三分鐘家常話，那實在是快樂的。」

「祝你好啊！」他添了一句——接着，他送走了我，叫道：「同志希爾秋！地方蘇維埃底規則呢？」

坐在等候室底同志希爾秋，身上敞開着軍服，是個戴着眼鏡的小猶太人。拿着幾張紙頭，走向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屋子裏去。關上了屋子底門。

幾分鐘後，我到了酒館。探問以前那個女人，堂倌說她已經在十分鐘以前跟獵人們一起坐着汽車出去了。這因為他們知道凹地那邊通行很來的自由。她還轉托堂倌向我道謝一聲。

我拿回了腳踏車，向有步哨的高架橋走去。我不想通過凹地。

橋頭的步哨，親切地讓我通過。我就把證明書扯掉。不久之間，我向着國道，向着森林前進。是微茫的夜晚。雲影掠過細月之上而去。玄武岩結就的青色的國道，物影交錯明滅着。有時，樹影依稀可見，有時像走在黑色紗鞋筒裏一般，但覺暗黑無邊。

我騎着腳踏車，吊燈的小光圈，不絕地在前面導行。我儘捏響着自製的推進器（Propeller）。我好幾回不去踏動自由輪。道路傾斜得叫人高興，我幾乎用全速力馳騁着去。我想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事。我想：為什麼那時說了那樣的蠢話。為什麼我不就在他那地方。到底我是爲了什麼要回家？我不能發見那理由。我不是曾經希望革命對我解釋明白人生底意義嗎？我不是希望革命給我解釋明白，那種被決定的人生中日見矛盾的意義嗎？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以父母時代底生活狀態命名爲資本主義制度。這制度在我以爲和戰爭是個同義語。戰爭就是我們父母這一時代間之極大的虛僞。戰爭是揭露他們真面目的最後的試驗。但是這試驗是遭了挫折了。因爲他們相互間的憎惡，實在比他們相互間的犧牲的精神更大。

他們在一千九百十四年夢想自己團結一致時，是如何說着慌過來的呵。他們不過把常常相互憎惡的鄰人，兄弟，姊妹，要好朋友都變做國民而已。——他們是玩戲法的，是黑肚子的魔術師，決不是有變化的人們。

我輕蔑他們底生活。我連對他們底死亡，也輕蔑着。因爲他們底死亡，背負着他們憎惡的詛咒。假使他們說自己是爲祖國而死亡的，那麼他們也不過爲憎恨別人而死亡吧了。這可說，別的人都把他們當做敵人，必得殺掉他們。四年間，他們殺着敵人，敵人殺着他們。——這就是他們共同的目的。他們像煞有介事的跟說新時代到來一般，說着這共同目的。但他們底虛僞益發明顯起來。——他們祇爲了要富裕纔去殺人的兩個大競爭者終於來到了決戰關頭。相互嗾使他們的是黃金。因此，我怎麼能够拒絕這要排除一切頹廢底革命呢？我怎麼能够拒絕那排除以響亮的言詞掩飾着最惡的本能——致富的本能——的制度底革命呢？那制度不是把競爭戰變成爲祖國而戰嗎？不是把所有者底支配慾，資本家無厭的欲望歪曲爲神之意志的嗎？

到處都是虛僞！——世界像森林一般的陰暗呵！

我騎着腳踏車想着。爲什麼自己不就在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那裏呢？爲什麼我不就在真實的革命底地方？爲什麼自己要逃到家用？引誘我自己去的，祇爲那個女人嗎？還是當我必得做些什麼，或者想做些什麼時，常常有

命令我的那種可怕的內心底危懼在作怪嗎？還是我陷在那種思想與行爲之間的躊躇的狀態裏嗎？或者是我不是新興階層出身，雖然理解新興階層底革命但不理解其目的嗎？要不然，我在憎惡市民的場合，我還不免是個市民吧！

還是階級和人類同樣有拘束力嗎？因之，在鬭爭裏，止於作個旁觀者，止於作個同情的個人主義者，高超的附
和者（Partizan），難道這也是我底運命嗎？

但是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馬茲克思·夫拉，不是已從他們底階層裏跳了出來，和新興階層結合起來了嗎？爲什麼我不能這麼做呢？我膽怯？我從斷然的行爲中分離，爲我底奇怪的空想所誘惑？我是知道自己意志力底薄弱。一有什麼合我心意的事，它就可以捕虜我。這就現象底多樣性而來的誘惑，在我是多麼可以詛咒呵！忘却世界上有魅力的錯綜變化，在生產性的艱難的隘路上，居然能完成獨裁的行爲的人們，我覺得是多麼可以熱烈地讚美呵！

但是森林可多美麗呀！樹木守着安靜的秩序站着。草地上爬着青色的霧。在腳踏車底光圈中，昆蟲們忘我地飛躍着。道路是靜悄悄的。在灌木林中時時可以聽到接續不斷的，眠在窠裏的小鳥底驚動聲。

我羞愧着，我也快樂着。

我不就在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那裏，對於歪曲人類的制度，我不能像馬茲克思·夫拉那般的起而鬭爭，我是可恥的。

我看着森林，看着草地與昆蟲，而森林、草地、昆蟲對我不要什麼，我覺得快樂的。

半小時後，我到了B村。村子坐落在廣闊的土地中。街道的兩旁，並列着木構的瓦屋。街道就像腫脹起來一般。農家燈火已滅。祇在叫「青熊」的一家酒館前，有管吊燈搖曳着。

我靜靜地走近那酒家底窗邊，從破了的窗帘往裏看去。音樂與騷擾的歌聲可以聽到。一張圓桌旁邊圍坐着獵人們。在他們面前放着三個大的盛蘋果酒的瓦壺。

主人是個老農夫，在他那羊皮紙一般的發乾的臉上戴着頂青色的烏打帽，在留聲機底一邊微微地發着笑。留聲機在賬桌上，轉出了「人形呵！你是我底眸子。」底唱聲。獵人們用破鑼似的聲音唱着歌中文句。其中一個紅頭髮的獵人，把手臂掛在先前那個女人底肩上。他底眼睛是爛了的。從他嘴裏出來的唾沫，曲曲折折的描着曲線，流在他那獵衣上。

我把腳踏車放在屋子披簷下。走進酒館裏去。打開門時，煙草底烟霧撲面襲來。

我坐在小桌旁。那桌子正擺在向斯巴特爾基斯特挑戰的巴爾台政府的布告底下面。布告底橫邊，貼着一張農村中獎的揭示。一等獎是一隻牝豬。

農夫用着像一切農夫從牝雞窠裏偷取卵子時的那種忍耐的足步走了過來。端着一杯威士忌，給放在我面前。這時他露出了沒齒的下顎。這下顎也因為沒有牙齒，就發着青，向下垂着。

獵人們唱着歌，留聲機奏着「拉台茲基」進行曲。我時時通過繚繞的烟霧，看着那女人底姿態。這就像那為

風所吹有不規則的雲漂浮着的亞拉伯底風景一般。

突然留聲器停止了。沒有音樂相輔和的獵人們底聲音，彷彿半音似地低沉下去。

那女人轉過臉去，把那紅頭髮的獵人底手從肩頭拂落。那獵人稍為狼狽一下，馬上把手插到袋子裏去。老農夫重新搬來了兩隻瓦壺。獵人們喝起這新壺裏的酒時，來了一套獵人式的酬酢的叫喊。那時他們裝着嚴肅的臉，相互稜着眼珠子瞧着。幾秒鐘後，再開始叫出銅鑼似的聲音。這因為同伴中的一個，打起了一個疙瘩。

「再來一個疙瘩呵！」他們叫道，「亞特爾夫，來個疙瘩！」於是亞特爾夫打了個「疙瘩」，他們一齊發出像從地窖裏出來似的哄笑。

但亞特爾夫一點也沒有快樂。他底臉發紅，他底眼睛從眼窩中閃閃的飛了出來。用銀色底鈕釦包着的他那胸口，像開始發酵的冬天馬鈴薯底堆積一般。

「呃——噉，呃——噉，」獵人們一同叫着。在那女人旁邊的那個紅頭髮男子，且還拍着桌子，押着拍。

這瞬間，亞特爾夫站了起來。他以頑強的姿勢，在桌前踉蹌，臉子青脹着，灰色的兩手，捧住胸頭；癱攣着。額上罩着以汗珠子結成的面紗。同時，他發出笨重的叫聲，伏倒桌上，嘔吐了。從他嘴裏迸射出來的液體，噴泉一般地廣播着。

「啊！亞特爾夫，怎麼了？」這回那些先前跟他學着打噎的獵人們，叫着，從椅子跳起。杯子落下了，烟灰缸倒翻了，正在亞特爾夫發作之前，主人開足了留聲機，這回是在唱着：「姑娘呀！來吧！來吧！來到歡喜我的我底身邊

……」的曲子了。

亞特爾夫伏在桌上，他底鼻子，插在啤酒杯裏。

那女人跳了起來，站到我底桌旁，發着抖。她底頭髮濕而且亂，衣服底白領上，有黑的油膩的手印。

兩個獵人和主人，一同抱着亞特爾夫，扛出到院子裏。笑着，把亞特爾夫放在肥料池旁邊。接着，三個人回到屋裏，在嘔吐物上撒了點鋸屑，蓋上一張報紙；再在大家破裂一般的囁聲中，有誰把亞特爾夫底帽子給戴在報紙上面。

於是他們集攏來，在那嘔吐物底周圍。紅頭髮的男子，身上纏着白布罩，祝福着一座的同伴，開口說道：「親愛的喝酒的朋友兄弟！現在我們體念我們底神明軻姆布理奴斯（註）之幽遠的神意，站在這去世的我們可愛的亞特爾夫·哈爾特理布底遺骸之前。亞特爾夫常常是我們團體裏的熱心的一員。在神之前，是個正直的獵人，非常豪健的喝酒家！當他在愉快的酒宴中享樂人生時，是如何不住地搖着杯子呵！際此艱難的時代，他又如何發揮他底幽默呵！還有他是如何勇敢地作牛飲呀！在大喝特喝的時候，我們底亞特爾夫·哈爾特理布，真是個一點也不躲賴的同志。他底牛飲，是誰也不能追隨的！他是如何歡喜讓那聖潔的密酒之浪，在他雄赳赳的胃腑之中鼎沸着呵！降和平於他遺骸之上，軻姆理奴斯神呀，請降福給他，叫他明天復活過來！親愛的兄弟，打獵的老朋友們，乾杯！」

獵人們全把杯裏的酒倒下肚去。於是儘那麼捧着空杯子，約莫有兩三分鐘，唱着歌：「今朝呀今朝，我們不再

（註）啤洒酒神之名。

回家，今朝呀今朝，我們不再回家！」

從開着的窗子，可聽到亞特爾夫底打鼾聲。

獵人們喝完了另一土瓶裏的蘋果酒之後，主人想出了一個狡猾的方法，把放在隔壁酒吧間裏的留聲機開了起來。唱着：「靜穆的夜，聖潔的夜」——這時，獵人們全都低下頭，哭泣了。也有幾個人和着唱，但終於爲了唏噓聲塞住了鼻子，消失了聲音。一等唱聲完畢，獵人們默然瞧住了屋角。他們不說一句話，喝着。祇是他們底唏噓聲有如經冬的豆莢在爆發。

那女人坐在我桌旁，我差不多沒注意到她坐着。

「可否幫我一下忙呀？」她問。

「好的。」我回說：「但我還不明白你要我做些什麼？」

「就是，把我帶出去。」

我就站起，走到主人那邊去。付了威士忌酒錢。獵人們已經睡熟了，祇有那個紅頭髮的男子，瘋瘋顛顛地畫着溢出在桌上的蘋果酒。

老農夫送我出來。我問他這批人是些什麼人。

「那些人是工會裏的人吧。」他回說。「他們打獵回來，老是喝得爛醉的。已經有兩年啦，總是那麼個樣子。但總沒有法想——那些人有取締家畜殺物的實權。我常常供給他們喝酒，他們可全不放在眼裏似的。」

我說：「這些豬鬃馬上就會完了蛋——革命會掃掉他們。」

這時，農夫笑了。他那青色的齒齦，在軒燈的光下發亮。「對於那些人就是皇帝也沒法着手。革命也還是沒用的。那些人看來全像衙門裏官老爺似的。」

我一手拿着腳踏車，一手挽着那女人。

「祝你們快樂！」我們走上黑暗的袋子似的國道上時，那農夫這麼叫着。

我帶着女人走着。

腳踏底吊燈燈光，在我們脚前，投出一桌面的光亮。走出了村頭，馬上就是森林。

那女人道：「我碰到了你，真覺得快樂。」

我問她爲什麼不等着我。她說獵人們是約定把她帶到M市的。她以爲適逢其會。但在半途上老早就覺得可怕起來了，走進那家酒館時，就鬧得這麼樣。

走上森林。道路一直線向前拐。我們在腳踏車車道走着去。

女人挽着我底手臂。她底左乳房時時觸在我臂上。又因爲她脫去了帽子，每當風吹，她底頭髮撫着我底臉頰。她頭髮有燒栗子的香味。

我們合着步調走着。我們默默地以我們底身體押着拍子前進。那女人微開着嘴。頭子稍爲有點兒仰後吸着空氣。他底頭髮翻飛着。她又時時用舌子舐着上唇。

「啊啊！在那樣的夜裏走路呵！」突然，她說道，「無論到哪裏，一直前去吧。不知道走向何處去，祇知道向前向前。人類，污穢與虛偽，什麼都向後退去了——我們祇有向前，向何處，向珍奇而可愛的何處去！我們時常在夜裏夢見這些，可是，一到早上，什麼都飛逝了。有時，聽到那聲音，是什麼旋律似的聲音——那我就像自由地浮在空中，感到了幸福——那是什麼都忘掉了的一種幸福呵。」她快樂地揮臂空中，發出輕盈而恍惚的叫聲，在森林的地上，跳舞起來。

我站了下來，靠着腳踏車。道路靜靜地躺着，吊燈發着光，那女人像一個青年的姑娘似地跳着舞。

她跳着跳着，跳向我這一邊來了。她站在我貼近。她底額和我底額相互磨擦着，我看到了她那厚重的半開着的嘴和她那健康的潔白的牙齒。

這時，她底手輕輕地觸動着我。祇是輕輕地觸了一下我底一隻指頭上的皮膚。我就捉住了那隻手，高高地抬起那條手臂，給攔在我肩上。我抱住了她那背脊。她輕輕地笑着，伸長身體。靠着，我把她全身拖近，我頸裏發着燥。腳踏車就嘩啦一響轉落在鋪石上。這時，那年青的女人也圍過臂來抱住我底腰肢，跟我說，「我們是幸福的呵。」

接着，她又巧妙地從我底擁擠中滑出。格格地笑着，跑向森林中去。

我把腳踏車，放在道路底掘溝上。追着她去。她在樹枝的對面笑着。黑暗。我走入密林中。樹皮擦着皮膚。繁密的枝條，打着耳朵。我在樹根上跌了一交。踏在我腳下的柴枝，像乾得起火一般，在拍拉拍拉發響。其間，那女人底笑聲，不絕地交飛到我底周圍來。

赤血刷的脹上了眼，我發了狂。

突然，我被捕了。右足被捕了。我踉蹌了一下，霍的一響，倒在地面上。在我上面壓上一個肉體。兩隻手拉着我底頭髮，兩隻腳絡住了我，銳利的刺一般的牙齒嚙着我底面頰。我爲了釘心的痛，我跳了起來撥退壓在我上身的肉體，想把那身體顛翻過來。一種可驚的憤怒在我身內激起。那憤怒愈因敵人激烈的抗拒，愈覺強頑。那憤怒，因了敵人體臭，刺激着我的感覺，因了敵人身體微妙的轉動不易捉捕，變成忘我一般的狂暴了。

無言地相互扭住着。祇是時時有樹枝折斷，砂土底飛起。

敵人忽然使出一套卑怯的手段來。巧妙地用手圈着我底頭，抓着我底鼻子。敵人又把我底鼻子塞住。而且還不滿足，咬着我喉頭。其實，敵人並不是咬，而且輕輕地用嘴唇舐着張在我喉管周圍的皮膚。接着小心地用牙齒倒回過來啃着。啃了後最用嘴唇舐着。這是比啃咬還叫人難受的。因之，我感到我底鬪爭力萎靡了。四肢不可思議地變得軟弱了。終於我以殘盡的精力，霍然跳起，跪坐着，把敵人從地面拉上，搖動着。於是敵人哄的一聲，仰天地躺倒。我躺在敵人身上。

敵人敗了。

那女人底兩膝像菟葵蓂（珊瑚蟲之一種——譯者）一般的軟和。

「啊！地面是溫熱的哪！」不能計算的時間，過去了。一到時間再在我們眼前開始時，那個女人這麼說。

「這是針葉樹的地面。」我回答道，「它是常常溫暖的。」

那女人閉着嘴。她底兩手抱着我底臉。她底嘴緊緊地哺在我右耳上。我們倆同樣地靜靜呼吸着。四周是暗的，森林包圍了我們兩人！

這時，一隻小鳥叫了起來，我們動了動身。重新說起話來。「你是幸福的嗎？」那女人問道。

「唔！」我說，同時讓她稍為轉到我身上來一點。

她伏在我身上。弄着我底頭髮。她把頭髮插進我耳朵裏，我正想搔一下癢轉一轉身時，她就在我嘴上接起吻來了。

「我連你是誰都不知道呢，」她說，「但我也還是幸福的。」

我回答道，「我也不知道你是誰呀。」

她沉默了一會。接着，她又說。「我得到這樣的幸福，多半是爲了相互不認識哪！要是相互認識的，也許更爲難了哪。」

她又吻我，隨着接吻底逐漸遞高的拍子，我們底身體，重新幹完了那套法則。這回不是鬭爭。因爲勝利的是女的那邊。她發出像小鳥不像小鳥的叫聲，倒在我身上。她底身體浮動，如同九月裏早晨來訪問丘陵的陽光一般。

我們在森林間走了好久，纔回到路上。我們不說話——因爲我們反而在沉默的場合，能够意會了什麼。

幾乎是偶然一般，我們走上了路。我們踏上比較趁火車方便些的那條路。我們彷彿要趁火車回到那裏去

似的。

我拿着腳踏車。女人斜斜地坐在車上。橡皮輪靜靜地滑過鋪石的道路。看着吊燈所照到的極限裏的一切，這對我們是快樂的。風吹着車輪底幅湊，響着。有時，走到道路曲折處，女人撒一下車鈴，發響。

這樣，我們到了市上。我們到車站看時，要在十二點這一個鐘頭之間，火車才開到M市，過幾分鐘就又開出去。那女人在等待室裏弄整頭髮來。我拂落着她大衣上的樅葉。

火車到了時刻，她輕輕地在臉子上撲了些粉，戴上了帽子。

我和那女人告了別。

回家，娘哭泣着。她以為我被捕了。我們吃飯時，她交給我一張電報。

這是從維爾馬打來的。

「即回，確期後日電話通知父。」

我吃得飽。……接着，我把腳踏車放到小屋裏去。

十二

二天後，從柏林來了電話。我站在娘旁邊，聽到受話器中爸爸的聲音。

「喂！我聽到那聲音是這麼響着。」我今天十一點鐘左右可能回來。喂喂！
「喂。」娘回說着。

「喂喂！我今天十一點鐘到……」

「哦！娘叫着。」你十一點鐘到這裏嗎……」

「喂喂！我十一點鐘到——」那聲音變得極其嘈雜了。娘把受話器從耳邊拿開，受話器在格拉格拉地發響。

「啊！娘說，「你爸爸聽不懂我底話……我們非大聲叫喊可不行哪。」

我取過受話器來。在格拉格拉的嘈聲中吼道：「喂喂！」

在格拉格拉的嘈聲深處，我祇聽到極其低微而茫漠的聲音：「我十一點鐘到——喂喂！」

「哦！我叫着。」你十一點鐘到嗎？」可是對方還回響着：「喂喂！」突然，夾進了一陣高大的聲音……「別

打擾別人說話！」

我吼叫起來。「我剛在和柏林通話呀……請你掛上！」

「公用電話，是軍用的！你給掛上！」

「到現在時候，所謂軍用是什麼意思呢？」我笑了起來。

但是已經有另一種新的聲音夾雜進來了。

「是啊！這裏是C較場。」

「是波拉克中士嗎？」

「是的！」

「喂喂！今天十一點鐘到——」「喂喂！」我叫着。

「掛上！」

我照着老習慣，沉默下來。

「士氣怎麼樣的？」

「那是很好的。中校！」

「那麼你得組織百人隊呀！標語是：『反對布爾塞維克！贊成安甯秩序！』」

「知道了！中校！」

「說給兵士們聽，任何事件，得跟人民代表委員會妥協，方可進行。人民代表巴爾台，大約在復活節以前可以

一掃布爾塞維克底巢窟。你那裏有社會主義者嗎？」

「稍爲有幾個，中校！」

「那你要把拿到手的貨色，販賣給那些傢伙。對於他們，革命呀……噯，簡單一句話……必得從所謂混沌狀態中救出革命。關於混沌狀態的知識，那你知道。這可不要緊的，你儘管那麼說着好了：布爾塞維克怎麼樣怎麼樣，連和平也想弄得一團糟。這是更叫人相信的。」

「知道了，中校。」

「此外還有別的話嗎，波拉克？」

「他們祇喝着酒，倒不怎麼弄女人。在這營房裏，毫無拘束地進出着。」

「不用擔心那些不足輕重的傢伙，在布爾緞爾和門茲之間，充分作樂着好了。」

「更不行的是那些結了婚的傢伙。總想回家去。一天裏總要提出一百通的解散請願書。」

「唔！唔！——森林裏的小鳥哪！」

「哈哈！」

「再會，波拉克。」

「再會，中校！」

「可是不要忘掉組織百人隊的事呵！每一個兵士一天支給五馬克的戰鬥津貼。」

「知道了，中校。」

唸喇一聲——聲音遠了。

我對着受話器叫：「喂喂！」

「爸爸還在那裏？」娘低聲問道。

「不，我再叫了一次「喂喂」以後，回答娘道，「爸爸已經掛上電話了。」

「你爸爸說話的語法，多麼可笑哪？」娘說，「完全不像人說似的。」

「爸爸今天十一點鐘到家吧，喂喂？」我說着。

娘笑了，走到廚下卡清加那裏去。

兩個鐘頭以後，卡清加從市上拿來二個紙紮的花圈和寫着「大歡迎」的一張貼紙板。那張貼紙板用針給釘在進門口上。花圈紮着美麗的飄帶，放在那貼紙板旁邊。這以後，卡清加打掃着屋子，用蠟擦着地板，用肥皂洗刷着堂門前石板。

院子裏掛着爸爸平常穿的衣服。卡清加用損壞了的球拍打着它，披打出的灰塵，用刷子給刷掉。跟着，又用阿摩尼亞水刷清那衣服；娘在廚下，在那披白布的板上，用熨斗熨貼着和平時代的褲子。

我看看爸爸底衣服。衣服吊在絨繩結成的晒竿上，有點兒縐。從衣服裏像眼睛瞧不見的雲一般爬着出來的樟腦氣味，變做了這衣服底麻醉劑。衣服在風中幾乎動都不動，這像死人的衣服一般。我不禁想到：現在回來的人，要接受這死人底衣服。尤其是那件有翻領黑撚絲的青色厚呢服，使我想起那種於喪期幾禮拜後分配給親戚中男子們的死人底服裝。

我試着摸一摸那件厚呢衣服底袋子。麻布發了黴，縫脚一碰就破綻。衣袋底各到各處，都開了孔。衣服兩邊已經擦破，開着小裂縫。和平的馬鬃毛，向裏突出。

突然，在左邊口袋裏，探到個堅硬的東西。這是圓的，嵌在裂縫裏。我很巧妙地把這東西用指頭夾住，給拉了出來。夾裏給弄破了。我手裏是一馬克銀幣。這還一點沒有發鏽。四年的埋伏，強頑地抵抗天然的影響。院子裏誰也沒有，——我就偷取了它。這價值五十枝香烟。我再探索着。右邊口袋裏，除兩三張電車票以外，什麼也沒有。在馬甲的小口袋裏，有上油的梳子一個。用過的鉛筆一枝。紙筴三個。以外，還有一張紙片。上面寫着：「體操，E.K.」，別驚怕，祇三個「克羅新。」

褲袋完全破綻。那袋子彷彿可插進腳去，直穿到褲腳。

我全像診察死體一般，手摸着那衣服。

馬甲上有一個鈕子，我鈕開那鈕子。那裏有個小袋。我用手探入。袋底有一小紙包。我還以為是錢，急速拿出。我看不看它，馬上給塞在自己馬甲口袋裏，放輕步子，極其注意地回到屋裏。我走進便所，上了鍵。我用心打開那紙包。這是用青紙包着的。紙上印着些字。

「注意！那字這麼寫着。這是專門提供蒐集者及研究者的。若借給別人或賣給別人，那可犯了當局的禁例。在此所提供的，是嚴選的品質。特別上等的原畫，第一流的「模特爾。」請注意我們提供的商品呵！一，秀逸的姿體，有三個人。（法蘭西人）二，某歌女的生活錄，附有插畫。三，狂亂的僧房。（富有刺激性的前代未聞的野蠻。）四，J伯爵夫人（墮落婦人之生活錄。上流社會底顛落——尤其對於青年諸君，能給予狂熱的昂奮。）五，彼岸（萊斯波克樂園之有趣的研究。）除現金兌換外，決不提供——嚴守秘密。」

一打開那紙頭就鐵立拍啦掉下了好幾張畫片。我拾了起來：在我手裏，是六個裸體女人。所有女人都掛着真珠的項圈。三個人是金髮的，三個人是黑髮的。金髮的女人赤裸裸地站在岩石之前，起滾的水，沒到她膝頭。頭上是月亮。——黑髮的，蹲在沙發上。膝前放着花環，和假造的熊皮。

所有女人，全都微笑着。畫片滲着香水。每個照相下面印着「巴黎原版」字樣。我不明白怎麼收拾這畫片。丟掉它，那是不行的。一定是爸爸在戰爭開始時，慌里慌忙忘掉拿去了。回來也許要尋找。要不然，是爸爸當初沒收了這東西，後來忘掉返還本人了。但也許爸爸用這個來研究戀愛與犯罪的關聯，那也說不定呢。

我非常地困惑着。終於我把這東西放在不爲人注目的口袋裏。

我爲了在便所裏躲得這麼久，就把便所水槽上的繩子拉動一下，抑住自己底昂奮，從便所出來。

娘在爸爸戰爭前平常做事的那個房間裏。這房間就這麼地過了四個年頭，沒有打掃過。

娘拿去罩器具的麻布。爲了放出樟腦氣味，打開了窗子，辦公桌前的旋椅，還照舊時的位置擺着。接着，她又在辦公桌上放上幾張報紙。桌旁字紙籠裏有半字紙籠撕破了的信封。一隻抽斗開着。一枝鉛筆像被遺忘似地放在桌角上。還疊着兩三張用斜體字寫着「公文」字樣的青色的厚紙……接着，她點上了一枝紙烟。這不是爲的自己想抽，這是爲了把烟灰彈落在桌上，使得桌上像從前一般的散亂。

她從書架上拿出民法書。把灰打掉。接着，她拿來一張白紙，把它撕成小塊，給夾在民法書底頁子裏。她在那書本旁邊，放上一束真黃色的翠菊。

接着，我幫娘打掃起爸爸圖書上的灰塵來。我們打掃着羅馬法全書，還有龐格底古版典和達恩底「置馬爭奪戰」這些書上底金泥的裝幀，馬上跟和平時代一般地發亮了。在書架的中央，放着算做我們圖書館裏的優品的，我在做隔夜題目的文章時常常拿來抄襲的亞爾夫萊特·比遂底德意志文學史，和著有維爾喜爾米派詭辯的傑作的貝爾加教授底席拉傳。包含歌劇的台本的小冊子，我們用細繩縛了起來，山一般給放在行李之上。放在鹿頭頭頂上。在那拉伯契希戰爭紀念像的模型的大而且闊的墨水壺裏，娘給重新放入些墨水。一邊，我也把鋼筆上的銹筆尖換了個新的。——卡清加擰着辦公桌下的足墊子。在一千九百十四年以來尙未完成儘放在皮包裏的法律論文底草稿，娘給作了個新鮮的污點，看來那草稿底筆者彷彿還祇離開一個晚上似的。她在這稿子旁邊。放上美術印刷和那載有可憐的小說為爸爸所特別愛好的費爾哈根·克拉勒格月刊雜誌。她在這一堆高高的書堆上，錦上添花似的，放上爸爸歡喜看的特理斯且和伊索爾台底故事。這故事是維爾·費斯巴底模倣作品。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叫這維爾·費斯巴為拙劣的歌劇底次中音的唱手。

這樣，屋子裏漸次回復了和平狀態。

我問娘為什麼要全都那樣地恢復了從前的秩序呢。她回答道：「那也無非要把家裏收拾得和你爸爸出去時一樣吧了。這正是我們底職務呀！」

完了這以後，我們到廚下吃飯去。

「卡清加。」娘叫道。「先生回來一定是沒吃過什麼的，馬鈴薯要煮得有一點，他也許好久沒吃這個了。」

「要放一點玉葱嗎？」卡清加問。

「好的，放一點玉葱上去。」娘說着，爲了梳洗頭髮，回到寢室裏去。

我把腳踏車從小屋裏拿出。在輪軸上，上了些油之後，我到市上去。我在市上用那剛纔從爸爸衣服裏找出來的錢，喝了一馬克酒。接着，我就到達梅爾特教授那裏去。

達梅爾特教授底家，是在直接到田野去的一條小路旁邊。有一株一丈多高的山毛榉樹向外跳出的小庭園，堵在狹小的屋子前面。——那旁邊，在那小鐵門下面，有用灰色石板鋪成的小路。沿着小路到家屋去的右邊，在那爲謹防起見設置着的柵門裏，繁植着矮果樹。

我打開進口的門，闖進到堂門前。那叫做卡羅的狗子，隨着門鈴底神經質的響聲，叫了起來。有聲音從上面出來：「卡羅囉！」這時，卡羅靜下來了。我上石階走去，跟達梅爾特教授招呼着。他穿着件白亞麻布大衣，站在我面前。

「啊，來得剛好，我恰巧在整理圖書呀！請幫忙！請幫忙！」

他把我請進屋子裏。地板上堆積着彷彿建築場堆積着的瓦片一般的書本。

「噯，先請喝杯咖啡。」教授說。他從下面燃着青燄的鏤克爾器皿中，汲出一杯咖啡，遞給我。且在那咖啡裏，放下一塊砂糖，攪了一攪。我喝着咖啡。這時達梅爾特教授向我點點頭，站了起來，從壁櫥上拿出閃閃發光的瓶子。

「是密拉貝爾！」他說道。「是密拉貝爾啊！」

他把這倒了兩杯。我喝着。暖爐裏起着火。屋子裏苦於太熱了。

屋子裏什麼東西都靜着不動。祇有卡羅時時走在石階上的聲音。我們喝完了兩杯光景的米拉貝爾，那時，達梅爾特教授，就把眼鏡掛到額角上去。

「噯，有些什麼事呀？」他問道。

「什麼也不知道，」我回答道，「我想跟先生談談。」

「學校的事情嗎？」教授問道。

「不是的。」我笑了起來。「在這場合，學校對我還有什麼呢。」

「那麼，是關於政治的事了。」達梅爾特教授說，有幾分失望似地低下頭去。

「先生，在我是，把這要談的事，那麼簡單地叫做政治，是不是對的呢，可也不明白。我以為這是不值得說的。我所要請問的：我自己到底做些什麼事才好呢，我糊塗啦。」

教授閉着嘴。接着，他站了起來，在屋子裏來去地走着。我看着放在我相並的左邊那小桌上的養魚缸裏底魚。

「可是，」教授突然發言了。站了下來。「你說，你自己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事，所以到我這裏來的嗎？」

「說實話，也不一定是這麼的。」我回答道。「祇是我想跟先生談談吧了。」

教授坐了下去，把書本拂落地上，身體沉落在椅子裏。

「明白了！明白了！」他說。「這幾禮拜裏可真有那些形形色色的事情呀！可是，大家到現在，全都在這混沌中，想着該做些什麼呢。」

「我所想知道的，究竟實際情形是怎麼樣的？戰爭真的完了嗎？這個真的是叫做革命嗎？人們今後真的得到了自由了嗎？資本主義今後真的消滅了嗎？——這些一切，我都想知道，爸爸今天晚上回來了，所以我要在這以前知道個真實情形。」

教授重新倒了兩杯密拉貝爾，我們喝着。

接着，教授大聲地歎了口氣，說道，「可是，真實的，——可是今後還是關於真實的……」

看來他很悲哀。他垂着頭，半閉着眼睛。

我們沉默下來。

我看着教授。他在這幾個月裏，彷彿老了好多。一千九百十六年他因為拒絕在我們學校裏舉行當局所歡喜的慶祝戰捷大會，被免了職。從此他埋頭於植物研究，避開和普通社會作任何交際。祇有馬茲克思和我，還常常來訪問他。我們歡喜幫他製作植物標本。所以，我們常常說着些關於德意志，以及關於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主張這些話。否定暴力底強頑的擁護者的他，拒否了這主張。他相信說服的力量。他相信世界中道德的勝利。借他底話說，他相信道德的革命。

「噯，先生！我打破了靜寂。」馬茲克思·夫拉，放棄了一切，到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那裏去了呢。」

教授點了點頭。

「噯，先生，戰爭是完了，但是，和平彷彿沒有來呢。」

教授也點了點頭。

「噯，先生，戰爭完結，但不能叫人類變成善良——而人類底和平，可說是人類的戰爭之另一種形式呢。」
教授又點了點頭。

「要是這樣，那麼說，國民若能相互平穩過活，就是和平，這話是對的嗎？全國國民所做的事，沒有不使相互對立的。也沒有不在國民的內部築着戰線作戰的。而我們到此還沒有想到這戰線呀！」

「這個我完全同意。」教授說。

「因此，我當這力量重新構成之際，當這戰線重新設定之際，我自己應該屬於那一邊呢？——我就這樣自問着。我因之要來請教先生。在這幾個禮拜裏，我所看到的事，全都叫我混亂起來了。我想在爸爸回來之前，知道個真實。我想知道自己應該屬於那一邊。」

我把聲音提得非常之高地說着。

卡羅在石階上咆哮起來。

教授站了起來，他那背上的瘤，像包袱一般。他用背脊朝着我，站在書本面前。

「我以為都不屬於那一邊。」他突然發言，打破了屋子裏不安的寂靜。

「都不屬於那一邊？」我幾乎叫喊一般地說。

「是的。」教授說道，「我以為你都不屬於那一邊。」

我們沉默下來——接着，教授說：

「我們是在階級和階級之間。恰和站在人種和人種之間的猶太人，有同樣的狀態。這就是說——」他底聲音高了起來。「我們想造成有教養的人的那個基礎，是布爾喬亞底文化基礎。而這個布爾喬亞文化，已經被撼動了。這，在給布爾喬亞以致命的打擊的這次戰爭之後，已經不能恢復過來了。跟着，我們底理想，也已崩壞了。因為，我們決不是從我們對於布爾喬亞的憎惡，想來毀滅這布爾喬亞底文化，實際上，我們是想依從這為布爾喬亞底盲目而內應着的布爾喬亞文化之道德的命題，來形成人類，可是現在太遲了。我們將與布爾喬亞一共死去。從教育教養，以及人生觀各方面來說，這歷史應是我們無所屬的新階層來掌握的，這階層於二十年後，將規定着歷史吧。」

教授非常悲痛地說着這話。他站在養魚缸前面，從綠色罐頭裏，拿出食餌，撒給魚吃。

我站了起來。我感到爲自己底生命所威脅着一般。

我叫道：「我不相信先生底高論。先生年老了，感到了幻滅了。但我爲什麼不能從我底階層思想脫了出來呢？我憎惡我底階層。我輕蔑內應這階層所曾經給予的任務。我羞恥屬於藉利潤而活着的階層。——爲什麼我不能從此脫身而出呢。我想打倒這個階層！」

「因爲你憎惡這個階層，」教授低聲地說，「所以你不能從這脫身而出。」

「那麼馬茲克思·夫拉呢？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呢？」

「這是浪漫的嘗試——對那些人是什麼也沒辦法的。別看重那些人底意志！」

「可是真有所謂階層的運命的事嗎？假使我反抗這個時候？」

「是有所謂階層底運命的。反抗它也還沒有用處。歷史不關心個人底趣味。我們是個人。我們無論那一天總負有所謂是個人的這個可詛咒的運命。我們不能闖入大的洪流裏。」

我們沉默下來。教授微笑着。

「可是我們跳進到這大洪流裏，那又怎麼了呢？」我高揚着聲音說。

「這時，這洪流，馬上把我們漂到第二個水灣上，會被當做有趣的難民船，打撿上來。」教授說着。

他擎起密拉貝爾。我們共喝着這溫和的酒。

「我在梅茲過去一個夏天，就是這樣的。」教授說着，舌子碰着密拉貝爾，發出啞呷聲。「那時，我是在補試司法官。跟一個姑娘戀愛起來了。那女人底爸爸在福爾達哈鑛山做事。她常常叫我「博士」的。可是什麼也沒有辦法……這就是一重障壁——連兩人一起感到幸福時，她還叫我「博士」。她底爸看到我時，全像看到什麼珍品似地望着。和我說話，也全和自家人說話態度不同的。在此，就有了障壁。對於這，我可什麼也沒有辦法。」

教授閉下了嘴。他底眼睛爲了追憶與密拉貝爾而溫潤了。

「你以爲怎麼樣？」過了會兒，他說，「我在這決定的幾年裏，不是光研究植物呀！這是爲了防止好奇的人的一種方法呀！我試視察一切，比較一切，我們是印貼利亞，追，認識許多，知道了許多的我們印貼利亞，是介在於

戰線底中間的。歷史唾棄了我們；我們已經不耐於使用了。我們底各個人，各有各底特殊性，像和別的石頭全然相同地可供建築用的石頭一般的人，一個也沒有。在我們有的是智識，但是不耐使用的。」

「那麼，我們青年應當怎麼樣呢？」我問教授說。

他說道。「要是你們常常自守正直不做糊補布爾喬亞罅穴的粉屑，那麼你們也還如此的。這階級直到它滅亡，還有許多年月吧。還有許多得糊補，還有許多謀叛人作爲漿糊而使用吧。但是，如果你底生活常是正直的，那麼你底生活將在這戰線裏的可悲的無關聯中過去。你看到了一切，且還理解了一切了吧。你經驗過新的戰爭，新的革命了吧。但你沒有社會，沒有屋頂，沒有故鄉，沒有反響，也沒有行爲，而終於孤獨的呵。」

「可是這個呀……」我問道，「是我底運命嗎？」

「是的。」教授說。「我相信這是青年人底運命，你是其中的一個，你們是無階級的呀！」

「可是，」我隔了一會兒，問道，「不是超階層的吧？」

「那便是這樣的，」教授回答道，「也還是無爲的哪。」

「無爲？」

「是旁觀的。」教授說。

我們還喝了兩杯密拉貝爾。接着，我站了起來。

教授直送我到門外。

「以後你來時，請看我底新的試驗園哪。我有座珍奇的花壇。特別還有日本出產的美麗的矮樹，還有食肉花的奇怪的樣本。我是夏天栽培這個的。」

他跟我握了握手。

「祝你平安！」他說。

我去了。

雨下着。

十三

十一點前十分鐘，娘和卡清加和我，站在火車站月台上。在此，祇有一管弧燈發着光。弧燈底笠篷爲防飛機的襲擊塗成黑的，燈光成爲一小圓錐形，落在地上。含風的細雨下着。兩個站夫，戴着塗蠟的帽子，搖着提燈，在路線上走。我們站在倉庫的後面。風吹動着我們展開着的傘。我們爲要抓住這傘就得做跳舞似的踏着腳。

鈴響了。十一點還不到一點兒。一個穿青大衣的男子出現於月台上。他高豎着衣襟。從襟端露了出來的他那赤褐色的絡腮鬍子，有如從麻雀窠裏伸了出來的稻草一般。在他脇下，挾着一條指揮棒。

風銳利地吹着我們底臉。弧燈裏底碳素棒啾啾的響着。

我們把雨傘當着風。卡清加時發出叫聲。風吹起了卡清加底裙子。站長站在我們旁邊，全像監視着我們似的。他穿着小小的煙斗。他底帽子上沒記帽章。除此以外，革命在他臉上，不留絲毫痕跡。

站外轉轍處底後面，信號燈變成綠色。從那離車站數百米突就開始起來的森林那裏，出現了兩個光頭。那光頭徐徐近來，接着就到了轉轍處。我看到爲薄薄的光頭所照到的長列。

站長向鐵路貼近處走去。彷彿拔刀似地抽出指揮棒來。列車爬了過來。我們從壁簷下出來。風在我們頭部周圍，發出哄然的叫響。疎細而執拗的雨，眩惑了我們底眼睛。

列車停止了。制動機軋礫着。我們走了出去。跑在我們面前的卡清加，叫着爸爸名字。她底聲音散落在風中。那聲音，時時爲那疎細而執拗的雨所包圍。

「爸爸也許沒有來。」聽到娘在那麼說。但我們還是繼續走去。風在吼。從列車吹出污穢的蒸氣，突然聽到卡清加底叫聲。我奔跑過去。在最後的客車面前，那幾乎完全黑暗的地方，找到了卡清加。她提着一隻袋子。

「在那邊呀！」卡清加叫着。我看到娘突然投身於從黑暗中走出來的那人底臂抱上。

娘靠在那人臂抱上，仰着臉。「你回來啦！」娘叫道。「你真個回來啦！」——但是風吹去了她嘴裏的話，消逝於空中了。那個人也在叫些什麼。可是風聲比人聲更高。

我走近他們那邊去。從聯隊的番號，看清了我底爸爸。他擴張着兩臂，拉我到胸前。我底鼻子，給軍服底鈕釦抵住了。那胸前發散着煙草和威士忌底氣味。風叫着。雨在我們周圍作着益發濃重的面紗。

「孩子！爸爸說，「孩子！」——他並沒留意那些風雨，再緊緊地抱了我一回。接着放開我，挽着娘底手臂。我們用着全力反抗風雨底暴力，向前推進！「怎樣，我揀了個好天氣回來哪？」聽到爸爸那麼說着。

我們在地下道裏停了好幾分鐘。爲了風吼與地下道的靜寂，耳裏起了急激的變化，彷彿聾了。爸爸利用這機會，吻着娘底頰角。之後，我們登上石階，走進車站的站屋。卡清加正拿着袋子等在那裏。

爸爸向車站入口處走了出去。我們跟在他後面走着。風雨益發厲害起來。雨大點地落下來。不管夜暗瀰漫，西方空上露着黃色的雲。在青黑的空中，閃電突然流過，接着，遠處的雷聲也響起了。在我們前面的鋪石上散跳着白色的霰子。

「不行啊！」爸爸說着。我們回了轉去。娘坐在袋子上。卡清加把自己底披肩，掛在娘那淋濕的肩頭上。娘看着我們，微笑起來。

「必得等暴風雨停歇哪。」爸爸說。「我可不很明白，十二月竟會有這樣的暴風雨。」

娘說道：「我們在希爾條霍倫時，不是也碰到暴風雨過嗎？那時，也是十二月呀！」

「啊，是的。」爸爸回答道。「那時候，我們剛訂婚約。亨利希叔叔，那時，多可怕哪，喉頭鯁着了魚骨。」

「這時，你還把你叔叔倒頭轟了過來呢。」娘笑了起來。

「是的。我們把叔叔倒頭轟了過來，這弄得叔叔完全膨脹的發青了。——但魚骨終於出來了。我們那晚喝着

「薄萊酒」……」

「這麼好的一個叔叔，可是一年前爲了營養不良死去了呢。醫生說是流行性感冒。」
娘說着，低下了頭。

「嚙下魚骨時的叔叔，怕做夢也想不到那樣的事吧！」爸爸也說道。

之後，爸爸又挽着娘底手臂叫娘站起來，撫着娘底手，靜靜地把她帶到待車室裏去。一邊還說道：「是什麼樣的時勢呵……」

兩個人恰如初訂婚時一般地走着。

外面，雨像大瀑布一般，下在地上。轟隆隆的雷聲，包圍着天空。卡清加和我，默默地提着袋子，跟在他們後面。

待車室爲薄明的光所籠罩着。兩隻紅色的倦怠似的電炮，向悲涼的板壁，投射着遲鈍的光。那屋子右邊是食堂。那食堂鏤的傢具已經生了青銹，啤酒瓶底口子四邊，有蜘蛛做着窠。後壁貼着三張招貼。是拉布尼茲點心等等和南德意志羅特汽船底客室的繪畫。鉛板做的三鞭酒的冷藏器和銀色包頭的三鞭酒瓶，說明着一年前閉歇下來的這食堂底光輝的過去。

我們坐在有墊褥的椅子上。我們頭上掛着一幅大畫。這是坐在行李上，用手支着頭在哭泣着的一個少女底畫像。畫子下面這麼寫着：「要探問和請求幫忙，得向鐵路嚮導社。萬一找不到，可向站員和車站警察，決不可向不認識的人詢問。」

這橫頭，懸着興登堡底照相。那照相下這麼地寫着：「募集戰時公債！是最安全的投資，且盡愛國的義務！」

外面，暴風狂吹着，雨打着玻窗。

爸爸脫去了帽子。

「啊！怎麼啦？」他說。

我們微笑起來，沒說什麼。

「向來跟你們一起，我真感到了幸福哪。」爸爸說。

娘回答道，「終於也得回來了。」

說了後，兩人又沉默起來，相互地瞧着。

「真是好厲害的旅行，」爸爸說，「從迪那波根到德意志國境，光祇一個人。無論那裏，國境以內，全都起了騷動。列車全部停止了。再說，是個將校，就叫人看不起。我特地坐三等車來。以為這樣，可以少些麻煩。一到柏林相近，就拿去了肩章。柏林可真起了大騷動了呢。」

「什麼地方都起了大騷動了呀！」娘說道。

「對啦！」爸爸回答道，「所以我回到家來很爲快活呢。」

爸爸把香烟上了火，斜斜地吐出了濃烟。

「討厭的天氣！」卡清加說。

「我們必得等待這兩雨停止才行。」爸爸說，接着，他回頭對我說。

「站正起來看一看！」

我站了起來。

爸爸把我帶到待車室白漆門旁，叫我頭靠着左邊柱子，站正。在我頭蓋骨上放着鉛筆，用鉛筆底尖端，在門旁劃上一條線。

「在這裏」他說着，展開記事冊。「可是怎麼樣的？」

他翻了一會兒記事冊，馬上看到了「家庭關係事項」這一欄。他底指頭就停在那頁記着數字的一行。那數字就是我一千九百十四年以來的我底身長。

「最後那一次，是一千九百十七年十二月八日，有一米突另五八。這以後看大了多少。」

他從褲袋後面拿出米突尺，量着從地面到畫着線的那距離。

「啊！好快呀！」他叫了起來。「一米突另六五。」

他拍着我底肩膀，對着娘說道：「媽媽，這孩子長得好大呀！」

娘說道——「要是雨停止了，那才好呢。」

卡清加開了窗子。窗帘給吹了起來，戶外吼着暴風。雨點嘩啦啦嘩啦啦的下着。

「怎麼辦，要就在這裏，多麼沒有趣味。」爸爸說，「吃些東西吧。」

他走到放袋子的那邊去，解開紐帶。他搜索着袋裏，把污物拋在地板上。卡清加馬上收拾過這些。接着，他用抱

住東西一般的手勢，從袋裏拿出用報紙捲着的包裹。

「還有一個。」說着，爸爸把那包裹放在桌上。那橫頭，他又並擺上半塊麵包和放鹽牛油的洋鐵罐。之後，他回過身來瞧着我們。

「這是什麼，你們倒猜猜看。」

爸爸指了指娘。

娘笑了笑，回答道——「是吃的東西。」

「那自然呀」爸爸說。「但是什麼東西呢？」

爸爸指了指我。

「多半是臘腸吧。」我回答道。

他指了指卡清加。

卡清加發了老一會兒的羞，之後，她說這多半是燻蹄子。

「不……」爸爸輕輕地說，彷彿極其留心似的，開始打開那紙包，爲了增加大家底緊張，爸爸不用刀子割斷那繩結，却慢慢把它解開。紙頭慢慢落下了。但爸爸馬上用闊手掌再搶上那紙頭，大聲地說道。趕快，看誰能猜得着來？」

已經誰也想不出這是什麼。

他打開了紙包。

在我們面前，是隻烤乳豬。

我們全都窒息地沉默着。

爸爸笑了。

「啊！他叫道，「你們說什麼呀！」

我們什麼也沒有說，看着這個。

那乳豬放在用葡萄葉覆蓋着的小箱中。乳豬的鼻子上，插着管紅白黑三色小旗。小尾巴上捲管奧地利聯邦底國旗。燒成褐色的皮上，藝術地明瞭地描着爸爸四年中經過戰爭的各戰場的地圖——例如格羅特諾，謝林以及米達等等地方，在那下面劃上條青線。爸爸在那些地點上，得到過勳章。但在這英雄的地圖上，有一條溝子，是用紅黑白三色鑿身而成的。其下用斜體字這麼寫着：「捧呈於我們敬愛的中隊長同僚，爲了紀念自一千九百十四年到一千九百十八年的偉大的時代。第二中隊將校們。」

這以下，便用青色寫着名字，溝上有鐵十字章。鐵十字章上畫有興登堡底臉子。

「這是同僚爲我錢別的。」爸爸說，「不是可以吃這個東西嗎？」

乳豬發散着甘美的香味。我底口腔腺分泌了唾液。

「我以爲這想頭不很聰明。」娘說道，「把你那麼尊敬的興登堡畫在豬背脊上。」

爸爸沒說什麼。

「可是這不是普通的豬呀！」接着他大聲叫道。「這是紀念品呀！」

「我們吃了它吧。」我說道。

「是的。」爸爸說道。「應該吃了它了，要不然，怕會壞掉。」

他從他腰間拔出當作佩劍用的小獵刀，把麪包切成四片之後，那略呈青鏽的獵刀的刀口，刺入乳豬頭部。直切到半個背脊，之後就用小刀向下切去，割下了薄薄的爲融解了的脂肪所覆蓋着的肉底一部。肉片全不費力地從乳豬身上割下，完全像折掉一架模型一般。他把肉投在桌上，分成四份，把一片用麪包夾住。「吃呀！」他一邊把自己底麪包拿到嘴邊去，一邊這麼說。

我們吃了起來。

「好極啦！」娘說道。卡清加開始打着舌鼓。「是的，這是很好的肉。」爸爸大聲地說。「是牝豬呢……」
我們啃着嚙着。感到冷的脂肪，刺激着我們底下顎。

這時，爸爸又去搜索袋子。他拿出了一瓶紅葡萄酒。他拔了栓子。我們給倒在他那野戰時備用的杯子裏喝着。接着，他又切起乳豬肉來。我們再吃着。我們吃着，我們相互看着發笑。但我們沒一個人說話。突然，卡清加說道：「雨停止了。」

「那麼回去呀！」爸爸說着。娘包起了燒豬。我們把它放進袋子裏。爸爸又挽着娘底手臂。

卡清加和我拿着袋子。

我們離開了車站。

街路是黑暗的。

到處都踏起了泥漿。風在後面時時吹落樹枝底殘雨。

在我們之前，有爸爸底手電筒閃着光。我們追蹤着燈光走去。

快到我們家裏的時候，卡清加在一家牆脚根，嘔吐起來了。稍爲舒適點以後，她說，「我是吃不慣脂肪的。」

——之後，我們提着袋子，回到家裏。

暴風停止了。

爸爸坐在那食堂桌子面前，那掛着幅穿軍服和騎馬褲的自己底照相下面。食桌的白桌面上，娘親手擺上頂好的樅樹底小枝和台燈。爸爸坐在桌子上手位。穿着軍服的他，兩手闊大地擺在桌面上。他弄着麵包皮。她默默地坐在他旁邊。

我們進去的時候，她向我們招了招手。我們坐在食桌底下手位。葡萄酒杯裏注滿了酒。爸爸面前放着一大盆馬鈴薯沙拉 (Salat)。在那上面，用紅色大頭菜一小片，寫着爸爸名字底頭一個字。

娘手裏拿着杯子，拿着它那磨得發光的柄，高高地舉起，暫時之後，玻杯閃着燈光，她屈着身向着爸爸，喝着酒。

我們一同舉起杯子，喝着。

「可愛的你們呵！」爸爸回答着。

之後，他擴張着兩臂，叫道：「終於回來了！」

娘站了起來。

「去吧！」娘說。

娘和爸一同離開了桌子。

卡清加和我動也不動地坐着。

所有底屋子全都點上了燈。之後，他們巡視着家裏。他們沒說什麼話。最初兩人走到爸爸屋子裏。他們在那裏停了那麼幾分鐘。之後，到客堂裏，之後，不多一會兒，走過堂門，上二樓走去。

爸爸底腳音，響澈了家中。這是極其明朗而正確的聲音。猶如木匠打釘子一般。——那聲音，聽到在天花板上，聽到在地下室，橫過前院，踏過田園，再回到廊下——這恰恰像新的法律頒布一般地響着。

爸爸回來時，吻着娘底額角。

「有勞你了。」他說，「在你底調度下，我底家——我底家什麼也沒有變動呵！」之後，他們坐下。爸爸說道：「還想吃些東西呢，我從柏林以來，什麼也沒有吃過。」

快樂地歎着氣，同時，爸爸把角質的匙，插到盛着馬鈴薯沙拉底盤子裏去。把這沙拉像小山似的盛滿了自己

一盤子。說道：「這麼美味的沙拉，更叫我快樂。」

他吃了起來。之後，他講着戰爭裏滑稽可笑的事。

「在這世上，像那樣可口的馬鈴薯沙拉是沒有的。」他說。「有一時候，我們在休養陣地裏，有人要做馬鈴薯沙拉。是夫理特理希中尉，在迪那波根的事吧。我們大家幫着忙，相商了老半天，可是一動手做時，油也沒有，鹽也沒有。」

「那麼怎麼辦呢？」娘笑了笑說道。

「這麼着，我們就撒了點沙斯，把橘皮磨碎，替代胡椒使用。」

娘和卡清加在喉頭裏塞滿了笑聲。卡清加竟笑得打起噎來。

我問爸爸說：「最近，有過激烈的戰爭嗎？」「啊！固然。」爸爸回答說。「像我們已經看慣了打死的人，那樣的事，實際沒有什麼。我們底對手，只是布爾塞維克呀！沒規律的黨徒，是一種所謂流寇呀！我們一找到他們，就給吊在附近樹上。」

爸爸於是沉靜而甘美地把滿盛着馬鈴薯沙拉的湯匙，塞進開着等待的嘴裏去。

「之後，革命起來時，怎麼了呢？」我問道。

「還是無可無不可的。」爸爸說，「我們選舉兵士委員會。這才大家像個確實的人啦！其實，萬事一仍舊貫，不過名目變了一下。我們知道戰爭失利的時候，那已經很遲了。我們沒些兒驚慌。因為我們誰都知道結局總是極其

惡劣的。我們祇有卑劣的政治家。那樣的政治家，不全部殺掉是不行的。」

他吃着馬鈴薯沙拉。

「那麼，資本主義……」我問道，「這戰爭底責任，不是資本主義的嗎？不是因為我們不能對抗外國底資本主義，戰爭就失敗的嗎？」

「誠如你所說的，」爸爸回答道，「我們老早就在亞美利加募集公債了呀！」

他又吃着馬鈴薯沙拉。

「可是，之後怎麼樣了呢？」我問道。

「之後？」爸爸說。「之後是和平啦。」

「我是說——」我叫說了起來。「爸爸之後應該做些什麼呢？」

「我底義務，」爸爸說，「就是這樣。其下還有什麼？」

「可是，爸爸底義務是什麼呢？」

「服務為神所給予的工作。」

我沉默下來。他吃着馬鈴薯沙拉。

「而且，」他過了一會兒，說道，「我們並沒輸掉呀！祇不過衆寡不敵而已。我們底名譽並沒被污辱呀。祇是運命要叫我們失敗而已。而且，如其國內狀態極其穩固，我們也許幹得更好一點。——但是，我們決不意氣消沈。我們

有德意志的國民精神，還是要常常抬起頭來的。」

「對於國內的事您作怎麼想呢？」

我站了起來。

「對於勞動者階層是斷念了的。這因為，勞動者階層蹂躪了道德。」

我閉下了嘴。娘彷彿祈求似牠用眼光暗示我。

「社會主義者，」爸爸說着，舉起了杯子。「社會主義者是受英吉利津貼的。愛貝爾特是個造馬具的。請想一想吧，造馬具的怎麼做得國務大臣——這是的確的確不能夠的。皇帝逃了，事情就糟糕了。這回停戰，就靠這個馬具匠底洪福。要是對於皇帝呢，是誰也不能那樣提議的。」

「可是，爸爸想做些什麼呢？」我絕望地說道。我想，他會說：「對愛貝爾特和勞動者作戰吧！」

但他却又回答道：「我底義務，」——接着，他補足着「是履行神所給予的職務，明朝我到衙門裏去一趟看，一定有許多事得做吧。」

之後，他又吃完了剩下的一點馬鈴薯沙拉。

我點上了一枝紙烟。

「啊！爸爸說，「你也抽起烟來了嗎？」

「是的。」我回答道，「我抽的。」

「時候過去得真快呵！——」他笑了起來。

突然，他開始打了個呵欠。

「我真的很疲倦了。」他說道，「而且，總是政治政治的！」他把兩腳伸入到桌肚下。

之後，他說道：「可別再注意那種不相干的事。得更聰明些呀！無論怎麼，一個人力量終於不成的。」

「雖說是這樣，」娘說道，「你好久不在國內了，國內的事情，也許不很知道了吧。最緊要的事，得先來舒舒服服服個它一覺呢。」

爸爸擴張着兩臂。

「大家去睡吧。」他大聲地說。「終於回到自己家裏的床上來了……」

於是我們站了起來，上樓走去。

我伸手給爸爸時，爸爸說，「噯，我先前說錯了。但你必得原諒戰線上老年的出征兵士——固然，我不是說愛貝爾特和有思想的勞動者——我說的是另一隻豬羶——怎麼說呢——啊啊，是的，是說柏林底李卜克納西和猶太女人羅薩呵。從外國回來，突然聽到政治上的事，自然容易把名字弄錯的，愛貝爾特是個很有禮貌的人。但這個李卜克納西，却正是個馬具匠。羅薩，這傢伙是一隻母猪，怎麼，我竟把這名字都弄錯了。可是，現在睡去吧……」

他走到娘底寢室裏去，他在那屋子裏發出格達格達的聲音，脫去了古統靴子。

我聽到他吻着娘。

十分鐘後，爸爸發出了鼾聲。
雨瀟瀟灑灑地落了下來。

第二天，我一早起來了。隔壁屋子響着洗澡聲音。是七點鐘之後，我屋子外有人在敲門。

「起床啦！」

我走到門旁，開了一條門縫。門前站着爸爸，穿着奇怪的女人的浴衣。

「拿着槍！」他笑了笑說。

他走回寢室去。

他在那裏唱歌。

「乘阿爾克隆之黑鯨兮……」

任何句子都一古腦兒唱了出來。

他彷彿在用手掌打着背脊。——這因為聽到有像屠夫用平斧叩打生肉似的聲音。他彷彿在曲着腳膝——
這因為聽到有類於小牛一步兩步拔着腳似的聲音。

時時聽到有擊桴似的聲音。——高朗的笑聲。——他彷彿把海綿投在磚壁上。
我明白他很高興。

突然他像從水桶裏跳出來一般。他那赤裸裸的腳撥拉撥拉地響着地板。他走了過去，捉住娘，呵着胳肢，娘底忍俊不禁的笑聲，和爸爸底唱歌聲混合着。

「有何物兮來自前山……」

唱到第八句時，他離開了娘。

我起去洗臉。

十五分鐘後，我們坐在食堂咖啡桌旁。

看來，他稍爲和四年前有點不同。臉容底端正，可一點也沒有變。手指甲比以前剪得短了。口髭描着和以前同樣的線條。他結着和四年前同一的領帶，折角的硬領，還是一千九百十四年的東西。祇是他那聲音變了。那聲音缺少了流暢。還有他那動作，有給人突兀的昂奮的印象。

他不斷地說着話。他說，回家來覺得非常歡喜，因爲自己家裏什麼也沒有改變。他說我們在這困難的年月，中能那麼勇敢地忍耐着過來，是可以自傲的。我們在這惡劣的時期裏，在這祖國窮迫之中，失却元氣是不行的。我們現在要一齊以新的精神，從事工作，必得復興祖國，對抗一切暴力，維持祖國……

「你們必得反省。」他大聲地說。「我們必得從過去的失敗學習。一致團結，大家一致團結呀！」

他啃着一片蜂蜜麵包。

我望着他。他底話，我可沒有興味。他還說了這樣的話：「德意志國民一定得效力國家。聰明的德意志勞動者，

一定會收拾掉布爾塞維克的。」我終於也沒有反駁他。我儘讓他嘮叨下去。說話差不多繼續了十五分鐘，快說完了的時候，爸爸終於這麼說道——「總之，我不是政治家。我實行自己底義務。我希望自己的和平。」

幽靈漸漸再變做了人類。變成了善良的，好工作的單純的人類。

他在家裏踱着步，他喜歡一切都和他去時有同樣秩序。他踱到田園裏。我必得告訴他一株株果樹的收穫。他走到前院。馬上開始修理兩年以來稍爲有點漏了的天水桶。

我幫着他。幫着他做事是愉快的。他有極高明的專門的知識。

天水桶修好後，他修理電鈴線，發現電池力量薄弱了。爲充足電力，在三根鐵絲上給包紮起來。之後，我們到各間屋子裏試按着電鈴。屋子裏就像鳥籠一般喧嘩地叫響着。

灶頭石燒斷成兩塊。——爸爸和我給它膠攏來，再疊上新的石頭。便所裏水流，自露西亞革命以來，就響得怪厲害，發狂一樣。——經過三個鐘頭，便所就像和平時代一樣發着響。儲藏室屋頂太薄了。棟梁給雨淋得生黴。爸爸給插進了一塊鉛板，雨就給兜住了。之後，我拆開我底腳踏車。我們在前院裏。車輪底幅，閃灼着灰色的太陽。我們除了鍊軸。給它洗了一下，塗上些油。我們修理着齒輪。擦亮着吊燈。在木製的外輪上，塗上褐色的防腐油。之後，我們到棧房去。在棧房一角，搬出用油布蓋着在戰爭中彷彿晒了一大覺過來的爸爸底腳踏車。我們把它搬、到前院，把它一部分東西擦了擦，擦得閃閃發光。抹了抹車身，用石油拭着鍊軸。再開始拼成了一輛腳踏車。

娘用盤子端來了兩杯啤酒和切成小塊的麵包。我們很高興。而十二月底新鮮空氣，又刺激着我們底食慾。我

們吃着喝着。我們塗着油抹着油。我們轉着螺釘上着螺釘。——這是愉快的勞動。我變做喜歡起爸爸來了。因為，他對於自己底事常常是極其周到的。

我們這麼地做到正午。我們把關不緊的門或蹣蹣過來的窗子，用鉋子鉋平。我們掃除被塞住的排水管。我們拿出停止了了的舊鐘，爸爸用種種方法，修着壁鐘裏底小銅槌，終於能够打得挺響亮了。

之後，我們坐到食桌旁邊，相互談着我們所做的工作。

「啊啊！」爸爸大聲地說道。「現在，我可不急於做事了。是吧！」他伸出兩臂，打着我肩膀。接着，他回到自己屋裏去修理電池。

「你爸爸是個單純的人！」娘說道，「你把你底思想去打擾你爸爸，那是不行的。你爸爸在露西亞一個鄉下角落，住上了二個年頭，自然什麼也不知道了。什麼不知道，但為你爸爸底身體，得讓你爸爸自由一下。」

我點着頭。

從爸爸樓子裏，用力的槌聲響着過來。

第二天，爸爸到衙門裏去。回來時，他那臉上發着光。

「同事一個也不剩了。」他叫道。「之後，我們要常常舉行水曜會。」

中上，娘要爲他去買新帽子。舊帽子他已經戴不上了。他們挽着手走上了街。他們回到寢室時，聽到他們在長時間接吻。爸爸是幸福的。關於政治，什麼，他都不管。關於戰爭，他也不很提起了。他祇做着事。爸爸處理久違了的土

地登記時，是極其自傲的。

有時，爸爸伴着法院裏書記到鄉下去，記錄臨死時農夫底遺言。在餘暇的時候，騎着腳踏車到森林裏去，從森林裏拿來一大束樅樹枝。娘把它分插在花瓶裏。

最初的寒冷來了。地面凍得開裂。庭園裏有花的灌木和繁枝，爲霜染成褐色。他坐在靠窗的椅子上，叮嚀地撒着碎麵包屑，看着羣集的小鳥，藉以取樂。他向着小鳥吹着口哨子。一隻鷓鴣，大膽地停在他臂上。他對一隻知更鳥，叫它做「夫理茲君」

他開始讀起拉貝底「雀街底記錄」和「從森林裏來的人們。」

「我在冬天就在特奈河畔這樣地玩着過日的。」他說。

這是他提起關於戰爭的事的最後一句話。

他把家裏事務全讓給娘做去。他又全部提出自己底收入，不要求什麼。他彷彿受人報酬一般。拿着另用錢。他對於我們底生活，取着如同不相識的人一般的態度。他還像四年中旅行在哪個異國的土地上似的。

他對於娘底意見，總是沒有說出就同意的。——同時，娘也愛着他，以某種的溫暖包圍着他，看來，他在那溫暖下，也感到像孩子一般的好心境。

「媽媽！」他這麼叫着他底老婆。

現在，我開始理解了我底娘。——她要支配家族，維持家族呵！

她底家，也還是她底家。

十四

那時，學校開了課。我們集在教室裏。教師對於戰敗和革命，都不漏風一句。學業繼續下去。我們再翻開舊的書本。

什麼D市落在革命的勞動者階層底手中啦，什麼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占領了馬房啦，什麼各到各處站着水兵底步哨啦——在學校裏，彷彿誰都沒有聽到過似地靜默着。

我們底最初的作文題目是：「內心之糾葛，或義務與慾望。」

巴台爾政府，開始與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辦交涉。巴台爾提議給他人民代表委員會裏一個地位，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拒絕了。這時，巴台爾政府讓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得在本省內到處自由演說。一等他演說完了後，巴台爾政府叫他底通信員登壇。由於他贊成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主張，從中削弱他底主張——他們採用這樣的方法。

政府訴和平於人民。政府保證國民會議之選舉，且宣言社會主義祇有藉多數國民才得實現。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一說到：祇有藉新興階層之力與革命社會主義才得實現的話時，巴台爾政府，就通過政府底代表，散布阿

特爾巴特·凱尼希是被露西亞買收了的謠言。不僅如此，政府且說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方法是普魯士式的。因此，在爲戰爭所疲勞了的南德意志大眾之間造成了對於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的一種危懼的氣氛。馬上，B工場和H工場底從業員，拒絕了對於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服從。勤勞者們進而自動解除武裝，把他們底武器搬到巴爾政府所指定的堆積地。不久，巴爾政府就能這麼主張着了——祇有政府，能爲人類底自由而戰。斯巴爾特凱斯特的國家，不外是有和這恰恰相反的特徵的專制國家。一等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佔領了市鎮——巴爾政府開始集中軍隊了。

聖誕節前幾天，激烈的衝突起來了。D市底舊街上，有不明來歷的羣衆，掠奪了五家商店。其中有兩家是消費合作社。巴爾台政府馬上差出其代辯者，擴布謠言：斯巴爾特凱斯特掠奪了勤勞者階級底商店。因爲斯巴爾特凱斯特已經不能供養領莫斯科津貼的人們。對於勤勞者這樣的煽動，終於奏了效。益發有許多工廠拒絕對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服從。不久，留在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手裏的，祇有八十名水兵，百名兵士和武裝勤勞者了。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這時，在公共會堂裏召集大會。會場擠滿了人。當他重新證明新興階層獨裁底必要的演說完了後，全場寂然無聲。這時巴爾政府之代辯者登壇了，罵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爲印貼利亞。罵他底水兵爲雇傭兵，說他底方法是普魯士式的；而他底革命也不過不滿布爾布喬底一種反亂而已。對於民衆與其授予布爾塞維克的空洞的文句，還不如給予麵包。——人民需要和平，然而他宣言內亂。這時，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聽了掛鼻眼鏡穿騎兵服貼近站在他後面的伯爵底忠告，既不逮捕爲滿場羣衆所叱罵的代辯者，也不解散集會，既

不以武力粉碎巴台爾政府，也不將其幫手們作爲人質而逮捕，却輕輕付諸討論。巴台爾政府就利用這議論的時間，借年青的將校和得到重大給養的現役兵底助力，占領了郵政局，車站，發電所，市中心，第二天，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和水兵們被包圍於皇帝底馬房那裏。巴台爾政府又讓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得自由地在市街上行進，取着藉此而使他孤立的戰術。這因爲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一行，爲水兵所護衛，樣子極其「丘八式的」而「丘八式的」正是激動當時的大衆底反感，給予以反動的效果。

這麼着，巴台爾政府之代辯者們竟可毫無困難地宣揚道：斯巴爾特凱斯特是軍國主義者。他們威脅着和平，萬一斯巴爾特凱斯特勝利的場合，那麼法蘭西人就侵入來了。德意志底勞動者，需要和平，但斯巴爾特凱斯特需要內亂。巴台爾政府跟爲戰爭所疲倦了的勞動者約定：可以得到無需內亂的社會主義底勝利。——掌握勞動組合的機關且在勤勞中有影響的勞動者們相信了巴台爾政府底話。——布爾喬諸政黨之任何布告都對勞動者約定：如其勤勞者們不參加戰爭，就可給予自由。——一切都可得到了，還有戰爭的必要嗎？

勤勞者雖然不相信布爾喬底真誠，而相信布爾喬底恐怖，可是勞動者不欲流血了。因爲流血和戰爭原是事同一轍。而戰爭不是爲自己在二三禮拜前所清算了嗎？流血是軍國主義的。流血是威爾漢姆式的。革命和這正相反，必需講和平與人類愛。

爲了對於戰爭底憎惡與恐怖，德意志底勤勞大衆已經不革命的了。他們要有權力，但他們要和平，他要死與破壞之終止。他們要相互成爲兄弟，而不要顛覆制度。

他們忘掉了武裝鬪爭，而以廉價的人類愛掉換武裝鬪爭。在塹壕裏的戰友愛，滅掉了他們革命的熱情。他們相信代替精神的靈魂，相信代替正義的人類性。

十二月末底心理的情勢是這般的。巴台爾政府在脚跟脚一道道的布告中，聲明保證自由與和平。吶喊着：借全國人底力量，抗拒威脅自由與和平的力量。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聲明恰恰相反，保持着嚴正的革命的態度。而這些聲明却不會跟大衆預約：能償與他們什麼。這光祇向民衆要求些什麼——即爲共產主義的革命而流血。「經過幾年殺戮之後，諸君尙欲在祖國而流血乎？」巴台爾政府底布告上這麼反駁着，「諸君其爲莫斯科之商店而勞力乎？」這回，政府底獨特的詭計是成功了。「諸君其欲援助德意志布爾塞維克之沙皇主義乎？」這關於沙皇主義者一團底聲訴，即爲戰前任何社會主義者之攻擊的工具，在這場合，也收得了一千九百十四年一般的效果。

斯巴爾特凱斯特陷於孤立了。人們反對他們。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所有的，不過武器而已。在工廠裏巴台爾政府底代辯者們佔有了勢力。

勞動者大會之決議：採用和平。——而這些決議又採用協力一致，不流一滴之血與斯巴爾特凱斯特和解。

巴台爾政府得到了他所要得到的：即勤勞者階層底中立。政府與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開始作表面的交涉。

——其間集合着兵力。

但聖誕節妨礙了政府底企圖。沒有一人斷念這一祝祭。市民回到他們家裏點燈的樹下，勤勞者回到他們狹

小的屋子裏，唱着聖誕歌。連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兵力，差不多有一半離開了他，羣集於「貝來漢姆」星下。

對於和平的憧憬，非常之大。但人們祇想着和平之歌，沒有想到達到和平底方法。

聖誕節一過去，戰線從新結成了。

巴台爾政府要求交還皇帝底馬房，和解除水兵底武裝。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以襲擊發電所，答覆這最後的通牒。占領了發電所，中止了作業。還包圍了火車站逮捕了一名人民代表，把那人關閉在馬房裏。兩天後，他又佔領了勤勞組合底事務所，將舊新聞中一千九百十四年社會民主黨的新聞散布到街路上。B工廠底某分會，和他起了衝突。他發出一個聲明，解散人民代表委員會。要求地方蘇維埃之選舉。

巴台爾政府退却了。他那貧弱的部隊離市遠去。忽然暴徒開始了掠奪。但巴爾台政府底公告也馬上出現。政府在其公告中把強盜和掠奪罪，委卸給斯巴爾特凱斯特。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傳檄聲明：掠奪羣衆中有巴爾台政府底代辯人，他們教唆暴徒掠奪，其後將掠奪罪卸給斯巴爾特凱斯特。

在B工廠裏，經過長時間的討論，支持巴台爾政府明白地占了多數。兵營聲明了中立。

一月八日，水兵占領了國立銀行，沒收貨幣。同日正午，水兵封鎖了車站。一月十五月底新聞，報導着：李卜克納西與羅薩·魯克遜堡在逃亡中被射殺於柏林。

這時候，巴爾台政府轉爲逆襲的形勢。在我們市上招募着義勇軍。這主要是沒有工作年青士官，和下士，僱兵組成的。巴台爾政府攻擊布爾塞維克主義底傳單，用着預防鼠疫似的句調。

巴台爾政府借某青年大尉底助力，漸漸開始包圍了D市。他頗有將樵夫與獵人編成部隊底本領。巴台爾政府出着一張張的布告：政府祇有從布爾塞維克主義，從亞細亞的激浪，從混沌中救出德意志！

一月十二日某遊擊隊，占領了D市郊外某個水道工場，藉此截斷D市之用水。政府期待着藉此災害而被呼起的D市底不安。

而本來占領着水道工廠的八個勞動者，給那年青將校和見習士官帶到野外，在那裏就成爲打靶的目的物了。

巴台爾政府之德意志共和國底宣傳，日益猛烈。——將校底分隊，開始在民主主義底名義下掃滅站在斯巴爾特基斯特一邊的D市附近的某勞動者底村落。十六個男子被關在公共會所裏，於是把那屋子放了一把火。有從火焰中跳出的就在將校底手槍下畢命。

接着，巴台爾政府知道斯巴爾特凱斯特爲了報仇將一位老將軍和一個商人在馬房前院裏被槍斃了，於是就在公告上大書着：殺人團，和露西亞式的屠殺。

巴台爾政府全部成員，幾乎全屬於社會民主黨的。而人民代表委員會，不久之間，就在布爾喬亞底庇護之下。

一切的憤激，都向斯巴爾特凱斯特送去，巴台爾政府幾天裏竟形成了有一族國兵的戰鬥力。

主要由年青將校和樵夫獵人組成的這個旅團，是爲對抗布爾塞維克的沙皇主義的奴隸兵，擁護和平與自由而進發的。

是一個禮拜六。故意無關心於這些發生着的事件的爸爸，從他辦公桌抽斗裏拿出一張地圖，給展開在桌上，過了幾分鐘，他對我說道：「我們明天來一趟有趣的旅行哪。」

他用指頭指着描着褐色陰影的山，唸道：「最高峯爲六百八十米突。」接着，他由地圖底尺度計算距離。其結果，我們知道：爲要在適當的時刻到達山頂，應坐第二天五點鐘列車出發。午後四點鐘下山，日沒以前到D市，在那裏剛好趁那開到我們市上來的通車。

我們調度着背囊(Rucksack)卡清加和娘做着夾肉麵包，在熱水瓶裏灌了些熱茶。爸爸底飯盒子裏塞滿馬鈴薯沙拉。她們在那上好好兒放上兩個煮熟的雞蛋。接着，娘又給爸爸五馬克錢。他把這五馬克小心地放在他內衣袋裏，我們開好了催醒鐘。老早就上了床。

朝上四點鐘，爸爸來打門。

「起床，起床！」他叫道。「拿着槍……」

我從淺夢中醒轉過來。

那夢是……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在學校裏落了第，因之他在學生用的便所裏自殺，他把便所點上了火，死在升着灰色的烟的火焰中，爲此，學校放了一天假……

「哦！我叫道，「哦……」

「出發啦！出發啦！出發啦！」爸爸說「別糊裏糊塗的話！」

我慌慌忙忙起來。天還沒亮。我開了燈。

喉頭有點黏黏的味道。

開了窗，雪花微細的降落着。

聽到卡清加在廚下燒起了灶火。她折着乾柴。暖爐發出噼噼啪啪的聲音。

在浴室裏聽到爸爸在操體操。十分鐘後，我到食堂去。卡清加燒開了茶。我懶洋洋地喝着熱茶。抽着烟，沒吃什麼。

突然一件衣服闖進屋子裏來。是粗毛的綠色衣服。衣服有合縫的衣袋，胸以下是假鹿角的鈕釦。右邊及折處插着沾泥的薄雪草。一個鈕釦，下着自動鉤，而且挾着頂帽子。那衣服動着，近來了。

前面，在草一般的綠衣服上，有兩條狹背帶，吊着一個皮盒子。這是望遠鏡——照風景的，手槍——這能放射得非常之遠的。在六凱羅米突圍內，任何樹木，任何村莊，尤其是任何教會底尖塔，不能逃出它那銳利的鋒芒。

爸爸坐下來喝茶之後，他站了起來，說道，「啊！時候到了。」

我們在肩上揹着背囊，踏着淺雪，向車站走去。之後，我們坐上去D市底列車。

運我們從D市到山脈那邊去的連絡通車，出發遲了一點。轉轍器結了凍，沒有工人把這冰凍弄掉。我們走進車室等着。爸爸吃着夾肉麵包。他一邊吃着，一邊還調查起地圖來。

「這，在山前，有美麗的山谷呀！樹木繁茂，小川潺流，怕還幸而能看到白霜吧，昨晚可冷得很厲害哪……」他嚼着薄片與薄片之間插着闊闊的肉片的麵包。我抽着烟。之後，我走下月台去。

列車裏幾乎沒有趁客。機關車出着蒸氣。朝上的陽光，把車站底玻璃的房間，染成薔薇色和紅色。

一個年老的掌車者，用鐵鏈打着制動機底周圍。另一拿着大鈹子的一個男子，緩步在月台之上，拾着紙屑，把紙屑放在木箱裏。

我向軋票處靜靜地走去。

幾天前站着水兵的地方，現在站着些政府軍的步哨。在月台底屋頂上放着機關槍。廣間裏的噴水——大工廠製造的糞燒吐殺雞——被打碎了。壁鐘鍍金的長針折斷了，待車室底入口，用砂袋築着堡壘。

砂袋後面，有二個兵士戴着鐵兜，扳着下巴紐帶，穿着長到脚跟的大衣，站着。大門前有架備放機關槍的堡壘。右手，有兩架重迫擊炮。

一個瘦條子的，鐵兜下壓着個漂亮臉孔的年青中尉，在指揮着出入口的步哨。待車室裏看到有塞滿手榴彈

的箱子十只。桌上坐着頭戴鐵兜，斜背槍枝，腰帶手榴彈，口啣紙烟，把揚着熱氣的湯杯，扣在紅色臉子之前的兵士。他們玩着骨牌，寫着明信片。食櫥的對面放着大桌子。四個年青軍官，戴着軟軟的絹帽，坐在那裏。士官們攤開着地圖，對某個穿平常衣服的男子，說明計劃。

那個穿平常衣服的，就是社會民主黨底指導者人民代表巴台爾。

這些士官和兵士是屬於幾天前巴台爾爲防衛革命，反對內亂從某兵營集合攏來的分遣隊的。

這分遣隊主要由年青士官，飛行士，兵卒組成的。他們得到一注極大的戰鬥津貼。

據聞：從禮拜六到禮拜天底夜裏，車站東面被人襲擊了。兩個鐘頭戰鬥之後，政府軍解除了十五個水兵和三十個勤勞者底武裝，趕進貨物倉庫裏，爲了好將圖逃的人得由步哨射殺這個目的，故意讓倉庫門，洞然大開着。今日午後，政府軍即轉而取總攻擊勢，到明天可把D市斯巴爾特基斯底巢穴掃除殆盡。

對我說這話是一個鐵路裏書記。青色的制服上，吊着管手槍，他一看看到將校們，就取直立不動的姿勢，行着軍隊的敬禮。

「戰死的人，在什麼地方呢。」我問道。「在什麼地方，轉到那邊去就是。」他說。「在一塊時間表揭示板之間，我們有兩個人拋棄着。對於強盜們，這已經太過親切了。那些傢伙給拋在下水溝裏就行啦！」

他這麼說着，用刀磨着指甲。之後，在洗面所那給子彈打着粉碎的鏡子前面，刻着黃色的面疤。

我走到時間表揭示板那邊去，在人造石的床上，躺着兩個死體。這是從頭到腳給蓋着舊時間表紙頭的。祇有

兩腳以及擴張在上面的兩手伸出在這紙被之外。那個鐵路書記走近來時，就向死體底紙被中央，吐了一口唾沫。「野豬！」他說道。——之後，他用靴踵蹴着左邊那個死體。那死體稍爲向旁一動，紙頭稍爲從死體臉上卸落一點。我看見了什麼！這已經不是臉子！這是被打得粉碎的，粥糊一般的塊子。是腦和流出來的血，褐色的頭髮和白色的骨頭混合着的塊子呀！

「這傢伙打碎了頭腦！」那鐵路書記笑了起來。「這傢伙在屋頂上，直到最後還要放槍。一到子彈沒了時，才給拉了下來。下來時，就向人舉手行禮，說些什麼投誠的話——可是看守的人稍稍向後一點，他就逃出射擊場，跳過鐵軌逃去。逃去，那是隨便的。最初兵士覺得憤慨，之後笑了。這豬獯儘管向逃的方向逃去，那兵士還是站着。這時兵士們在他後面開了三槍——是故意向上開的。這傢伙就在鐵軌上兔子一般跳了轉來。一等這傢伙跳到鐵路左邊，馬上別的槍又截住他。可是發狂一般向右邊來時，還是槍。一直走呢，還是槍。——這樣，這傢伙全像撲燈蛾一般打起舞旋來了。發出老婆婆一般的悲叫。他一舉手，碰碰的——兩三發！走時，又是碰碰的——兩三發。任何彈丸還是故意放得高一點。這傢伙突然發出叫聲，抖着膝頭動着，樣子可真好看。嘴裏吹着泡子，彷彿摺住翅膀的蠅子一般叫着。這豬獯跪了下去，發着哆哆嚇嚇的聲音，請求發發慈悲。我們真笑得肚子痛了。——但終於太過倦怠了。兩三個青年小夥子走了近去，叫道：「來呀！來呀！來到這邊！」這傢伙還是照舊發着赤血的眼光，從頭到腳沾滿了污泥，走了攏來。我們當他叫着「同志！同志！」青年小夥子也對他叫出「同志，走得再近一點來」的時候，竟笑得跳起來了。這傢伙亂行着禮，青年小夥子說道「那麼，行個好好的禮，再說幾句對不起！對不起！」那傢伙果然照樣

行個敬禮，口口聲聲說着對不起，對不起！這些青年在這時候，就一齊向他頭上射去！這就可沒什麼大的聲音了。」

「可是，這人不是俘虜嗎？」我說道。

「什麼？」鐵路書記叫了起來，「是俘虜？是萬惡不赦的惡黨呀！」

他摸着他短短的口髭，從袋裏拿出煮蛋，剝去了壳，那蛋就一次送入嘴裏去。

我回到爸爸那邊去。

他仍舊屈身於地圖之上，研究着山谷與丘陵。

「政府軍占領了車站。」我說道，「還有戰死的人呢。」

「討厭的事。」爸爸回答道——之後他把地圖上田滕路指示給我看。走在那上面可節省四十五分時間。列車緩緩地出動了。制動機軋磔地發聲。車軸抽動着。便所底門碰的打開。我們離開月台時，有金屬性的光輝的正月底太陽，迎接着我們。

兩點鐘後，我們下了車。W村靜靜地躺在雪白的盆地上。村子裏各家暖爐的烟頭，沿着積雪的森林底前面，消逝而去。在澄清的大氣中，冬枯的凍樹枝，如同開花一般地發着光。

從車站高築的堤防上，我們眺望着山脈中部的連山，為雪所蔽的山峯，晴朗而浩渺的天空，直延展到地平線蒼茫的邊緣的雪的田疇。

「這是和平呵！」爸爸聽到那小村裏教堂正在敲八點鐘時的晨鐘，說：「這是德意志的森林，原野，山脈和連

結在一起的野道。」

他站了下來，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明朗的空氣。他擴張着兩臂，沉默着。

我們默默無言地走着去。白的，歪斜的木構的瓦屋，在閃閃發光之下，安定而固確地聳立着。

黑色衣服的女人們，向着不很高聳的某教堂，用沉重的足步走着去。晨鐘底高昂的聲音，輕輕地在原野上搖洩。

我們從大路岔出，走上爲雪所蔽的庭園底中間一條野道。黏土的土地，堅固地凍結着。地面常常從雪下跳了出來。我們在田地底雪面上，看到了兔子底足跡。在森林底切近，爸爸又發現了一匹小鹿的足跡。

我們走進森林去。

雪從樅樹枝頭降落。時時有些小枝幹被折斷。

我們脚下，那淺水塘上的冰如同橡皮一般的彎曲着。

我們爬登上去，林徑狹小。從密生着的溫馴的樅樹繁枝之間，能看到冰一般的澄清的天空底狹小的一部。村那頭還那麼一聲聲送着鐘聲過來。樹枝仍在積雪底壓力下，被折斷着。

我們這麼地爬登了約有一個鐘頭。

我追蹤在爸爸背後，走着。

我們沒說話。

我們底吐氣，如同水蒸氣一般。
一到頂上，森林馬上開展了。

開始是狹小的生着草的高原。在我們之前，是山脈底最後的連山。

「在那邊，可不知怎麼情景。」爸爸說着，指着連山底中央部。「我們必得登上那邊去。」

我們橫穿着高原前進。草受了凍，成爲褐色的束。在樹木底斷株上，冰柱如同用玻璃做出來的花一般。

土地成爲一條軟線，蔓延着。繁重的樹木，摩挲着天空，樹林梢頭的雪，閃爍出不可數計的形象。巨大的不絕大變化着的光浪，掩被着一切風景。我們終於走到了無人間之煩喧爲積雪所埋沒的山谷底兜聳的一面。那山谷有銀器一般的冷而且清，紡綢一般的擴張着，這有如展開在山與谷，草地與森林，溪流與田疇，以及我們底沉默之上的天空底一種地上的反響。

我們立停在一株小樹之旁。爸爸脫下了帽子。

他底眼變細了，而且濕潤着。他底氣息是輕微的。他彷彿有點沒着落地舉着手臂，愛撫在銀光飛舞的谷上，爲積雪所被的山上，憩息於光中的田園之上。他叫道：「這是我們底祖國呵……！」

我們慢慢地繼續走去。稍爲走下一點去，就是山谷了。

道路沿着森林底邊緣伸去。

我們在山谷中央越過小溪。

橋是用白樺樹做成的。

我們通過一間乾草搭成的涼亭。那亭子僅僅能通過一個車輛。我們走上一個窪地橫穿過一座石塘的緣邊，終於達到浮腫的山道。那道路的地面，爲褐色的樅葉所掩蓋着。

道路急聳的傾斜起來。我們把背囊縛在背帶下，使我們的呼吸合着足步的音律。

半個鐘頭以後。我們到了山脊。我們前面，山谷橫在冰面底乳白色的輝光中。那山谷底對面，我們走着過來的
高處，一面密生着樹木，陡立着。

我們坐下在一堆木材上。爸爸打開背囊，取出麵包，交給我。

「吃吧！」他說。

我吃着。

這時，他在野外用的茶杯上倒着茶。

「喝吧！」他說。

我喝着。

我們吃着，喝着，眺望着田園。

多好的心情呵！

我們站起時，爸爸說道：「再到這裏來，可真非常快樂哪！」於是，把手杖插進積雪的地面。我們沿着幼樹區，上了陡急的斜坡。我們堅固地結着背囊，一步步地走着。我們默默地透着呼吸。一點鐘後我們到達了山頂。

我們在一家木構的茶館裏喝着啤酒，和湯，吃完了馬鈴薯沙拉和雞蛋。

我們還看了一張在英吉利被捕虜的，娘給哥哥的明信片。接着，我們不把背囊，肩在背上，登上了眺望台。台上有一架黃銅盤子上雕着花紋的羅針盤。在各個扇形上，我們寫着從那裏看得到的村鎮的名稱。

我們繞過羅針盤前面。爸爸站在眺望台的邊緣。檢點着澄清的，以金屬性的色彩掩被着一面的風景，舉着手臂說道：「這是W村。」我調查一下地圖。果如爸爸所說。

「那麼，那是D市。」一看，也還說的不錯。

「那麼，那是近G村的森林。」再看，果然是森林。

「那麼在那邊過去，有條堰。」我也在地圖上看到堰。

「那麼那是Y地。和這相並的，是舊教的教會。」

我看了看地圖，馬上能够定出這方角——他底話是對的。

他舉出更多的地名；更多的森林從他說話中像使魔術似的出現。他記得地平線上許許多多的地域。他知道極小的溪流底名字。他能對着許多的山，一一叫出它們名字。他知道山谷底名字。小小的村落和水車棚底名字。他指點着大路與小徑，知道它們通向何處去。他知道農夫之耕作物，植林，獵區，山谷間的漁獵。

我站立在他旁邊，眼爲太陽與雪所照射。他拉着我的手，笑了起來。

「怎麼樣？」他大聲地說道，「我大體都記住了吧。」

他深深地呼吸之後，我們下了眺望台。

我們下來時候，爸爸蹴着塊小石子，說道：「在自然界裏是什麼也沒有變更呵。」

兩個鐘頭後，我們到了火車站。從那裏，向D市去。

爸爸入睡了。夜晚來訪問我們。

距D市不遠處列車停下來。聽到槍聲。爸爸從睡眠中跳起。「警報！」他說道，接着開了眼，笑了。

「這是機關槍。」爸爸說。在夜裏聽來非常清晰。

是兩下遲鈍的爆烈聲。

「是榴霰彈。」爸爸稍爲退後一點。

突然，探照燈廣幅的光綫，撫照在鐵軌上面。

槍聲起來了。機關槍又復格拉格拉地響出。

其間又是一陣爆烈聲，和那突然破裂一般地短的爆發。「是手榴彈。」爸爸說——「在開始肉搏戰了！」

我澄耳靜聽着。

砲火激烈地起來。

「是戰事呵！爸爸說。」

在這瞬間，我們底列車，爲探照燈燈光所捉捕。銀白色的光燄，在我們頭上來去，照到了我們。二十秒，三十秒。接着，在我們頭上通過一陣裂帛似的聲音，灼熱的漩渦，捲上空中。——在我們前面，約距五十米突地方，發出笨重的聲音，捲起了一陣土烟。一根信號被折斷了，這對面的堤防，崩裂下去，成爲蟲啃的齒形。

「伏下。」爸爸叫。我們忽地裏伏身於車廂地板上。機關槍底射擊起來了。列車橫伏在灼閃的光中。窗子碎了，又有一發彈子落在鐵軌上。這回比以前更近了。兩個破片，碰地打在屋頂上。

我們爬着。

「污穢的空氣。」爸爸說。

這時，列車開動了。車輛格格地拖曳着。我們底背囊，從網棚上跳出來。幾秒鐘後，列車以異常的速度開去。但怎麼也逃不出探照燈的光限。彈子追逐着過來。落下的，益發近了。

這時，爸爸抓住我，從網棚搶過背囊，打開車艙門。我們周圍，空氣發叫着。探照燈照着鐵軌。爸爸把我手臂強塞進黃銅的把手裏。我祇聽到爸爸叫了聲，「向對面跳。」我在發叫的空氣中漂了這麼二三秒鐘。接着我腳邊的地面，嘩嘩地發出一陣聲音。我和爸爸一起走了好幾米突。我底衣服被什麼東西扯拉住了。我就撕裂了牠，倒頭地爬落掘溝裏。我底上面，掩蔽着爸爸底身體……

列車再向前續進。探照燈追蹤着牠。我們躺在黑暗中。

「沒受傷吧？」過了會兒，爸爸問道。

「什麼也沒傷。」我說，站了起來。

幾分鐘後，我們爬到鐵路上，走向火車站去。

市內底砲火益發激烈了。

我們沿着鐵路，向火車站走去。

有個步哨向我們叫道：

「口令！」

「興登堡。」爸爸回答着。

「過去！」

我問爸爸：怎麼知道那口令的。

「我想，大概總是興登堡吧。」爸爸說，「尤其是自從革命以來。」我們走上了月台。

戴着鐵兜，穿着長外套的兩個兵士，捉捕了我們。

「你打算怎麼樣？」爸爸怒叫道。

這時，右面那個兵士用槍把子打着爸爸底頭部。

「別說廢話啦！」他說。

爸爸踉蹌一下。兵士拉住他，把我們帶進待車室隔壁的小屋子裏。這屋子以前是車站裏戴紅帽子脚夫用的。我們站在爲燈光照耀着的桌子面前。通過窗口，可聽到槍聲和那接續的僅隔些許時間就爆裂着的炸彈底聲音。我們面前站着一個戴鐵兜的人，一個青年將校。他向我爸爸叫道。

「身分證明書呢？你來這裏幹嗎？」

爸爸把背囊放在空桌上。接着指了指帶着我們來的兵士說道。「首先第一，我要求你懲罰這傢伙！」

「靜來！」將校叫道。

爸爸說：——「戰友！我要求面見火車站的司令官。」

爸爸坐了下去，向我射了一眼，意思也叫我坐。

「站起來！」將校咆哮了。兵士跳過來，用馬槍槍把子，打着爸爸背脊。

爸爸馬上從椅上站起，抓住桌上的界尺，擲向鐵兜的兵士底臉上。

兵士吼叫起來。將校從腰帶上拔出手槍。

「注意！」他叫道。「舉起手來！」

「你這兵站部的初出茅廬的傢伙！」爸爸怒叫着。「你嘴上的黃色還沒褪呢——一個老戰士的我，一個將校的我——請你注意！」爸爸正還要叫下去的時候，門開了，一個少校走了進來。

「還是斯巴特凱斯特的豬獠！」少校說着，彈着指頭作響，「你給簡簡單單收拾了吧……呵呵！」

兵士把臉笑得歪了，露出了紅色的牙齦。他抓住爸爸。爸爸拂開了他，跳到開闊一點的地方，說道：「噯！請教您，戰友哈綏爾霍爾斯特！是不是可以把我像逃兵一樣的縛到這裏來的……！」

「什麼！」少校說道。「什麼……！」

少校凝視着爸爸。把兵士趕退一邊。不可抑止地笑了起來。叫道：「這批傢伙，怎麼一回事呀，滾出去！」

兵士悄悄地出去了。

「唔，但是，戰友，你倒底怎麼來到這裏的？」

他抱起了爸爸。

「趁火車來的呀！」爸爸說：「我們是出去旅行回來的。」

「呵……！」少校笑了起來，說道。「危險呢，險些兒把放到那壁角去……呵呵！但是，你也還算有運氣的！」

少校笑了起來，聽來彷彿極其有趣而洒落的。

接着，他沉下臉，轉身向後，跟其間正在用電話發出三個戰鬥命令的中尉說道：「品特兄，你弄錯啦！」

中尉站了起來，抓一抓帽子，說——「戰友對不起！但是你沒有身分證明書，又是穿着平常衣服出來，那真是非常冒險的。非常對不起。但在這裏不是個人接待的場合，無法賠禮了。十二點鐘，必得佔領皇帝底馬房呢！」

說着，他坐了下去。

少校把爸爸帶出這屋子。

我跟着他們兩人，向待車室走去。

我們坐向壁龕那裏。

「你不要遷怒品特所做的事哪！」少校說：「後方部隊裏年青小夥子，總是那麼一套調子的。」

接着他叫一個傳令兵，拿來一瓶紅葡萄酒。他跟爸爸講上了好幾分鐘舊話。兩人在兩個年頭裏一起在俄國作戰。他們完全像說起快樂時代的話一般，說着關於戰事的話。

爸爸又復變得和善了。

我在爸爸不注意中，走出屋子。槍聲衰微了。次第向市中央方面集中着去。我聽到個消息：斯巴爾特凱斯特開始撤退了郊外陣線，把部隊集合在馬房那裏。

政府軍主要陣線，在火車站。退住了的公爺底接見室前，站着兩個戴鐵兜的兵士。他們是護衛人民代表巴台爾的。巴台爾在華麗的門簾後，跟參謀官商談着形勢。此外，還出席了D市裏的三位工業家。他們都要求從速解決。

據說。這些工業家，要是政府能鎮壓暴動，願提供他們一切資金。巴台爾政府，把這資金用在編成志願軍上。志願軍主要是由青年士官編成的，這些士官們大都憎惡革命，悲痛着戰爭之終結。因為，一到和平時代，他們就不知道做些什麼纔好。此外，是兵士。他們和將校們同樣為戰地的精神病所捕獲，由於巴台爾政府之代辦人的宣傳，相信着：斯巴爾特凱斯特是殺人團，是犯人。巴台爾政府就利用從戰線回來的部隊底及革命的憎惡轉向斯巴爾特凱斯特，獲得了成功。而巴台爾政府却在十一月裏假裝個革命政府的樣子樹立起來，迫退了大公，宣言成立共和國。

我在誰也不注意中，巧妙地跑出火車站。廣場黑暗無邊。時時有探照燈明亮地掠過天空。結着冰。地面格拉格拉地發響。

我橫穿過鐵路工員的住宅。避開大路，走到校場上。又向兵營走近去。聽到中央部響着槍聲。我已經聽慣了那種騷鬧的聲音，心裏極其安然。

兵營貼近，雪白的成圈的燈火，發亮着。我眼睛發眩，跌了一交。

「誰！」

一個影子走近來。

「興登堡。」我吃舌地說。

一位將校從暗中出現。他用手電燈照着我。他抓住我底背囊。

「這是什麼？」

「是夾肉麵包！」我回答道。

將校拿起背囊，交給一個兵士。

「肯契，給檢查一下。」將校說。

接着，將校把我帶到兵營去。

我站在一羣兵士們中間。他們在黑暗中看來是灰色的。而軍服也發着一種氣味。

「你往什麼地方去？」將校訊問着。

「想到市裏去。」我回答道。

「從什麼地方來的？」

「我們是旅行回來的。」

「我們——還有誰？」

「爸爸和我。」

「你底爸爸在哪裏？」

「爸爸跟哈綏爾霍爾斯特少校一起，在喝紅葡萄酒。」我說。

這時，將校笑了。兵士肯契走了過來，捧上打開着口子的我底背囊，說：「報告！這是夾肉麵包。」

我底周圍起了陣陽氣的笑聲。恰巧這時候，探照燈的光頭霍地照住我們。我在這明亮的照耀中，看出約有一

百個全付作着戰鬪準備的兵士。將校們戴着沒邊的帽子。——這時，我忽然被拉倒了。咆哮一般的聲音，突入空中。在我們背後，榴彈炸裂着。爲那榴彈所濺起的土柱，向上廣播，成爲玻璃杯一般的形狀。

信號的叫子！兵士們跳了起來，全都屈膝前進。我也被拉了起來，一起走去。在我旁邊喘息着的肯契，一邊走着，一邊把背囊拋在我兩臂中間。我把背囊抱在胸前，向那不辨方向的陰暗處走去。

我們走到一條街路上。一個號令，部隊停止了。

「有什麼事啦？」我問肯契。

「這是伯爵幹的。」他說。「那傢伙在對面希臘寺院裏，擺上三門大砲。還有那麼麼可怕的探照燈。我們自己連一門大砲也沒有。而這討厭的傢伙，也整夜發着光。」

「是伯爵？」我問。

「是呀！那隻豬，是助斯巴爾特凱斯特的。這因爲他得不到勳績賞。到現在，他要報復了。」

將校們協議着。他們圍成一小羣，站在一管淡淡的瓦斯燈光下。他們調查着地圖。探尋市內新開始着猛烈地襲來的砲火底方向。

「那邊在開始市街戰啦！」肯契說。「水兵從屋頂發砲。大隊裏已經打死了二十七人。」

號令兵士整列成隊。一個將校走了出來。

「戰友諸君！」他說道。「我們必得着手激烈的市街戰！要是不能在一個小時內包圍他們，使大砲無能施其技

備，那麼今日的成功，就靠不住。我們爲要走近希臘寺院，應以短時間的射擊，捕獲那可恨的大砲。我們必得組織二十人一隊的決死隊。第一，要是我們不能停止那邊的砲火，我們就不能掃平這市鎮。斯巴爾特凱斯特有了大砲，斯巴爾特凱斯特就能掩護市街戰——

「誰肯和本職一起去？」

全部隊向前推進。將校笑了。

「哈囉！諸君，但是——我祇要二十名。」

將校就此選出二十名。這一支隊，僅在身邊拿着手榴彈和短槍，離開本隊而去。

剩下的兵士，坐在人行道上，抽起烟來。

我站在將校們旁邊。他們都很年青，尖銳的臉子，一體都是瘦長子。他們嘴對着一種野戰用的水壺，喝着燒酒。市內底砲火衰微了。

我們大約等上這麼十五分鐘，突然有個傳令兵從火車站跑來。傳令兵向將校報告。一個中尉頓腳說道：「政府裏全是那批不分青紅皂白的混賬！跟那批混賬一起，有什麼事可幹呢？光是我們就可收拾得很好啦！這批西裝紳士，可真有點像連對茶房都恭而敬之似的。」

從校場那邊，有一隊灰色的沒規律的隊伍，向市街走去。

這是綠帽綠裝的人們。他們把獵槍斜捧在胸前，屁股上吊着皮的或麻的茶色的飯盒子。帽上飄着烏羽。許多人後腦勺插着假羚羊鬚。一個綠裝漢子走出隊來。他是管山人。他把手當在帽子的頂上，說道「興登堡！」

將校們各自抓着他們無邊帽，回敬個禮。

那綠裝男子，向將校們走來。

「晚安！」他說。

將校們點了點頭。

「我們是奉命來參加襲擊的。十一點鐘要開始襲擊了。」那個老管山人說。

「你有多少戰鬪員？」將校接着問。

「一百五十名。」管山人回答道。

「那麼，請一起都擔任側翼。」

「知道了。」說着，管山人退回他那部隊裏去。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有個將校，問那個跟着山人答話的中尉說。

「是市民軍哇！」中尉笑了起來。「人民代表的紳士先生們非常的不安心，動員了所有近鄉鄰村的看山人以及祇要是有枝槍的市民，獵人，就這麼組織了市民軍。看這市民軍哪——真叫人嘔吐。」

在瓦斯燈狹小的光照下，顯出了一個穿着晨衣，佩着莊嚴的獵刀，瘦胸前掛着個普法戰爭時代的勳章的看

山人。在他橫頭，站着個短穿硬帽，撑起衣襟擔着獵槍的男子。他們大都肩着背囊，革帶之間纏着條手巾。

「真是極好的軍隊！」中尉說道。「爲了這批傢伙，怕要送了我們的命。你看，他們彷彿照舊出來露宿似的呢。」

「這批傢伙是擁護民主主義的。」一個將校嘲笑一般地說。「看吧，過了五年，國家就變成這批賤民一般的樣子了。」

「想來想去，總想變爲斯巴爾特凱斯特！」中尉回答說。「誰也不明白，我們爲了什麼要供這些小商人做犧牲！」

「波爾。沉靜點兒纔好呢。」他底戰友說道：「想起那件事來，脚下就危險了。可不是嗎，我們與其打倒在我們面前那些不中用的東西，倒不如打倒那些吹着亂話三千的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的法螺的傢伙。但是，就是這麼做，也還沒有什麼意味。」

「到底你知不知道斯巴爾特凱斯特在幹些什麼呢？」波爾問道。

「那可沒想到過！」那戰友回答道。「我祇聽到他們想破壞一切。」

「對啦，那麼你怎麼樣？你不是也想破壞一切嗎？」

「呵！」那戰友回答道。「你全在說瘋話了！」他搔了搔耳朵後面，緊緊地結着顎紐。

那時，市中央，喇叭吹出了信號。將校們飛散了。部隊集合起來。

「準備戰鬥！」

「第一隊通過夫理特理茲希大街，向威爾漢爾姆廣場突進！第二隊占領沿宮廷的公園。在那裏剷滅水兵底巢穴。第三隊馬上到威爾漢爾姆廣場，以武力擊破一切抵抗。如其碰到拿有武器的人，就馬上槍斃他。突擊隊在以上三隊的掩護下，拿着重機關槍向威爾漢爾姆廣場推進。從廣場向馬房攻擊！」

中尉閉上嘴，用手做了個信號。各隊開始行動了。這時，管山人追著上來叫道：「那麼我們呢？」

「把全體分做三個小隊，跟在以上三隊後面，擔當那後方的連絡。」

哨子。號令。——部隊前進着去。

我站着。

管山人和獵人、旅館老板、和官吏，組成了一個混合隊，通過我旁邊。

我和這些部隊隔有百米突遠的距離，跟蹤着走去。

部隊輕易地占領了街道。一家家屋子漆黑地聳立着。祇有街角點着燈火。部隊進行到俾斯麥紀念像那裏，爲警戒那廣場，派出斥候去。

突然槍聲響起。一架機關槍，格拉格拉地叫着。斥候奮昂地奔回來。支隊被編成了。這些支隊四散開去。兵卒分別躲在附近家屋的大門邊，向築着砂袋的街路那邊射擊。管山人和獵人也射擊着。在他們是無論向哪裏射擊都

不在意的。窗子被打碎了，人們從屋子裏叫着走了出來，搖着白旗子。屋頂的瓦片被打碎了，水榴的鉛板穿了孔，突然重機關槍底騷音，發響起來。這是從某食料品商店屋頂上，射擊過來的。獵人們飛散了。管山人大叫着：「躲起來！躲起來！」

開始了無秩序的疾走。哨子。號令。射擊。機關槍無慈悲的掃射。

獵人們後退約三百米突。隱在一個公園裏。我也逃進一進家屋的幽暗的大門裏。五個兵士以一束手榴彈擊破食料品商店的店門，他們跑上二樓三樓，在廣闊的屋頂上，作了一次短短的戰鬪。——他們用手榴彈一下子給收拾了。——把一羣勤勞者從屋頂趕下，掉到街頭。有幾個人的身體在空中發出悲叫，擴張着兩手掉下來。頭部碰的扎在人行道上，——打碎了！

號炮高鳴起來。那號炮恰如一把白傘子漂浮在廣場上面，足足有好幾分鐘。其次聽到號令，疾走，大炮，轟炸的手榴彈，相互交錯地響着——爆發的雜響，成爲一大哄動。

我又聽到叫喊，悲鳴，喊萬歲的聲音。——突然靜了下來，上手的街路，高高地堆積着黑的死骸。政府軍突破了防塞。我看到他們急速地向馬房奔跑着去。他們面前，是爆發着的手榴彈的白壁。

這瞬間，某種遲鈍的聲音起來了。一條火燄高高地捲上。這是希臘寺院的方角。槍聲哄然，手榴彈如同大嘔日的花火一般爆發着。——僅隔一會兒，綠色的照明彈啾啾呀啾的響着飛入空中。

「佔領了大砲萬歲！」

一個將校踉蹌地跑過廣場。他後面，奔着灰色的鐵兜——第二隊到了廣場。

他們向左手街路衝鋒上去。不絕地闖入在屋頂上射擊着的家屋。用槍尖突刺着，把斯巴爾特凱斯特趕落到街上。

頭子碰的扎在人行道上，腦髓飛散在鞋店的大玻璃上。但棧房裏還有機關槍發響，許多的鐵兜轉落到溝裏。這時，又是一個短短的號令，那一支隊再闖入屋裏去，發現了穿着衣服隱在棧房裏一個男子，用槍把打着他的腦門，頭部就似腐朽的梁木一般的碎裂了。

拿着武器的兩個斯巴爾特凱斯特被追趕着過來，又被捉住了，給拋進陳列窗裏，一個手榴彈完結了他們。但同時，許多市民，也爲自己底擁護者底手所殺掉。

不久之間，街上敵人，一掃而光。政府軍踏着死骸前進。炮火移向馬房那邊去。炸彈開始被投出。機關槍闖狂地發響。手榴彈高聲地如同白癡的腦髓腫脹起來一般的炸裂着。

戰鬥繼續了一個鐘頭。從馬房那邊反攻過來的勢力，越來越弱。但斯巴爾特凱斯特底機關槍照舊不絕地射擊着向前推進的政府軍。

狂暴的市街戰開始了。手榴彈所到之處，門戶破碎，窗子倒壞。號令在空中狂飛。但誰也沒有聽從這號令。棧房裏槍聲響出，在屋頂上，樓上。彈子越窗飛出，人們相互射擊着。殺戮貫穿着每一家屋子而進。

發着瘋狂的悲鳴，赤裸裸一絲不掛的女人們，正想跑出街上來。她們連頭子碎在門戶之下時，還叫着基督的

神名。

馬房周圍，起了正式的戰鬥。聽到整然的一齊射擊聲。戰鬥這麼地繼續了三十分鐘。接着，政府軍開始投起炸彈來。五分鐘後，馬房陷落了。

炮火靜下。遲鈍的叫萬歲的聲音激蕩着。馬房燃燒着。

正房燒倒了。政府軍把馬房的防禦者水兵和勞動者，一起從中庭逐出。不久之間他們高舉兩手，走在奔集攏來的市民底人垣之中。市民們向他們吐着唾沫。被帶到馬房後面的廣場上，他們就在這裏被最勇敢的獵師們監視着。

不久，槍聲又起。將校們走着來時，獵人們辯解說，那是因俘虜圖逃而開槍的十二個水兵和勞動者的死體橫躺在廣場上，每一個人的頭子，都給打粉碎。

獵人們分散了。這不辨方向的一隊，爲了搜索最後一個斯巴爾特凱斯特，向市中郊外亂跑着去。

他們闖入勤勞者住宅，扳上屋頂。——一有抵抗者，就叫那人選擇從屋頂跳下去扎死或者射着頭部而死。許多人跳了下來，終於在地上粉骨碎身。在這曾經爲求正當的分配而戰鬥的那土地之上，那勞動者底開始被虐殺了的女人孩子底悲鳴，與馬上恢復了元氣的獵人們底哄笑聲，槍聲相混。終於正式的分遣隊來到郊外，把獵人們趕到市中央去。但獵人們却還把捉住的兩個工人，帶到廣場上來，爲了一賭他們射擊的本領，故意約定釋放了他們，一看他們真個發狂似的逃走，就當作逃亡者射殺了。

這時，跟在兩位浮着微笑的將校之後的人民代表巴台爾，出現在會議室底露台上。向着身體動也不動的吞着硬痰的羣衆，報告民主主義之被救。他們以自由的德意志國民萬歲作爲結語的。

微微地，但是確實地，從市底外廊，有新德意志自由的槍聲響出。

十五

我想回到火車站去。一切街上，全都充滿了人。我從市政廳繞個圈子，岔向一條橫街去，在市政廳破落的後門前，停着一輛裝貨汽車。這裝貨汽車，由兵隊密密紮紮地包圍着。車子面前的走道上，有六個將校坐着。突然門戶打開了。兩個男子衝出門外。這是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和伯爵。

他們被捕了。

兩個兵士坐上汽車。汽車開走了。我看到了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臉。那臉爲血漬所污。伯爵笑着，向將校們罵着「惡黨！」

我繞着圈子來到火車站。火車站燈火輝煌。待車室裏，兵士成羣地奔集在「格羅克」酒的大樽面前。爸爸和少校仍舊一起坐在壁龕上。他們笑着。對着皮質杯子，咕嚕咕嚕的喝酒。

我離開那裏，懷着絕望的心情，正在開始想些什麼的瞬間，左面的門打開了。從一羣狂醉的兵卒和中士的背

後，把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拖出到廣間裏。他被縛着。他那右眼上滴着血。

「哈啞！哈啞！」兵士們叫着，推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他踉蹌一下。這時，兵士們把槍枝插入他兩肋之間，把鐵兜戴在他頭上，鐵兜上描着鈎形的卍字（註）又在他衣服鈕釦上記着啤酒的商標。在縛在他背後的兩手中間，插着支海軍旗。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褐色的大衣，唾滿了唾沫，塗滿着泥污。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踉蹌着。廣間裏燈火照着他沒生氣的瘦臉，在鐵兜崇高的重壓下，看來彷彿要壓碎一般。他那鼻上流着混泥土的血。

「哈啞！哈啞！」兵士們叫着，用槍把子打他。他倒在地板上，他們笑了。他們還踏着他那肋骨，直到他爬了起來。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毫無言地跌倒，踉蹌着他發一聲叫喊。他也什麼不抵抗。兵士們唾他時候，他身子動也不動，連一個頑強而粗野的年青兵士，用佩刀的銅鎖子打他底肚子的時候，他也祇倒了下去，沉默着。

哄鬧的兵士們結成了二堵人垣。那人垣從入口接待待車室。他們叫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通過這人垣，任何人都可打他唾他。他們用靶子踢他膝頭，用腳踏他。他們用槍上刺刀，平打着他底屁股，用槍把子，撞他背脊。特別有機智的一個兵士，却拿來兩把鉛匙，擺着威風，跟在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之後。打大鼓一般的打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戴着的鐵兜。那兵士以滑稽的調子，合着這節奏，唱起了國際歌。

人垣在哄笑中搖動了。

（註）爲今日希特拉黨之旗印。

他們到了待車室。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由兩個兵士帶到將校們桌前。他底一邊，站着伯爵。伯爵通過廣間來到這裏，幾乎誰也沒打擾他。

將校們站了起來，看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

他們沒有笑，一個將校還舉手到帽子邊去。他們默默地相互對立着。這時，有一個將校走攏去，解去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縛。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倒了下去。這怪模怪樣的鐵兜，在待車室裏足足滾有兩米突遠。

將校們拉起他，他毫無生氣地倒靠在他們手臂中。

一個中尉用威士忌擦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額角。接着，他們讓他坐在椅子上，記錄護送兵的報告。

恰在這時，哈綏爾霍爾斯特少校從左邊走近來。他底臉容燒得像火一般的紅。他那眼睛泗在無色的液體中。他稍爲有點兒踉蹌，臉子發着崇高的明朗的光輝。他右手還拿着杯子。

他走近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筆挺地站在他面前，以肉色極佳的手，擋住染血的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的下顎，抬起了他底頭。

頭子就這麼咕的倒向椅背後去。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兩眼閉着。看來他像睡熟了一般。

少校輕輕地撫摩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臉頰。弄直他那傾向左邊的肩膀。

「哦，原來你是那樣個男子。我以爲極其野蠻的傢伙呀！你不是猶太人。那樣漂亮的青年，倒底作什麼想頭呀？」

少校彷彿等待誰回答似地咕嚕嚕的轉了個身。他向天花板看去。但從那裏沒有什麼回答。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呻吟起來，接着他吐了：是血與粘液。

「這傢伙已經不中用了。」少校叫着，抓住那呻吟聲已經變為無力的喘息的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肩膀，把杯遞到他嘴邊去。

「哈囉，喝一杯酒哪。蠢笨的耶穌救世主」他說着。

這時，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就給喝了酒。

「噯，怎麼樣？」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喝乾了酒以後少校大聲地說道。「很好吧，耶穌救世主？」

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看了看他，沉默着。

少校轉身向將校們坐着那一桌。

「諸位！這人身上從頭到腳被吐滿了唾沫。我們軍隊是從什麼時候起，用唾沫射擊的呢？」

將校們聳了聳肩膀。

「兵卒們可真不易對付，這是市街戰的心理狀態呵！一個中尉回答着。

「是這樣的嗎？」少校說道。「他們會殺掉這神祕的聖人也說不定呢，但是投擲着污物塗抹着污物，這又

……咕嚕嚕。」於是他又踉蹌起來。打着阿特爾巴特·凱尼希的肩背，說道：「救世主耶穌你討厭了吧！」說着，又

唱着歌，搖搖擺擺地，回到壁龕那邊去。在那裏我底爸爸已經在三個紅葡萄酒瓶面前睡熟了。

將校們站了起來，給護送兵一張紙頭。一位年老的上士兵接收了這紙頭。

「把這人護送到囚禁着別的囚徒的騎兵營裏去。不要跟別的人夾住一起，要給關在獨房裏。本職要求你保證不使這人有逃亡的企圖。稍爲有點動靜，就可訴諸武器。」

上士兩隻靴跟一碰，苦笑着說：「知道了。」

接着，他們把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從待車室帶出去，通過爲一大羣市民軍所充塞着的哄鬧的廣間，給裝上了貨車。載貨汽車開向市裏去。

伯爵獨自一人，不受監視，站在桌前。他穿着從前的軍服，掛着鼻眼鏡。兩位將校走近他身邊，舉手行了個禮，輕輕地彎了一下身子。伯爵答着禮。這時兩位將校請他跟着走。

他們鄭重地把他帶過待車室，來到貴賓室隔壁的屋子裏。又請他坐在帝政時代極漂亮的沙發上。伯爵坐下時，他們默默地在桌上放下一支白朗甯手槍，不再看他一回，讓他留在那裏走了。

我來到爸爸桌子旁邊。爸爸已經醒了過來，跟哈綏爾霍爾斯特說着笑話。他有點兒醉意了。重復地詢問着下一班火車時刻。

「留下在這裏吧！」哈綏爾霍爾斯特發號令一般地說。「必得痛喝一會酒，慶祝慶祝哪！」

這回兩人又開始喝起一瓶新酒來。三十分鐘後，桌子爲年青的將校們所占領。他們喝着威士忌和啤酒。聽着

哈綏爾霍爾斯特說着關於戰爭的舊話，笑着。不久屋子裏就充滿了猥談。我聽到他們在說着和維爾奈的猶太女人如何作樂的事。接着，話題又集中在革命和巴台爾上。

「那些傢伙對於自己的勇氣，也覺得可怕呢。」哈綏爾霍爾斯特說。「我以為斯巴爾特凱斯特他們，倒更來的徹底。」

一個參謀中尉則說巴台爾對待斯巴爾特凱斯特，實在比較斯巴爾特凱斯特對待他更為殘酷。

另一個中尉說道：「我們把這批傢伙從泥濘中救了出來，他們將給我們什麼謝禮呢——這是我唯一所需要等待的。要不是我們，那些賤民們必定失敗；而斯巴爾特凱斯特一定會得到勝利的。」

「給我們什麼呢？」哈綏爾霍爾斯特笑了起來。「他們僱傭我們。我今天已經跟巴台爾談過，要設置常備保安隊。今後選舉時，就得要保安隊保護。諸位，我們要齊整步驟，自作主人，握住我們的武器呀。你們想這辦法怎麼樣？」

這時，一位年青中尉，高擎起杯子，叫道：「革命萬歲！」

桌子為人們的笑聲而搖動。

正在這瞬間，把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帶到騎兵營去的上士，慌慌張張地跑近桌邊來，行了個敬禮，筆挺地站住。

「什麼，你這傢伙？」哈綏爾霍爾斯特叫道。「有什麼事？」

「少校！報告！護送不能實行！」

上士苦笑着。他那露出着的紅牙齦和大衣與鐵兜的灰色，成了個可怕的對照。

「報告下去。」一個將校說。

「我把囚車約莫護送到離這裏五百米突地方，去到校場的半路上，那時一團市民軍阻止了我們車子。我叫：『退開！』市民兵一齊哄鬧起來說：『你搬運的是什麼東西呀，戰友？』他們以為這是威士忌酒。還有呢，他們已經統統都喝醉了。『不！』我爲了安靜他們說道：『我們沒有威士忌什麼的，這是斯巴特爾凱斯特。』這時，他們就像極上等威士忌給弄到手一般，大鬧起來。他們叫道：『是個怎樣的斯巴特爾凱斯特呀？』他們奔向汽車來。我說出了囚徒底名字。他們就醉山羊一般地叫道：『靠近這邊來。』他們叫着叫着，就扳上汽車，抓住囚徒。囚徒注意到獵人們在叫自己奮起，當獵人們扳登了裝貨汽車，叫出『打殺他！打殺他！』的時候，他就虎的躍過左面那塊圍板而逃。『立停！』我叫了起來！『立停！』——『立停！』我照規則的叫。他走在一管街燈下，恰巧到了校場的時候，——他以為這校場是黑暗的，囚人逃走倒很方便——可是我開了一槍，他倒下了。」

上士靜默下來，取着直立不動的姿勢。

「那麼屍骸放在什麼地方？」一個將校問。

「屍骸？」上士苦笑了，「那已經不能叫做屍骸啦。因爲他倒下時，獵人們就襲擊着去。我把囚人底殘骸放在貨倉裏。」

「很好。」將校說。「明天寫給一份報告上來。」

「知道了。」說着，上士去了。

將校們無言地望着他們杯子。

「蠢笨透頂的救世主耶穌！」哈綏爾霍爾斯特說道。「那個青年本來應該交給正當的當局者的手裏的。他底防衛，從軍事見地看來，是偉大的。」

將校們點着頭，爲哈綏爾霍爾斯特乾杯。

之後，他們又談起戰場上的老話來。

幾分鐘後，一個兵士靠近桌子走來，交給中尉一張紙片。那中尉把紙片打開來一看，臉上馬上飛紅大叫道：「這是什麼地方收來的？」

「騎兵大尉托我跟諸位將校說。騎兵大尉說，覺得非常抱歉，不能列席晏會。因爲大尉必得趕速到柏林去。大尉問諸位將校的好，向諸位賠禮……」

「到那邊去！」中尉叫着。兵士退了去。中尉把紙片交給哈綏爾霍爾斯特。

哈綏爾霍爾斯特底眼睛，大大地張開，臉子膨脹着。突然從他紅漲的臉上，爆發出狂烈的哄笑。他跳了起來。「諸位，」他叫道，「這是我幾世紀以來談到的東西中，最無廉恥的東西。」

他手拿着紙片朗誦起來。

「從反對方面看來，我們極可尊敬的我們戰友諸兄——由於巴台爾氏之倒戈和小市民的聰明，鄙人所深信的偉大的德意志革命，是被謀害了。以諸兄之身經百戰的勇氣與戰術，救出布爾喬亞，將維持資本主義及商人的德意志於一世代，此事也已算成功了。於是諸兄從不正確的階級感情下，將鄙人底運命，委諸鄙人自己的手中。諸兄得此小紙片，即知鄙人不採用通常的死法，和由諸兄所指示的那種僅僅是態度上不同的死法，鄙人却採取生命之保存。請諸兄巧妙地慘殺革命吧。國家市民，與商人是不會給諸兄以報酬的。但德意志國民，這不可思議的，沉重的國民，將在童話中不保存諸兄之令名，而保存諸兄之行爲。而把戰線上我們同僚的諸兄，與數十年來污辱國家的商人置於同列。若諸兄不與鄙人同爲布爾塞維克，則諸兄即不能避免後日之可憐的狀態——即不能避免地要遭遇到在商人的民主主義的獨裁下作爲一個男子底本能的貧困化。總之，鄙人感謝諸兄所賜予我的機會。鄙人於數小時內，即離去德意志。然而，望諸兄安住於爲諸兄所駐息而不爲鄙人感到何等羨慕的國土上吧！

附啓

伯爵芳B敬白

這枝白朗寧，我終於膽敢帶了走，藉以防街路上的不安。又鄙人決無意於在哪條街角上在野蕃一般的小市民羣中畢我生命。

「真是個畜牲！」哈綏爾霍爾斯特說。接着，他坐下，喝起酒來。

「這更可咀咒的東西！」他隔了一會兒又說。又喝了口酒來。

將校們沉默着。

哈綏爾霍爾斯特站起。他底臉子漲的血紅。他喘息着。「戰友諸君！」他叫道：「在我一生裏，可沒有看到過比這再沒有廉恥的事了。這傢伙竟利用爲自己信念而死——卽以自己的手而弄死自己的有名譽的——方法，而作卑怯的逃亡了。要是誰發起狂來做了個斯巴特爾凱斯特，喋喋地說着救世主耶穌一般的話，那麼殺掉他就行。因爲一有救世主耶穌那樣思想，就是瘋狂的先兆，不可思議的瘋狂底先兆。——但，要是有人像這個傢伙那般逃亡出去，我眞要向他吐口唾沫。吐他三次。諸位！」

哈綏爾霍爾斯特向地板上連吐三口唾沫。

「他是德意志底貴族呵！」他大叫着。「在自己意念被打敗了的時候，爲什麼不爲自己底意念而死呢。這是當然的事呀！呸！卑鄙的東西！」

哈綏爾霍爾斯特坐了下來。將校們沉默着。照舊相互傳看着那紙頭。

一個年青的中尉，靜靜地而又非常簡單地說道：「我以爲伯爵是對的。」

「爲什麼？」哈綏爾霍爾斯特跳了起來。他那眼睛爆裂開來。

「少校，請聽我說。」那軍官回答道，脫下鐵兜。「我常常自問：我們到底爲什麼而戰呢。斯巴特爾凱斯特想以

暴力撲滅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期在必予撲滅。在這裏的戰友，大家都不滿足於資本主義社會，但我們爲資本主義社會而進軍，幫助資本主義社會邁進於一個新的階段，即民主主義的階段。這可爲了什麼呢？我們愛這個社會嗎？不，少校，我敢說，我們作戰，祇是爲了我們有了作戰的習慣。我們並不知道斯巴爾特凱斯特所要的是什麼，我們作戰。我們爲了要有敵人而作戰。斯巴爾特凱斯特在戰後的德意志裏是最有精力的唯一的人類，其他不過是單純的菜粥，因之我們就向斯巴爾特凱斯特攻擊。這因爲，我們和他們交戰，是戰爭的光榮。他們至少是抵抗了我們。但一到我們要收拾問題的現在，我問自己詢問：我們到底爲什麼而戰的呢？爲國家？爲自由？還是爲什麼？」

「爲了秩序！」哈綏爾霍斯特大叫道。他跳了起來，用拳擊桌。

「爲秩序！可不是嗎，爲秩序！」

中尉站了起來。他底同僚把他拉到後面。他笑了。「伯爵底話是對的。」他叫道，「我們是爲了商人要有必要的做生意的秩序而作戰的呵。」

「你喝醉了。」哈綏爾霍斯特說着，坐下。

年青的將校們想說伏中尉。

中尉笑了笑，說道：「同志們，請好好兒想一想吧。什麼都變得不同了呀！」

終於同僚們勸止了他，叫他喝酒。他們也跟着他舉起杯來。有一個同僚還把啤酒偷偷地混和些威士忌。接着，中尉斷斷續續地說着，唱了起來，終於入眠了。

哈綏爾霍爾斯特跟其他將校們喝着酒。他沉醉了。叫道：「即使雪全都化盡了，秩序必得保守呀！」

一直到此刻還睡着的爸，到了早上六點鐘，方和我離開那桌子。之後，我們還在月台上凍了有一個鐘頭光景。我們纔趁上開回家鄉那邊去的列車。

十六

馬茲克思·夫拉在皇帝底馬房揭露的當初就被捕了。軍隊把他和別的囚徒一共護送到騎兵營。接着，他又從那裏移到D分監房。三個月後，纔開始公判。

我在新聞上看到那些經過。這些新聞，把馬茲克思·夫拉底事件記載得特別誇張。

良家之子，專門學校學生，據教師證明且爲一個將來最有希望，任何事皆有獨特的才能的學生，竟而投身斯巴爾特凱斯特，積極參加那陰謀。屢次用大標題，議論着這難以置信的事件。「混亂的戰時的青年」——「誤入歧途的夢想家」——「被誘惑的未成年者」——「莫斯科的給費生」——「有信念之士」——「貴族布爾塞維克」——報紙就這麼寫着。漸歸靜寂的布爾喬亞家庭裏，是把這事件作爲心理的激動(Sensation)看的。有個有名的自由主義的教育家，在一篇論說裏且爲釋放馬茲克思·夫拉而辯護着。他說，馬茲克思·夫拉之行爲，不管其客觀的過失如何，總之是表示了在這黑暗時代裏信仰那種稀見的理想稀有的主觀的勇氣。——這種

理想，是錯誤的理想，是有偏見的理想。——因此，國家埋葬了這青年的生涯，決不是有興味的事。恰恰相反，國家必得伸手補助這廉潔的青年底缺陷。故當在監獄外監視他，把他交給有經驗的教育家。如此，則此教育家可養成馬茲克思·夫拉為社會重要之一員。

對抗這議論的有某牧師的銳利的反駁。登載在近來變得極其勇敢的法律新聞上。他要求有可作為模範的刑罰，即使不在牢獄裏，至少也得予以強制的教育。至於選舉後努力在二三左翼的布爾喬亞間擴張勢力合法地被設立起來的巴台爾政府，對這事件，也很有興味。政府叫教育部長，當作視察者，親臨法庭。

在一般家庭方面，對於馬茲克思·夫拉底運命，下着賭。所有的婦女，要求處罰他。而男子們，尤其是從戰場回來的男子們，則贊同他應得到恩赦。

公判開始。被告中有勤勞者十八人，水兵十二人，再加上馬茲克思·夫拉。公判經過了十天。其間，馬茲克思·夫拉就作了布爾喬亞議論的材料。顧慮到勞動者的幾乎沒有。連他們底名字也誰都不知道。祇有報紙上底公判報告欄裏略記他們底名字。馬茲克思·夫拉由市裏最有名的律師，出庭辯護。這律師是義務的。為他被辯護人試着廣汎的辯論。這有如讀着感傷的冒險故事一般的氣氛。

他底辯護的演說，揭載在報紙上。他關於戰時青年底世界觀的缺乏，並在恩春期常常表現的那種懷疑心理，說了些話：

「抑又有進者，在這時候，即在沒有一個人援助，沒有一個可靠的朋友，而另一方面，這少年的眼前，地球正

滾在火與血潮之中。無論如何……」

「而且，同胞諸君，淑女紳士諸君，世上的父母及教育者諸君！他高叫着，用臂指着傍聽席。「我們中間，誰呀——誰在自己這發育期，這思春的混亂期，沒經驗遇僅藉意志的力，僅藉有經驗的教育者與友人底助力而得征服的這種苦悶？——而誰又願意對這據教師所證明確為最有才能的一人，且僅為時代之可怖的事態，獨立無助，陷身於猜疑中，徬徨無所，終至於向法律激烈挑戰的一位青年而給予以裁判之鞭呢？有誰願意呀……」

「感動的沉默！」公判記事於記載這偉大的律師底這些演詞後，就這麼記載着。

但接着，又用粗體字記上了這麼闊闊的一行。

「無論如何，像這樣的青年，竟站在這法庭之上，不用說是可哀的；即像這個青年一般的將來的人生，也是瀕於危殆了。像這樣的青年，既站在這法庭之上而竟又依法判以嚴厲的罪罰，則我們陪審官諸君，全市的男女諸君，在某種場合，這是人類一切德義的大敵，這是人生的破壞者——在某種場合，這是戰爭！」

接那公判記事看來，這時審判長威嚇着，叫旁聽人退席。這因為這大律師演說完了後，傍聽席和陪審員席裏，起了激烈的喝彩。上流社會婦人把花送給這律師。任何報紙揭露了他底肖像。連文部大臣也和他親密地握手。

檢察官來了一套簡單的反駁。審判長要馬茲克思·夫拉發言。他拒絕了。公判記事裏說他是疲勞了，看來非常之瘦。

勞動者與水兵事件已在這以前開了幾回庭了，因之陪審員為協議判決退下庭去。

在一個鐘頭裏，這律師成了法庭裏充滿感激的讚賞的鵠的。

審判長發表了如次的判決：「學生馬茲克思·夫拉，國事犯，准免騷擾罪及盜竊罪嫌疑。被告因反抗國家權力及所有無照槍枝，處徒刑三個月。惟該被告年小無知，未識國家合法權力，一般輿論頗多恕詞，揆其事態原因，實爲革命釀成，准得以六百馬克之罰金，代替三月徒刑。其中五十馬克罰金，係爲執有無照槍枝者。被告得即日釋放。」

據公判記事，旁聽席起了非常的喝彩。審判官叫旁聽人退席，被告不得已已在警官保護之下送拘留所暫押。被告在那裏過一個鐘頭被釋放了。

律師照舊還成爲人們激烈的讚賞的鵠的。

公判記事從這裏起，就用小字排印。十個動勞者全都被判三十七年徒刑，八個勤勞者和十二個水兵，全都被判四十五年徒刑。

關於他們底話幾乎沒有人說起。他們底運動引不起人們興味。

不管馬茲克思·夫拉所犯的是微罪以及關於裁判時對他的一般的同情，總之，他被學校開除了。那理由是這樣的：「未准請假缺課七月。」

我會到馬茲克思·夫拉，是在判決後幾個禮拜。我知道他和他娘分居了。他娘在豫審期間，就賣掉屋子，移住

到安娜那邊親戚家去。我知道馬茲克思·夫拉住在D市，做了那裏某著名的著作家底祕書，此外，還跟演劇團有交往，在劇團之間非常得意。——我曾經有一個機會碰見他，但還不知道他那些事。

這是九月裏的事。空氣是現着金屬性的光輝。廣場裏白色的劇場底建築，在玻璃一般透明的陽光底照映下，堅固地高聳着。吃茶店裏坐着市民們。公園裏園丁們在做工。橫穿過廣場，狗子跳躍着走。白鴿在空中高高地描着圈子。劇場裏試演着合唱。

這時，是午後四點鐘。教會傳響着鐘聲。「要是這麼的，請取去我們的手吧……」麵包店發着新出籠的白麵包的香氣，咖啡店有煎開了的咖啡的氣味刺着鼻子，工場叫着汽笛，電車重新塗了種顏色，鄰近的公園，還有幾隻紙鳶在飛升。——在這欺詐的和平的時候，我碰到了馬茲克思·夫拉。

他從劇場的門口出來。和他並排走着的是穿着鮮美的衣裳梳着明朗的頭髮的兩位年青姑娘，笑着。她們在軟柔的臂上，抱着花。她們帽子底飄帶，在晴朗的空氣中，鮮豔地搖動。她們笑着。靠着馬茲克思·夫拉。這一行，次第走近我這邊來。他們橫穿過廣場，走進一家茶館裏去。這茶館，因為戲子和歌女一有空閒就來這裏，市民們叫它藝術家茶館。

我隔着個不很遠的距離，跟着他走去。我想跟馬茲克思·夫拉說幾句話。——因為我不明白：為什麼阿特爾巴特·凱尼希死了，革命也就熄了，我們該思想些什麼纔好。

我底爸爸，在嚴正的規律中，執行他底職業。一有空閒，他就整理在戰爭與歐羅巴變動中停滯下來的他所蒐

集的舊郵票。我娘支配家庭一切。凡我所知道的男子，皆沒頭於他們底職業。他們對於國家，毫無興味。國家已成爲共和國，與資本主義底勝利者，結着喪失國家底尊嚴的那種和約。但這國家必得結成和約。因爲，市民們要求安寧與秩序。要是國家叫人們反抗——那麼市民就對國家拒絕任何服從。他們需要他們個人的事業和個人的平穩。國家在一個監理者之下成立。這已經沒有什麼內容的了。這國家，是經濟的小夥計，那是十分明白的。經濟爲欲保證適合自己底制度，利用國家的壓迫力。

我進了茶館。

馬茲克思·夫拉和兩個姑娘坐在廂房裏。他們笑着。馬茲克思啣着短短的烟斗。他穿着露西亞人所穿的暗色的小衫，他把頭髮櫛向額前，分岔得很可笑。脖子用剃刀剃過，顎邊敷着白粉。

他右手的食指，戴着個闊邊的銀指環。那指環雕着骷髏的形狀。

我走過他桌子旁邊，跟他打了個招呼。馬茲克思和那兩個姑娘，都很注意我。我揀在他們對面一桌坐下。視線就沒離開馬茲克思·夫拉過。他常常回頭向我這邊，但不能看清我。他左臂抱在一個姑娘底肩上，唸詩給她聽。接着她吹落烟斗中的灰，跟那女的說着關於音節的話。他述說自己意見的時候，總不說我以爲……或者，我想……，而說我底立場……

兩個姑娘說些關於舞蹈的，以及關於不合理的空想的什麼。終於坐在馬茲克思·夫拉右面的那個，嚴肅地用匙挑轉着咖啡杯子，故意發出誰也沒有那麼高亢的聲音，打斷這會話，說道。「跳舞是一種世界觀。被解放的愛

羅絲 (Eos) 之神，在我們狂悅中，發出了歡聲。這多半是一種新的宗教呵！

馬茲克思·夫拉閉下嘴，叫了杯強烈的「莫茲加」咖啡。

我向梳洗間走去。

回來時，那兩個姑娘不在了。

我走向馬茲克思·夫拉那邊去。

「日安！」我說。

他抬起頭來大模大樣地從嘴邊摘下烟斗，說道：

「怎麼樣？」

「那麼在你呢？」我問道。

「請坐！」馬茲克思·夫拉說。

我坐下。他一身香水氣味。他左手上戴着金環。抽着英國製的烟草。後腦勺剃得圓圓的。

「我很想探問你一下哪。」我說。

「關於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死以及你底裁判的事。」

「請你莫說這些話。」馬茲克思·夫拉說——「說些別的話，怎麼樣？」

「對不起，」我說，「別的事，我什麼都不會留心呀！」

「那很好呀。」馬茲克思·夫拉說着，從新在烟斗上裝上黃色的烟草。「什麼却都不留心，那是最好沒有了。」

他靠在塞滿東西的椅子上，微微地閉下眼睛。

堂倌走了過來我要了一杯白色的啤酒。

馬茲克思·夫拉張開了眼睛。

「啊啊，光喝啤酒，那可能忍耐——那種沒有毒，也沒有藥的東西……」

他用淡紫色的手帕，拭着敷粉的額角。他底指爪，發着光。那指爪是磨過了的。

「你幹些什麼事？」我問。

馬茲克思·夫拉微微一笑。「真是個滑稽的問法。總之，我工作着就行啦。」

「是的！」我回答道，「不過你做些什麼事呀？」

「在布爾喬的意味上說，什麼事也沒有做。」他笑道。「我每天躺得很久，抽烟，還有，參加團體。」

「團體？」

「是呀！是年青男女的團體。我們每晚集合在我底技術室（Atelier）裏。我們發表自己底意見，我們中間有幾位是立體派畫家。非常有趣。他們有架空的理論。有時，我們直談到第二天早上五點鐘議論還不停止從昨天開始，我們開始理論地突入於及理性的空間。」

我不能理解他底話。

「你有個技術室嗎？」我問道。「你已變做了一個畫家？」

馬茲克思笑道：

「你那唯物的聯想，在我們雰圍氣之前，是沒有用的了。所謂技術室，那是我底精神的獨裁底空間的表現。」

「通常的空間外部，有一空間。這既不是房間，也不是住宅。這是反對派的觀念。」

我還是不能瞭解他底話。

「那麼，此外還做些什麼呢？」我問道。

「對不起，若有說生活的必要，那麼我在克拉斯那裏幹活。我是祕書。」

「克拉斯是誰呢？」

「是超脫一切物質的事物的詩人呀！他是表現主義底創設者之一。他在他所著的書中，超越了一切形式與可詛咒的現實。我是貪緣於現實而置身死地的。他關於四元的世界，寫着極好的讚歌。」

我沈默着。馬茲克思·夫拉吃着梨糕(Pine-apple tart)。

「可是，革命呢？」我隔了一會兒，看也不看馬茲克思·夫拉，問道。

「是古舊的浪漫主義。」他笑了。「而且是平凡的事理。沒有反理性的物事，沒有宇宙的音律。」

我吃了一驚。

馬茲克思看出我吃驚，他笑了。

我沒留意啤酒已經喝完，還在喝着。

馬茲克思吃着第二塊梨糕。吃完後，就點着包着青色紙的紙烟。他仰過頭去，讓烟頭滲和着香水，從鼻孔分兩股吐出。

「多半，你以為我變得高傲了吧。」他突然像眼前什麼東西也沒有似地說。

「我祇是不能了解你說的話哪。」我吃舌地說。

「你說的對。」他回答道，「因為我說的極其專門。但是，要明白我底話，最好晚上到我技術室裏去一趟。是修維斯加綏第五號門牌。到了那裏，就可碰到前說的團體。在那裏有極其漂亮的姑娘。要是你非常無聊，就能生長一份生氣。那些女人，是一點兒偏見也沒有的。」

「我一定去。」我回答道，「因為我想知道你現在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要知道我們是什麼樣人的欲求，這就是我們底生活——」他突然非常平易地說道。「可是，在我們依然為現實所捕獲之間，我們就不能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有絕對的無為和全然的能動的形式之破壞，開始生出關於我們底本質的豫感。從那時起，觀察也開始了。」

我拿起啤酒杯子喝着。我覺得馬上應該做些什麼事，即使是如何細微的。

馬茲克思半閉着眼睛。他這麼地玩弄着一朵紙做的薔薇。那是先前的一個姑娘忘掉拿去，放在他旁邊那張

沙發上的。突然，他以優雅的手勢，把那花拿到鼻子尖去，輕輕地吸着空氣，用灰色的聲音，說道：「怎麼，這花可香的吧……所羅門似的肥……白格達特的秋天……」接着，他微微一笑，身稍前屈，把那薔薇花遞給我，說道：「這是什麼呢？」

「紙薔薇呀？」我說。

「對啦！」他回答說。他底臉色看來非常老成。「據你說，這花是紙做出來的。而且這是沒有香氣的。莖也是鐵絲紮出來的，那是你依據現實的判斷。你是僅賴你平凡的感覺。你祇能在語言的窠臼裏求理解。但是我說，這薔薇是香的。這薔薇在白格達特的夜花園裏開着花。這薔薇不是紙做出來的，恰如你底精神，不從你腦髓裏出來一般。這個你可了解了嗎？」

「我還是不了解。」我說。

我又要了一杯啤酒。

「這薔薇在它形態上，正和薔薇的觀念相合致的。因之，它對於知道它的人，就成爲一種薔薇了。因之，它便有香氣了。而有豫感者，還能感到這薔薇中所有的聖經的憂鬱。因爲這憂鬱，在好幾世紀中早已賦形於此薔薇。這是白格達特的薔薇。」

「這是德意志公司的紙薔薇呵！」我大叫道。「這形象就算作與觀念相合致吧，但所謂觀念，必需能現實化。而不能現實化的觀念，就決不能存在於紙頭上。」

我憤然地喝着啤酒。

馬茲克思高擎着玻璃杯子底細綠的把手，舐着銀色的液體，接着，抬起頭來說道：「這就是我們間世界底差異。你常常想起行爲。我祇願想起『智慧』，想起無爲，想起宇宙的回憶。一切生活是回憶。所以你要要求着你所欲得到的。」

「這是個譬喻。——」我叫道「我在此力不能買一杯啤酒，也不能買一磅馬鈴薯，以及所謂人類內的觀察的必要物事。要是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在此處，他對你……」

馬茲克思高跳起來。他臉色變青。髮上白粉，紛紛飛散。他塞住耳朵。他踉蹌着。

「停止！」他叫道，「不許再說起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不許說呵！」

接着，他倒在沙發上哭泣了。

我喝乾了啤酒。

我離開時，他抓住了我。我跟他一並坐下。他用自己手臂絡住我底手臂。他發抖。嘴子濕潤着。

他說：「請你別再提起這個名字了呀！」

他又哭泣起來。

他哭泣着，這於我什麼關係也沒有。我說道，「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固然是觀察的。但不像你那樣，是紙做出來的觀念。而是血與肉做出來的。因之，大家都要殺掉他！」

「住嘴！他叫着。

「不！」我說道，「我是不住嘴的！我親眼看到誰都把他唾得從頭到腳。我親眼看到誰都嘲弄他。我是不住嘴的！因為他被殺了。我是不住嘴的，因為他爲了偉大的正義與永遠的和平被打碎頭子了。」

「他相信人類。」馬茲克思呻吟着。「他竟不可思議地相信着人類。因之人們殺掉了他。因爲人類不歡喜像阿特爾巴特·凱尼希那樣，一味做着懲惡爲善的事！」

他已經不再哭泣。他底眼睛是空虛的。

他拿起紙薔薇，把它拋掉。他給拋在桌下。我把它跟灰一起踏在腳下。

之後，我還對馬茲克思說些關於阿特爾巴特·凱尼希之死。

他默着。幾乎停止了呼吸。

馬茲克思一看錶，是六點鐘。城樓鐘聲與讚美歌，響着過來。「啊！浴着血與傷的頭呵……」

「我必得走啦！」馬茲克思說。「我得接受招待。你要是歡喜一道兒走呢，那麼……」
我們出了茶館。

一走到街上，馬茲克思捉住我手臂，說道，「一起來吧！要是你也一起去，那可真有趣啦。」
「到什麼地方去？」我問道。

「到芳M·夫人家去小宴會去。」馬茲克思說着，就帶我向劇場那邊走去。

「要去拿套衣裳來吧。」他說着，站了下來，想了一想。「穿着那樣衣服，你是不能一起去。——好的，隨便什麼去拿件來吧。」

十分鐘後，他拿着一個包袱，從劇場出來。

「我們必得在一個地方換上。」他說。

我們穿過廣場，穿過府城的中夜，走到城後向左沿着舊市中心去的通路，走着。

「芳M·夫人是誰呀？」我向脅下抱着個包袱和我並排地默默走着的馬茲克思問道。

「是極其照顧我的一位夫人。」他說。「而且她是個大財主。」隔了會兒，他繼續說道。「她在這市烏斯特恩街上，有所極大的公館。她底丈夫是個骨董商，戰死了。她是出生在布拉其耳的女人。她家裏有文壇上的僇僇者往來。還有許多畫家和政治家。」

我們繼續走着。舊市的街道，是幽暗的。小酒店裏送出管弦聲與勞動者底歌聲。有人在唱國際歌。我站了下來。但馬茲克思拉着我走。「走吧！」他大聲地說。「我們要趕快去呀！」

在舊市的對面，走過一條小小的商店街，就是烏斯特恩，是威爾漢姆時代底巴羅克（Baroque）式的建築。用鋼鐵的柵門護衛着的公園，有玻璃屋頂的車間。站在街角瓦斯燈下，是新設的治安警察的密探。

「是這樣的！」馬茲克思說。「我是非常打擾了芳M·夫人。她為我聘請律師。她在我尙未判決時，送東西給

我。公判後，她又把我介紹給克拉斯，給我找技術室。她是極其新式的女子。D市的表現主義，全都是她支持着的。她有種種想不到的關係。直到紐約那邊都有。據她底意見，她是革命的。固然也帶有宗教的意味。但她和任何男人，都有關係呀！」

我們走近一間白漆的屋子。屋子的護門，不管九月的晚輝如何明朗，却已閉上了。

馬茲克思繞過大鐵門，打開了掛着塊寫有「閒人莫入」的搪磁牌子的邊門。把我帶進像用厚毛絲鞋子一般包圍着公館的庭園走去。

從屋子底百葉窗裏，洩露着細細的白布條子似的燈火。音樂之聲可聞。這是「排拉拉加」。(註)

「那是克拉斯在演奏哪。」馬茲克思說，「大家已經開始了。」

我們向庭園後方一座小籬笆走去。馬茲克思打開了門。燈亮着。我們走進一間爲掛布與地毯所掩蔽了的卵形的屋子。

「這是在進行戀愛了。」馬茲克思說。接着，他把包袱放在地毯上。打了開來，把極其美麗的衣裳放在我手臂上。「這是長衫(Song)哪。」他說，「鑲着紫色的貼邊條子。常是舞台主布拉綏演出西柴時穿的，把褲子稍爲捲得高一點，你底衣服得隱沒在這長衫下面。我在衣裳室裏不能拿來那穿在長衫下的便褲。整理衣服的人說，那褲去洗了。布拉綏最近扮演西柴時，真出了一身大汗。尤其是要死的時候。」

(註)一種木製的三角形的俄國樂器。

我捲起了褲子，穿上長衫。燦爛的紅色的壁上，嵌着面大鏡子。我站在鏡子面前，整理長衫。這就輕飄飄地垂在我兩肩底周圍，寬博地擴張在我腰身四邊。我試着一步步走。每走一步，那長衫就巧妙地披了開來。

「好極啦！」突然那扮成個哈孟萊特站在我一旁的馬茲克思大聲地說。「你看來比布拉綏更來的漂亮了。把頭髮稍爲向前額掠過來一點。這樣裝扮，是芳M·夫人所歡喜的呢。」

我把頭髮撫向額前。馬茲克思在我臉上渣上些白粉。之後，我們離開那裏，走向那洩出笑語聲來的正屋裏去。我們到了明晃晃的堂門前。那裏站着穿着綢衣的從僕。看到了我時，他就說「請隨便進去吧。」對馬茲克思却唱一般的說，「往乎不往，我迷去就……」

「他是個年老的戲子呢。」馬茲克思囁囁着說道。「好久以前，就被冷落了。可是芳M·夫人，在年青做姑娘的時候，曾經在白萊斯拉烏對這個扮演李亞王的男子洒過眼淚。就是現在，夫人還賜恩惠給這個男子呢。」

我看着李亞王。臉上筋肉，彷彿在醋裏浸了兩個禮拜的青魚肉一般。眼睛斑斑爛爛的。嘴邊有看來像個老實人，連自己也不很明白的那種狡猾。

「可憐的約理克」我們走過大門，進到裏堂門去時。他在我們後面這麼叫着。

微微渣着些粉的耳垂上，嵌着金耳環的西班牙女子，站在鏡子前，塗紅着嘴唇。她底旁邊有個抱着「排拉拉加」穿着綠色的露西亞式小衫的年青男子，正吃着香蕉。

西班牙女子舉着褐色的手膀，把紙花插入髮裏。她那脅下，剃得精光，且敷着粉。她一動手，鈴子就響了起來。

「那女子是劇場裏第一個獨舞者」馬茲克思喘嚙道「叫做莎尼亞。」

「那麼，那個露西亞人呢？」我問道。

「是革命的畫家。破壞一切的形式者底一人，女人們都想死他呢。」

我看着那畫家。他那堅硬的金色頭髮故意雜亂地垂在顯示紅色的額角上。眼睛鐵一般地發青。那眼睛常常直看前面。嘴巴向上翹着，且微微地張開看來像要等待個機會。爆發出高聲的哄笑似的一笑，也許就可看到粒粒整齊的齒列。這畫家底美麗，是沒有線條底感覺與調和，沒有靈的展望與精神的訓練，自亞美利加援兵侵入以來在無政府主義的戰後歐羅巴上，作為男子底理想而被讚美的美之一種。

畫家吃完了香蕉以後，就用香蕉底皮，叩打着西班牙女子露出着的手臂，說道：「小寶寶，你儘那麼弄着頭髮，我怕要完全心焦死了呢——」

他模做着雄鹿呼雌鹿似的聲音。

「啊，你也是——」那西班牙女子發出尖利的聲音，抓住畫家底頭髮，把頭子左右搖動着，使他喘氣。終於她震地撲在那畫家身上，用舌尖快速地舐着下唇。

「別裝那種樣子啦！」畫家笑了起來。「還太早了些呢。」於是他彷彿穩穩地擔着袋子似的把西班牙女子背在肩上，不管那女人手蹣腳蹣的，一直背向那分隔屋子的幕布的那面走去。幕布背後音樂隊開始高聲喧鬧起來，發出了叫聲與口哨子相混的破碎的哄笑。

我們跟着那畫家，走入一間小小的房間裏。

那房間不很明朗，祇有左角上有盞吊燈，投着紫色的光暈。這燈下有音樂隊——是穿着水兵夏季制服的年青的男子們。他們奏着不熟習的樂器。一邊演奏，一邊如同醉鴨一般搖擺着屁股。沿着那為各色的布匹所慢住的房間底四壁，放置着墊子。墊子上毫無拘束地躺着希臘人、威尼斯女人、以利莎白王朝時代的人們、浮浪人、無賴漢、騎士、契羅爾人，露着胸頭，上半身塗着褐色，髮上插着葡萄葉子，手裏拿着鞭子的，年青女子，滑稽丑角，僧侶，以及出現於荷馬(Homer)詩裏的牧猪奴。

房間中央，有一個青年男子在跳舞。他穿着衣服。合着音樂底調子跳動着。他筆直地飛起，青蛙似地躡跳着，接着，使左足像旋風器一般的在空中一轉，突然繃了繃臉，一隻手支在頭的上部，另一隻手恰如武器一般——像槍或杖一般——筆直地伸出。他急速而短步地跳躍着，橫穿過廣闊，向音樂台那邊走去，發出低低的小鳥一般的鳴聲，用手伸向空中，大大地張開眼睛，高叫起來；突然又退奔到後方，用一隻腳的腳趾，急速地咕嚕嚕打轉，拍拉拉地動着兩手，再筆直的飛上，搔開胸襟，再使腳向空中打了個迴旋，接着，又急速地向上伸出。他底頭髮倒吊下來，兩手打顫。他發出義意不明的叫聲，終於克拉地張開眼睛，喉頭霍咯咯響着，倒在地板上。他把頭部隱沒在兩隻臂抱下。

音樂停止，靠着壁的那些「奇裝異服」連身子也不動一動。一管小小的照明燈映照著，發着淡淡的白光。那光環緩緩地爬了開去，幾乎像在鬧中戲弄一切。它掠過動也不動橫躺在墊子上的人們底臉，在華美的壁上作出

污點，掠過音樂隊，終於徐徐地爬向那個撲倒着的跳舞者而去。跳舞者不動。頭部隱在衣服的闊袖子下。

光環巡邏了死者一圈：照上死者底背脊，撫摩過兩手，平均地落在兩肩上，最後停止於死者之前。光燄加強了，光環擴大了，明朗了，嚴肅的音樂也開始了。死者靜靜地動了起來。他那兩肩痙攣着，頭部離開臂抱；光燄強烈了，成了眩眼的一來。音樂變成沉重的合奏，拖拉似地繼續着。死者就此跳起，手掌向上，兩手前伸，踉蹌着。

他向着那像在引導他似的發着光的那方向踉蹌着去；儘閉着眼睛，穿過廣闊，走向左手壁上分隔着的幕布那邊。遲鈍的合奏完了，音樂停止。死者擴張着兩臂，站立在幕布前面。幕布上的光燄更加強烈，洪水一般地注射着。接着，他屈下膝來，頭部急速地發着抖，向後返了過去，終於就以那樣的姿勢，凝然站住。最後，合奏激烈地響出，他就向前一屈，額角打入地板上。

飛雹似的拍手起來了。騎者從墊子上飛出，皮肉塗成褐色的年青姑娘，牧豬奴，僧侶，無賴漢——他們一個不留地向跳舞者奔去，拉起了他，叫喊着讚賞的話語，燈光頓時輝煌起來，全房間籠罩在「照明」底光輝中。這時音樂突然起了急速的舞蹈的旋律。這是一種陸軍進行曲。跳舞者忽刺刺飛出，躍入房間中央，發狂一般的旋轉，沿着壁旋轉着去。

那些異裳奇服者，從下面支持着他。合唱起來了。口笛。音律的拍手。全房間充滿了一大羣跳舞者。

我和馬茲克思並排地站着。我問他這有什麼意思。

「這叫做下痢之舞哪。」他說着，突然捉住那個褐色的年青姑娘，消逝在跳舞着的人羣裏。我就這麼拉緊長

衫，站在門邊。沒有動一動的勇氣。

我一看那房間。沿左壁設着酒櫃。在那裏擺着不可計數的瓶子。這些瓶子虹霓一般發着光。酒櫃以前，是裝着塗的紅紅綠綠的小麵包的櫃子。有個水兵，把杯子對着兩個粗桶，在傾注「波爾酒」，一起稜處散亂着光頭的厚玻璃盆子，高高地堆滿着果子之類。蘋果疊成金字塔型，葡萄像密集的真珠一般。此外還有花果和梨頭。

水兵底樂隊開始了演奏。一對對男女跳舞着。燈光大幅度地籠罩着整個房間。空氣激動着青的波紋，發着甘美的汗氣。人們笑着，衣裳旋轉着。希臘人與的羅爾（Tyra）人，無賴漢與牧猪奴，滑稽丑角與僧侶，巫女美奈台與哀歌的牧羊女——色與肉與假面之旋舞。

我突然給誰捉住了。扮沙伏意的年青姑娘拉着我底手，說道：「來呀！羅馬人呵！」她說着，笑了。她那淺黑色的臉子，溫和地發光。她把我拉到跳舞者的旋風之中去，從下支持着我，這裏那裏的儘拉着我旋轉。不久，在這跳舞中，我那四肢變成了音樂底刺激的韻律與肉體擺動的法則底俘虜。

那女人笑了笑，咕嚕咕嚕的拖着我轉。我緊緊地拖住她，我也同樣咕嚕咕嚕的抱着她轉。

音樂斷斷續續地響着。有時掠過希臘人底頭，有時飄過牧羊女底敷粉的卷髮，掠過無賴漢底臉，印度人底包頭布（Turban）的羅爾人底帽子，僧侶底頭巾，水兵底無緣帽。——「呵呵！呵呵！呵呵！」我那個對手青年姑娘叫着。我們繼續着跳舞。

我們終於來到沿壁放着的墊子之上。那年青姑娘，咬着我底手臂，「你完全發狂了哪！」她說。

我幾乎不能呼吸。

她吻着我。

音樂停止了。房間一時歸於寂靜。那些奇裝異服，全都沿壁坐下。許多人站在酒保面前喝酒。

一個的羅爾人拿着手風琴，用木鞋踏着拍子，跳舞到房間中間來。二個青年姑娘拉扯着一個騎士底頭髮，倒在地板上。墜子上的牧羊女，給意太加的牧猪奴底強硬的臂膀所抱住。

可瞧不到馬茲克思。

我向那姑娘問道：「爲什麼誰都要改變裝束呢？」

「芳M·夫人就歡喜這樣的呀！」這姑娘回答道，「我們等那祝宴，真等得心焦死啦。芳M·夫人還在跟分離派畫家相商着：怎樣設備。總之，是非常熱鬧的——因爲在技術室裏過於狹小了。因之我們集合在這裏——公館裏也像那樣——」

「公館裏？」

「你可還沒有見過？」那女人笑了起來。「所有的房子，都供做宴會用了。這裏祇是跳舞場，和酒吧間。二樓可更漂亮啦，那真叫人開心。無論是怎樣小的屋子，都裝飾的非常美觀。還有那小小的密室呢。」

「那麼，芳M·夫人——」我問道，「她在哪裏呢？」

「一定在二樓。玩着撲克。要不然，就在青色小屋子裏，跟克拉斯和別的男子在跳舞。」

「什麼，還有別的男子們？」我反問道。

「都是真正的藝術家呀。在這樓下的，祇是些劇場裏合唱班，不重要的角色，和那歌舞者。真正的藝術家可在二樓上哪。全都是畫家，詩人，以及舞台監督，演主角的戲子。樓下的可說是一種民衆娛樂。一看衣裳就可以明白了吧。芳M·夫人招待這些人們，是歡喜騷鬧的。在這裏穿着的漂亮的男女來的並不多呀。過後將要逐漸多起來，不管樓上樓下全都要把自己裝扮得更漂亮呢。」

那女人笑了一笑，啃着我底耳朵背後。

「有什麼事啦？」我問道。

「不明白嗎？要接吻了呀！」女人說。——接着，她問我是不是劇場裏的人。

「不是的。」我說。

「可是你真十分漂亮呢。」她說道。「我全以爲你是劇場裏的人呢。」

「是馬茲克思把我帶到這裏來的。我從沒有碰到這樣的騷鬧過，還是第一次呀！」我回答說。

「馬茲克思·夫拉！」她叫了起來。「是個可愛的革命家吧……啊！好極了！」

她霍地裏靠近了我。透過我底長衫，我感到她那乳房的溫暖。

「你知道馬茲克思·夫拉的嗎？」我問道。

「不知道可怎麼樣呢？」她說，「嗯，我加入他那個團體呀。」

「你是畫家？」我問道。

「到現在還不是呢。」她說，「我是剪畫的。還有美術紡織做衣裳上的考案。做劇場裏抄寫。有時也畫畫宣傳畫。可是，你呢？」

「我是在中學校裏讀書的。」我回答道。

姑娘笑了。她彷彿安慰我般地在在我頰上接吻。「我讀到初等科時，爸爸死了，我就輟了學。開始想到戲劇學校去，但必需得到母親底許可。當然，這是得不到許可的。這就叫我馬上獨立生活起來。考案衣裳，書寫廣告招貼，接着革命完了，跟一畫家做了朋友。這以後，就一直那麼過活着來。總比中學校和父母的家裏來的寫意些，多少能够隨自己歡喜過活哪。此刻，竟如我願，加入了那個團體。這在開初，誰都覺的我太過高尙了。跟大家在一起覺得很困難。我是出生在凱倫那地方的，總以為我是個滑稽的女人。因之，青年們慢慢兒把我帶到這團裏了。晚上，我為發着種種的議論的他們煮着咖啡。」

姑娘閉下了嘴。接着，她馬上把嘴湊近我耳邊囁囁道：「你知道嗎？我們是直面着巨大的藝術革命了呀！那種具有種種無聊的法則的布爾喬藝術，我們要絲毫不留地斷然地給以撲滅。之後，我們將用血來寫，在忘我境界裏。這時，我們讓俗物們來觀賞。」

那姑娘做出非常嚴肅的臉子。她已經沒有剛纔跳舞時那般美麗了。

「我對於藝術什麼也不懂的。」我跟那姑娘說，用手臂迴抱着她底腰肢。「可是布爾喬亞已經打倒了真正

的革命，對於藝術革命之類也未必會怕懼吧！」

「可是——」那女郎叫道「他們精神底渣滓，在我們忘我境界中不留絲毫的給燒掉了。新的人類將從新的藝術中產生。」

她站在我面前，緊緊握着小拳，伸了出來，向天花板威嚇着。

「錯誤的道德底法則，趕快給收拾掉。我們要在那殘骸之上造出一個新社會來呀！」

我聽了這抑不住發笑。但那女人實在極其漂亮，我聽到什麼地方有人說得非常昂奮，我站了起來，拉着她底手膀說道：「不到二樓去嗎？」

「這真是個好想頭。」她說。

我們離開了那地方。

我們背後，音樂又開始了。衣裳隨着煩囂的跳舞纏在一起。

我們上着爲燈火照得雪亮的樓梯。在中途我們碰到二個巫女。那二個女人把一個醉了的僧侶拉到一間屋子裏去，把僧侶底頭放在屋裏自來水管下。站在第一階段角落的柱子旁邊的一個亞拉伯人，背着個的谷奈的女人。那女人底肚臍露出着，拿着且瑟琳（Tambourine），樓梯各處都是衣裳。裝扮的羅爾人的男子，他們吻着青年的騎士，牧猪奴和牧羊女。其間還雜亂着「波爾」酒瓶和燒酒瓶。

「呢，我還沒有喝過什麼酒呢。」我對那年青的姑娘說。

四口。

「你歡喜喝酒嗎？」那姑娘說着，就從一個僧侶手裏奪過酒瓶來。我對着瓶口就喝，把這櫻桃燒猛烈地喝了之後，我們向二樓走去。

在這裏燈火朦朧，狹狹的走廊，敷着柔軟的淡紅色地毯，留聲機響着過來。

「馬茲克思·夫拉，大概在這裏吧？」我問那女的。

「這是一定的。」她說，「芳M·夫人在這裏呀。」

她打開了一扇門。我們走進爲淡綠色所籠罩的屋子裏。在這裏沒些兒人氣，祇是沿壁鋪着墊子。屋子一角，有架留聲機。這是放在地板上的。

地板全慢着布。不聞人們底腳音。

穿白色的露西亞小衫的男子們，躺在墊子上，各抱着個女人。在她們面前有葡萄燒酒瓶和大香烟盒子。女人穿着簡單的衣裳。

雖也沒看我們。我們在沒有人的一角坐下。留聲機唱着 Tango 曲。

「在那邊那一個——」姑娘說「就是在那穿絹衣的那個女的旁邊的，他是克拉斯呢。」

於是，我注意看着我幾步前那個穿白色露西亞小衫的倔强的男子。他伏在地板上，頭支在女人堅起的膝頭上。女人是金髮的。臉色軟和而成卵形。嘴角微笑着。她底肩膀有如孩子底一般。

克拉斯拿着女人底兩手，撫摩着。他這麼地不說什麼，常常仰看那女人，女人微笑着。

兩個人就老是這麼地凝然對視着。

「那個女人是爲馬茲克思·夫拉出廷辯護的律師底老婆。」我那年青的姑娘說。「那律師就躺在那一邊。」

我看到了一個肥滿而醜惡的肉體。那肉體祇裹着身踢足球用的衣裳和褲子。用手臂抱住假裝無賴漢的那個少年，吻着那少年底頭頸。

「那個人改變啦。」我那年青姑娘說。努力裝個神祕的臉。「最近我們常常談起關於同性愛的話。議論百出，從夜晚一直談到天亮，還繼續着。有人說同性愛比較普通的戀愛更優美。因爲同性愛沒有像普通的戀愛那般的平凡的目的。同性愛底氣分更爲高尚。——有人則說，同性愛是健全的本能底獸化。之後，就關本能與精神，起了長長的議論。」

「不跳舞嗎？」我問那女的。

「在這裏是不行的。」她說。「要在那邊才行。」

她說着，指着那有各種不同的「照明」。她帶我到屋子。第一間屋子底照明，是紅的，第二間屋子，是鳩色的；第三間屋子，是橘綠色的；第四間屋子，是紫色的。

任何屋子，響着聲音遲鈍的留聲機。在那鳩色的一屋子裏，有幾乎全是裸體的女子在跳舞。這是西班牙女子。

地上坐着男子們，穿着巴顏（Bayern——即巴威略Lavaria）人所穿的短上衣，戴着圓而且小的帽子。——其他的男子，穿着黑絹的露西亞小衫，臉上塗着白粉。

「他是戲子呀！我那年青姑娘說。『到那邊去吧！』」

我們站了起來，走出那屋子。那時我忽然瞥見了克拉斯把頭子隱沒在那微笑着的女人底胯下，律師底有面疤的臉子，插進合唱班的少年底脅下。

西班牙女子在鏡子前高舉着兩肩，跳舞着。她在腰圍上纏着赤色的絹。此外，全部赤裸裸的。我們坐下在墊子上。

穿黑色露西亞小衫的男子，對女的說道「噯，猶茲太你拿來的那『新的植物』是誰呀？」

「馬茲克思·夫拉的朋友呵！我那女的說。——之後，她同那露西亞小衫：『加首，你現在在研究什麼呢？』」

穿露西亞小衫的男子，霍的怔住了。他那眼睛在白色的臉上發銳利的光。他屈着身，用手搔着鬆縮的頭髮，氣味惡劣地靜靜地喘息着，突然卷舌子的說，「我在研究丹東呵。猶茲太，研究丹東哪——啊！要是我一捏緊拳頭，布爾喬亞頭上底屋頂，就飛遊了。我要弄得他們赤裸裸的。我要剝掉他們底衣服。要是這樣，他們終於——」穿露西亞小衫的那個男子，突然跳了起來。他把頭髮披散的像蓬草一般。「他們終於於毫髮無遺地知道了他們滑稽的悲慘的姿態。啊！猶茲太，我每天每晚和這件事鬭爭。我彷徨於忘我之境。我和劇底惡魔格鬭。——今日，一到今日，我捉住了這惡魔。是午後試演的時候。我又爲或物所襲擊。監督什麼也不出聲。我祇一個人叫着。我在眼前看到了肥

胖的布爾喬亞。那真是隻肥豬哪。可不是嗎？噉叭一般的叫聲，從我身內發出來了。猶茲太，那是革命呀。猶茲太——我們要在劇場裏剝去他們生疥的假面。我們是真正的×××，我們有×××精神。」

他坐下，把一塊點心侵入那放在他旁邊墊子上的咖啡碗裏。猶茲太凝住氣息。我底長衫從肩頭滑下。

那男子喝了幾口咖啡。帶些穩重的口氣說，「而且，猶茲太，還有從柏林來會我的人呢。拉思哈爾特，是有興趣的……」

「呵！請別說不相干的關於劇場的話！」一個巴顏人叫着。「要是和你那惡魔在一起，什麼樣女子也不會出世。」

大家都笑了。跳舞着的西班牙女子，發出小鳥一般的叫聲。轉入到巴顏人中間去。

他們叫那女的躺在墊子上，用木炭筆畫着畫子。他們對着尖頭，在女人小肚下，畫了一枚箭。那旁邊寫着，「向巴黎去」幾個字。

顏色蒼白的戲子，抽搖着嘴子，卷舌子的說，「蠢傢伙！」

於是他喝起咖啡來。

我問我那個年青姑娘：那巴顏人到這裏作什麼來呢。

「哈！姑娘笑了笑，說道：「那不是巴顏人呀，——是分離派畫家呀！對面那個金髮的人，是分離派底會長。他最近製作了一張繪畫呢。那是什麼也沒有畫上去的一張白的畫面。他在那下面寫着『雪景』兩字。想用這，來嘲

笑印象主義。他常常說，藝術底極致，必須停止寫畫。舉例看吧，天是那麼的高，那就如沒有完成寺院底建築的從前的寺院建築家一般。總之他是急進的。因此他們全都穿着巴顏人坎肩，同業者全都注意這藝術的裝束，穿着它飄飄地漫步着。他們以為穿了這巴顏人底坎肩，會激怒人們呢。」

我看着那畫家們。他們把西班牙女子轉到屋角去，三個人接進地吻着她。

「我有點不相信他們底急進主義。」那戲子說，歪了歪嘴巴。「請看那邊哪，那男子有付叫做什麼的腿子。完全像野獸一般，咕嚕咕嚕的……」

這瞬間，從橘綠色的屋子裏，來了一個墨西哥人。他拉着套在繩圈裏的三個年青姑娘。她空瓢箪中喝酒之後，他緊了一下繩圈。姑娘們無力地叫了出來。墨西哥人抓住這「人之束」，投向畫家們和西班牙女人躺着的墊子上。

「忘八羔子！」墨西哥人叫着。巴顏人跳了起來，把無力地叫着的年青姑娘們轉到墊子上。開始了激烈的格鬪。人們底身體，如同窠中初生鼯鼠一般的糾纏着。

「走吧！走吧！」猶茲太囁囁着說。「要是那人走來捉我，那可糟了。」

我們跳了起來，正打算到橘綠色的屋子裏去。

「他是誰呢？」我問道。

「是監督呀！」猶茲太氣喘地說。「那傢伙可兇狠咧。」

但繩圈子早已包圍了我們。猶茲太發出悲哀的叫喊。我抓住那麻繩，鬆動着長衫，踉蹌着。長衫埋沒了我底頭部。這時，我感到繩索弛緩了。在我旁邊的猶茲太終於被捕。那男子叫道，「金髮的贈物！」我聽到猶茲太在一聲聲叫着：「不行哪！不行哪！」我從長衫下脫身而出，看到墨西哥人把亂擺着手足的猶茲太，背到綠色的屋子裏去了。我那長衫被剝了下來。我就這麼地穿着學校裏制服站在地板上。畫家與年青姑娘們在壘子上無言地接吻。留聲機遲鈍地響着。「萊瑟」酒與汗與髮上的粉，發着香氣。我眼睛發燒，我頭腦全像倒出了蛋黃的蛋一般從屋子外面送來悉悉率率的話聲，有時，有拒絕什麼的女子底笑聲了。各到各處躺着一對對男女。吊燈在香煙煙霧中搖洩。更遠一點的屋子裏，有誰合着拍子，唱着猥歌。

和我相並的，坐着西班牙女子。

他用眼角對我微笑。

「你，可多年青啊！」她漸漸說起話來，撫摸着我的底頭頸。

「沒看到過馬茲克思·夫拉嗎？」我問她道。

西班牙女子深沉地思索了一下。接着，她說「他剛才還在紫色的屋子裏跟芳M·夫人在跳舞呢。」

「我想會一會馬茲克思·夫拉。」我說着，站了起來。

「不穿上衣裳嗎？」

她拿起我底長衫。

「不穿了。」

「這樣的嗎。那麼你是以一個普通市民的資格來參加的了。但這多半是今天晚上最獨創的假裝也未可知呢。」

她站了起來，用手臂抱住我肩膀。我和裸體女一起，迎着留聲機底疲乏了的音波，越過地上成對的男女之羣，向紫色的屋子走去。

「兩個人一起去找馬茲克思·夫拉吧。」西班牙女子說着。

我們走進了橘綠色的屋子。那屋子底一角，有一個年青的水兵坐在一個有相當年紀的老頭子底橋一般的背脊上。他用銳利的女子一般的聲音「唯呀唯」地叫着。叫着，又用細細的鞭子抽着那老頭子。那老頭子開始嘶叫起來。於是水兵吹起了口哨。

「晚安，加斯巴理。」當我們走過那裏時，那西班牙女子笑了笑說。

那老頭子低喚着，那水兵叫着：「唯！唯！」

「這人，今晚準是酒喝醉了。」西班牙女子說。

「她是誰呢？」我問道。

「你竟不知道加斯巴理嗎？」

「不知道呢。」我回答說。我於不知不覺間竟踏碎了在那邊的「萊蕪酒」的杯子。

「可是你連藝術什麼也不知道嗎？」

「我是到中學校裏去的。」我說。

這時，西班牙女子大聲地笑了起來。靠在我底頭頸上，把我壓在她那敷粉的肉體上。她那舌尖彷彿偶然地舐着我耳朵。她叫道：「啊，你真是個恍恍惚惚的傻孩子呵。」她正想吻我，我從她手下脫出。

我們走開了橘綠色的屋子。西班牙女子說道：「那個加斯巴理，是個有名的出版家呢。他大概以詩人同名於世的。但是，他底本領，却是繪畫。你可懂的繪畫嗎？」

「我不懂得。」我說，「可是我比誰都歡喜杜郎（Duran）」

那個西班牙女子笑了起來。

「這回你真變得可愛啦。」她叫道，把我拖拉到屋子角落的墊子前面走去。在那裏，坐着個穿着漁夫式小衫的闊肩膀的男子。他那兩腳之間，放着櫻桃燒酒瓶。在他旁邊毫無拘束地站兩個年青女子。從他鱈魚似的嘴裏，突出支煙斗。

「約翰！西班牙女子叫着，搖一搖身子，笑了起來。「在這裏的一個青年，竟說杜郎是個最偉大的畫家呢。」那個頑強的男子撫摩着密密地伸出在漁夫式的衣服外的焦茶色的胸毛，把煙斗從嘴上摘下，吐了口唾沫，說道，「在那個男子把旅行指南和荷馬混同起來的時候，我還有什麼可做呢。」

他這麼說着，拿起酒瓶，對着嘴喝。

「好極了。」兩個年青姑娘囁囁地說。「這回還是極巧妙的表現哪。」她們撫摩着那個頑強的男子底頭頸。西班牙女子抓住了我，走向那肥胖的男子面前，說道，「你知道約翰嗎？」

「不知道，」我回答說。「我不知道約翰是誰。」

兩個年青姑娘張開了眼睛。那個頑強的男子，彷彿要從下挑起我似的，抬起了頭。

「你可不知道約翰是始創偉大的藝術革命者嗎？你可也不知道表現主義是什麼嗎？」

那西班牙女子搖動着我。

「革命已經失敗了。」我說「表現主義是什麼，我可不知道。」

約翰抓住了我，叫我坐在他旁邊那塊壘子上。

「喝吧！」他說着，給我瓶櫻桃燒酒。

我喝了起來。西班牙女子和我並坐着。

我喝完後約翰說道，「現在我想請問你，革命可真失敗了嗎？」

「是的。」我回答道，「革命已經失敗了。」

這時，約翰大聲地叫了起來。高聲的哄笑，從他胸中溢出。他搖幌着身子，打着大腿，叩着和他並坐的女人們底背脊。

「革命——怎麼說——失敗了？哈哈！哈哈！革命現在正慢慢兒在開始呀！蠢東西。在一切家庭裏，道德的支柱，

在破滅着了，且被詛咒過。我們所畫的一幅畫子，實在比二十個堡壘還有效果。我們在一年間，對他們畫出污物的形象。要是再一年以後，就要把他們打入他們所有的鋼琴之中，合上了蓋子。我們每日能夠玩到二十個布爾喬亞女人——革命完結了，說這話的人，全都可笑之至。」

他於是咕嚕嚕地喝起酒來，拉着西班牙女人底頭髮。

「是真實的革命呀！」我說道。

「蠢東西！」那畫家叫着，慢慢兒站了起來。他踉蹌着，但因為他身體底笨重，叫他倒不下去。「蠢東西，真實的革命，是屬於我們底。蠢東西，我們在那空間底壁上，畫出了他們卑污的存在底戲畫。我們在他們底玻璃窗上，畫着諷刺畫。我們使我們底娘兒們受孕。我們向他們門前吐唾沫。哈哈！哈哈！在我們，堡壘是不必要的！孩子，我們在布爾喬亞底屁股上點火。我們用觀念作爲射擊！」

「用什麼樣的觀念呢？」我問道。

那頑強的男子微笑着，看了看我。「你真是個俗物！」他說，「喝吧……」

我喝着。這時，燒酒變成了青白的雲，升上在我腦子裏。

在我旁邊，那西班牙女子坐着。她在吻着一個年青女子。

畫家跳到屋子底正中脫去了漁夫式的衣服。他底上半身裸露着。但生着非常多的毛，裸露着也還像穿着衣服似的。他用兩枚指頭，夾住嘴子吹哨。男男女女就霍地裏從墊子上跳起。畫家劈拍地折響着指頭，用發狂一般的

脚步，踏着地板。帶煽動性的跳舞開始了。半裸體的青年女子，模倣着在跳舞會上布爾喬亞女子底動作。男子們拚命表示出騎士底外觀與態度。約翰喝着。他那沉重的低音(Bass)變成了節奏。突然，約翰以一種震音(Tremolo)急速宣告休止。男子們由約翰率領走出屋去，紛紛走下樓。女人們跟着我又聽到在堂門前那淫邪的騎士底躁鬧聲，叫聲，笑聲，口哨聲。——幾分鐘後，男子們和約翰回來了。他們抱着合唱班六個女孩。把那女孩們拋在壘子上面。

「打倒道德！約翰叫着——「打倒！男女們應和着。

「官能革命萬歲！約翰叫着——「萬歲」男女們一同吼着。

「我們是真實的革命者！約翰叫着——「因為我們唾棄舊的。我們不要武器——我們用我們底生殖器變革這世界！」

他像動物一般吼着唱着。許多聲音狂飛在他周圍。露西亞小衫與合唱班女郎。水手與墨西哥人，巴顏人與荷馬底牧豬奴，毫無隔閡地相互亂舞着。那跳舞的旋律，是出自亞美利加軍隊底進行曲裏的。從樓下擁到二樓屋子裏來的人羣，越來越濃了。在樓梯上也有一對對男女，在雜踏地跳舞。杯子踏碎了，瓶酒流溢在地板上。水手底樂隊，在屋中旋轉。煽情的節奏，使人們相互雜亂着。人人跳着，人人舞着，人人叫着，人人喝着，人人打壞了器物，人人，在壘子上無恥地相互廝愛着。

吼着，交尾着，約翰在這屋子裏旋轉着。他巧妙地咕嚕嚕地轉着櫻桃酒瓶，瓶酒流在頭上。他那裏露的上半身，畫着畫子。跟在他後面的，是戲子與穿巴顏人底坎肩的畫家，是大醉的淫邪的男子，叫喚着。他們追逐着女人，而女

人故意前進着，叫他追逐。

「革命萬歲！」他們叫着。「打倒布爾喬亞！男根萬歲！」他們這麼叫着，把杯子投在壁上，用足踏着，用指頭吹着口哨。馬上在這屋子裏，就充滿了使人想起肉搏戰似的狂熱的快樂的淫事。人與人相互啃齒着。

我走向紫色的屋子裏去。在這屋裏，沒有一塊墊子，也沒有留聲機。角落上祇有一張褐色的圓桌。周圍有椅子六把。祇看到那椅子就成到靜穆的氣分。而且，這屋子在這公館底外翼，沒聽到些許噪音。

桌旁有一簡單的酒棚。其上，有酒瓶與香煙盒子。桌旁坐着三個人。全都穿着普通的衣服。他們喝着酒，抽着烟。我問他們看到馬茲克思·夫拉沒有。一個年紀頂大的男子搖了搖頭。他那鼻爛塌了。下唇很闊。唇上有變為化石的甲蟲一般的青色的瘤。

「要是等候馬茲克思·夫拉呢，就坐在這裏吧。」那個男子說。我坐下。他遞給我一個杯子。瀉下葡萄燒酒。接着他又給我一根紙煙。

「謝謝！」我說，心境就變得快樂了。之後，我喝着葡萄燒酒，抽着煙。

兩個青年男子問我是不是馬茲克思底知己。「我們是同班的同學。」我說。

「你是中學校裏學生嗎？」年長的那個問道。
「噯是的！」我回答道。

「我早料到你跟這裏的蠢東西們，沒有什麼關係。你跟普通人一般，精神很好。」

我喝着。兩個青年也喝着。

「我們剛才碰到個困難的分析。」隔了會兒，年紀大一點的那個說，「要是你有興味，請一起參加議論好吧？在這裏的兩個朋友，是勤勞者。我是建築技師。名字叫做特克托·林貝爾加。」

他舉起杯子喝酒。我也說出自己名字。

兩個青年也自己介紹着。他們底名字和他們底外貌同樣簡單。他們不穿露西亞小衫。頭髮整然地劃分着。領子底顏色極討人歡喜。臉色沒有歇斯的裏的特異性。

「可是，巴根修推海爾！特克托·林貝爾加對我那橫頭一個青年說道，「你是這樣相信着的：資本主義體制與其擔當者布爾喬亞社會已經歷史地到達了爲×××所定式的那決定的危機一點上了。簡單地說，已經到達了由於飽和前停滯下來這一點上。在我以爲你從此出發當然結論到革命的積極主義底必然性。即訴之於力的一切手段底革命的鬭爭。而且你還相信在德意志×××主義的革命之後，×××主義的社會必然無條件地會建設起來。我關於這一點必須反駁你。這就在你前提裏。即資本主義並沒有停滯。資本主義祇不過變化一下。在其各個變化裏有致命的傷處。我們現在正站在這種致命的受傷處。戰爭把經濟弄得毫無秩序。但戰爭異常刺激經濟。經濟必得學習新的方法。而這方法是極其決定的方法，即合目的的勞動底方法。可不是嗎，現在人們正在學習以極小的資本而獲得和以前資本主義時有同一結果的方法。人們早就發見了生產之機械化，決不是限制利

潤的。相反地，我相信着：這發見怕能維持今後數十年間的社會體制吧。合理化施行了，剩餘的東西除去了——資本主義的體制再開始了活動。」

林貝爾加停下嘴來，抽着煙。公館裏祝祭底噪聲，低微地響着過來。我喝着葡萄酒。

「你所說的，我完全同意。」馬上那個紅鼻子上戴眼鏡的金髮青年巴根修推海爾說道，「你祇是忘掉了一件事——忘掉了人類。」

「這回，你是個理想主義者了。」林貝爾加笑了起來，說。

「這倒沒什麼要緊。」巴根修推海爾說，「但是不知道人類，任何豫斷，都不可能。無論從那方面說，我總這麼相信着。我相信這些事是很明白的：對於許多人，在這幾年裏，他們底生活全靠一種小小的階層的利潤底機會；而他們以前看做宿命的他們全部生活底動搖，實際上，也不過是經濟的無統制的動搖底反射；因之，普通的個人，不管他有沒有剩餘的產物，總為那苦痛在自身底疾病下的體制所左右。——這認識有具體的效果。第一，人們因此欲進而統制生產。第二，人們能得到和工作相稱的一份報酬。最後，把一般生產事業，接在自己手裏，不是像從來那般，根據所謂階層底利潤，而是根據全體底必要，加以統制。——這樣的效果，是可以得到的吧。露西亞已經開始做到了這一點。其他國家，幾年中也許要羣起而做效，要是這個認識一般地還存在這世界裏的話。」

巴根修推海爾沉默下來。我們喝着酒，抽着煙。

我幾乎不能理解這些話裏的道理。它竟有那樣難以理解的冷靜這和我以前所聽到的×××的話是不

同的。

我喝着酒。耳中充滿了祝祭底騷擾。屋子比以前更靜了。音樂停止，祇有幾架留聲機像大雨後的雨滴一般鳴響着。有時，可聽到女人底笑聲，和笑聲相混的遲鈍的醉漢底語聲，以及什麼也不明白的紛紛的議論聲。

林貝爾加點上了紙煙。那紙煙微微地燃着。

「我不相信你那樣的人類。」巴根修推海爾君！他說，「我不相信人類底認識，我也不相信所謂行善的人類底意志。我祇相信人類底欲望。因之，今日資本主義若能依照民主主義精神而開始，在資本主義能迎合他們底欲望這個限度裏，他們就不會起而反抗資本主義。一般人總是捨完全而取不足，捨偉大而滿足於貧弱。世界上正當的秩序，要求着非個人的自由意志的工作，非常之多。人們總得選取那在不能忍耐的不正義之下的繼續生存的路。」

林貝爾加喝着酒，寂寂地。

巴根修推海爾說道：「你和革命失敗後一切智識階級，同樣陷於絕望。你是個人主義者。十年後，你也許要變成個宗教家。」

「那也說不定。」林貝爾加微笑了。「說不定，加特力教，是我們能够住下去的唯一的國家呢。」
我們沉默下來，喝着酒。

這時，一向緘默着的另一個青年，突然說起話來。他裝着付威武的臉子。他那黑而硬的頭髮，割得短短的。頭髮

極其剛硬，他那頭子看來像可作毛刷子用。

「智識階級可從革命找到條路。」他說道。「他們智識階級轉向我們這邊來，因為他失掉了自己底故鄉。他們想通過我們，通過我們底革命，向他們舊的階級復仇。他們沒有普羅列太利亞的想頭——他們祇有反布爾喬亞的想頭。在我以為事情全很簡單。現在是我底階層，即普羅列太利亞底開幕。其他全都是多餘的投機。若是，我們要權力我們獲得牠。若是，我們要新社會，我們建設它。但這些智識階級不要新興社會，而要布爾喬社會之死滅。討厭的事，是我在他們所謂個人的復仇欲下面而行動着。我們底目的，很明瞭——這就是普羅列太利亞社會——這社會哪一天實現，那可不能豫測。但他們不能把他們底絕望搬到我們隊伍裏來。他們用藝術來表現那絕望，那可不要緊。他們寫小說，畫之子都不要緊。但我們真摯的工作不許因他們底絕望而擾亂。今晚，他們自許為如何如何的革命家，那是很明白的。他們想激怒布爾喬亞。他們想嘲笑侮辱布爾喬克底規律。但其間，不管他們如何大言壯語，依然還是個布爾喬亞。因之我們最好把他們趕出革命隊伍。因為他們把一切都看作一片空話，關於我們底規律，什麼也不知道。一個布爾喬亞比一個布爾喬亞的革命家，要好過千倍，這是我底立論，因為布爾喬亞有規律。但布爾喬亞的革命家，什麼規律也沒有。沒有什麼規律的人，一般是不成材的東西。」

「你底話是對的。」隔了會兒，林貝爾加說，「我們沒名什麼規律。你底話是對的。」

他低下頭頸，喝酒。黑髮的那個不喝酒，沈默着。巴根修推海爾把酒倒在我杯子上，小聲地說。「他是個地下工作者。他從上面受到特別指令，要從革命掃出無用的智識階級。這從阿特爾巴特·凱尼希底崛起，就可明白這般

同志們是靠不住的。他今天是看祝祭的盛況來的，要看看每日調弄着革命的言詞的糊塗蛋，終究過着什麼樣的生活。一禮拜以後，那些森羅萬象的安那其藝術家，一定要不留一個地從革命隊伍裏跑出去了。」

我看了看那個黑髮的男子，他非常昂奮地和林貝爾加討論着黑格爾底國家觀念。巴根修推海爾靠近我一邊過來。我們一同喝酒。屋子裏極其平靜。突然巴根修推海爾叫出了馬茲克思·夫拉底名字。

「喂！」他說。「你底朋友馬茲克思·夫拉就是這種典型的智識分子的一個例子。因為自己憎惡家庭，他參加革命。革命給打敗了，倒過戈來，變做了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人物了。——這時，他早已投奔到美學的雰圍氣裏，出入於文學的沙龍。作爲一個×××而負擔起來的，變成了一個小英雄，終於變成了不可思議的布爾喬亞底蠢蟲。我在這幾禮拜裏很知道他。他喝着酒，睜女人，議論着似是而非的形而上學的問題。從布爾喬亞出發，走到比布爾喬亞更沒有根底的博西米亞（Bohemian）的同伴裏。我常常勸他靜靜兒讀點書，好好兒回到布爾喬亞中去。但他可不那麼想，總在那種地方吊兒郎當着，在文學中，在劇場裏，在那糟糕透了的陷入於安那其主義的雰圍氣裏的畫家之間，吊兒郎當地過活。他是個完全沒中用的傢伙。」

我問巴根修推海爾說，「那麼，人們想怎麼來着手革命呢？」

巴根修推海爾回答道。「最後總得學習知道普羅列太利亞之後，脫掉那種廉價的輕易的對布爾喬亞底反抗，而從事研究。從事那種檢討而且認識世界底法則，以及人類在物質上從屬於如何的法則的研究。」

「可是普羅列太利亞底法則是什麼呢？」我問道。

「這法則實際上，是和無階層的意義相連帶的。」巴根修推海爾說。

「要是這樣，正是我們底希望呀！」我大聲地說。

「錯啦。」巴根修推海爾微笑一下，說。「你是需要個人底自由，需要無政府，不是需要新的秩序。」

「這可叫我不明白啦。」我說。

「那麼還得用功呀。」巴根修推海爾說。

我們喝着酒，抽着煙。

我又聽到林貝爾對那黑髮的男子這麼說着：「但是，祇有這點是確實的。布爾喬亞已安定着。那徵候到處可以看出。我們在極端的反動時代裏，許多事僅變了個名目。但內容是一樣的。不外絕望。」

黑髮的男子微笑起來。

「在什麼地方有我們絕望的理由？要是看到布爾喬亞社會外觀上有幾年安定，這就表示我們直到今日還在德意志如何努力地做過了革命工作。——諸君都是智識階級分子，祇像等待舞台上的第一天演出似的，等待着革命。現在，革命失敗了，諸君也就絕望了。而諸君之絕望，正證明諸君還是純然的個人主義者。諸君竟不能想一想諸君生活範圍以外的事。歷史之於諸君，也將跟諸君自我滅亡而告終止。諸君底絕望，是死之恐怖。特克托，我們應該稍作非個人的想頭呀！」

林貝爾加喝着酒。他打開酒瓶栓子。黑髮的男子拒絕喝酒。我們一起喝着。黑髮的男子站了起來。

「再會！」他跟林貝爾加說，伸出手來。

林貝爾加沉默着。黑髮的男子去了。

林貝爾加喝着酒。巴根修推海爾也喝着酒。

屋子裏靜悄悄的。

天色開始放光了。

我靜靜地站起，離開紫色的屋子。我底膝骨硬繃繃的。踏一步，就聽它響一聲，喉頭有空氣的球，在徐徐上下。

我走過橘綠色的屋子。屋子裏沒個兒人影。彈條弛緩了的兩隻留聲機在香煙煙霧籠罩着的空氣中，發出不正確的聲音。

我走過鳩色的屋子。墊子上躺着兩個巴顏人和四個年青女子。巴顏人打着鼾。年青女子睡着，用嘴子呼吸空氣。這可說是上等的鼾聲。我走過綠色的屋子。屋子底一角上，律師和那合唱班少年一道躺着。相隔不遠，克拉斯和律師底老婆一道躺着。

那女人是醒着的。

她拿着紙薔薇，撫摩着睡在她膝間的克拉斯，我走過時，她微微地一笑。

我穿過前房，走下樓去。

開着門的每間屋子地板上，樓梯格上，壁龕上，小間的音樂隊台上——各到各處全都躺着一對對男女。是成對的男女的戰場呵！

在人們之間，像拋棄了的武器一般，拋散着葡萄酒瓶，碎酒瓶，印度刀，踏爛的紙薔薇，巴顏人底包頭布，且巴琳玻璃的頭飾，鉛做的貨幣，葡萄葉子，紙喇叭……天色漸明。窗間流入早晨底遲鈍的陽光，與忘掉滅掉的燈光相混，成爲朦朧的暗色。

人們睡着。許多人在作夢中囁語。

發散着冷的煙，酒精與汗底臭味。

馬茲克思·夫拉在堂門前。他靠着傘架子，挺直地坐着，閉着眼。旁邊有葡萄酒瓶。他前面睡着希臘少女。馬茲克思用羽毛搔她底癢。那女子在說些什麼。馬茲克思歇斯裏地在笑。我在樓梯下跳舞場最後一根白柱子後面看着他。他喝着酒。嘻嘻呼呼地發笑。他那臉子病態似地發紅。眼圈角上作着青黃色。突然，他拿出他底××，把葡萄酒灌在它上。涎唾從他嘴角流出。他底眸子如同玻璃一般。他低低地笑着，唱着韋台根（Frank Wedekind 德國戲作家，喜歡描寫性慾。作品有「年青的世界」「地靈」等——譯者）底歌。

別的人靜沉着。睡眠者底臉，蒼白地閃爍在朝陽之下。馬茲克思底頭上，照着第一線的陽光，發出蛋白似的顏色。我吹着口哨。馬茲克思打斜地抬起頭來。他看到我時，就拿起杯子，拋向我這邊來。杯子扎在樓梯上碎了。警起了兩三個睡着的人；但又馬上翻倒。馬茲克思打碎杯子時，看來有無上的歡喜。

我走向他那邊去。他把葡萄燒酒瓶遞給我。

「喝吧！」他說。

我搖了搖頭。

「喝呀！」馬茲克思叫着，想站起而終於不能站起來。

我沉默着。

「你必得喝！」馬茲克思怒吼着「必得喝呀！」

突然，他歪了歪險子。瓶落在地上。馬茲克思哭泣起來。

「你違抗我！」他絆舌地說，「若是不喝——你就違抗我！」他呻吟着，額角擦在地板上。他那身體別的別的發跳。他那兩手抓住瓶子。

我拉起了他。他踉蹌了兩三步之後，倒了下去。他益發哭泣得厲害了。接着變為啜飲，終於變為不停止的嚎啕。

「你違反我！」馬茲克思絆舌地說。「什麼都違反我……」

過後，我抓住他出來。我拖着，穿過大門，向庭園走去。

澄清的九月底太陽，在叢樹上發光。空氣發着清涼的金屬一般的氣味。空中不留片雲，有難以估計的高曠。馬茲克思哭泣着。他倒掛在我底手臂上。我叫他睡在相近的長椅上。

「你醉了呵。」我對他說，「你必得回家去了。」

「我沒有醉。」馬茲克思甘美地說。「我什麼都很明白。世界是不同了。我們連變做蠢魚都不可能，我們連像我們自己流出來的小便那樣的價值，都沒有了呵！」

「你醉了呵！」我說，「你必得回去。」

我抓住他，拉出庭園。街路明朗而白淨地躺着。沒有人影。

馬茲克思已經不再哭泣了。他那臉子剛硬而呆滯不動。

我們走上樓梯，到了他底技術室時，他說道：「昨晚我玩了芳M·夫人。分離時，已經四點鐘了。——之後，我就醉倒了。因爲，無論玩了什麼，終於什麼也不成。」

「你愛芳M·夫人嗎？」我問道。

馬茲克思微微地發笑了。

「這正和我幹革命同樣的呀！」他說。

我把這哈孟萊特放在床上。

他馬上入睡。

待車室裏充滿着人，我等待向我們市裏去的列車。一身籠着煙霧的帶着旅音的樂師，行商，妓女，酒場的侍女，勤勞者，農人，全都坐在桌旁。咖啡杯上，漂着燐祭時一般的倦怠的煙柱。完全像和平時景物一般的舊的臘腸，又很

快地出現了。人們把這臘腸非常滿足似地浸在黃色的辣薑裏。臘腸底皮，在他們齒縫間發出碎裂聲，彷彿也叫他們感到歡喜。麵包比較以前光潔而且軟和。自動販賣機上，跟以前一般，有着巧克力糖。

「我到了我們市裏，正是八點鐘。任何店家，全都打開了排門……年青姑娘，站在陳列窗前。用濕皮揩着玻璃。穿着短袖襯衣的男子，從手推車搬下箱子。焙咖啡的氣味——這殖民族出產品的氣味——滲透了空氣。被讚美爲「和平之品物」的招頭紙貼，又出來了。肉店吊着半臂開的小牛肉，斬斷了的豬肉，還有切成小塊的牡牛肉。一家藥店底陳列窗上，有幾乎和身子一樣大的瓶子。在那瓶子商標紙上用美麗的花文字寫着：「純良的菜油。」商店老板站在門前發笑。這因爲他們店裏的陳列窗，有一千九百十三年那樣的美麗而且完備。

天空澄清。陽光和煦。我感到很踉蹌無力，澀澀的舌頭上，留着昨晚的苦味。我向和平的空氣前進。我穿過市政府廣場。在那裏已經整然地給打掃過了。我曲向左手街上時，一束白光眩迷了我底眼睛。這是一家藥店底陳列窗上吐出來的光頭。我走近那陳列窗去。

玻璃裏面，有個穿着鑲金的青銅色的鞋子厚紙做的白鬍子矮人。左手支在奔流着用錫箔做出來的瀑布的那岩角上，站着。那矮人背着個籠子。籠子上用黑色的文字，寫着：「凱塞底止咳糖。」

太陽滿照在這些陳列品上。矮人底鑲金的青銅色鞋子，發着閃光。他那臉子輝煌着。他底鬍子狡猾地圓圓地篷了開來。岩石有力地彷彿不易攻破似的橫着，瀑布又完全在流瀉了。

矮人微笑着。

我走回家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初版

和



平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譯發
著者
格萊
屈高
陸界
世界
書局
原譯發
著者
格萊
屈高
陸界
世界
書局
原譯發
著者
格萊
屈高
陸界
世界
書局

文 學 與 文 藝

中國文學講座	劉麟生等著	一元一角	中國文學史	劉麟生著	一元二角
西洋文學講座	方璧等著	一元五角	現代中國文學史	(增訂本) 錢基博著	一元二角
文藝講座	夏丏尊等著	一元一角	法國文學史	穆木天著	一元六角
文學概論	趙景深著	四角五分	世界文學史	由雅吾譯	二元
文藝論ABC	夏丏尊著	一角四分	現代戲劇作法	谷劍塵著	四角
文藝批評ABC	傅東華著	一角四分	戲劇ABC	陳大悲著	一角四分
白屋文話	劉大白著	九角	獨幕劇ABC	蔡慕暉著	一角四分
小說研究ABC	玄珠著	一角四分	歌劇ABC	張若谷著	一角四分
小品文研究	馮三昧著	一角四分	戲劇導演術	袁牧之著	三角
中國文學概論	劉麟生著	三角	戲劇化裝術	袁牧之著	三角
中國文學八論	劉麟生等著	一元五角	她的	莫泊桑著	一元四角
中國小說概論	胡懷琛著	二角	三稜	徐蔚南譯	三角
中國散文概論	方孝岳著	二角	盧騷懺悔錄	張競生譯	二元四角
中國文藝思潮	蔡振華編	二角	少年維特之煩惱	哥德著	二角五分
中國文學批評	方孝岳著	六角	女優泰伊思	沈觀譯	五角
中國文學ABC	隋樹森譯	七角五分	沙恭達	徐蔚南譯	五角
西洋文學ABC	劉麟生著	一角四分	古槐夢	王克維譯	三角
世界文學	方璧著	九角	小品妙選	俞平伯著	三角
兒童文學	謝六逸譯	四角	美化文學名著	蘇淵雷編	一元一角
	錢嘒莘編	三角		葉紹袁等著	一元一角

世 界 書 局 出 版

冊數： 1
售價： .8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94688

上海市人民圖書館

登記號 0381643

1. 凡借書在半年內逾期三次，或一次逾期達一個月者，取消借書資格。
2. 圖書不得污損，折角，塗寫，撕毀或遺失，否則，照章處理。

1087. 4

閱



閱

1692527